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丁繼哲 李廣濤 杜維佑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秦德文 陳基余 陶有法

主任 崔劍曉 張立一 傅大章 鄭銳 鄭淮舟 劉永年 潘鏢鐔

副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王坦 龔存玲

委員 汪石滿 余焰爐 周心田 徐東平 陳賢忠 黃書元 黃德寬 諸偉奇 黎洪

劉學錯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長 余焰爐

副理事長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務理事 丁光濤 卞兆龍 仇貽壬 朱邦福 朱維芳 吳存心 郭化蘭 陳桂生 張世雲

張振明 湯才欣 董學仁 趙敏生 鄭英保 錢進 穆建科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安平秋 任繼愈 吳小如 金克木 周一良 周紹良 祖保泉 胡道靜 許逸民

舒燕 傅璇琮 賈文昭 趙樸初

主任委員 劉學錯

副主任委員 黃德寬 韓西山 嚴雲綬

委員 任弘毅 沙宗復 余國慶 胡金望 紀健生 夏秀流 孫文光 陶新民 蔣國保

諸偉奇 鮑善淳

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于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五四」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采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采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于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于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訂

錢澄之全集序

錢仲聯

這裏刊行的錢澄之全集，計田間易學四卷、田間詩學十二卷、莊屈合詁不分卷、藏山閣集（包括文存六卷、詩存十四卷、尺牘四卷）二十四卷、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所知錄及附錄等一冊。其中易學、詩學、合詁及田間詩文集，均康熙二、三十年間，昆山徐氏助資雕版於蘇州，澄之親自督工，讎校行世。惟藏山閣集，據澄之與廖明府書，亦曾付梓，然未見人間藏有印本，清同治間，桐城蕭穆於澄之族裔香圃家見之，乃香圃祖父白渠手鈔本，光緒三十四年戊申，龍潭室主、瑤樓居士據蕭藏鈔本排印，列為龍潭室叢書之一，今此排印本亦不易得。蓋除田間易學、田間詩學採入四庫全書外，其行世之詩文集，已列入四庫違礙書目，原刻版籍，久已無存了。今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匯刊錢澄之全集於安徽古籍叢書中，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八五」重點項目，其有功文獻，嘉惠士林，豈僅一省而已。

清初，皖地出了好幾位學者、文學家。其中可分幾種類型：一是愛國遺民，如桐城的錢澄之、方以智；二是降清的著名詩人，如懷寧的阮大鍼、合肥的龔鼎孳；三是在明朝未

有科名，人清後始應考入仕，有良吏之稱的如宣城施閏章。阮大鍼為錢澄之的中表，因是閩黨，澄之對他深惡痛絕。然阮在戲曲界既稱巨擘，其詠懷堂詩，近賢陳三立「標為五百年作者」，章太炎亦致推崇，以為「推論明代詩人，如大鍼者渺矣。」二家都主張不以人廢言。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之一，以高官降清，名節有虧，然在京常能以其地位，庇護一些愛國志士，因此時論加以曲諒。施閏章為「清初六大家」之首，久有定論，今施愚山集，已刊入安徽古籍叢書中，得到廣泛傳播了。

現在來談錢澄之（一六一二——一六九三）與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二）。二人都是傑出學者、哲人、志士、古文家、詩人，都曾為僧，方僧名大智，錢僧名幻光。以智長澄之一歲，而科名早顯，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在南明桂王朝，為詹事府左中允，充經筵講官，遭宦官排擠，後在梧州出家，北歸後居金陵及青原山，著通雅、物理小識、易餘、性故、浮山前後集等，蓋以學術為主，詩文為餘事。澄之身世，有近似以智處，初名秉鐙，明亡前不過一諸生，南明唐王時，授漳州府推官，桂王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知制誥，桂林陷後東歸，改名澄之，字飲光，後因避禍一度削髮為僧，仍還俗。二家都是桐城人，在詩文方面，可說是桐城文派、桐城詩派的先導。二家都是學人，所以強調學問的重要，方氏通雅詩說提出「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驅使古今』的主張。澄之說

得更精辟深透，在他的文集詩說中說：「詩者，文事中之最精者。文中數百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文中數十百言作轉者，詩以一字轉之。」他認為詩中不僅有「別才」，且有「別學」。「才人之才，聲光是也；詩人之才，氣韵是也。」「學人之學，淹雅是也；詩人之學，神悟是也。」（文集詩說）就詩論詩，則澄之的造詣，更在方以智之上，現在表過方以智，專論錢澄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澄之「家世學易，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人，故言數較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為宗。」又稱其田間詩學「持論頗為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至於詩歌創作，藏山閣集的生還集自序自述其為詩過程云：「予自總角學詩，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戊巳以後，始能明體審聲，一窺風雅之旨。所擬樂府，以新事諧古詞，本諸弇州新樂府，自謂過之。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間有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則惟杜陵耳。七言詩及諸近體，篇章尤富，皆欲出入初盛之間，間有為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此生平學詩之大概也。」福王朝，因避阮大鍼之禍，東走吳江，入浙入閩入粵入桂，所作載於藏山閣詩存中的，反映坎壈的遭遇，艱險的行役，以及山川勝概，風俗動態等等，沉沉夥頤，尤以紀載天時人事之變遷，南明抗清鬥爭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南明政權內部

勾心鬥角之爭的作品，具有詩史價值。回鄉以後，隱居田園，躬耕勞動，堅持民族氣節，田間一集，即其晚期作品，風格與陶淵明為近。綜其全詩，以白描擅勝者為多，兼陶杜之長而不摹其迹，自創新面目。其詩特點，一是「感慨諷諭，婉而多諷，真得古三百篇之旨。」（姚文燮 錢飲光詩序）集中如乞兒行、綠林豪、水夫謠、哀哉行之類敘事古詩都是。二是自抒性情，冲澹深粹，得淵明神理，而如詠史諸作，復有淵明 金剛怒目的一面。在同時代愛國遺民詩人中，澄之與吳嘉紀為同一類型，而與顧炎武之堅蒼質實學杜，屈大均之浪漫奇肆學李者，分樹旗幟，卓然大家。清初大詩人查慎行曾從澄之學詩，可見其影響之大。錢謙益、周箕、朱彝尊、姚文燮、鄭方坤、沈德潛、韓荃諸名大家，備致推崇，可見世有定論。次論其古文創作。澄之古文，有物有則，雅言暢潔，一掃枝葉。誠如蕭穆 藏山閣集跋所云：「其書疏議論書牘，皆論明季時政，雜文皆紀南渡時事，皆有關於文獻，生平經世之略，亦可於此見矣。」論桐城派古文，後海先河，澄之為昆侖之源，當無疑義。

余弱冠讀澄之詩文，服膺數十年。今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刊印此全集，諸偉奇同志囑為序言，不辭舛陋，書引陞之辭如此。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八十七叟錢仲聯於蘇州大學。

整理說明

一

田間易學四卷，明末清初錢澄之撰。

錢澄之，字飲光，初名秉鐙，字幼光，號西頑道人，明亡後，改名澄之，桐城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九月初一日，年八十二歲。

錢澄之的父親錢志立，字爾卓，明萬曆間諸生。錢氏家世學易，爾卓研究易學五十餘年，曾經辟館聚徒講易。辭世前，將治易所得，口授意指，命澄之編次成見易一書，是書中包含錢澄之問易所得。

錢澄之易學除家學淵源外，對他治易產生影響最大的先輩中，是黃道周漳浦先生。黃道周為明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在明朝末年和南明隆武政府中，是一位骨鯁之臣。他治易精微，並且敢于以易學觀點抨擊朝政。明朝積極抗清的將領袁崇煥被誣下獄論死，朝中羣小聚謀，又指輔臣錢龍錫為「逆黨」，黃道周抗疏頌冤。三疏救龍錫，得減死。黃道周文章風節高天下，敢於譏刺奸臣溫體仁，「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為民。」

黃道周治易的主要作品是象正，或作易象正。經義考著錄此書十四卷，據朱彝尊引錄的孟應春的話，象正作於明崇禎庚辰八月，即公元一六四〇年的秋天，「初成二十四圖，又達北寺痛毒，指節初續，又

為六十四象正〔三〕。是書為人所鈔。崇禎壬午（公元一六四二年）得到整理，兩年後明朝亡。象正的寫作背景，很可說明它體現的憂患意識。錢澄之說到他從黃道周學易的事：

南渡時，予罹黨禍，變姓名逃諸吳市，遇漳浦黃先生。舟過吳門，遙識之；召使前，慰勉之餘，教令學易。不數月，吳下大亂，家室喪亡，竄身入閩。困閩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輒思讀易〔四〕。

錢澄之從黃道周學易，不僅僅是學易之圖象，而且也得到一種歷史的見識，從而使他的田間易學具有自己的特徵。

據田間易學的凡例交待，錢澄之對明人蔡清虛齋先生的易學很推崇，說：「明代易注多至數十百種，每好以意解，近於穿鑿。惟蔡虛齋專主本義，而體貼極精，發揮尤暢。虛齋之於本義，亦猶孔仲達之於輔嗣注也，故採錄最多。」錢澄之認為蔡清是朱熹周易本義的功臣，蔡清發揮周易本義的精義，好比唐朝孔穎達對王弼易注所作的疏解，闡發了其中的意蘊。

蔡清是尊周易本義，同時又有辨正，在學風上，又表現出心學的一面。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蔡清易學，說：

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繭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惱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不自至懈惰也。」觀于此言，知不為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為徵。又辯七占

古法，皆佳論也（五）。

可見蔡虛齋治易，宗朱學而能有所辨正，重訓詁而不流于支離，重義理而不蹈虛空，這是南宋後期朱陸合流，經過元明兩代的演變，在各種折中思潮中，出現的一股矯正時弊的氣象。提倡「學有宗旨而不可有門戶」的黃宗義，稱道蔡清，不是沒有理由的。錢澄之接續了這一傳統。

皮錫瑞說清人治易的特點是「漢宋兼採」。這樣的看法本没有什么毛病，但在論述具體地區、具體學者的治易特徵時，籠統地套用，就不一定恰當。皮氏經學歷史說的漢宋兼採，沒有說明各人「兼採」，在路徑上有怎樣的的不同。把宋易和漢易兼收並蓄，而無所甄擇，這是一種「兼採」；或者簡單地以某種觀點，選錄適合要求的材料，而不分漢宋易之分別，這是一種「折衷」，同樣是「兼採」；在討論前人易學成就的基礎上，吸收和揚棄並重，表現出學有宗旨而不主門戶，不搞黨同伐異，這又是一種「兼採」。治易學者，于此當十分留意。為了瞭解錢澄之之易學成就，我們要用一些筆墨，討論南宋以後的易學和桐城地區易學的特點的問題。

南宋後期，朱陸合流，門人相互出入、相互吸收，同時又出現朱學流於訓詁，陸學流於禪，表現雜的一面。宋董楷治易是「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合為一書」。又博採程朱之學，附錄其下，使互相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楷此書始（六）。元人董真卿作周易會通，則謂「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採象數、義理兩家以持其平，即蘇軾、林栗之書，朱子所不取者，亦不掩其長」（七）。沈德潛在易見序中說：「明永樂纂輯大全，以程傳居先，本義類從，論淵源所自也，而其書採取頗雜。國朝御纂周易折中，

以本義居先，程傳類從，論義理詳備也。」這種「雜採」引起治經之士的不滿，曹寅在揚州書院為周易本義作序，說：「明初以經義取士，易注兼用程朱，故刊本經文主程傳，而朱子附焉。流及中葉，帖括之士，日趨簡便，桃程而禰朱，及坊本雖名本義，次序則仍遵程傳，簡端題詞又列朱子之語，自相矛盾，不辯可知矣。數百年來，塾師所授，經生所誦，無由起而釐正者。」折衷治易的雜亂，已經表現到形式上。

明中期以後，到明末清初，一些學者兼採之中，抒一家之見，闡發學術宗旨。如顧炎武、黃宗羲、黃宗炎、胡渭等。除這些學者外，桐城地區的易學可與之相比美，在學術精神上有相通之處。近代以來，治易學史的人中有的已經注意到這一點。蔣國保在方以智易學思想散論一文中說：「明末清初，于安徽桐城形成了一個以易學為思想基礎的學術派別。方以智是這個學派的旗幟：主要代表人物有方以智曾祖父學漸、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外祖吳觀我，他的老師王宣；另外，還有他的三個兒子中德、中通、中履以及篤交錢澄之和他的一批學生。」這個學派在易學上兼採象數與義理，折衷諸家，文章論說方以智除繼承家傳易學外，還能易莊原通，象數取證；以周易貫通諸子思想；會通佛學思想等幾個特色（八）。方以智的通雅一書中的哲學命題「質測即藏通幾」，即來源于他的易學。侯外廬先生有一段深刻的論述，說：

他的哲學思想，不但始終利用了易經這一古代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并增添了時代所允許增添的新內容，并且也利用了禪學形式加以自由解釋（九）。

上面的論述，很有見地。但桐城易學不能歸結到方氏一家學派上去，如散論中所說。據朱彝尊的經義

考乾隆廖大聞的桐城續修縣志的儒林傳、文苑傳、藝文志，從明中期以後，桐城士人治易形成一股風氣，有易學著述的在三十種上下。除方氏外，還有張翰如、姚希顏、陳朝棟、吳詢、吳易、左國材等。而錢氏為一大宗，以易學名家的當推錢澄之，錢澄之的田間易學為四庫全書收錄。田間易學博採歷代治易的成果，也匯集桐城學人治易所得，方以智的易學見解是田間易學中的重要內容。藥地（方以智別號）之說時為錢澄之之所引。如果說方以智是桐城易學的旗幟，那麼錢澄之可以視為桐城易學的會通者。

錢澄之之家世傳易，博采漢宋以來治易之所得，兼綜象數、義理、會通易、詩與莊、屈諸子，匯一方易學之成就；承黃道周、蔡清治易的學統，尊朱而有辨正；學有淵源、宗旨，兼納諸家；治經兼及于史，倡節義。凡此都是錢澄之的易學特徵，而這又是方以智易學的精神。

如果擴大一點，和黃宗羲的學術聯系起來看，我們對方錢為代表的桐城易學有更多的思考。黃氏師事劉宗周，上承陽明心學，但戴山的陽明之學已經發生變化。黃宗羲指出學術上「萬殊總為一致」趨向是一個必然，學術上要有宗旨，但不是嚴門戶，他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二〇）。」桐城易學，無論從方氏論，還是從錢氏以及由蔡清、黃宗周至錢志立、錢澄之的淵源變化看，桐城易學正具有學問自得的精神，在易學的「兼採」中，桐城易學的發展，是一種會通，反映出有明以來學術發展的趨向。

從家學、師承，從時代、學術源流演變以及從桐城易學學風看，錢澄之在清初的易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也就是我們點校田間易學的動機。

二

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錢澄之回桐城，結廬先人墓傍，廢瓜田盈畝為之，環廬田也，故名田間。「既居田間，則覃心學易。」其住所亦稱樂易堂。這時，他專心治易，最後撰成田間易學一書。

田間易學匯集了錢澄之家世治易所得。一是前面提到見易一書，這部書凝結了錢志立、澄之父子兩代研究周易的成果。二是火傳。錢澄之為躲避明政府打擊東林黨的「黨禍」，逃至江南，從黃道周間易，潛思有得。不久，澄之為避明末戰亂，逃至福建，見易的舊解幾乎全部散失，又無書可讀，因而憑自己記誦，默尋經義，撰成火傳后，澄之返鄉，見易一書還保存完好。火傳與見易有雷同的內容，錢澄之在撰田間易學時，作了刪節。此外，還有他的兒子和家兄治易的成果。田間易學匯集歷代于象數、義理有發明者的見解，推崇蔡清和桐城方氏的易學。

關於田間易學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是這樣評價的：

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於象數言之頗詳，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為宗，其說不廢圖書。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提要說：

澄之初問易於黃道周，故詳於數學，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孔穎達、程子、朱子之間。其謂先天、後天、洛皆因易而作圖，用錢義方說，謂圖中奇偶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用陳應潤之說也。

兩者都說明錢澄之易學具有匯納百家的特點，簡明目錄更交待錢澄之幾個觀點的承受所自，但兩者說得很含混，也沒有說出錢澄之易學的精神。在從黃道周問易前，錢澄之早從其父錢志立學易，並且有自己的創獲，見易一書就是總結兩方面的成果。

田間易學的學術精神被它表面上的博雜所掩蓋。要認識錢氏易學，應當從這部書的編纂旨趣和它的内容入手，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歸納田間易學的特點。

一，兼採歷代治易的成就，又有甄擇。舉凡漢、魏、晉、唐、宋、元、明及清初各家之易，錢澄之都注意吸收，漢代的卦氣象數、王弼的易注、韓康伯繫辭注、孔穎達正義、宋人義理、圖象之說、明清易注都在採擇之中。於義理，求其通達；於圖書，不取詭合之說；於時人，求其有精義創見者。即或有背於程朱之易的，有獨到見解，也在書中加以保存。列代的易圖，於易理無所發明的，盡行刪削。錢澄之的田間易學已經不是「漢宋兼採」一語所能概括得了的。

二，重象數，對宋人象數圖書說進行批判。認為錢澄之「言象數頗詳」「不廢圖書」，是事實，但他對圖書作的批判，更應當引起我們重視。

錢澄之在象數圖書說，有很多好的見解。田間易學的圖象卷集中了他在這方面的論述。他認為上古只有卦畫，以後才有文字。火傳說：「上古有卦畫，無文字，先儒謂三畫奇，即古『乾』字，三畫偶，即古『坤』字。推之重卦，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名，畫即字也。」他認為八卦是古代伏羲「仰觀俯察」得來的，竭力反對把八卦和「河圖」「洛書」聯在一起。這就是說，八卦不是聖人從神物「河圖」「洛書」上

而得到啟悟而創造出來。他說：

今按，大傳言庖義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大抵易在先，著在後。六十四卦已具，而圖書以出，神物以生。聖人則之，則操著以畫易之變耳。蓋因圖書中七、八、九、六之數，與易四象相符，取其數而用諸著，於是易之變化無窮。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非著則止於六十四卦矣。圖書與著因易而出，以通易之變也。

這段話的要點是：（1）八卦是上古人觀察自然實際事物的認識。（2）有了八卦，有易，以後才有卜著，才有圖書。（3）聖人從易中得到變的思想，使圖、數變化無窮，「圖書與著因易而出」。錢澄之的易學不但批判宋人包括蔡沈在內的圖書理論，且和朱熹的「易本卜筮之書」的說法也不一樣。朱熹的說法已經揭掉了加在周易上面的神秘外紗，周易不是神聖得不得了的寶貝，只是一本占筮之書。錢澄之從認識來源指出易是初民們觀察事物的結果。相比之下，錢氏更進一步還原了易的本來面目。錢澄之特別反感把易和圖、書牽扯在一起，編造出種種解說和各種圖。把八卦拆開來，硬性與河圖之數相配，在他看來，是「術士穿鑿，豈古聖人之學乎！」（圖象象數解）如果說是龍馬、神龜出圖書，這種傳說只是表明龜、龍不是別的東西，是一種鳥獸之文，是遠古時代庖義氏觀鳥獸之文一類的東西。（圖象總論）由此，他說：「易自易，著自著。」圖書是為生著而出。

此外，澄之辨象傳卦變之說論程朱互異，有獨到的見解，以為要從不同角度看待卦變，「要無一定法」。

（卦變例說）

但也要指出錢澄之的宋儒圖書說，雖然許多觀點值得肯定，但對象數說中很多糟粕，却没有辨正，如錢澄之十分推崇奇門遁甲說，認為知其中之道，則「可以養生，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可以行兵」〔二〕。這樣看法不正確。從一些象數說中某些思路，啟發出一些行事之道，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但這些不是基本的意義，奇門遁甲說同樣是被術士用來騙人。宣傳象數說的預測及其它功能，多少折射出大明遺民的心境，對歷史前途的一種迷惘。

三，於義理，兼綜百家，有所論辯。田間易學在注釋闡發經文時，主要引程頤的周易程氏傳、朱熹的周易本義以及王弼的注、孔穎達的疏、韓康伯的繫辭注等。此外，舉凡歷代說義理有精義、有辨論的，均在錢氏網羅之中。

錢氏治易的一家言精神，體現在對前代易學的取與捨上；尤其在他的辨論前人的文字中，更能看出他的思想上的閃光處。下面摘引幾條，以見澄之在哲理上的見解。

盈天地無非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無非陰變陽化之所為也。則未有著策卦爻，其陰陽變化之跡彰彰如此。（田間易學卷四繫辭上傳引今按）

陰陽，易也，張子所謂兩也；所以妙乎陰陽者，神也，張子所謂一也。神無方者，不離乎陰陽，而又不滯乎陰陽者也。易無體者，陰陽分而實未始有分也。（同上引火傳）

天下之理盡于兩，一在兩中，實無一也。兩者互藏其根，故曰合德。能合然後能開，易之辭，專言其開者。（卷四繫辭下傳引火傳）

一神兩化，一在兩中，無兩則一不立，無一則兩不行。乾之一，坤之簡，乃其所以為兩也。易簡不可以名一，而一在是焉。爻象吉凶，皆生于兩，本于一也。唯得一，故易簡。（同上引見易）

論陰陽之大分，陽包乎陰，論萬物之賦形，則陽處中，陰包其外。凡形質郭殼，皆陰之為也。

（卷二周易上經坤引見易）

乾元統天，無終無始也。無始而萬物資始，時至則然也。大明終始，明其終始，皆時為之也。

（同上乾引見易）

易者，象也。不但龍是象，君子亦是象，三百八十四爻，無一爻非象，而拘拘以此爻（指乾九三校者）為人位，爻詞實言人事者，繆矣。（同上）

錢澄之所論遠不止這幾條，上面引的內容中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考察，錢氏的陰陽矛盾觀，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運動觀、爻象皆象的認識論，都是閃爍着自身的光輝。另外田間易學還包含着錢澄之的豐富的歷史觀點。錢澄之的思想已經初步形成了體系，這有待於我們作進一步的總結。

四，以史解易。田間易學以史事解釋易理處，觸目皆是，這是宋代楊萬里易學的傳統。錢澄之引誠齋易傳的內容相當多，他自己也有引史解易的議論，其中有一般性的歷史經驗解說，如夬（三三）初九爻，錢澄之引見易說：

初居最下之位，而欲決高位之陰，此猶後世以布衣上論權臣也。其不勝，不待事後而知矣。夫事固有不勝以取禍，而於義為无咎者。若此之一不勝，小人以中有主之者，其忌君子益深，而防之

益密，其根益固，初之咎可勝這耶！

這一條對歷史的概括，當中也有錢澄之辛酸痛苦的經歷。錢澄之少時以名節自勵，頗有聲譽。其後與陳卧子、夏彝仲等結成雲龍社，與東林學社相接武，揭露閹黨「小人」，阮大鍼操縱政柄，迫害學社人士，錢澄之為避禍，亡命奔走吳中。後又隨南明政權顛沛閩粵諸地，最終回歸故里，潛心于易。

錢澄之也引具體史事解易。他在火傳中解豐（三三）六五的爻辭「來章有慶譽，吉」一句時，說：

漢武帝享文景蓄積之豐，好大喜功，至于海內騷然。當時之為宰相者，充位而已。然而漢祚不衰，則以其樂賢才，知任使也，豈非來章之主乎？文治炳蔚，沒，為漢之世宗，慶譽歸之，庶幾豐之六五一爻也。

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用以理解易理，說明錢澄之易學具有的特點，與他「縱談經世之略」的學術旨趣是一致的（三）。

田間易學在錢澄之的著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耗費心血、用力最勤的著作。「易學，凡五易稿」（四）。他說：「惟易學、詩學，三十年心血所聚」（五）。後來又說：「四十年心血，盡於詩易兩書，頗發先儒所未發」（六）。「惟易學、詩學二書，頗發前人所未發，老年心血，盡耗於此」（七）。錢澄之治易與治詩，是相互聯系的，和他研究莊屈合成一個整體，錢氏有兩段話，交待他治學的思路，說：「吾學易者也，嘗謂詩通于易，易無體，以感為體，詩有音，感而成音」（八）。「吾合詁之（指莊屈合詁），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即益知吾易學、詩學無二義也」（九）。從錢氏家學源流上看，從澄之治學的創獲以及對學術影響上

看，田間易學是錢氏治學的哲理基礎，在他的學術中是一種奠基工作，也是最值得後世學者重視的一部著作。研究錢澄之的學術，當首先從田間易學入手。

三

關於田間易學的刊刻、刷板情況，根據有關的記載，大致是這樣的。康熙六、七年有錢氏田間集問世。康熙六、七年，「都下故人」曾經議論要為錢澄之刻印書稿盡力（三〇）。康熙十二年，即癸丑年居京師（三一）。但刻書事並沒有辦成。易學書稿為老友嚴顥亭留下。次年，錢澄之南歸，後來嚴顥亭去世，書稿也丟失了。

可以考定，錢澄之的著作大規模刊刻，當在康熙二十五年前後，經費由昆山徐健庵兄弟資助。徐氏兄弟要錢澄之談易，原稿不知所在，又沒有副本，只好取舊日稿本重加整理編輯。蕭穆的敬孚類稿卷七跋田間先生藏山閣集說：「田間先生所著詩學、易學、莊屈合詁及詩集二十八卷，均康熙二、三十年間昆山徐氏資助，雕板蘇州，先生躬自督工讎校，皆行於世。」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元一六八六年），錢澄之七十五歲，他在與李醒齋的信中說：

去夏抵吳門，易學、詩學、莊屈合詁，並拙集文稿次第梓成……未梓者，尚有詩稿三十卷，他藏山稿二十卷（三二）。

但此後他在與友人信中說到因經費不濟，刻印有困難。他在七十九歲時給姜在涓的信中說：

(今年七十九矣)所刻田間易學，合得五種(三三)。

而田間易學卷首徐秉義序寫明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夏六月」。根據以上材料，可以推定，田間易學一書開始雕板，是在康熙二十四年，或二十三年冬，時澄之先生七十四歲。刻成時間不會遲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九〇年)，也就是在他七十九歲或七十九歲稍前時。他七十五歲的書信說他的三種著作「次後梓成」，當是「次第開梓」之誤。如果七十五歲都梓成的話，那不會有以後因經費不足發愁的情況，更不會有向老友寫信談開雕因經費不足而延工的事。

田間易學刷板問世，應當在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也就是他八十、八十一歲。在他去世前，錢澄之給友人信說：「僕今年八十二矣……然所刻六種，板留吳門，刷本甚少，無由奉教。」他終年是八十二歲，所以在他生前，流行的數量很少。今北京大學藏康熙三十三年田間易學就是錢澄之逝世以後的刷本。

今天所見的田間易學的刻本主要是斟雉堂的板本、斟雉堂板的重刷本，與田間詩學、莊屈合詁合稱為田間遺書三種。書高二十六·三厘米，廣十五厘米，框高十七·二厘米，單邊，花口中有「田間易學」四字，上有黑魚口，單頁十行，行二十三字。另有文淵閣四庫本等。具體的情形是這樣的。

一、田間易學康熙三十三年本，四冊裝訂，北京大學善本庫藏，其書原為洗桐齋藏書。

第一冊為周易雜考、圖象；

第二冊為周易上經；

第三冊為周易下經；

第四冊為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

我們點校以此本為底本，這當是祖本。這樣分成四冊，符合錢澄之的編纂意圖。錢澄之年逾八十一時，給方受斯的一封信中說：

更煩執事裝訂，共作兩套，邊欄空紙，囑善人楷書。某集大約文集作六本，詩集四本，詩學四本，易學四本，莊屈二本。近尚厚本，若吳門共作十六本尤妙，但須分定付裝書人，否則任意加減，以致錯誤，大負世兄一片心血（二四）。

就田間易學說，全書分成四本，既合乎錢氏安排，同時也能完整體現出錢氏的思想：經傳分開、圖象與義理區分論說，而又沒有支離破碎之病。同時，朱彝尊在經義考卷六十五，注明：

田間易學四卷，存。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把田間易學以四冊康熙本為次序，分成四卷。

二、康熙板斟雉堂板刷本分成六冊或七冊裝訂。書不分卷，以連頁作自然分隔。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以及北京圖書館普通庫，均有收藏。北京圖書館中有六冊本、七冊本。六冊本的原簿面上題有「黟縣書院捐送」字樣，又蓋支小戳，為皖刻本送國子監者。

四、田間易學清同治二年桐城翻刻斟雉堂刊本，書為錢飲光先生全書的前八冊。

五、田間易學四庫文淵閣本，十二卷。清史稿藝文志、縣志及桐城耆舊傳均著錄為十二卷，當是四庫本。文淵閣本字迹清晰，其中納音圖過小，為方便世人閱圖，文淵閣本又將此圖放大四倍，作全書的

附錄。這次點校，即以此本同康熙本進行比勘。

錢澄之的田間易學引朱熹的周易本義，很審慎，我們把引文和本義的原文作了比較，文字上沒有出入。他引程頤的周易程氏傳、孔穎達的疏等文字上有較多的差異。錢氏在凡例中有說明：「引用諸書，或因詞章冗複，稍加刪削；或因文句晦澀，改竄數字，令讀者易於通曉，僭竊之罪所不敢辭也。」因此，這些地方一般地就不變動，保存原貌。只有少數地方引文與原文差異過大，讀起來費解，或者按着原文，增添幾個，文字更為通暢，也不會產生歧異，只是在這些地方，才稍稍作了一些變動，完全依原文作了增刪。並且在「校記」中作了說明。這樣變動應該說是必要的。有些地方，錢澄之引諸家書，增損較多，重加編次則失去原貌，這些地方也就沒有更動。

根據校勘的實際情形，前三卷後面各有一篇校記；第四卷，出入很少，雖有一些改動，亦未出校記。田間易學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識很廣，加上校者學識譾陋，句讀及增補刪乙，多有未安處，自是難免，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吳懷祺

一九九二年九月初校

一九九四年七月修訂于北京師範大學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校讀畢

注釋

〔一〕錢澄之生平事蹟見錢搗祿、錢田間先生年譜、乾隆廖大聞、桐城續修縣志、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蕭穆、敬孚類稿、跋田間先生年譜及清史稿、錢澄之傳。朱彝尊、經義考卷六十五引陸元輔語：「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字幼光，甲申後更今名及字。」

〔二〕明儒學案卷五十六，並參明史、黃道周傳、錢龍錫傳。

〔三〕朱彝尊、經義考卷六十三「黃道周易象正」。

〔四〕田間易學凡例。

〔五〕明儒學案卷四十六。

〔六〕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七〕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八〕蔣國保方以智易學思想散論，載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版。

〔九〕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二十六章。

〔一〇〕黃宗義、明儒學案發凡。

〔一一〕田間集自序。

〔一二〕田間易學卷一圖象奇門用後天說。

〔一三〕桐城耆舊傳卷七錢田間先生傳。

〔一四〕田間尺牘卷四與左時匡。

〔一五〕田間尺牘卷四與魏青城。

- (一六) 田間尺牘卷四與余侏廬。
- (一七) 田間尺牘卷四復方有懷。
- (一八) 田間文集卷十五田間集自序。
- (一九) 田間文集卷十二莊屈合詰自序。
- (二〇) 田間尺牘卷一與傅蓬仙。
- (二一) 蕭穆跋田間先生年譜。
- (二二) 田間尺牘卷一。
- (二三) 田間尺牘卷四。
- (二四) 田間尺牘卷三。

田間易學序

徐秉義

六經莫古於易，自秦焚棄詩書，獨易以卜筮幸存。漢魏以來，爲易學者，亡慮數百家，皆各有所窺，各學其學。蓋易之爲道，無所不在，雖一技一解，亦無不可以見易也。宋代程朱繼起，窮極性理，而易學益明，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而程子直言義理，朱子併通象數。故曰：「邵窮義畫，程衍周經，朱子於啓蒙之外，更爲本義，蓋兼括程邵之說而成者也。」近代經學，取士於易，專宗本義。學者徒誦習章句，至其所載圖象、卦變、著變諸說，顧弗深考，但取明晰義理，以資帖括之用，無怪乎易學日晦，而本義徒爲訓詁之學而已。

龍眠錢田間先生，自宋融堂先生以來，家世學易。少負盛名，遭黨禍，亡命天末，備歷憂患，困苦十餘年始歸。歸益潛心於易。習京邵之學，通陰陽五行家言。至於象緯、曆律、奇門、太乙之書，凡有合於易者，無不究也。晚年乃盡棄之，惟日玩本義，喟然曰：「吾學雖博，要其指歸，何以有加於是哉？」故其爲書，皆明白簡易，雖縱意發揮，未嘗外於本義也；而間有所獨得者，則一以繫傳爲據。其言曰：「河圖者，聖人所以生著，非因以畫卦也。卦者，繫傳所稱庖羲氏仰觀俯察，近求遠取，於是始作八卦，未嘗云見河圖而始畫也。著則繫傳所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本由河圖而即繼以大衍之數是矣。且即陰陽老少之四象論

之，畫自畫，圖自圖，一奇一偶之上更加奇偶，此畫四象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成七八九六之數，此圖四象也。聖人既以奇偶四象而成卦，又取四十有九之策，以用七八九六之四象而爲蓍，非蓍則無以極四千九十六卦之變。是故畫與圖與蓍，不相因而相因者也。今學者欲取伏羲八卦以分配河圖，亦猶術士家以文王八卦強納洛書，何其鑿哉！而又有著變之說，謂筮者不動不占，動則變也，乃繫傳動與變分焉。故有變即是動者，一爻變是也；有變而不知所動者，衆爻變是也。本義於二爻之變，既以變之極者爲動；至於五爻變，則又以不變一爻爲動。既不變矣，且得爲動乎？於是三爻變則有前後貞悔之主，四爻變則有不變爻上下之分。其說游移不定，先生爲之反復辯轟，而後變動之義，始確乎有據，洞然其無疑也。此皆先生自以爲能發本義所未發者也。

若夫二氣循環之理，往來順逆之幾，爻畫位虛之分，參兩參伍之辨，凡經文一切奧旨，博士家所童習白紛者，一經剖晰，瞭如指掌。而其論卦爻，則在辨卦位，審卦主，原卦變，以承乘比應之義，合全體而斷之，則一卦六爻之情無不具見矣，先生未嘗自以爲創獲也。凡從上先儒微言緒論，無不採擇而悉載之，象數義理於是乎爲大備，而以易學稱，蓋終身以學者自期耳。

憶己未春，家伯兄與同志迎先生至玉山設講席，思有以廣其傳，會有事不果講。又六

年爲峰泖之游，取道敝里，留予耘圃者半月，出書示予，略爲言其大端。安得復尋前約，聚諸同人，朝夕質難，以大暢厥旨乎！則先生之學庶當世尚有傳之者，是吾之志也夫，是吾伯兄之志也夫。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夏六月既望。

錢澄之全集總目

錢澄之全集序（錢仲聯）

田間易學

田間詩學

莊屈合詁

藏山閣集

田間詩集

田間文集

所知錄

佚文

附錄

後記

田間易學目次

整理說明	一	河圖變洛書說	四一
田間易學序(徐秉義)	一	總論	四三
易學凡例	一	附五行論	四四
周易雜考	五	象數解	四六
		奇門用後天論	四八
		筮法	四九
卷一		卦變例說	六一
重卦說	一四	附六十四卦互對互易三十二卦例	七四
附數往知來說	二三	變占考	七八
總論	三二	用九用六說	八三
河圖	三六	大衍五十解	八五
洛書	三八	參兩解	八八
圖書合論	四〇	參伍解	九一

錯綜	九三	附京房卦氣直日法	一四四
互體例	九九	附卦氣起中孚說	一四五
陰陽二氣論	一〇七	附世應例	一五〇
五歲再閏論	一六	附飛伏例	一五一
卦象論	一九	附含少論	一五五
卦位論	一一一	卷二	
卦主論	一二三		
爻畫位虛之別	一二五	乾	一六三
應爻比爻說	一二六	坤	二〇〇
易變論	一二七	屯	二〇一
變動說	一二九	蒙	二〇六
變化變通解	一三〇	需	二一三
附知來藏往解	一三一	訟	二二七
辭占象變論	一三二	師	二四二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說	一三三	比	二四七
附焦延壽易林卦變法	一四三	小畜	二五二
		履	二五七

泰	二六三	頤	三五六
否	二六九	大過	三六一
同人	二七五	坎	三六八
大有	二八〇	離	三七三
謙	二八六	卷三		
豫	二九二	咸	三八一
隨	二九八	恒	三九〇
蠱	三〇四	遯	三九七
臨	三一〇	大壯	四〇二
觀	三一六	晉	四〇七
噬嗑	三二二	明夷	四一三
賁	三二八	家人	四一八
剝	三三四	睽	四二四
復	三三九	蹇	四二九
无妄	三四五	解	四三四
大畜	三五一	損	四四〇

益	四四六	兌	五四四
夬	四五三	渙	五四九
姤	四五八	節	五五五
萃	四六四	中孚	五六〇
升	四七〇	小過	五六五
困	四七五	既濟	五七一
井	四八二	未濟	五七八
革	四八八	卷四	
鼎	四九五	繫辭上傳	五八五
震	五〇二	繫辭下傳	六五二
艮	五〇八	說卦傳	七〇二
漸	五一四	序卦傳	七二五
歸妹	五二〇	雜卦傳	七三三
豐	五二七	附錄	
旅	五三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巽	五三八		
		七四三	

四庫簡明目錄提要……………七四四
附 插圖目錄

伏羲八卦次序之圖……………	九
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一二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一五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一九
方圖四分四層圖……………	二六
文王八卦次序……………	二八
文王八卦方位……………	三〇
河圖洛書……………	三四
附後天納卦圖……………	四七
附奇門遁甲用後天圖……………	四八
著變奇偶圖……………	五一
卦變圖……………	五七
卦變例說附圖……………	六二
啓蒙三十二卦變圖例……………	七二

卦變占□圖……………	七六
卦變占×圖……………	七七
反對圖……………	九四
文王卦序反對圖……………	九八
三互圖……………	一〇〇
十二辟卦圖……………	一〇三
文王十二卦氣圖……………	一〇四
陰陽二氣如環圖……………	一〇六
乾坤神用六子圖……………	一〇九
日月運行圖……………	一一〇
月行九道圖……………	一一三
邵子卦氣圖……………	一三七
八宮游歸卦變圖……………	一四一
附納甲圖……………	一四七
附納甲法……………	一四九
律應卦氣相生圖……………	一五二

納音圖

.....

一五七一

人身合天地圖

.....

一六〇

易學凡例

一、王輔嗣易註、韓康伯繫辭註、孔仲達正義，其學具有源流，雖以輔嗣掃去象數，淆亂經傳，爲諸儒所闢，然宋人亦因註疏相傳得以益明其理，而粹然一歸於正，則亦未可盡廢也。茲所引者，取其與宋儒旨不相悖，或有以開宋儒之先，或足與互相發明者，要以程傳及本義爲據。

一、程傳專言義理，略去圖象，其理多就人事指實而辭或繁複，不若本義之字字精切也。本義宗程傳，刪其複而領其要。然亦有本義太略，而程傳言之較暢者，則舍本義而存傳，若傳與本義各有發揮，則兩存之，總取其義理通達而已。

一、本義專主卜筮而言其學，於義理宗程傳，於圖象宗邵子，雖圖象之說尤詳於啓蒙，而本義所釋卦爻，按之无往不合。茲編中時有載、有不載者，或以其說爲註、疏、程傳所已及者，或有後儒因本義之說而發揮尤暢者，既已載之，則本義可不必存，要未有悖乎本義者。

也。至於其說不載諸本義、啓蒙，而雜見別說者，則另係以「朱子云」。

一、易理至宋儒而大明，元人繼之。諸儒一以程朱爲據，而皆精通邵氏之圖學及啓蒙之筮法，其辨極微，其說綦詳矣，編中所錄居多；而間次蘇子瞻易解於諸說之後，以其獨出己見，无所原本，故朱子有辨蘇氏易也，然其獨見亦自有可存。

一、先天四圖得自邵子，邵子曰：「圖无文，吾終日言之不離乎是。」朱子亦謂程演周經，邵傳義畫。近代歸震川謂「因傳而有圖」，以圖未必出於伏羲也。按，邵伯溫經世辨惑云：「希夷易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則以此圖直出自希夷也。至於河圖、洛書，先儒謂皆聖人所取以作八卦者，看來只是因以生著，非據以畫卦也。畫卦在前，生著在後，故僭以妄見，次圖、書於卦圖之後。今說八卦而扭合圖、書者，吾不取也。

一、易理无所不蘊，凡得其一端，皆足以入神，如衡蒿元包、揚雄太玄、京房卦氣之類是也。至於星曆、音律之學，无不以易爲本。故朱子嘗欲於納甲、飛伏之類，皆欲窮其理，雖非易之本旨，要无不可以見易也，愚昔頗從事於此。茲編凡習而粗解者，略載一、二；其未習者不載也。

一、明代易註多至數十百種，每好以意作解，近於穿鑿。惟蔡虛齋專主本義，而體貼極

精，發揮尤暢。虛齋之於本義，亦猶孔仲達之於輔嗣註也，故採錄最多。

一、時賢易論，有發前人所未發，而大指不謬於本義者，悉加採錄。然諸集中有其說出於前人而略其姓氏遂爲已有者，今悉考訂，歸諸本人。或姓氏未詳，則稱以集名，若象正，則吾師漳浦黃先生所手授也。訂訛，則何玄子先生宦留都時，出以相示，面相質問者也。時論則吾鄉方中丞白鹿公所著，而吾佐密之參訂而成者也。故三書引據尤多，密之別號藥地，亦時引其說。

一、吾家自融堂先生以來，家世學易。先君子究心五十餘年，臨沒之年，乃有所得，口授意指，命不孝爲之詮次，錄諸簡端。不孝亦間有己見，爲先君子所首肯者，亦併載之，名曰見易。左國材曰：「先生諱志立，字爾卓，講學垂三十年，里中稱爲敬修先生。」

一、南渡時，予罹黨禍，變姓名逃諸吳市，遇漳浦黃先生，舟過吳門，遙識之。召使前，慰勉之餘，教令學易。不數月，吳下大亂，家室喪亡，竄身入閩。困閩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輒思讀易。其見易舊解遺亡殆盡，又無書可借，唯記誦章句，默尋經義，時有所獲，久之成帙，目曰火傳。蓋以家園屢經兵火，所藏故本應付灰燼矣；又以薪盡火傳，即此猶是先君子之遺教也。既歸里，諸集散失，而見易一編歸然獨存，因取與火傳證之，前後雷同居多，乃盡刪後說，唯微有異者則存之。

一、是書未脫稿，即付兒子灋祖，藏諸笥中，初不意其能讀也。戊申冬，兒隕於盜，藏書塵封，不忍檢視。久之，啓其笥，則業已詮次成集，而又得其問易堂私識一編。問易堂者，灋祖讀書處也。間有可采，聊存十數則於集中，不忍沒其苦心也。問易載有予兄伯玉、湘之、幼安所說數條，今併存之。

一、是書集成，攜至都門，爲老友嚴顥亭所賞，留諸行笈，欲爲付梓。予既歸，顥亭病歿，其書遂不知所在。會昆山徐健康昆仲要予談易，既無副本，又老而善忘，乃取所存舊稿重加編輯。因考證諸書：凡吾昔所矜爲創獲，而業爲前人所已說者，皆削去已見，一歸諸前人，寧爲述者可也。或因讀諸書偶有觸發，出於見易、火傳之外者，謂之「今按」。凡圖象卦爻之義，覺「今按」尤詳其專書。按者，皆係考詳，非已說也。

一、引用諸書，或因辭章冗複，稍加刪削；或因文句晦澀，改竄數字，令讀者易於通曉，僭竊之罪，所不敢辭也。

一、圖學相傳有本，說易家好以己意創爲新圖，雖易道廣大，變通隨人，匠心无不巧合，要於易理无裨，徒取新人耳目爾。茲初亦作有數圖，今併削去，惟存二氣如環一圖，以明陰陽之出入，所以分内外、別主賓也。

田間易學

周易雜考

漢上朱氏曰：「十翼本與周易異卷，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是也。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象象連卦辭、爻辭。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象曰」「象曰」，王弼而後加「文言曰」；至於文辭連屬，不可附六十四卦之爻，則仍其舊篇。今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也。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象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象象於經者，欲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辭雜，是以不合。則鄭未註易經之前，象辭不連經文矣。

世所稱鄭玄舊本，以象傳連經文，然猶合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始，每卦以象傳移綴象辭之後，而以「象曰」兩字冠之。又以為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預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淳于俊之說也。

呂伯恭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

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真孔氏遺書也。」按，古易篇次：周易上經第一，周易下經第二。十翼：周易彖上傳第一、周易彖下傳第二、周易象上傳第三、周易象下傳第四、周易繫辭上傳第五、周易繫辭下傳第六、周易文言傳第七、周易說卦傳第八、周易序卦傳第九、周易雜卦傳第十。自輔嗣、康成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其舊，祖謙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集，一以古為斷。

朱子曰：「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書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是以三復伯恭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又曰：「某按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篇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

胡庭芳曰：「自前漢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鄭康成傳費氏易，又以彖、象、文言本解易卦爻，宜相附近。其初猶若今乾卦彖辭、文言統附卦末。至王弼始以彖與大象之辭附卦辭下，分爻、小象之辭各附當爻。辭下加「彖曰」、「象曰」以明之。故朱子曰：「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分比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

所謂象傳者，如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以下，坤卦彖曰「至哉坤元」以下是也。文王卦下之辭，正是象辭。彖傳，乃孔子贊易十篇之二。先儒附其辭於彖後，故加「傳曰」以別之。若曰孔子贊卦下之辭，云彖之意如此也，孔子雖是贊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己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於文王，又其間多說卦變。文王亦間有取卦變處，孔子自取尤多。

象傳有大象，說一卦兩體之象，如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有小象，乃逐爻解周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如乾初九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是也。看來六十四卦大象，與卦、彖、爻義全不相蒙，又別是說一道理。自是解說伏羲一卦兩體，又不蹈文王、周公之義也，只合自作一處為是。

易始有卦、爻，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正是繫辭。而孔子所作繫辭，乃是繫辭之傳也。故繫辭傳中所言聖人「繫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繫辭傳有稱為大傳者，史遷受易於楊何之屬，又著易傳行世，曰大傳者，別楊何之徒所謂傳耳。

謂爻辭為周公作者，易初无明文。班孟堅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未嘗及周公也。馬融、王肅、姚信謂周公作爻辭。孔穎達云：「爻辭，「王用亨於岐山」之類。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又明夷卦「箕子之明夷」，亦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無疑矣。」

右伏羲六十四卦，文王卦下之辭，周公爻下之辭，通稱曰經，不知起自誰始？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矣。

夫子十翼皆名之曰傳。蓋十翼之文，述而不作，其體傳也，其言經也。史稱孔子讀易而為之傳，則傳也者，孔子之所自名，非後人名之也。

晁氏以道謂「古者竹簡卷帙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本義從之。呂伯恭曰：「繫辭傳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二百五十。所謂二篇，即上、下二篇也。」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定周易之時。今按，本義謂上、下兩篇，併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則是朱子既已定正古文周易矣。而今所傳者，仍是諸儒淆亂之本，非古文也。即如本義於乾象傳下釋云：「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又釋文言下有云：「此篇釋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類矣。」是本義舊本明有象傳、象傳等字。今皆削去，仍為「彖曰」、「象曰」、「文言曰」。從前諸儒所淆亂者，既經朱子定正之而終不能復舊，使學者無由睹周易之古文，可慨也夫。嗚呼！古聖之經何其變之易而復之難，復之難而再變之又易也？

田間易學卷一

圖象

伏羲八卦次序之圖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也。」

啟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偶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為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

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朱子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无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生一，而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又云：「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或問其義，曰：「凡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血，是陰；氣是陽。如晝夜之間，晝為陽，夜為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晝自午後又屬陰。此便是陰陽又各生陰陽之象。陰陽各生陰陽，則是四象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奇上加奇者，陽之純，故象太陽。奇上加偶者，陰雜於陽中，故象少陰；偶上加奇者，陽雜於陰中，故象少陽。偶上加偶者，陰之純，故象太陰。」又云：「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推起。近看四象次第，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

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蓋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以所生之先後言也，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以所得之多寡言也。」按二說分別位、數，只是本河圖生書之理。

今按，大傳言庖羲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劉雲莊曰：「雖非以圖、書作易，亦因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蓋以河圖者，伏羲之所由畫卦；洛書者，大禹之所由衍疇也。吾謂伏羲併不必見河圖，而卦畫既成，无不與河圖暗合。其與合者，陰陽老少之四象耳，非謂卦畫也。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文係諸「天生神物」以下；而天一地二一章，特原大衍之數本於河圖。由是觀之，圖書為生書之本，非畫卦之本也。自漢孔安國、劉歆以為伏羲河圖以畫八卦，而朱子啓蒙遂以圖中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數各二十為兩儀。以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為四象。拆四方之合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為兌、震、巽、艮，皆牽強成說。愚不敢從。然朱子原象篇又謂：「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興篇又謂：「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得非啓蒙之書已行，晚年始悟其失而不及改歟？」

大抵易在先，著在後，六十四卦已具，而圖書以出，神物以生。聖人則之，則以揲蓍以盡易之變耳。蓋

因圖、書中七、八、九、六之數，與易四象相符，取其數而用諸著，於是易之變化无窮，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非著則止於六十四卦矣。圖、書與著因易而出，以通易之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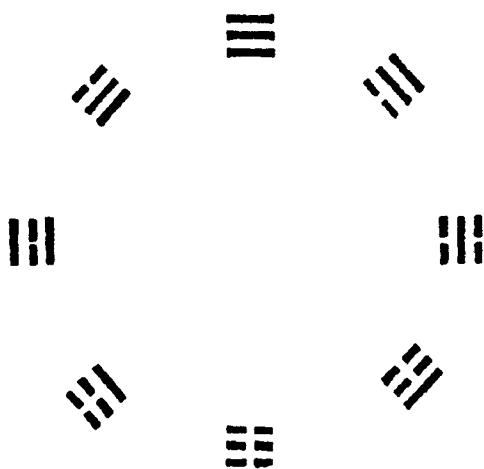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邵子曰：「此明伏羲八卦也。」又曰：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仿此。」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不過以前八卦橫圖揭陽儀中乾、兌、離、震四卦，居東、南；揭陰儀中巽、坎、艮、坤居西、北。圖既成後，以四正卦居四方之正位，以二反卦居四隅不

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止之位。合而觀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出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入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

巽五，各各相待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巽四、震五，亦各各相對合成九數。九為老陽之數，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八卦之在橫圖，則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次坤，是為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為運行之序。」

胡玉齋曰：「橫圖所以見卦畫之立，圓圖所以見卦氣之行。圓圖者，即橫圖規而圓之耳。」

蒙引曰：「論造化生生之序，橫圖所象盡矣。至以象渾天之形，氣序之運，若一用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而无以象乎陰陽消長之數。故於橫圖既成之後，復規而圓之，以明卦氣之流行也。」邵子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闔闢，日月之出入，春夏秋冬，弦望晦朔，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翁思齋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闔。以至一歲、一月、一日之闔闢，莫不由此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之功大也。」

方藥地曰：「圓圖，八卦相錯，妙於陰陽爻相錯也。橫圖，自乾一起而右行至坤八，若不順逆布之，則不能交錯。人身有上半、下半、折半相對，先生腎，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以生其勝己者。其次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三焦，以生其已勝者。先從水上，後從火而下，圓圖左順右逆，亦折半相對，子午平分，陰陽自然之位。」

今按，八卦方位圖，即前橫圖規而圓之。取陽儀居左，陰儀居右。大傳曰「八卦相錯」，蓋陰、陽爻又相錯也。然必順逆布之始然。若仍橫圖之舊，則八卦淆亂，陰陽不對，消長無漸，而運行皆失其序矣。順者，自下而上，所謂往也。逆者，自上而下，所謂來也。凡陽生皆順，陰生皆逆，即律呂隔八相生之法，陽律上生，陰律下生，皆是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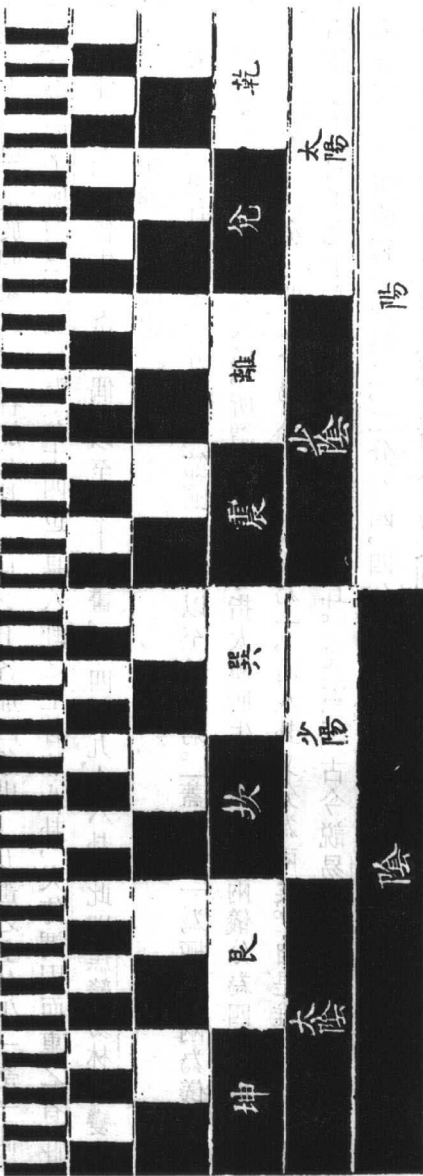
重卦說

王巽卿曰：「大傳善法，十有八變而成卦，自伏羲時固已錯重而用之，特未定其卦、繫其名。至文王始重而定之，繫之名而為之彖。或曰：伏羲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孔穎達正義已有定說。周禮掌三易之法，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歸藏以坤為首，連山以艮為首，則夏商已有卦名矣。重卦之說，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之徒以為神農，孫盛輩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然觀伏羲、神農、黃帝以前，太樸未散，黃帝以後，風氣漸開，人之情偽方始交作，而六畫卦中有損、益、革、訟、困、遯、蠱、剝、蹇、解、旅、節、否、明夷等卦名，與先天三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名不侔。即歸藏、連山，亦不見有屯、蒙、需、訟之名，又何也？大傳曰：『易之興也，當周之盛世耶？』」

火傳曰：「上古有卦畫无文字，先儒謂三畫奇，即古「乾」字。三畫偶，即古「坤」字。推之重卦，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名。畫即字也。如巽卿所稱卦名諸字乃後世文也，上古豈有乎？卦之重與重卦之名，自上古已然，特非今字耳。」

序次卦四十六義伏

坤則元氣發於地而上升為天乾則元氣收於天而下降為地此陰陽之理也



極太

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此圖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也。」

啟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也。是於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也，是於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偶，以至為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此即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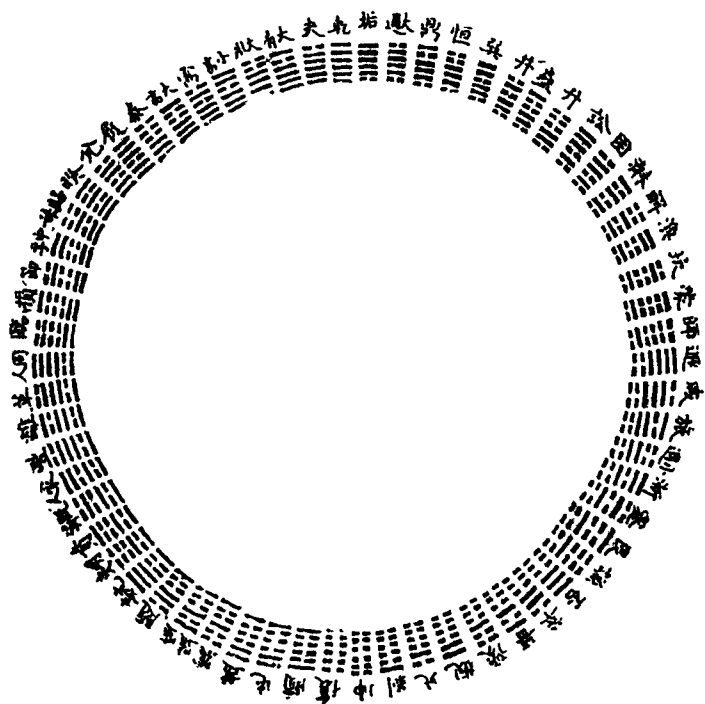
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蓋以凡一為極，凡兩為儀。所謂一者，非專指生兩儀之太極，所謂兩者，非專指太極所生之兩儀。兩儀分為四象，則兩儀為一，而四象為兩矣。四象分為八卦，則四象為一，而八卦又分為兩矣。自是推之，以至六十四卦，極於四千九十六卦，莫非一之分為兩耳。又云：「古今說易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康節謂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可謂最切要矣。」

胡庭芳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陽已居先矣。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之上，生一陽一陰，亦陽居先矣。以至於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其生一陽一陰，莫不先陽而後陰。以乾首，以坤終。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卑，蓋畫卦自然之序，而造化自然之位也。」大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於此圖可見。」按大小橫圖，專論畫卦，乃伏羲作易之本。今按，啓蒙所列六十四卦，只據橫圖次序，與今周易次第不同。大傳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即指此圖也。本義云：「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蓋摩者，陰陽挨比之象，有一陽便有一陰是也。自八卦以上，无非相摩，因摩而有盪，盪者層見疊出，動而愈出。八卦之上，每卦加一陽一陰，而乾成二卦，得乾兌焉。兌成二卦，得離震焉。離成二卦，得巽坎焉。震成二卦，得艮坤焉。而巽、坎、艮、坤亦每卦各成二卦，所得之卦，亦如乾、兌、離、震之所得者，是一卦盪爲兩卦，八卦盪爲十六卦也。十六卦之上，每卦又加一陽一陰，而乾得四卦，爲乾、兌、離、震。兌得四卦，爲巽、坎、艮、坤。餘六卦，亦每卦各成四卦，一如乾兌之所得者。是一卦盪爲四卦，八卦盪爲三十二卦也。三十二卦之上，每卦更加一陽一陰，而成八卦，是一卦盪爲八卦，八卦盪爲六十四卦也。此謂八卦相盪，然非剛柔相摩，則無以相盪也。」

又按，聖人畫卦，一本陰陽自然之位數。蓋自兩儀既分，有不容不四、不八、不十六、不三十二、不六十四者，程子謂之加一倍法，在畫卦之聖人，豈嘗容心其間哉！朱子揲蓍求卦之法，謂一爻成而得三十二卦，二爻成得十六卦，三爻成得八卦，四爻成得四卦，五爻成得二卦，六爻成得一卦。畫卦者，漸分

漸多；筮卦者，愈求愈少。反復言之，皆以互相發明其義也。

伏義六十四卦方位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朱子曰：「圖中空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又曰：「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自姤至坤，為陰含陽；自復至乾，為陽分陰。坤復之間，為無極。自坤反姤為無極之前。」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為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為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胡玉齋曰：「邵子謂四十八分者，四十八畫也。四分之一，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八卦，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陰所克也。坤至否八卦，計三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所克之陽也。乾固以陽為主。坤亦以陽為主也。」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一陰，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一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无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

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无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為逆。」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嘗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胡玉齋曰：「坎離陰陽之限，就寅、申而言也。春始於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之限。秋始於申，是坎當申而為陰之限。數嘗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於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為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邵子以卯、酉為陰陽之溢，其所謂中者，取寅、申，而不取卯、酉。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厚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生而未害於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數不過乎寅、申之中也。以是推之，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辰。震當子、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為中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為子半推之，則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寅，巽當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處，而邵子以為數常踰之者也。此即邵子怕處其盛之意。」

今按，邵子之說以得半為中，又不敢至於已半，而以將半為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漸趨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謂其成；既開則謂其衰，其理不過如此。」

胡雲峰曰：「左自復一陽，至臨二陽，至乾六陽，所歷之卦十六而八，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右之陰亦然。其始極緩，其終極速。蓋震離生於少陰。乾兌生於太陽。震一陽而為復，即其初少陰中之一陽也。陰中之陽，其進也緩，此復之後，所以歷十六卦而為臨也。臨下體兌，自一陽進而二陽已得其初，太陽之陽矣。陽中之陽，其進也速，此臨之後所以不越十六卦，而為泰，為夬，為乾也。右之陰亦然。」又曰：「復姤歷十六卦而成臨遯二陽二陰者，以其間有坎離也。離坎雖二陽、二陰，未能便至三陽三陰者，蓋離中有少陰，而二陽分，必至於兌，則陰在外，而二陽合，於是始成二陽，而進而成三陽之乾。坎中有少陽，而二陰分，必至於艮，則陽在外，而二陰合，於是始成二陰，而進而成三陰之坤。」

胡庭芳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亦就前六十四卦橫圖，揭陽儀中前三十二卦，自乾至復，居圖左方。乾在南之半，復在北之半。揭陰儀中後三十二卦，自姤至坤居圖右方，姤在南之半，接乾；坤在北之半，接復。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圖既成，坤復之間，為冬至子中。同人、臨間為春分卯中。乾姤間為夏至午中。師遯間為秋分酉中，自合四時運行之序。」

時論曰：「一陰一陽隔十六卦，而二陰二陽為臨遯。故兩象皆言浸長，重之也。重其始過坎離之限，而陰陽進據兩卦之中，司兩儀三十二卦之中也。」

火傳曰：「方藥地謂『圓圖從乾至復，從坤至姤，即加一倍法也。乾一而得夬，倍一而得壯，倍兩而得泰，倍四而得臨，倍八而得復。坤亦如之。』愚謂伏羲畫卦，順往也，以倍而增，由一而兩，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皆增倍法。規圓逆來也，以倍而減，以六十四左右分之，各三十二。又

衷之得十六，由十六而八，由八而四，由四而兩，由兩而一，皆減倍法也。一順一逆，一增一減，天之道也。」

今按，以上緒論，皆圖成後，隨人反覆推求一切，妙合畫卦。聖人何嘗容心於其間哉！此易之所以爲神也。

附數往知來說

邵子曰：「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啟蒙云：「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而生焉。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由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由自今日而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朱子云：「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又云：「數往知來，當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

陳潛室曰：「卦畫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知。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圓圖，却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這一本元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本圖生法，可逆數而知也。」

胡玉齋曰：「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為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為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於微而判矣。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言。亦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逆順之旨，居然可見矣。」

黃元公曰：「理主順，數主逆。順者其體也，逆者其用也。『天地定位』四句，指圖中之正位。易變所以不窮者，正以八卦之相錯也。如天在地上，山在澤上，雷在風上，火在水上，此造化之常也。然順之則為否，為損，為恒，為未濟；逆之則為泰，為咸，為益，為既濟。非以逆錯為貴乎？順則成凡，逆則成聖。故曰：反者，道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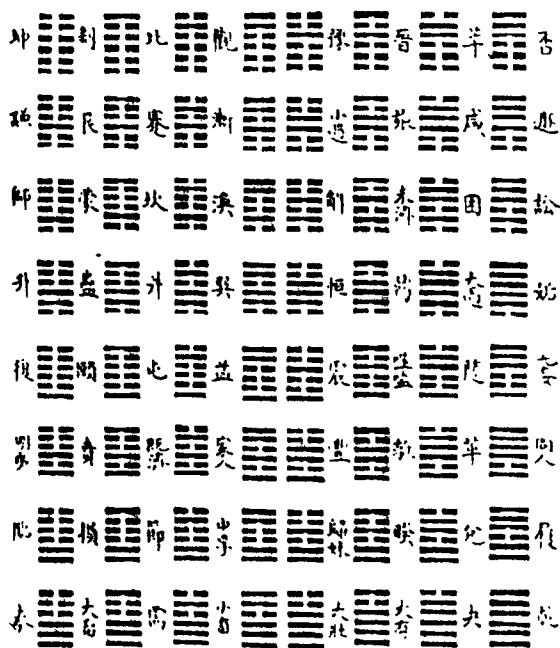
見易曰：「左儀為陽，陽順行，自下而上，順也。右儀為陰，陰逆行，自上而下，逆也。聖人甚喜陽之長，方其生而即謂之往，數往者，惜其往之太速也。聖人甚惡陰之至，方其至，而即謂之來。知來

者，憂其來之漸近也。」

火傳曰：「邵子謂陽在陽中，順行；在陰中，逆行。陰在陰中，順行；在陽中，逆行。以圓圖按之，左方起震一陽，至乾三陽，順行也。右方起巽一陰，至坤三陰，亦順行也。今夫論干支生死者，於陰干視陽干之生，即謂之死，視陽干之死，即謂之生。然則易亦以陽之長，為陰之消；以陽之消，為陰之長也。其至右方，而陰長者，乃陽之消也，故自三陽漸退，至二陽，一陽，以至於无陽。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也，陽往則陰來，有順自有逆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聖人專主陽言，不兼陰言。然造化之理，不吸則不能呼，不闔則不能闢，不殺則不能生，故陰所以成陽也，逆所以成順也。易之用，全在於逆。故曰：『易逆數也。』」

今按，象傳所稱往來，凡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觀圓圖，左儀起震，而歷兌離以至於乾，自下而上往也。右儀起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自上而下來也。往順來逆，陰陽之大分也。然圓圖一本橫圖卦位之次序，規而圖之，以爲卦氣之次序。故有左右之分，有順逆之辨，究竟卦氣運行，而卦位未嘗少改。左右按之，其位皆自上而下，皆逆也。易逆數也一句，申言橫圖以明伏羲始作八卦之旨。觀此，則傳所以解圖，歸震川謂因傳以作圖，尚恐未然。

方圖四分層圖



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為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於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

朱子云：「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

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為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乾之右，為

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邵子又謂：「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咸、損也，坎、離、既、未也，震、巽、恒、益也，為四層之四隅。」

胡庭芳曰：「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為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即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即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即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見易曰：「八卦相錯，不獨圓圖為然。觀方圖，西北與東南，西南與東北，皆交相錯也。一與八錯，二與七錯，三與六錯，四與五錯，上下左右无不以次交錯，陰陽未始有獨者。邵子謂月者，日之影也；陰者，陽之影也。鬼者，人之影也；則偶者，奇之影也。橫圖之影緊相隨，圓圖之影遙相對，方圓之影，斜相射耳。」

今按，邵子謂方圖從中起，由震一陽，次離兌之二陽；巽一陰，次坎艮之二陰，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則猶之圓圖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右方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也。圓圖言起者，自下而上，故巽不言起。方圖自中而外，故曰從中起也。乾坤初爻交而為震巽，故中起。震巽中爻交而為坎離，故次坎離。終爻交而為艮兌，故次艮兌。乾坤二卦，其父母也，故居外以統之。今觀納甲之法，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以父母統十干之終始，而包六子於中。震初陽也，納庚。巽初陰也，納辛。坎中陽也，納戊。離中陰也，納己。艮末陽也，納丙。兌末陰也，納丁。以十干之位次之，長中少，皆自下而上，則一本諸方圖中起之次第也。

序次卦八王父

坤母



乾父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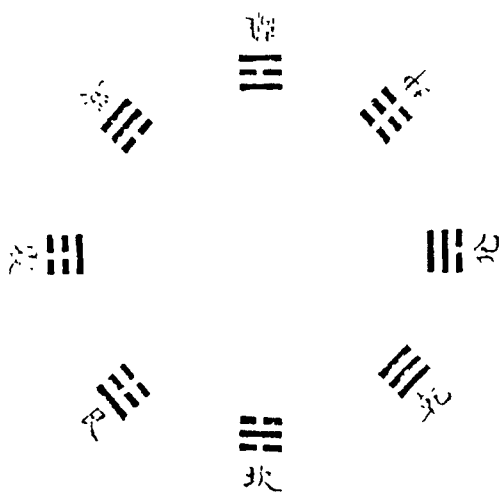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子曰：「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又曰：「一索、再、三索之說，初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畫成八卦後，便有此象耳。」

本義謂：「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一索者，謂得乾坤之初爻。再索者，謂得二爻。三索者，謂得三爻。索，求也。言揲著以求爻也。」

胡玉齋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文王八卦方位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朱子謂：「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古亦有此矣。」

胡庭芳曰：「文王八卦，自取東西南北四方之位，及春夏秋冬四時之序，流行以致用也。有先天對待之體，不可無後天流行之用，所以知此為文王作者。坤彖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止合此圖之方位也。」

項平菴曰：「後天之序，播五行於四時也。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故在陰地。艮陽上，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止西。乾陽金，故近乎北，而接乎陽也。」

胡玉齋曰：「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以統臨謂之

君，統天者，莫如乾。故先天卦位宗一乾也。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後天卦位宗一震也。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也。」又曰：「文王後天之易，本之伏羲，未嘗不與河圖合也。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子午之中，當水火之二象。離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其六卦，每卦各當一象。震者，木之生，當天三之木於東。巽者，木之成，當地八之木於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於西。乾者，金之成，當天九之金於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於東北。坤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於西南。文王未必據圖列卦，而方位既成，自然與相符合。」

黃元公曰：「後天卦位，非定文王作也。庖羲氏以木德王，正人統，而建寅，爻成於三，卦成於八，皆用三、八之木數也。月令曰：春二月其帝太昊，德在木，帝出乎震，其昉於庖羲乎？帝舜以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所以大法天而象易也。」

時論曰：「參同契言坎離者，乾坤之用，天地之中氣也。孤而无偶，故水火專主於一宮。兌金、震木，皆以乾巽相之，大地之和氣也。董子曰：『東和北之起，西和南之養，故用春秋。』」

見易曰：「後天八卦皆顛倒義圖而為之也。義圖天上地下；後天則天下交而成坎，地上交而成離。坎離者，乾坤之真精也，乾坤其委蛻也。乾之真陽下則蛻隨之而下，坤之真陰上則蛻隨之而上。皆退處於西二隅，當不用之位，所以逸二老也。坎離虛位，震兌居之。陽本上也，而震陽在下；陰本下也，而兌陰在上。其用震兌者，亦取其陰陽顛倒也。震兌虛位，艮巽居之。艮為震之反，兌為巽之反。又即一卦

於本宮顛倒之。故曰後天之卦，顛倒先天而成也。『坎中戊土，所得乾之陽也。故坎為水，水陰也，陰中有陽，所以能升。離中已土，所得坤之陰也，故離為火，火陽也，陽中有陰，所以能降。陰不能升也，所升者，陰中之陽；陽不能降也，所降者，陽中之陰。』

火傳曰：『易以日月為文，所主者水火也。後天用震兌代坎離，而卦於十干，獨稱甲庚，此即道家龍虎之說，不用水火，而用水火之母也。大方圖位乾於亥，位坤於巳，所謂天門地戶，此甲庚之生方也。』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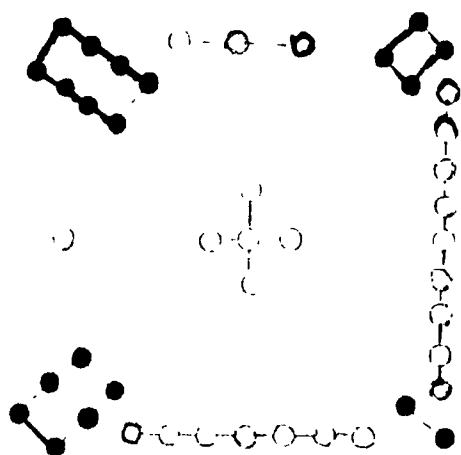
歸震川曰：『易圖，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稽近取，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畫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无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占卜、隻偶之類，人人自以為易。要之，皆可以言易也。易不離乎象數，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此聖者之作也。旁推而衍之者，為變，此明者之述也。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書，而剛柔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今所謂易圖者，列橫圖於前，又規而圓之，左順右逆，以象天。填而方之，交加八卦，以象地，謂出於伏羲太古。无言之教，何若是紛紜耶？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域於圓、方之形，則局矣。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

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得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或曰：邵子所據大傳之文也。大傳易有太極節，先天卦序也。天地定位章，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節，文王卦位也。曰：此邵子謂之云爾。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卦，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未以為四時，則東南西北繫是矣，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總之，圖與傳雖无乖刺，然必因傳為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

今按，宋人方虛谷之跋紫陽書院有云：「康節本因大傳而分爲伏羲先天、文王後天。」太僕之說，亦本於此。然既謂因傳而有圖，則傳者，圖所從出也。有圖而傳益明。古人左圖右史，圖所以證史也。凡言之不能盡者，一觀圖而了然，則圖之有功於傳也，大矣，亦何妨據圖以求傳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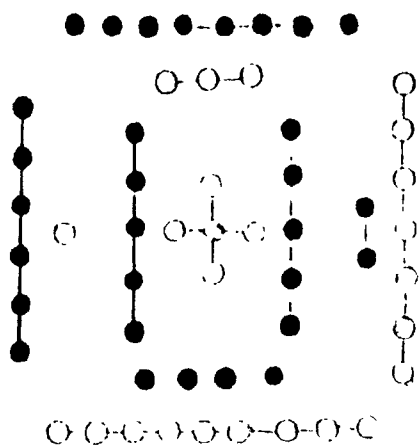
昔

洛



河

河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蔡元定曰：「圖書之數，自漢孔安國、劉歆、關朗，宋邵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以十為書，以九為圖，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為洛書矣。」又曰：「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皆有明證不可破也。」

今按，大傳：庖羲氏仰觀俯察，以及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凡羽毛鱗甲皆有文，皆有陰陽老少之數。龜龍，亦鳥獸之類。圖書則其文之較著者耳，其著亦祇七八九六之數，與易之四象適相符也，而謂因是以畫卦，豈其然乎？

朱子或問云：「伊川先生見兔，曰察此可以畫卦。凡草木鳥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八十一鱗，陽數。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五行也。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八卦也。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菌萐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栳、牝牡、麻竹之類亦

然。據此，則龜龍爲鳥獸之文，其義益信。

河圖

啟蒙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

朱子曰：「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今河圖以老陽之九居四之外；老陰之六居一之外，是老陰、老陽互藏其宅也。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河圖以少陰之八，居三之外；少陽之七，居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宅也。按一、二、三、四爲位，以所生之次序言也。六、七、八、九爲數，以所得之多寡言也。」又曰：「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除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除本身是六。」

劉雲龍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為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

唐一行曆本議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定律法。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偶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為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

蒙引曰：「圖之全數十也。自一至十，則五當數之中，故生數有五，五為生數之終。成數有五，六為成數之始。生成之數，始終於五、六矣。奇數有五，五中於五，奇而為奇，主也。偶數有五，六中於五，偶而為偶，主也。奇偶之數，軀組於五、六矣。五乘五得數二十五，六乘五得數三十。天地之數也。天千法，五倍之為十；地支法，六倍之為十二。支干之道也。」

見易曰：「圖數以五為主，以十為歸。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不離五也。太陽位一，而數九，少陰位二，而數八。少陽位三，而數七。太陰位四，而數六。不外十也。」一為數始，圖之五、十有五，皆本此一也。其始出於北，天開於子，四時始於冬至也。再一則為南之二，合二以生東之三，合三以生西之四，合四以生中之五。合五、合六、合七、合八、合九，則為北外之六，南外之七，東外之八，西外之九，中外之十。是以名之曰：太乙。布數者，生數至四而止，遇五則變而為一。成數至九而止，遇十則變而為一，是五固一也，十亦一也，以至百千萬億，皆此一也。」圖中生數在內，成數在外，內外相生，以五為主。是故五於內合一而生外六，五於外合六而得內一；於內合二而得外七，於外合七而仍得內二；於內合三而得外八，於外合八而仍得內三；於內合四而得外九，於外

合九而仍得內四；於內合五而得外十，於外合十而仍得內五。其相生不窮之妙如此。」

問易曰：「朱子謂河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如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今星家從年起月，從日起時法，皆本圖數。如甲己起甲，此一與六也，甲於甲為一，己於甲為六也。乙庚從丙起，此二與七也，乙於丙為二，庚於丙為七也。丙辛從戊起，此三與八也，丙於戊為三，辛於戊為八也。丁壬從庚起，此四與九也，丁於庚為四，壬於庚為九也。戊癸從壬起，此五與十也，戊於壬為五，癸於壬為十也。」

洛書

按，陽居四正，陰居四隅，以五為主，合陰生陽，合陽生陰。陽順行，五合六得一，生天一水在北。五合八得二，生天三木在東。五合四得九，生天九金在南。五合二得七，生天七火在西。陰逆行，五合一得六，生地六，在西北。五合七得二，生地二，在西南。五合九得四，生地四，在東南。五合三得八，生地八，在東北。

蒙引曰：「洛書一與九為縱，九為太陽。一連中五為六，則為老陰之數矣。二與八為交，八固少陰之數；二連中五為七，則為少陽之數矣。三與七為橫，七固少陽之數；三連中五為八，則為少陰之數矣。四與六亦為交，六固老陰之數；四連中五為九，則為老陽之數矣。」

時論曰：「洛書五為中極，以所列者綜而拆之，是二其五也；以所對者合而分之，是兩其五也。以

所連者減而配之，又適均五也。如一、四為六，中有九焉。二、六為八，而中有七。四、八為十二，而中有三。六、八為十四，而中有一。俱三析之，誰非五乎？五居中而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六與四對，各以其對者，合而分之，又皆五矣。六連一而減其一，七連二而減二，八連三而減三，九連四而減四，各以二連者，減而配之，又无不五矣。『九者數之究也，五者九之中也。以五乘九得四十五，洛書之全數也。靈樞曰：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人，有陰陽和平之人。於陰陽老少之中而有五，故知五為中數也。然而中无正位，凡四象之當其位者，即中所在也。』

見易曰：『洛書一加五而成六，去五則六餘一，一與一為二。二加五而成七，去五則七餘二，二與二為四。三加五而成八，去五則八餘三，三與三為六。四加五而成九，去五則九餘四，四與四為八。五加五而成十，去五則十餘五，五與五為十。洛書不用十，故去十而存五。』一、三、五皆數之中也。五者，九之中；二、四者，五之中；一者，二之中也。一既生二，而即居二中。今觀果核皆兩瓣，而虛其中，其中即一也。一在二中，不可見，而所以生生者，皆一也。一附二以生，而棄二不用，二為一役耳。即此見一者二之中也。居中者不可易，故洛書一、三、五皆仍河圖之舊。『洛書以九為本數，雖縱橫相對皆成十，而以奇、偶合之，皆為九。東北之八，合北一而成九。西南之二，合西七而成九。西北之六，合東三而成九。東南之四，合中五而成九。九其本數也，故以居南為正位也。』

火傳曰：『洛書之用九也，用九而五為中矣，以九之數橫列之，其前為一、二、三、四；其後為六、七、八、九，五適居中，中故不用也。是故奇門倣洛書而排九宮，五為中宮，八卦所不直八，使所不敢臨而寄

於四隅，春寄八宮，夏寄四宮，秋寄二宮，冬寄六宮，隨時推遷，所以為中。術士家遊三避五，以示不敢用中耳。」

圖書合論

啟蒙曰：「圖中虛五與十所為太極也。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其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圖以一、二、三、四合為七、八、九、六。書以一、二、三、四而含七、八、九、六者，則亦四象也。」又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又曰：「河圖生數在內，成數在外；洛書奇居四正，偶居四隅，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叔重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其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皆以五乘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太陽位一而含太陽之數九，少陰位二而含少陰之數八，少陽位三而含少陽之數七，太陰位四而含太陰之數六。雖其陰陽各自為類，然五數居中，太陽之一得五而成太陰之六；少陰之二得五而成少陽之七；少陽之三得五而成少陰之八；太陰之四得五而成太陽之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

生成之數者，亦无以異也。」

王虛舟曰：「有絕則生，陰陽之遞為乘除也，然待絕而生，則生者將有不復生而化機窮。余觀陽生子，陰生午，俱在陰陽極盛時，書之南二變九，北之一不變，此知一者。天之復，人之夜氣，而易所由生者也。故於圖之一見天心，於書之一見地心，是謂復其見天地之心。」

見易曰：「天地之數，主於五，統於十。五必得十以成，十必因五以生。合之為十五焉。圖與書縱橫配合，无不成十五者，圖之二太相連於西北，合六九為十五。而書之六八抱一，而沈於北；二六懷七而立於西，非十五乎？圖之二少相連於東南，合七、八為十五。而書之二、四翼九而飛於南，四、八挾三而峙於東，非十五乎？」

河圖變洛書說

啟蒙曰：「河圖、洛書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也。」

胡庭芳曰：「三同二異者，居中者不可易矣。獨西、南二方之數相易，而東、北二方不易也。愚謂只易西、南二方者所以成其相克之義也。自二方既易，書皆右轉相克，北方一六水克西方二七火，西方二七火克南方四九金，南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東方三八木克中央五土，中五土復克北方水。若使東、北二方之數亦易，非但无相克之義，且於右轉之序紊其位次矣。」

見易曰：「易數奇生而偶成，為靜；偶生而奇成，為動。故偶遷而奇不遷也。河圖之數一六、三八

奇生而偶成，故水木相生。二七、四九偶生而奇成，故火金相克。相生，則靜而安；相克，則動而變。安則不交，變則交，是以四九陟乎南，二七降乎西也。洛書之數於金火陟降之際，安其奇而遷其偶。故曰：靜則依生而遠成，動則依成而遠生也。『洛書獨金火易位。蓋洛書以相克為義，金火不易，則无以相克矣。或云：一、三、五生數也，七、九成數也。生數不移而成數移也。以生數言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移而陰移也。按五行之理，莫剛於金，莫猛於火。金曰從革，不得火不成鋒銳之器。火曰炎上，不得金莫施鍛煉之功。他行之受克也，皆受克者之傷，金之受克也，獨資克者之利，火愈鍛，而金愈堅，是故惟金喜居火鄉，惟火利入金地，金火相戀，故相易也。今星家言丙火得祿於己，而庚金生其時，金之不畏火明矣。六月盛夏，火伏金生，火之不害金明矣。是以四時之序，皆取相生，獨夏秋之交，以金接火，不以相克為嫌也。』

火傳曰：『洛書所不變河圖者，一、三、五耳。以奇門按之，五為中，不為土也。惟一仍為水，二仍為木，此外无不變易。豈獨金火易位哉？陰符以後天卦位排作九宮，以離居九，以兌居七，則九屬火，七屬金矣。至於八，本水也，以乾居之，則六亦為金。四本金也，以巽居之，則四又為木。二本火也，以坤居之，則一且為上。八本木也，以艮居之，則八復為土。自一水坎、二木震外，餘行皆失其本位矣。所可解者，坤在木申間，仍藏有火。艮在丑寅間，仍藏有木。巽居辰巳間，仍藏有金。乾居戌亥間，仍藏有水。雖變猶有不盡變者也。若九之變火，七之變金，乃真變也。大抵遁甲之術，以木為主，以水為命，故皆不變。而最忌者，金最喜者火，故使金居火地，火入金鄉，二者相得而不相害，皆所以為木地也。』

總論

歸震川曰：「世儒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朱子謂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縱橫曲直，可謂精矣。吾謂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人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知，德通乎天。符瑞之生，出於創見。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宜然者。然曰『河出圖，洛出書』，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宮，千載之下，忽出於山人野客私相付授，固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无所不通，然有圖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是故圖、書不可以不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測度摹擬无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以至漢宋以來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何足辨也！」

今按，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本繼天生神物而言，是知圖、書者，聖人則以生著，非則以畫卦也。故前篇詳載河圖之數，以爲大衍之數所自始，若洛書，又河圖之證佐耳。易自易，著自著，聖人畫卦之時，只據所見陰陽奇偶之理爲兩儀，爲四象，爲八卦，以至重爲六十四卦，皆自然而成，不假安排。原非有見於圖、書，倣而爲之也。而圖、書所列陰陽奇偶之數，亦自然有兩儀，自然有四象，與聖心所見者適合。雖不列八卦，而八卦與六十四卦之理，固已具足於四象之中。以著演之，遂有四

千九十六卦之變，非著則卦不能變也。其曰易有四象，指聖人作易之有四象，而圖、書與之符也。圖、書爲生著而出。蓋造化所以通卦畫之變，而盡聖人之神耳。圖、書之數，盡於四象，而必牽合八卦者，迂也。朱子於河圖既拆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於洛書，則以四方之正爲乾、坤、坎、離，而以四隅之偏爲兌、震、巽、艮。以位數分配，亦如後世納卦之說。以文王八卦，納入洛書，硬與差排，殊無義理。蓋誤認易所有之四象，皆本於圖、書，不知易有易之四象，圖、書有圖、書之四象。圖、書之四象，七、八、九、六之數是也。聖人作易，祇是一奇一偶，於一奇上再加一奇一偶，於一偶上亦加一奇一偶，如是而成四象，何嘗用七、八、九、六之數哉？以七、八、九、六爲四象者，撰著所用也。卦爻之稱九、六者，後聖人因著之數老變而少不變，故以九、六爲三百八十四爻之通稱，取其爻爻皆可變耳。是則圖、書爲著而出，九、六因著而稱也。

附五行論

劉雲莊曰：「水陰也，生於天一，火陽也，生於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若木則陽之暢達，金則陰之收斂，有定質矣。故木屬陽，其行於春，亦陽；金屬陰，行於秋者，亦陰，與水火有不同也。」

沈全昌曰：「金生水，木生火，相接而生，无待於土。至於水生木，火生金，皆有土在中。水之精

氣行乎上而生木，火之精氣行乎上而生金，此所謂氣化者也。木之生火，金之生水，无待於上者，所謂形化者也。」人知流行之相生，以土而濟，不知對待之相克，亦以土而不害也。如水克火，中有五，則顯火而克水；水不害火，土亦不害水。金克木，中有五，則顯木而制金；金不害木，木亦不害土。火克金，木克土，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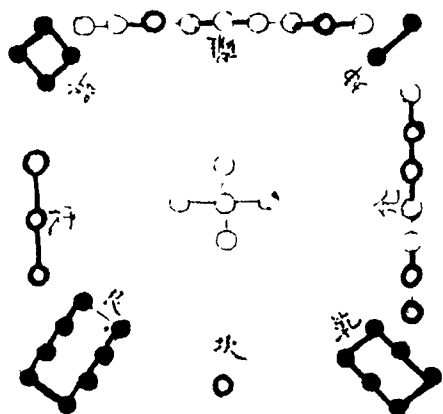
見易曰：「人知圖順行以次相生，不知書亦順行相生，逆行乃相克耳。順生至南離，則火克金，不能生矣，故位坤土於火金之間。顯母以生其子，使火不克金，而轉生金，是裁造化之太過也。逆行相克至東震，則木受水生，无以克也，故位艮土於木水之間。奉君以制其臣，使木得克上而轉克水，是補造化之不及也。」土寄旺於四季，非丑未辰戌之說也，其在丑與寅、未與申之交乎，一年交際之間，在季夏、孟秋。兩年交際之間，在季冬、孟春。邵子所謂交際之會也。而皆有土，土者，所以為交際者也。萬物之出機，於季夏、孟秋之間而止，萬物之入機，於季冬、孟春之間而止，而皆有土。土者，所以成出入之機者也，是以後天卦位，皆本諸洛書之位數也。」水火一日不交，則天地之生機息矣。然非土與和合則不交。今阜家既曰丙戌生在寅，又曰水土長生在申。觀後天卦位，坤居申方，離火正熾，而申宮之土與水並生，是故火不至於太燥，則土以水氣暗與火交，而火不知也。艮居寅方，坎水猶旺，而寅宮之火與土並生，是故水不至太寒，則土以火氣暗與水交，而水不知也。水不寒而物生，火不燥而物成，皆土之為也。」

象數解

王巽卿曰：「天地之數止有五，其六、七、八、九、十皆因五而得數，以配上五者而已。曰五、曰十，則數也。五為陽，十為陰，陰陽，氣也。五為奇，十為偶，奇偶，象也。」數无偶，象无奇，如二、四、六、八、十，偶也，而二之前有一則已成三矣。自二而十，數之皆然，故曰數无偶，非奇不行。天地間事物物有對，有待，然後成象。有陰斯有陽之象，有陽始有陰之象，獨則不成象矣。故曰：「象无奇，非偶不立。」「易之著七七四十九，奇也。奇則數也。數非奇不行，故易言著，曰：大衍之數，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八八六十四，偶也，偶則象也。象非偶不立，故易言卦曰：設卦以觀象，曰八卦以象告。」

今按，象者，聖人所畫之奇偶是也。數者，圖中所具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象列而數存，數著而象寓，二者適相因也。聖人揲著用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蓋象惟奇偶，重之盡於六十四卦。數有九、六，其變至於四千九十六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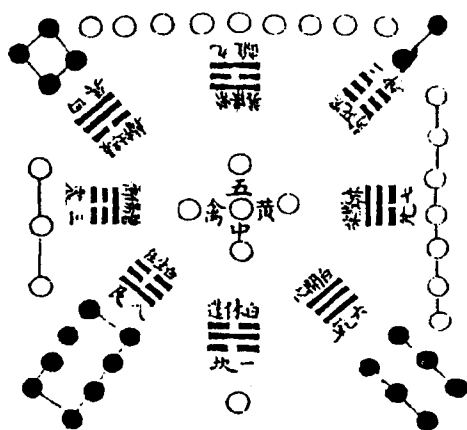
附 後 天 納 卦 圖



今術士家皆用此圖，以後天八卦納入洛書。九宮坎居一宮，坤居二宮，震居三宮，巽居四宮。惟虛中五不納。乾居六宮，兌居七宮，艮居八宮，離居九宮。謂之九宮、八卦。奇門則乾、坎、艮三宮為吉，中五則八，神不敢臨，所謂遊三、避五也。其曰一宮、二宮，就龜書點畫多少而稱，硬納後天八卦於中。

今按，諸儒欲以先天八卦配河圖之數，拆四方之合，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為兌、震、巽、艮。即倣此圖為之也。術士穿鑿，豈古聖人之學乎？

附奇門遁甲用後天圖



奇門用後天論

火傳曰：「吾觀奇門遁甲之說，而知後天卦位，聖人之好生而惡殺也。木居東震為生，八卦皆以護生。庚居西兌為殺，八卦皆以制殺，故遁甲本河圖而用洛書，一依文王之卦位也。夫甲為干首，何以云遁？畏庚而遁也。河圖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也。洛書除十不用，於北一之水，東三之木，皆仍其舊。而移西九之金於南，移南七之火於西，金火易位，使金伏火地，火入金鄉，所以柔庚之火也。庚藉坤土以生，當其生之即以制之，以六居西北為乾金，六本水也，庚賴乾金為輔，陽為輔之，陰以泄之，是其泄制之法，早用之於父母胎性之內矣。北一之坎水，甲之恩地也。東北之八，本震宮也，艮土居之，以兵衛弟，妨其市恩於仇也。東南之四本兌宮也，巽木居之，以妹嫁仇；伺其陰謀於室也，於是

離火得位於正南，而甲始安，居東三以稱帝，斯庚无能為矣。陰符曰：甲以乙妹妻庚，以丙男丁女禦庚，稱為三奇。今由後天卦位按之，則卦卦皆奇也，奇門以離為景門，甲所仰也。坎為休門，甲所養也。乾方為甲木之生地，而曰開門。巽方為庚金之生地，而曰杜門。易稱亥己為天門地戶，開天門，塞地戶，義嚴矣哉。艮方為甲木之得祿，而曰生門；坤方為庚金之得祿，而曰死門。凡所以奉甲而備庚者，詳且盡矣。兌口驚門，驚防己者之衆也。震曰傷門，蓋甲以傷害之慮，終其身也。故甲始終遜也。即以九色星徵之，三碧四綠，震巽之本色也。兌七為赤，則非金之色，而火之色矣。金固白色也，其星最吉，不以予兌，而以予乾、坎、艮三宮。然猶以乾艮兩宮者為白奸。以乾宮暗藏有戌之金，艮宮暗藏有丑之金。蓋畏庚如虎，防之不遺餘力耳。吾因陰符之說，合諸後天之卦位，而知其道可以養生，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可以行兵，而區區傳為握奇陣法，猶其一端者耳。」

筮

法 筮儀載本義前不更具

朱子謂：「程子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毫欠缺。只於易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子只說一理。故解易只宜以卜筮為主，就象數上，義理自明。」

自陳希夷以先天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大明。朱子謂經世是推步之法，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祇是加一倍，節節推去。易則卜筮，故自有異。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言伏羲生蓍以用易也。其曰：「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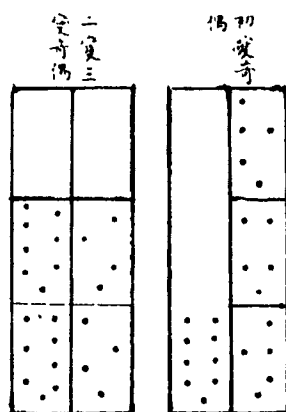
神物，聖人則之。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故再扚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此教人以揲蓍之法也。

劉雲莊曰：「蓍之數七，七七而四十九。卦之數八，八八而六十四。七數奇，故其德圓而神。八數偶，故其德方以知。以是知卦不自變，因蓍而後變，此四十九蓍必言用者，有蓍之用，乃可以用卦也。乾坤用，為諸卦陰陽之通例，亦因蓍而後有用耳。若有卦而无蓍，何以通其變而為事哉？」

沈氏筆談云：「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皆有所從來也。凡歸除之數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一有八。多坤也，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歷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再扚而後掛也。』禹錫又自言揲法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一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朱子謂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扚，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耳。」

著變奇偶圖



初變不去掛一得
五者三得九方一
若去掛一則五方
為四九者為八
再變三變不去掛
一得四方二得八
者二

本義謂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胡玉齋曰：「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法，故曰奇者三。初揲而可得九者，只有此一法，故曰偶者一也。」

本義謂：「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四之半焉。變餘策，與二變同。」

胡玉齋曰：「足一變、一變得四者，有此二法。得八者有此二法。故曰奇偶各得二也。」總計善變得爻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三。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二十有八。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有三。偶為老陰者凡四。聖人畫卦，奇偶相生而成卦六十四。善掛奇偶二變而成爻，其數亦六十四，自然符合。

本義謂掛扚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扚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為老陽，其畫為☰，所謂重也。掛扚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為少陰，其畫為☶，所謂拆也。掛扚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為少陽，其畫為☴，所謂單也。掛扚三偶合三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為老陰，其畫為☷，所謂交也。

胡玉齋曰：「此皆以初變言。初變去掛一計之，則五者為四而奇，九者為八而偶。二變、三變不去掛一，自為四、為八也。」

按，四為奇，八為偶者，蓋揲之以四，一四為奇，二四為偶耳。

通釋曰：「一、一為陰陽之畫。九、六、七、八為紀畫之名，得九、七皆當畫為一；得六、八皆當畫為二。易止用九、六，而善策有四數，莫適為主。善之神在變，故得九者，本卦宜畫為一，之卦畫為二。得六者，本卦宜畫為一，之卦畫為一。非一、一者，七、八之可得而專，九、六必待變為七、八，而後可畫也。」胡玉齋曰：「揲善逐爻，各有老少之數，觀其變與不變以為占。而易由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故有不同。」

敬蒙曰：「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二。言老陽之數，其變十有二樣也。掛扚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積三三之數，則為九。過揲之數十有六，以（數）（四）約之（二），亦得九焉。掛扚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一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三也，即四象居一含九之數也。」

「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二十有八。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樣也。掛扚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為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為二者，一。各二二二二之數則為八。過揲之數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扚除一，四其四也，自十二而進四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十六而退四也，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言少陽之數，其變凡二十樣也。掛扚之數十有

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而一分之為二者，二，為一者，一。各二二二之數則為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扚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一者而進四也。即四象少陽居含七之數也。」

「三偶為老陰者四。言老陰之數，其變凡四樣也。掛扚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為二十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三。積三三之數，則為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扚過揲，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按老陽一，老陰四，少陽二，少陰一，合六十有四，卦數也。老陽十二，少陽一十，合三十二，陽也。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合一十二，陰也。然二老共得十六，為乾坤之象，二八也。一少共得四十八，為六子之象，六八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經曰：再扚而後掛。言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扚也，掛再揲，再扚，而當五歲。以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扚，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為六扚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誤矣。」黃瑞節曰：「第二變，三變不掛，則十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也。」蔡元定曰：「五十之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為奇者，為偶者。是大三、地二，自然之數。」

按，奇偶二者，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為奇。餘四者，為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

者，亦為偶。故云奇三而偶二，奇有三法，偶有二法也。

又曰：「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扚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扚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扚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扚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扚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其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為貴者也。」

又曰：「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二。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扚，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扚，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

胡玉齋曰：「老陽掛扚十二，老陰掛扚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十二也。自老陽變為少陰，以其掛扚十二，進一四為少陰之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為少陰之三十二。自老陰變為少陽，以其掛扚二十四，退一四則為少陽之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為少陽之二十八。二老進退以四，而成二少如此。」

按，邵子謂「去三而用九，去四而用八，去五而用七，去六而用六」。蓋蓍之用四十八，以四約之，

四其十一，為四十八也。十二去一者，去一四之十二。用九者，用九四之二十六也。去四用八，去五用七，去六用六，是去其四四之十六，五四之二十，六四之二十四。而用八四之三十二，七四之二十八，六四之二十四也。是用過揲之數，而不用掛扚之數也。若據朱子謂為約數之法，以簡御繁，以寡制衆，蓋以老陽之十二，御二十六；以少陰之十六，御三十二；以少陽之二十，御二十八；以老陰之二十四，御十四。然老陰掛扚過揲之數，繁簡實均，又何以御焉？

今按，以大傳所稱乾坤之策稽之，為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所用者，過揲之策也。既以乾坤過揲之策，當三百六十日之期，而以歸奇之數象閏，則正用過揲，而餘用歸奇，可知矣。揲有餘著，猶歲有餘日，歸奇之扚，猶言歸餘於閏也。若不用過揲，而專用掛扚，是舍正而取餘也。且朱子以河圖四象所居之位一、二、三、四當掛扚，所含之數六、七、八、九當過揲。夫一、二、三、四，生數也。六、七、八、九，成數也。生數不用而用成數，朱子所以解圖數者詳矣。今以掛扚為數之母，過揲為數之子，何如以掛扚擬生數，以過揲擬成數耶！朱子所據者，祇是天圓徑一而圍三，地方徑二而圍四。奇用其全，偶用其半。凡掛扚得奇者，於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為圍。三而用其全，是一之中復有三也。得偶者於八策之中去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為圍。四而用其半，是二之中又有二也。以此合參天兩地之義，未免費於詞說，不如邵子之直捷矣。

卦定圖

伏羲氏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
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飛䷾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順䷐ 屯䷂ 震䷲ 明䷔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過䷽

晉䷢ 萃䷬

觀䷓

遯䷠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

兌䷹ 睽䷥ 中䷗

需䷄ 大䷍

壯䷗

凡三陰二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地獄

泰

賁

既

豐

噬

隨

益

蠱

井

困

渙

旅

漸

否

咸

旅

泰

井

恒

隨

噬

益

賁

損

䷶ 豐

䷻ 節 ䷨ 損

䷵ 睽

䷊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東

二陰二陽
四之見前

䷍ 大 ䷄ 需 ䷗ 壯

䷋ 睽 ䷥ 兌

䷆ 中

䷝ 離 ䷰ 革

䷤ 家人

䷘ 无妄

䷱ 鼎 ䷛ 過

䷧ 巽

䷌ 訟

䷉ 遯

䷦ 萃 ䷗ 晉 ䷢ 觀

䷔ 夬 ䷊ 艮

復

師

謙

豫

比
利

姤

同人

履

畜

大有
小畜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決剝而來一陰一陽
圖已見前

夷明
臨

震

屯
頤

升

解

坎

過小

卦變例說

程子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乾

坤

統三畫下坤三畫上曰泰卦辭曰小往大來。

䷗ 三畫下 ䷗ 三畫上 曰 否 卦辭曰 大往小來

䷗ 上重來，坤上重往，曰咸卦，辭曰：亨而剛下。

初重系統初重往曰恒卦辭曰剛上而柔下。

統上畫末中畫往曰周卦辭曰剛掩也補上焉

艮為坎中之九二也
 坤中重未乾初重佳曰辨卦辭
 曰集乎水而上水

乾上重來坤初畫往曰隨卦也。曰剛來而下柔。

坤上畫來乾初重往曰遷卦辭曰剛上而示下。

乾中畫來，坤上畫往曰旅卦。辭曰：柔得中而順乎

初畫來乾中畫往曰豐。豐之義不用卦變。

乾中畫來坤中畫往曰來往卦。辭曰亨。示得中也。

中書太僕寺卿
六五


既濟卦
曰：初吉，終得中。


也。卦中其來者六二。○


[illegible]


上言來而天言剛上而大言重言試小言有美言同是言異位言往有功言


[illegible]

 初。重來。統上。重往。曰歸妹。卦辭曰。无攸利。柔乘

 中。重來。統上。重往。曰歸妹。卦辭曰。剛柔而不窮。柔

 中。重來。統上。重往。曰歸妹。卦辭曰。剛柔合而剛得


 初。重來。統上。重往。曰歸妹。卦辭曰。剛柔合而剛得


 初。重來。統上。重往。曰歸妹。卦辭曰。剛柔合而剛得


右三陰三陽之卦二十。而皆有往來上下之義。惟

之皆從統上往來者。


此外獨有四陽之卦三。


 卦辭曰。剛來而得中。

 卦辭曰。剛上而尚賢。

 卦辭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從統上

四陰之卦二。

 卦辭曰。示進而上行。

 卦辭曰。示以時升。皆從統上生者也。自餘无取

右係皆江何玄子依程子說推其意為之圖。然於四
陽之卦曰皆從統上生。四陰之卦曰皆從統上生。義殊難
通。

朱子云：「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說，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謂賁卦自泰卦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為賁之理？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復相生，无所不可。」

陳器之曰：「伊川正是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易中言卦變者，多是三陰三陽，凡遇三陽三陰之卦，其說皆順。或非三畫等者，則推之不通。蓋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或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

董叔重曰：「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卦中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義，以兩體言皆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

胡庭芳曰：「按彖辭中，本義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其所釋自訟晉與此圖同，外餘皆不合。如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蓋圖雖因彖傳而作，而卦變則无所不通耳。嘗考此圖之變，各生於兩卦，凡陽爻變陰，則陽自下而上往居陰位，陰自上而下往居陽位，如復變師，復初陽上為師之二，復二陰下為師之初之類是也。凡陰爻變陽，則陰自下而上往居陽位，陽自上而下往居陰位。如姤變同人，姤初陰上為同人之

二，姤二陽下為同人之初之類是也。此圖變法，又自是一例。不過陰、陽爻移上換下，與初九變為初爻之八，初六變為初爻之七者，其例不同。要之卜筮所用，必八、九、六、七之變，如啟蒙三十二圖變例乃為備也。」

錢子宜曰：「朱子本義以卦變釋十四卦之彖傳，所謂變，乃是就卦之曰上、曰下、曰來、曰進、曰升、曰得位，而謂之變，與撰著求卦陽變陰、陰變陽者不同。程子謂卦之變皆自乾坤來，朱子譏其於三陽、三陰之卦可通，而陰陽多寡者不可通，是矣。然其自為說，則泥以剛柔之切近者為變，是亦有不可通處。竊謂六十四卦已成之後，陰陽之畫，參差不齊，秩然可見。演易聖人於其中，或專指一剛一柔之上下，或專指其一爻之得位，而加以曰來、曰進、曰上、曰升之辭，隨時取義，而實无一定之例；未可執一端之說以律之也。」

問易曰：「按，訟自遯來者，以遯下卦二之陰，往居於三。三之陽來居於二。故曰剛來而得中。晉自觀來者，以觀上卦五之陽，退居於四；四之陰進居於五，故曰柔進而上行。此合於圖變者也。泰自歸妹來者，以歸妹下卦三之陰，往居於四；上卦四之陽，來居於三也。故曰小往大來。否自漸來者，以漸下卦三之陽，往居於四；上卦四之陰來居於三也。故曰：大往小來。蹇自小過來者，以小過上卦四之陽，進居於五而得中，故曰往得中也。解自升來者，以升下卦三之陽往居於四，而人坤體。故曰：往得衆也。升自解來者，以解下卦三之陰，上居於四。故曰柔以時升。鼎自巽來者，以巽上卦四之陰，上居於五。故亦曰：柔進而上行。渙自漸來者，以漸下卦三之陽，來居於二；二之陰往居於三。故曰：剛

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柔得位，指四也；上同，指三也。无妄自訟變者，以訟下卦二之陽來居於初。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大畜自需來者，以需上卦五之剛進居於上。故曰：剛上而尚賢。咸自旅來者，以旅上卦五之陰進居於上；六之陽退居於五。故曰：柔上而剛下也。恒自豐來者，以豐下卦二之陰退居於初；初之陽進居於二。故曰：剛上而柔下也。此皆從一卦變來者，或就兩體中互相往來，或於一體中自為進退以成一卦。惟是賁卦之變，合兩卦以明之。隨與蠱、睽之變，合三卦以明之。賁自損來者，以損下卦三之柔來居於二，二之剛上居於三。故曰：柔來而文剛。自既濟來者，以既濟五之剛進居於上；上之柔退居於五。故曰：分剛上而文柔。隨自困來者，以困下卦二之陽來居於初。自噬嗑來者，以噬嗑上卦上之陽，來居於五。自未濟來者，兼之。以未濟上卦，即噬嗑之上卦。未濟下卦，即困下卦。皆有以剛下柔之義。故曰：剛來而下柔。蠱自賁來者，以賁下卦初之陽進居於二。自井來者，以井上卦五之陽，進居於上。自既濟來者，兼之。以既濟下卦，即賁之下卦。既濟上卦，即井之上卦也。皆有剛上柔下之義，故曰：剛來而下柔。睽自離來者，以離下卦二之柔進居於三。自中孚來者，以中孚上卦四之柔，進而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家人之下卦，即離下卦。家人之上卦，即中孚上卦也。皆有柔進之義，故曰：柔進而上行。其卦或下體不動，以上體變而成，或上體不動，以下體變而成；或合上下二體俱變而成。蓋其觀玩之精，愈推愈出。偶以十九卦見例，以明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於四卦更詳言之，又示變法无窮之一端也。朱子亦自謂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如此，以見卦變之妙。學者謂其與圖不合，不知其隨意拈出，又成一義，不必有合於圖。若合三十二卦互對反易圖盡觀，而後知其皆

合也。」

今按，彖傳卦變之說，程朱異議。程子以卦變皆自乾坤來，而開古註實自泰來之說。然據其以乾坤彼此互易，所謂乾坤者，皆三畫之乾坤，即泰否卦中所分爲上下兩體之乾坤也。其論實卦之變，謂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下乾上坤，非泰而何？朱子謂依程子變法，則於四陰四陽之卦難通。如无妄，剛自外來一句費解矣。朱子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三爻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爻挨上去。凡朱子卦變之說，皆於爻位移下挨上，以此爲通例。夫晉自觀來，柔進而上行，訟自遯來，剛來而得中。曰上、曰來是矣。若无妄自訟來，初剛自訟二移下，只在內卦移動，而有外內之分。愚當疑之。卦以上體爲外，下體爲內，一體之中，可言上下，未可分外內也。惟比卦以四比五，謂之外比，則謂下爻內、上爻外亦可。何玄子依程子說作卦變圖，以乾坤爲主。看來所謂乾坤者，皆否泰也。非否泰，則乾坤何以有上下往來？若來矣鮮特主反對之說，以一卦顛倒而成爲上下往來之義，其說頗順，但賁與噬嗑反對，初、上皆陽，二、五皆陰，殊无往來之義。乃以賁之六二，來自噬嗑之六五，而噬嗑之初分爲賁之上九，則牽強不通甚矣。且既云文剛文柔，必先有純剛純柔之體，而後用柔與剛來文之也。古註謂實自泰來，復何疑哉！愚觀卦變之說，雖非作易本旨，孔子就卦畫推出此義，特於彖傳中十九卦見例。固知卦卦皆變也。朱子用互換之說，以通其義，明爲卦變，非著變也。本以乾坤爲主，剛柔互換而成六十四卦，如一爻互換，則爲一陰、一陽之卦，朱子謂自姤復來者是也。兩爻互換，則爲二陰、二陽之卦，朱子謂自臨遯來

者是也。三爻互換，則爲三陰、三陽之卦，朱子謂自泰否來者是也。四陰四陽，朱子謂自壯觀來，猶之兩爻之互換也。五陰五陽，朱子謂自夬剝來，猶之一爻之互換也。凡其互換，皆自下始，故特舉先成之卦爲言。泰否既成，乾坤中分，此後之乾坤即泰否上下兩體之乾坤，於是三陰三陽之卦，各由泰否以變其變也。祇各就一卦之中上下互換，不能如前此以兩卦互換也。蓋陰陽之畫，各極於三，兩卦之陰陽既均，若更有互換，則此四而彼二矣。凡三陰、三陽之卦，以一爻互換，則爲四陰四陽，仍前之二陰、二陽也。四陰、四陽之卦以一爻互換，則爲五陰、五陽，仍前之一陰、一陽也。五陰、五陽之卦以一爻互換，則仍爲乾坤矣。是故自泰否來之二十卦，祇取一卦中互換而成也。

凡泰否互換之卦，以彖傳考之，否以初、上兩爻互換，而成隨，曰剛來而下柔，謂乾上之剛，下居於坤初，下爲動，上爲說也。泰以初、上兩爻互換，而成蠱，曰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剛上而爲止，坤之柔下而爲巽也。否以初、五兩爻互換，而成噬嗑，曰剛柔分。於乾三剛分一剛以下而爲動。於坤三柔分一柔以上而爲明也。又申之曰：柔得中，而上行，言柔之上而居五也。泰以二、上兩爻互換而成賁，曰柔來者，以坤上六之柔來於乾中爻也。曰分剛上者，於下卦之乾剛，分一剛以居坤上也。否以三、上兩爻互換而成咸，曰柔上而剛下。蓋以坤三之柔上而爲說，以乾上之剛下而爲止也。泰以初、四兩爻互換而成恒，曰剛上柔下。蓋以乾初之剛，上居四而爲動；以坤四之柔，下居初而爲巽也。泰以三、上兩爻互換而爲損。損下卦乾三之剛以益坤上，故曰損下益上。否以初、四兩爻互換而爲益。損上卦乾四之剛以益坤初，故曰損上益下。否以二、上兩爻互換而成困，上卦乾兩剛爲一柔所

掩而爲兌；下卦坤二柔共掩一剛而爲險，故曰：柔掩剛也。泰以初、五兩爻交換而成井。下卦乾初之剛本非得中，上居坤五而得中位，故曰：乃以剛中也。否以三、四兩爻交換而成漸，乾四之剛下居於三而爲艮；坤三之柔上居於四而爲巽，皆得正位。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泰以三、四兩爻交換而成歸妹，坤四之柔下居於三而爲兌；乾三之剛上居於四而爲震，皆失其正位，故曰位不當也。泰以二、四互換而爲豐，坤四之柔下居二而爲明，乾二之剛上居四而爲動。否以三、五互換而成旅，坤三之柔上居五而爲明，乾五之剛下居三而爲止。彖傳於二卦不取卦變，一則曰明以動，一則曰止而麗乎明而已。否以二、四互換而成渙，乾四之剛來居二而爲坎，坤三之柔上居四而爲巽，得巽之正位，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泰以三、五兩爻交換而爲節，下卦乾三剛分一剛以上居於五而爲坎，上卦坤三柔分一柔，以下居於三，而爲兌，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中謂五位。凡言剛得中者，其先剛本不中，互換之而得中也。泰以二、五互換而成既濟，坤柔下居於二，乾剛上居於五，得坎離之正位，故曰：剛柔正而位當也。否以二、五互換而得未濟，坤柔上居於五，乾剛下居於二，二、五皆不當位，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於未濟曰：柔得中也。夫柔不當位而得中，指五而言；則剛得中而不當位之爲二，不必言矣。據此，謂三陰三陽之卦，自泰否來，於彖傳卦變之說，无不可通。本義既已載諸前圖，至釋卦別云自某卦來；或有云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者，何也？在朱子以爲足見變法之无窮，然終未免於蛇足矣。

四陰四陽之卦，有於一卦兩體互換者，有於一體中自相互換者，而一體互換者居多。要必以臨遯爲二

陰、二陽之本，以壯觀爲四陰、四陽之本。然臨與觀反對，遯與壯反對，卦畫相等，故可互用。如觀以初、上兩爻互換而成屯，臨以初、上兩爻互換而成蒙，壯以二、五兩爻互換而成革，遯以二、五兩爻互換而成鼎。三卦皆不舉卦變，惟鼎曰柔進而上行。遯以初、四兩爻互換而成家人，壯以三、上兩爻互換而成睽，觀以三、上兩爻互換而成蹇。蹇自二以上皆當位，而二、五得位而居中，故曰往得中也；又曰當位貞吉。臨以初、四兩爻互換而成解。初剛上居於四也。本義曰：坤爲衆，九四入坤體，爲往得衆也。此一卦兩體互換之例也。如觀以四、上兩爻互換而成萃，臨以初、三兩爻互換而爲升，觀以四、五二爻互換而成晉，四柔進居於五，故曰：柔進而上行。臨以二、三兩爻互換而成明夷，壯以五、四兩爻互換而成需。剛自四上居於五，故曰位乎天位。遯以三、二兩爻互換而成訟，剛自三下居於二，故曰剛來而得中。壯以四、上互換爲大畜，剛自四上居於上，故曰剛上。遯以初、三兩爻互換爲无妄，剛自三來居於初，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此一體自相互互換之例也。一卦之中，以上體爲外，下體爲內。一體之中，以上爻爲外，下爻爲內。本義謂无妄初剛自訟二爻移下。吾謂自遯三爻換來亦可。惟睽曰：柔進而上行，似由无妄二、五互換而成，而自大壯來者不合。升曰：柔以時升。本義謂自解來，則以解之三、四互換而成，而自臨來者不合。要須用一爻互換。若本義有謂上自某卦來，下自某卦，又自某卦來兼之，則鑿甚矣。總之，卦變難以執一，朱子所謂用意推說，但期於象傳不悖耳。又按，頤、大過、中孚、小過亦四陽、四陰爲四正卦，與乾、坤、坎、離俱爲不變之卦。雖可以互換而成，然在所不必也。

又按，泰否兩卦彼此互換，亦可爲四陰四陽之卦。以初爻互換，爲无妄與升；以二爻互換，爲訟與明夷；以三爻互換，爲臨遯；以四爻互換，爲壯觀；以五爻互換，爲需晉；以上爻互換，爲萃與大畜。而彖傳於无妄曰：剛自外來，晉曰柔進而上行，訟曰剛來而得中，大畜曰剛上而尚賢。其於卦變之說，皆未有悖。然則卦變之法，隨意取用，无所不可，安可執一端爲定法哉？

大抵就一卦中，一上一下以互換者，繫傳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就兩卦中，一彼一此以互換者，繫傳所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也。相易者，是直看。相推者，是橫看。程朱兩家之卦變，祇是直看。彖傳所言之卦變，似兼橫看；不惟橫看，抑且倒看。蓋聖人觀玩之精，左之右之，顛之倒之，无不可以取義。是故反對之義，亦時在所取，要无一定法也。

啟蒙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黃瑞節曰：「所謂初末、上下、前後，朱子借此以起例耳，非卦有初末、上下、前後也。如得初卦者，以初為初；得末卦者，又以末為初矣。逆而觀之也。又如前三十二卦，以前為前；後三十二卦，又以後為前矣。覆而觀之，此三十二圖，所以反復為六十四圖也。」

胡玉齋曰：「三十二圖，初終、上下，各主首末兩卦，為本卦。反復變易，隨所遇老陽、老陰，一變為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皆在六十四卦所變之中。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如得乾者，自姤初六，至坤上六之類是也。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如得坤者，自復初九至乾上九之類是也。後皆倣此。三十二卦前後者，如乾自姤至恒，坤自復至益，為三十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辭。如乾自益至坤，坤自恒至乾，為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爻辭。」

見易曰：「啟蒙卦變與本義有異。茲載乾坤互對圖見例。以乾為本卦，一爻變六卦，二爻變十五卦，三爻變二十卦，四爻變十五卦，五爻變六卦，六爻變只一卦，為坤。自坤反觀亦復如是。諸卦皆然。要即本義卦變之序，特反復成圖，使易覽耳。其法條理精密，使乾坤六子各相對不亂，而占則有三十二卦以前、三十二卦以後之別。本義謂伏義有伏義之易，文王、周公、有文王、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此則朱子之易也。」

附六十四卦互對互易三十二卦例 圖不具載

乾坤	姤復	同師	履謙	畜小 豫
大有	夬剥	遯臨	訟明 夷	巽震
鼎屯	過頤	无妄 升	家人 解	離坎
革蒙	孚中 過小	睽蹇	兌艮	畜大 萃
需晉	壯大 觀	否泰	漸歸 妹	旅節
咸損	渙豐	未濟 既濟	困賁	蠱隨
井噬 嗑	恒益			

胡玉齋曰：「三十二圖反復其變，悉如乾坤二卦變圖例。每圖各以第一卦為本卦，順變將去，如乾之變至於坤。反之，則又以末一卦為本卦，逆變轉來，如坤之變至於乾。一順一逆，遂以兩卦為本卦，而成兩圖。合三十二圖，反復為六十四圖，然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於乾坤卦變，只以第一圖觀之可見也。」

朱子云：「變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辭。凡一爻、兩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四爻、五爻、六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後，此易辨也。惟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前，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占法雖占兩卦彖辭，而謂變在前十卦者，主貞；變在後十卦者，主悔。貞是本卦，悔是變卦。故概以三十二卦前、後言之。」

今按，前十卦主貞，自初、二、三變，以至初、五、上變，凡有初者，爲前十卦，雖有悔，而以貞爲主。後十卦主悔，自二、三、四變以至四、五、上變，凡无初者，爲後十卦，雖有貞，而以悔爲主。

變占考

啟蒙曰：「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獨於乾坤二卦言之，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陰純陽之卦也。」歐陽永叔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辨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胡玉齋曰：「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說七、八常多者，以其或奇或偶之不齊，故易遇也；九、六常少者，以老陽必三奇，老陰必三偶，故難遇也。三變皆掛，則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為易遇；老陽十二為難遇。若後二變不掛，則老陽二十七遇之易矣。」

啟蒙曰：「一爻變，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閔公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閔公二年，桓公筮成季遇大有之乾，僖公二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筮勤王，遇大有之睽，襄公十五年，崔杼筮棠姜，遇困之大過，昭公五年，莊叔筮穆子，遇明夷之謙，皆以兩卦之變爻言。然昭公十二年，南蒯筮遇坤之比，哀公九年，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乃止用本卦之變爻，而不及之卦。則所用變爻亦不定。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按，陳搏為宋太祖占，亦旁及諸爻與卦體。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下爻為主。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為主。」

三爻變，以本卦及之卦彖辭占及卦體，以卦體平分故也。啟蒙但云占本、之卦彖辭。按晉語晉公子筮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舉利建侯為言，此以兩卦彖辭及卦體占者。然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占，亦三爻變，乃引當時占書，而不舉易象。

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仍宜先觀本卦二不變爻，然後看之卦二不變爻。

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仍先觀本卦一不變爻，然後以之卦一不變爻為主。按左傳襄公九年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晉語董因為晉文公筮，得泰之八，皆不用不變爻，而主卦彖。

六爻盡變，則占之卦彖辭，併內外兩體。乾坤則占二用。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併上下兩體，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按左傳昭公七年，孔成子筮立元，遇屯不變，曰元亨，利建侯。此舉彖為占者。然桓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晉筮遇復；僖公十五年秦伐晉，筮遇蠱，皆不舉卦彖。孔成子筮立繫遇屯之否，史朝舉卦彖曰：「元亨。」則六爻不變者，不專以卦彖占；而一爻變者，反得舉卦彖也。

今按，國語、左傳稱八者，凡三見。董因為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謂初、二、三以九變八，而四、五、上陰爻不變，故曰泰之八也。凡七、八皆不變，此言不變者，八也，非七也，則是下三爻為九者皆變，而上三爻為八者不變。文公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也，在兩卦皆為八，故云皆八。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朱子

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定者一，故以爲占曰：遇艮之八。

筮變而有之卦者，宜畫兩卦，一爲本卦，一爲之卦。如陳侯筮得觀之否，史曰：坤，土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必先畫本卦三三，有巽，坤乃有風、有土之象。次畫之卦三三，自巽、坤變乾、坤，有風爲天於土之象，有天光之象，互體以視二三四爲艮，有山之象；三四五爲巽，有山材之象。

凡稱八者，皆主不變爻爲言。七、八皆不變，今所指不變者皆八，而非七也。艮之八者，惟一爻不變，在下卦之二。泰之八者，三爻不變，俱在上卦，或云一爻不變在上卦之五，故但云之八。貞屯悔豫皆八，是二、三、上不變，則涉上、下兩卦而言。下卦之二爻與三爻不變者，八也。上卦之上爻不變者，亦八也。謂上下兩卦之不變者，皆八而非七也，以別於上卦得八，而下卦或否；下卦得八，而上卦或否之例也。即使他占得八，而凡涉上、下兩卦則亦云皆八矣。貞屯悔豫爲一句；皆八，爲一句。

太古王氏謂占彖辭者，爲六爻不變而設，既有變爻，則占爻辭矣。一爻變，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二爻變，則以下爻爲貞，上爻爲悔。三爻、四、五爻以至六爻皆變，俱以先變爻爲貞，最後變者爲悔。隨變爻多寡消息之，不占彖辭及不變爻辭也。

韓苑洛曰：「七占古法，不傳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如前。然猶有可疑者。如一、二爻主變爻，四、

五爻主不變爻，三爻變，主本之卦象。且占主乎變，一爻二爻變，占變爻，是矣。至於四爻、五爻變，而占不變爻辭，變爻反无所為，不惟不見用九、用六之意，以七陽之爻而附潛龍之九；八陰之爻，而附履霜之六，竊恐吉凶之應自不孚矣。又五爻之變，所爭者止一爻耳，尚不許以彖辭，至於三爻之變，反用彖辭。夫彖辭斷一卦之吉凶也，三爻才小成耳，豈可遽以彖辭當之哉？況前十卦嫌於六爻不變，後十卦嫌於六爻皆變，前後一、二、四、五皆用爻辭，而三爻獨用彖辭，亦有未安。余意除六爻變者，用之卦彖辭，餘皆用爻。除六爻不變者，占本卦彖辭，餘皆占變，庶九、六之占，各以類附，不違乎占變之說矣。又二爻變主上爻，四爻變主下爻，且貞悔初无定在，以六爻言，則下三爻為貞，上三爻為悔。以四爻言，則下二爻為貞，上二爻為悔，本卦為貞，之卦為悔。當以類相從，變在前三十二圖，占本卦；在後三十二圖，占之卦是矣。如二爻變，主上爻，是為貞變而占悔；四爻變，主下爻，是為悔變而占貞，愚意二爻變，占本卦變爻辭，仍以下爻為主。三爻變，前十卦，占本卦變爻辭；後十卦，占之卦變爻辭，從其兩。四爻變，占之卦變爻辭，主上二爻仍以上一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變爻辭占，從其三，餘皆如舊。」

今按，韓說四五爻變不宜占不變爻，三爻變不宜占彖辭，最是。但既云占主乎變，則變爻自初變以後，凡二變、三變、四變、五變以至六變，必有先已變之爻，與最後變之爻。其為先已變者，皆貞也；其為最後變者，則悔也。占主乎變，則占最後變一爻可也。且凡卦變，必以最後變之一爻而定所變之卦，是則最後變一爻，乃變卦之所以成卦也，焉得不占？朱子論二爻變，以上爻為主，亦云就其變之極處看，斯可以類推矣。今云二爻變，主下爻，是占其先已變之爻，非所謂貞乎？四爻變主上二爻，仍以上

一爻爲主，是又占其最後變之悔爻也。至三爻變，從其兩；五爻變，從其三，漫無所據，何以爲占？固不如王氏之說可宗也。

又按，大傳多言動、變。夫爻必動而後變，是動在變先也。然一爻變，變即其動者也。二爻、三爻以至四、五爻之變，必有動者始，占則最後變之一爻也。蓋以先變之爻已定，而最後變之爻甫動也，是動又在變後也。朱子云：五爻變，則以不變一爻爲動，既不變矣，何謂動乎？如左傳及近世火珠林法，惟占動爻。而焦贛祇占變爻所成之卦，不分動與變矣。

陸魯望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子以禮卜，其應如響。故占者精誠而已。君平卜筮蜀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關子明之占，必先人事，而後語卦，歸於典禮，用之以道，其善占者乎！」

見易曰：「易有理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卦。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與數，吉凶之機，造化之主也。造化无形，假象以昭其形；吉凶无迹，託占以著其迹。故義之所當爲而爲者，數之所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蔡九峰曰：『君子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悔，非義而占謂之欺，欺與悔皆不應也。」

火傳曰：「左氏占法各異，大抵占本卦變爻，與悔卦、互卦之象。或取悔卦之卦名爲言，亦有止占本

卦變爻，而不及悔卦者。或占本卦變爻辭，而更以卦體、卦象取義。是其法皆以本卦變爻辭為主。而於悔卦，隨其離合，取象生義，无一定之理，未有占悔卦之爻辭者也。獨穆姜遇艮之八為隨，艮五爻皆變，惟二爻遇少陰八，故不變。艮二爻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隨二爻辭曰：「繫小子，失丈夫。」此兩爻正合穆姜之棄位而殺，與必死不出之兆也。史舍貞悔卦爻，而舉悔卦之象，殆飾辭以媚姜也。姜自知之，故謝不敢當其不敢當者。隨之彖辭也。而所暗解者，貞悔之爻辭也。」左氏占法，或因其時，或因其地，或因其事，或因其德，皆无一定之論，要以不離乎貞者為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亦有觸幾以言者。今術士家小數，亦以觸幾而言者，多驗。大傳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心偶一靜虛，其幾如神，而況洗心藏密之知幾者乎！」

用九用六說

蒙引曰：「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為九，不為七；陰爻為六，不為八也。問：一、二、三、四、五皆數也，而獨用六、七、八、九，何也？曰：河圖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其體也；數，其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用處，易之用六、七、八、九，用其用也。占卦，如五爻皆九，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其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多也，八、六倣此。」

見易曰：「聖人於圖書上，只用得箇陰陽老少之數耳。又用老，而不用少，故繫辭直以九、六當陰陽，而不用七、八。老變而少不變，用九、六者，用陰陽之能變者也。六十四卦皆用九用六，而特於乾坤

見例耳。一與九俱為老陽，四與六俱為老陰，其不用一與四者，何也？蓋一、四生數也，六、九成數也。生數氣微，成數氣足，足則變矣。且一得五而為六，四得五而為九，陰陽相成，二太互用，非若一、四之專陰、專陽也。即以生數按之，一、三、五成九，是生數之陽，全乎九矣。二、四成六，是生數之陰，全乎六矣。故用九用六，自伏羲已然。伏羲畫卦，兼三而兩之，六也。八卦圓圖，三畫相對，合之六也。乾一與坤八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兌二與艮七對。其數九也。而相對之三畫，陽奇、陰偶合之亦九也。後天八卦，正對四卦，反對二十八卦，合三十六卦，亦陽應四九，陰應六六之數也。文王序卦上篇，乾、坤、坎、離、頤、大過正對六卦，反對十二卦，共十八卦。下篇中孚、小過正對二卦，反對十六卦，共十八卦，亦二六、二九之數也。豈惟蓍數用九六哉？「易以九為陽，以六為陰，六變七，喜陽之生也，故於復之辭志慶曰：『七日來復。』九變八，慮陰之來也，故於臨之辭示防曰：『八月有凶。』聖人雖兼用九、六，而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甚切矣。」

今按，蘇子瞻易解深闢九、六為老，七、八為少之說。謂陰陽均也，無所謂陽順數以七為少，九為老；陰逆數以八為少，六為老之理。舉唐一行之言，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二變與三變，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

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存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吾謂一行此說甚巧。然何以專舉餘數，其過揲之策，亦猶是也。策數老陽三十六，非四九耶？少陽二十八，非四七耶？老陰二十四，非四六耶？少陰三十二，非四八耶？豈非陰陽老少之數，定於七、八、九、六，而過揲歸奇，无往不得其合耶！且夫畫卦在先，生著在後，觀伏羲畫卦之序，先有四象而後有八卦。如一行說，則是先有八卦而後定四象也，豈其然乎？子瞻自言於易未通數學，故於陽進陰退、陽順陰逆之說，昧而不解。今夫支干之術，凡陽干順數，陰干逆數。奇門之學，冬至陽生，起坎宮，順數；夏至陰生，起離宮，逆數。此雖小道，然依是以推測皆驗，反是則謬。陽順陰逆，亦足據矣。其云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陰猶陽也。毋論子午非稚，巳亥非壯，即如所云陽稚於子，而壯於巳，由內而舒於外也，故謂之順陰；稚於午，而壯於亥，由外而斂諸內也，故謂之逆。子瞻當未見先天圖耳，先天圖陽左陰右，其左儀自下而上爲進，順也，所謂始復而終乾是也。右儀自上而下爲退，逆也，所謂始姤而終坤是也。順逆之說，載在大傳，陽主進，陰主退，其理亦既灼然矣。進退之理既明，陰陽之義各異，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又何疑焉？子瞻未睹圖象，不明數術，故不可以不辨。

大衍五十解

啟蒙曰：「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

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

張敬夫曰：「天用極於七，七七得四十九。五十之中，自然虧一，用四十九者，其一乃用所不及，非有所法象，亦非有心於去之、虛之，而不用也。」○通釋曰：「以四十九策用之，則初變有五、有九，策數得九者十二，得六者四，得七者二十，得八者二十八。倘盡用五十策，則初變惟有六策，數得九、得七者，各十六，得八者，三十一，得六者闕。故不得不用四十九。」

胡玉齋曰：「河圖五十，因五而後得者。一得五為六，一六合七；二得五為七，二七合九；三得五為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為九，四九合十三；五得五為十，總為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无所因，故虛之。」

丁易東曰：「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為九，五與六為十一，六與七為十三，七與八為十五，八與九為十七，九與十為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為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策各四，有掛一、分二、揲四之象焉。」

一與二倚為三。

二與三倚為五。

三與四倚為七。

四與五倚為九。

五與六倚為十一。

六與七倚為十三。

七與八倚為十五。

八與九倚為十七。

九與十倚為十九。

右郝仲興依丁氏說作大衍數圖，列九位，共數九十有九，而一居中。左右皆三五七為奇，內含五十為偶，除五十還河圖本數。蓋十陰數也。故除五十不用，而用四十九，皆純奇之合也。一居中則五退位，宗太極也。掛一，分二，揲四，皆自然妙合。以百計之，自然虛一，非置一策不用也。四十九中又舍一，蓋十二箇四餘一也，莫測其所以然。

陳獻可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下文直接之曰大衍之數五十，則其置五不用，有不待言者矣。猶之大衍之數五十之下，而接以其用四十有九，則其置一不用，亦不待言矣。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洛書中五不動，河圖中五亦不動也。惟中五不動，故諸數倚之而起。使无不動者居中，數安從倚乎？除中五不動，其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自然合為五十，豈非大衍之數乎！」只此四十九策，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再閏。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三百有六十，萬有一千二百五十，皆從此衍出，豈不是大衍。若本義以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則著數止取中之五與十相乘而得五十，著法盡於此矣。且闌起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不在數內，可乎？」

今按，丁邠之說甚巧，但於天地五十有五句不屬，非大傳本旨。程子謂大衍之數五十，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者，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朱子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以五爲衍母，十爲衍子。本義則獨取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皆誤以衍數爲倚數也。倚數之法，詳在參天兩地之說矣。倚者五十之數之所以成也，衍者五十之數之所以用也。祇此五十之策，使一卦衍爲六十四卦，遂有四千九十六卦之變，非大衍乎？啓蒙謂五十之數，因五而得，獨五无所因，故虛之，其說明矣。而又云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謂之大衍，何自相戾也？大衍之數，本謂用著，非謂得數。王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則不以五十之數由大衍而得，明矣。歸震川曰：「大衍者，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卦、其揲、其扚，所以衍之也。衍法因著之半，故爲五十。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此語最爲了當。

參兩解

孔疏云：「先儒皆依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爲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

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

也。」

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各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或問朱子：「謂舊說五生數中，參兩已具。」朱子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義。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三三為九，三三為六。兩其二，一其三，為七。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又云：「舊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作二，謂二與四，雖一、三、五本天數，二、四本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蔡節齋曰：「天數奇，以一為一，故三用其全而為三。地數偶，以二為一，故四用其半，而為兩。」陽得用全，陰惟用半。陽大陰小，陽饒陰乏，尊陽之義，防於此矣。」

郝仲輿曰：「數起於參兩，兩由一而生。不言一，何也？一動即兩，兩分一化，一无常主，而兩共合一。故一无名，名之曰中。中者，兩間也。道家謂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萬物之母。故卦爻言一而三之曰參。二之曰兩。其言參、兩，何也？分為三二，合為參兩，倚之則合，衍之則分，數由倚生，由衍成也。」又曰：「一陰、一陽者，易之道也。參天兩地者，易之數也。參兩之合，曰倚。生生之謂易，未有陰陽不相倚而能生者。凡陰陽之數，一立則二分而在外，兩合則一函而居中。陽倚陰，陰倚陽也。如人手指五，中空、四虛，實相倚，居然成九。指實象陽為奇，空間象陰為偶。指為參，空為兩。兩者，空間也；參者，中立也。此參天兩地之義。」

時論曰：「以河圖生數言之，一、三、五為天數；二、四為地數。聖人知數不倚不可以用，於是三而

參之，三倍法也。二而兩之，兩倍法也。十二律之數，三，其實兩，其法三分。損益即是參兩法也。」又曰：「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圓者，徑一圍三，而用全。方者，徑一圍四，而用半，此本說也。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洛書奇居四正、一極，三而為九，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此奇數用參天之義也。偶居四隅，兩一為二，兩二為四，兩四為八，兩八為十六，兩其十六為三十二，兩其三十二為六十四。此偶數用兩地之義也。極百千萬億秭之數，无出於一、三、九、七之參，二、四、六、八之兩也。」

見易曰：「河圖生數一、三、五，成九；二、四成六，合為十五。於是以九而三分之，以六而兩分之，準之以五，則奇三而偶二。以奇御偶，疊為三五，而參兩之義見焉，而參伍之法生焉。」

今按，參天兩地，先儒謂指圖中之生數而言。朱子謂此是三天二地，不名參兩。吾謂指生數之中五也，於五中而有一、三、五者，本天數也，聖人參之以為天。於五中而有二、四者，本地數也，聖人兩之以為地。參天兩地者，聖人所以尊五也。使不以中五為主，只據天地之生數，合之得九、六而已。而於七、八必交互，始成朱子所謂衍數也。何以為倚？惟五居其中，故諸數倚之以起，一倚五而成六，二倚五而成七，三倚五而成八，四倚五而成九。陰陽老少之數皆成於五，故子瞻曰：「數盡於五。」自五以往，非數也，因五而成者也。朱子本義於參兩則專主「圓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之說。啓蒙又云：「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夫參其一陽為三，是則以一為一矣；而兩其一陰為二，謂之以二為一。此又不如「陽用其全、陰用其半」之說為分明矣。又云：「二三之合為五，故圖書之數皆以五為中，是亦謂參兩本於中五矣。何如直據中五言

參兩之更爲直捷乎！

參伍解

或問：「參兩參伍之旨。」朱子曰：「參兩是聖人解河圖；參伍錯綜，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易經六十四卦，皆用九用六。九、六者參天兩地之數，合爲十五，是爲參伍錯綜以變，故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二老陰陽俱純，二少錯綜所變，皆合爲三五。」

張南軒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者，人也。」

郝仲輿曰：「事物變化莫不各有參伍，一分二爲參，三互二爲伍。參伍者，交互之名。易數三五爲十五，十五者，河圖之中，陰陽二老之合。故凡數相倚，曰參伍，亦曰參兩。一與二倚，曰參兩；三與二倚，曰參伍，皆用中法。三以一爲中，五以三爲中，九以五爲中，陽數極於九。故參伍爲中，一、三、五則中，見二、四、六，則中分，陽見陰隱也。易數用陽，然無陰不成，故凡數天地相倚也。」道莫大於中，數莫尊於五，莫神於一，莫均於三。一之化兩，由中而分，一居中，左右不離中。一而成三，三居中，左右不離中。一而成五，五居中，左右不離中。一而成九。總不離一耳。極而三、五各完其數，三其五，一五居中，左右各五爲十五，故數莫變於三，故曰：三五錯綜。必始一者，離一无中，奇者一，象也，偶則中分矣。」

倪聘寶曰：「易之制畫也，益奇以偶，得二而三，以一參，兩以偶。伍奇以其一奇錯於兩偶，以其二偶綜於一奇，爻象乃立，變化乃出，鬼神乃通。聖人之議道也，兩端之，陳必介以一，所以明參也，四者之列，必謀其中，所以宗伍也。雖其貴獨，必不離衆，所以致錯也。雖其貴兼，而不弛獨，所以建綜也。」萬物之聚散，皆注於二。事或過二，而止謂之三，以爲三鼎而不可得孤也。萬物之完數皆注於五，道不必極五，而極於五者，以爲五環而不可得破也。」

方樂地曰：「凡不可見之理，寓可見之象者，皆數也。以數極數而知之，皆蓍也。言一必有二，此兩也；言二必有三，此參也。兩必有四，四必藏中，五而合參，兩卽爲五，此伍也。數必以二爲法，而以三圓之，以四爲法，而又以五圓之。」又曰：「法用二四，而言參五。兩中之一卽參，四中之一卽伍。參伍所以用一也。」邵子一切舉四寓五，而四分用三，所以極數定象，而動隨皆易簡也。」

火傳曰：「九君子嘗謂先人橫圖兩儀之下一畫，後人圓之，以象太極。其實太極卽一也，由兩儀而四象，而八卦，未有離是一者。兩儀分而一，卽爲三。四象分而一，卽爲五。八卦列而一，卽爲九。有一則有九矣。因是而指參伍之旨，分陰陽爲兩儀，參之說也。分太少爲四象，五之說也。參在兩中，无以參之，則兩者不得其通。伍在四中，无以伍之，則四者不盡其變。故凡陰陽老少之變化無窮者，皆參伍爲之也。」

今按，參伍之說，以河圖、洛書按之，无不合。但據大傳本旨，祇言揲蓍求卦之事，非參兩倚數者比也。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

也。」愚謂以四揲爲據，蓋既揲以四矣，復恐四之不得其實，於是以四減一而三數之，又以四增一而五數之，所謂參、伍也。然後合參與伍，復以四分之，而四之爲四審矣，而三變所得七、八、九、六之數定矣。所謂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者，此也。

錯 綜

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

蔡氏曰：「只是三變之際，分布筮策；三變之後，總挈筮策耳。」

今按，錯綜二字，載諸易者止此本。揲著求卦之法，近世來矣，鮮單拈此說。易爲不傳之秘，其謂錯者，本諸說卦傳。八卦相錯，猶有據也，乃以反對之卦爲綜，謬矣。即如鮮所云，依本義一低一昂之謂綜，亦當以兩體成卦一上一下而言。如地山謙，山地剝之類。若反對，則即一卦未動，而正看爲一卦，反看爲一卦也。綜之義於何取乎？鮮學易三十年，始悟得錯綜二字，乃未見宋儒反對之說耶？

沈全昌曰：「六子之卦，乾坤六畫所生也。合乾坤六子，共得三十六畫，此三十六卦，乃三十六畫所生。邵子所謂三十六宮也。是以三十六含六十四，非六十四縮為三十六也。上經主正卦，故正對六，反對十有二。下經主偏卦，故正對二，反對十有六。」

黃元公曰：「反對圖，乃陰陽升降之理。參同契所喻丹書也。乾、坤、坎、離四卦不易，乾坤純氣，坎離中氣，造化之元也。上篇終以頤、大過；下篇終以小過、中孚，二長二少，交體錯成，亦正體不可易也。反對卦各得十八，何也？陰陽屈伸之妙也。三六為十八，二九亦為十八。三、九天數，二、六地數也，合為三十六卦。陰應六六，陽應四九。九、六，天地之數也。乾至履六卦，泰否受之。泰至賁六卦，剝復受之。自剝復至坎離六卦，而乾坤之中氣周矣。上篇以是終焉。咸至益六卦，夬姤受之。夬至漸六卦，豐旅受之。自豐旅至既、未濟六卦，而乾坤之化事大周。此用六之序也。乾至謙九卦，隨蠱受之。隨至離九卦，乾坤之小終也。咸至困九卦，鼎革受之。鼎至未濟九卦，則乾、坤之大終也。此用九之序也。」分於始者，其終亦分。乾、坤、坎、離皆正對為奇也。合於始者，其終亦合。咸、恒、二濟皆反對為偶也。」

郝仲輿曰：「往來相迎曰逆。逆者，迎也。文王演卦，一正一倒，前卦順而下來，後卦逆而上往，皆所以極其往來之數，窮順逆之變。又曰此爻將終，彼爻將來，其間所為介也，往來不停動也。此吉彼凶，變也。上下无常，時也。自上而下，來也。自下而上，往也。由初數上，順也。自上來下，逆也。」

全書曰：「先天之易，陽變陰，陰變陽，故有復、姤、臨、遯、壯、觀、夬、剝之相變。後天之易，陽變陽，陰變陰，故有剝、復、臨、觀、壯、遯、夬、姤之相變。先天對待，後天反對，其實一也。所謂先天自內正視，

後大自外反視也。」「義易初變初，二變二，三變三，四變四，五變五，上變上。周易初變上，二變五，三變四，四變二，五變三，上變初。並本卦而七。是以占有七占也。」「初變上，三變四，五變二，自陽位變居陰位，是為陽變陰。二變五，四變三，上變初，自陰位變居陽位，是為陰變陽。繫辭曰：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是也。」

象正曰：「泰、否、隨、蠱、漸、歸妹、既濟、未濟八卦，對化反易各相成也。」

見易曰：「邵子曰：『文王卦序之反對，本諸後天圖之艮與震反，巽與兌反而作也。』」以十二辟卦觀之，由一陽漸生，至六陽而陰生；由一陰漸生，至六陰而陽生。消長之機，如環無端，莫可畫斷。則分為兩卦列之，固不如以八卦顛倒視之，其理更圓，其機更捷也。故剝反為復，臨反為觀，泰反為否，遯反為大壯，夬反為姤。至於純陽、純陰之乾坤，雖錯對，而不反對。然己亥之月，為陰陽交接之關，姤復之一陰一陽，早孕於乾坤極盛之日。乾與坤固本截然為純陰純陽也。由是推之，一人之身、一事之內，其屈伸進退，未有不相反對。於是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正卦對而不反外，以五十六卦反對而成二十八卦，合之八正卦，為二十六卦。則乾老陽之策數也。此文王之易也。只此一卦耳。一反則上下剛柔各易其位，吉凶悔吝各異其理。繫傳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晝夜之進退象之，終而復始，循環無間，用六畫而十二畫備矣。故曰六爻之動，言卦爻之動，非著變之動也。蓋一反則爻爻俱動，上反為初，五反為二，四反為三，三反為四，二反為五，初反為上。此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也。孔子雜卦一篇，專主此義。」

火傳曰：「反對之義載雜卦傳。乾剛坤柔一篇是也。王虛舟謂之孔易，然文王卦序已自分明，而雜卦自太過以下八卦雜序，不用反對，此其所以為雜，與蔡氏改正之，皆取反對，一依序卦之位次，或亦不謬也。」

今按，雜卦乾至困當上篇二十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當下篇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義已著，不必更取太過以下八卦不反對，而後為雜也。

文王卦序反對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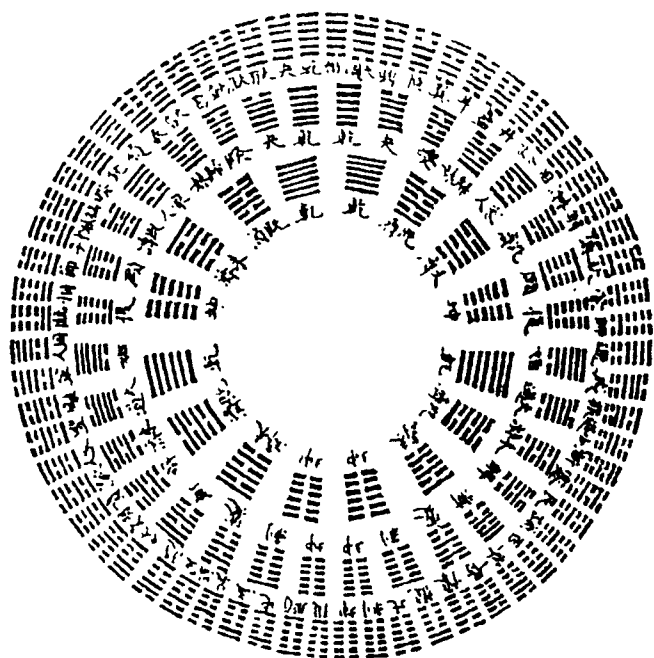
火傳曰：「此文王六十四卦圖也，非六十四以六十四盡之。三十六也，上篇正對六，反對十有二；下篇正對二，反對十有六，各有八對。」宋儒胡庭芳列為橫圖，其義尚隱而未章。此規而圖之，以配義圖，取上篇乾至離卦環之於左，下篇咸至未濟卦環之於右，正因其正，反注其反，并而不偏，森而不紊，自然而然也。」

互體例

否	觀
—	—
—	—
—	--
--	--
--	--
--	--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杜氏註謂此互體。正卦三、四、五互為艮，變卦二、三、四為艮。全易六十四卦，唯乾坤二卦不可互體。餘六十二卦，皆有互體，此古占法。故以觀之否正、變二卦發例，餘可例推。按，互體之用，未詳何時。庖羲之時，易雖有占象，示而已。辭且未有，烏有互體？此殆周公繫爻以後，孔子十翼以前之事。

圖 五 三



朱子謂大傳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中爻即中四爻，自一至四，自三至五，春秋傳所謂互體也。」朱子謂自一至五互兩卦，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推成四卦。四卦又伏四卦。王弼破互，然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則助，自初至五，互為困。」亦言互也。鍾會排互，而荀顗難之。洪邁、吳澄皆言互易。

郝仲輿曰：「正卦六位，初至三為下陽，包陰也。四至六為上陰，含陽也。互卦二四互為下陰，含陽也。三五互為上陽，包陰也。在二卦三、四為上下之際；在互卦三、四為往來之樞。故多凶懼。惟二、五逸而有成，正卦內外二卦各有正德，互卦雜撰別為卦德，不撰德，則象辭不備也。」以三互圖觀之，初互三十二卦，實得十六卦；再互十六卦，實得四卦。其十六卦下體，以乾一坤八之序而兩比之上體，以乾一坤八之序，而四周之，左右適均也，其為四卦者，復以所互之卦，而再互之，皆縮四而得一。只成乾、坤、既濟、未濟。下體則乾、離、坎、坤為序。上體則乾、坎、離、坤為序。周易所以首乾坤而終既濟、未濟也。「夬、姤、大過也，互皆二乾，剥、復、頤也，互皆一坤。二乾之卦皆南，二坤之卦皆北。此乾坤獨異於六子也。照伏羲圓圖，依序互之，一互再互，即見所得之卦。」

見易曰：「吾嘗習邵子觀梅數，即皇極數，捷法亦用互卦，其法以靜為體，以動為用，而以五行生剋之法斷之。凡用生體，體克用，則吉，反是則凶。最重者，變而參之，以互有正卦，吉。變卦凶。互得吉

卦，即凶為之減等。其正卦凶，變卦吉者，亦防互卦之有凶也。以占小事頗驗，乃知陰陽之理，无往不在，卦畫之神，隨人所用也。」

二十辟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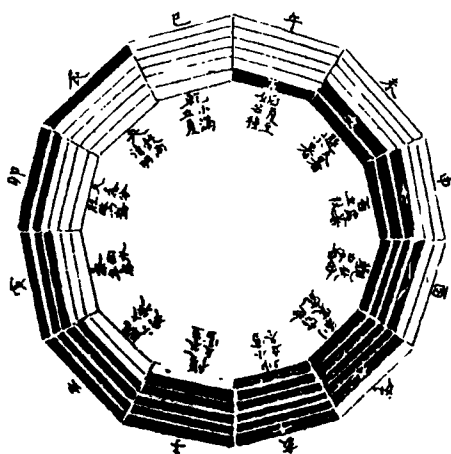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坤	剝	觀	否	遁	姤	乾	夬	大壯	泰	臨	復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外，陽實而陰虛，陽為主而陰為輔。二則在外為輔，一則在內為主，觀茲圖益了然矣。」

邵子以一歲之月，一日之辰，配一元之會，一運之世，皆十二也。十二月、三十六旬分之，則七十二候。十二卦、三十六陽分之，則七十二畫。縱而數之，陽與陽皆自一而六；橫而數之，陽六其六。又陽一而陰二，三十六陽貫乎三十六陰之中，天地間无非一陽氣之運而已。息於復，盈於乾，消於姤，虛於坤，天行也。

火傳曰：「論陰陽之大分，天包乎地，陽包乎陰，而天實貫乎地之中，陽實貫乎陰之中。蓋既包之而又貫之也，故陽一而陰二，陽內而陰

文王二十卦氣圖



胡庭芳曰：「陰陽消長，如環無端，不特見之卦畫之生如此，而卦氣之運亦如此，自然與月之陰陽消長相為配合。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於此亦可見其一端。所以知十二月卦屬文王者，以文王卦下之辭復卦「七日來復」、臨卦「八月有凶」之類見之。」此以四時之氣配四方之位，雖與文王序卦先後不協，實自然與伏羲六十四卦之圓圖位次相合。至於卦氣之流行，卦畫之對待，陰陽盛衰消長相為倚伏之機，皆備於此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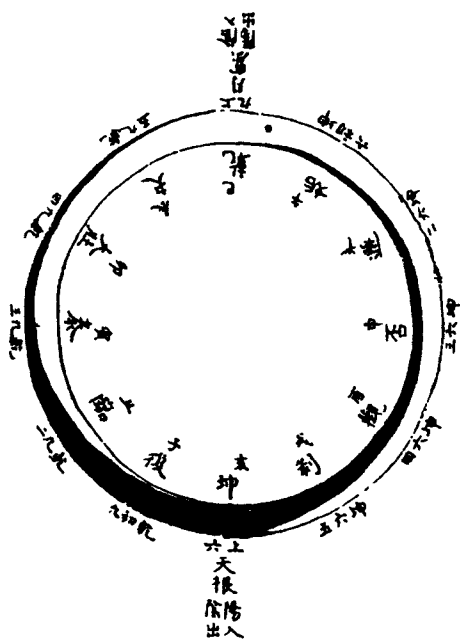
見易曰：「京房卦氣圖，去坎、離、震、兌四正卦，以六十卦分公、辟、侯、大夫、卿，而所謂十二卦者，皆屬於辟。斯辟卦之說所由來乎？宋人謂之文王十二月卦。蓋以復卦下有「七日來復」之辭，臨卦下有「八月有凶」之辭證之。今以十二卦規而圓之，則一歲十二月之中氣也，十二律呂之本卦也，陰陽消長，如環無端，自然與六十四卦圓圖之位次合也。橫而列之，前六卦始復終乾，後六卦始姤終坤，陽合陰分，一十六陽貫乎三十六陰之中，乃知陽之實以為陰主也。」孔子釋辟卦彖辭于復曰：「剛反，猶春

秋書季子之來歸也。於姤曰：遇也，猶秦風遇人之始見也。臨曰：浸而長。遯亦曰：浸而長。陰陽之氣必以浸。浸者，陽之所難，陰之所易也。臨之辭，戒辭也。遯之辭，危辭也，為陽危也。泰之大來，自復之反而來，然剛必與柔交，而後為泰，則剛反不可恃也。否之小來，自姤之遇而來，然柔終不與剛交，斯以成否，則柔遇不可測也。於四陽曰：大者，壯也。蓋大不可以用，壯所以儆陽也。於四陰曰：大觀在上，非人不能以觀，所以誠陰也。大，剛決柔而揚於庭。剝，柔變剛而剝於床庭，則小人易為備床，則君子不及防。是以大之牽羊不敵剝之貫魚也。然而大之互不食兌陸，剝之上亦不食碩果。乾坤：老，迭相為一，陽雖不能盡陰，陰亦不能滅陽也。」

火傳曰：「十二辟卦，陰陽以次漸生，至純卦而止。其序與先天圓圖正合。六子之卦，惟除坎離，即先天圖中坎離亦不在相生之序。蓋離為二陽，以中有少陰間之，不能當一陽之卦。坎為二陰，以中有少陽間之，不能當一陰之卦。故十二辟卦，坎離不用也。元包八宮卦，其乾坤兩宮，皆依辟卦次序特設游、歸。卦袖出坎離，以坎離為乾坤之大用也。」

今按，朱子本義於伏羲六十四卦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蓋黑白能別陰陽，不能分奇偶也。夫陰陽之象，盡於奇偶二畫矣。然吾嘗於辟卦圖試以奇偶為之，故不燦然；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間也。」

陰陽二氣如環圖



陰陽二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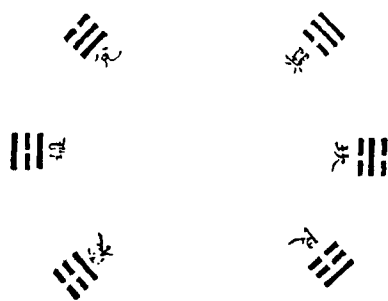
朱子謂：「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又曰：「天地間只是一箇陽氣，下截便是陰，陽全陰半。」又曰：「陽氣便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今按，朱子謂「陰陽祇是一氣之流行」，此溯源之論。若云：「只是一箇陽氣，陽氣上盡後，下面空處是陰。」此說可議，陰陽自是二氣，二氣平分不能相无，亦不容有素。其數皆至六而極，是故乾六陽、坤六辟卦，皆陽六陰六。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未有過於六者。治律者，以十二律管，按月令布灰候氣，其月之氣到，則其月之律管灰飛，氣不到，則灰不飛也。按月而建十二辰，此陰陽各六而盡於十二之大證也。是故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而午方之律，謂之蕤賓，蓋陽本爲主，陰本爲賓，蕤賓者，陽至此而反爲賓。易所謂內陰而外陽也。然即六律之間，復自有陰陽，如黃鐘屬陽，大呂屬陰，十二律呂，一陰一陽相對，復相間也。中而分之，爲大陰陽，比而析之，爲小陰陽。是故子寅辰午申戌又爲陽，而丑卯巳未酉亥又爲陰也。夫乾六陽矣，二、四、上，又陽中之陰。坤六陰矣，初、三、五又陰中之陽，陰陽亦相間也。陰陽固未有相離者，特因其時而有內外之辨耳。吾嘗謂陰陽二氣，如環无端。所謂如環者，非二氣相接之爲環，乃

二氣相交之爲環也。正如黃道與赤道相交處，自南入北曰內道口，自北入南曰外道口。特二道相距有近有遠，二氣則緊扣並耳。是故巳亥者，姤復之關，陰陽內外相交之限也。亥子之交，陽由外而入內，陽內則陰外矣。巳午之六，陰由外而入內，陰內則陽外矣。陽在內非無陰也，陽爲主而陰任之。陰在內非無陽也，陰用事而陽任之。是故春夏者，陽之事。秋冬者，陰之事。元亨之後，利貞之前，陽事方終，陰事方始。聖人釋乾彖辭於元亨利貞之間，曰：大明、終始。蓋極贊乾德之大。以言終始者，皆乾爲之，謂乾能兼乎坤也。然陰陽之數，各極其六，陽六陰六各以其時，自子至巳，陽之時也。乾曰：時乘六龍。自午至亥，陰之時也。故坤曰：承天時行。然則乾坤兩卦，合作一卦看可也。

又曰：陽進陰退，說吉，以爲陽順行，故進；陰逆行，故退。所謂進退非向前、向後之說，乃一噓、一吸之義也。唯主發舒，陽之進也。吸主收斂，陰之退也。晝夜，一日之噓吸；春夏秋冬，一年之噓吸。噓吸循環，凡有停時，以鼻息驗之，而屈伸往來之理具見，即進退之義可知矣。十二辟卦，即乾坤之十二畫也。辟者，主也。辟卦者，謂其爲之主也，主者在內故也。於辟卦而益明乾坤之理。

乾 坤 神 用 六 子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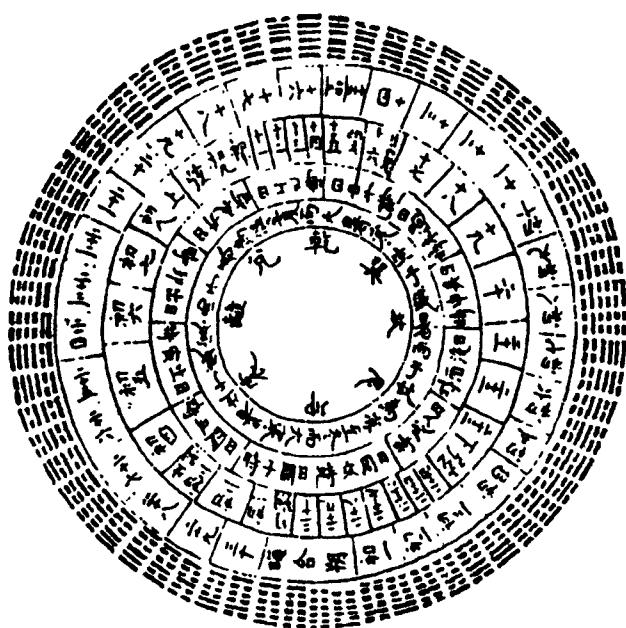
大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本義云：「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

項平菴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布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土之時，而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為无體，伏羲為无用矣。相逮與不相悖，相薄與不相悖，皆互言之也。」

張子曰：「一神兩化，乾坤合而謂之神。」此一，故神也。六子致用，其化也。然必有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有後天之變化，所謂兩，故化也。按義文二圖合一之妙，於此節可見。

日 月 運 行 圖



按，天无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五星，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橫渠謂：「大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耳。

朱子曰：「橫渠謂日月皆左旋，蓋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次於天，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較每日退一度，積至一百六十五日四分之度之一，則天所進之度，又恰周得本數，日所不及之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比天却退十三度有奇。凡進數謂順天而左，退數謂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謂日行遲，月行速，欲知日速月遲，只自日月晦朔之間初一晚看起，日繞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之而墜。至初二便相隔少遠；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日遠一日，直至十五日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退而不及，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又曰：「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仍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遇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

啟蒙曰：「自坤至兌，四卦應初一至初八；自乾至艮，四卦應十六至二十三。而自兌至乾，自艮至坤，僅二卦，各應七、八日，其數不同，何也？月與日光不同，自坤而震，陽光始生，故為哉生明。歷離而兌則所受陽光浸盛矣，故為上弦。積至於乾，陽光滿矣，故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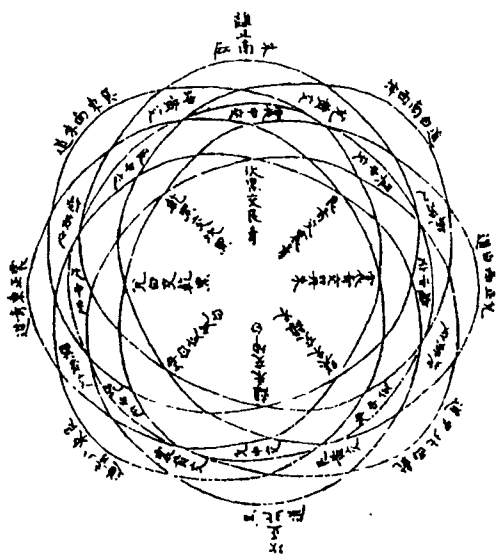
至巽，則陰魄始生，故為哉生魄。歷坎而艮，則魄浸盛，而光益減矣，故為下弦，以至於坤，純是陰魄矣，故為晦。」

邵子曰：「天不可測，觀斗占天，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不過七分也。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為閏差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相食數之交也，水火之克也。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下，貴賤之等也。」按，天官言斗重見，蓋以斗為綱，四方之宿，各一。星家以七曜細配之，方圖外圍亦二十八也。十二次舍，舉半言周，則七襄。襄者，古人所謂旁參也。衛朴立日襄斗。襄法，邵子曰：「斗有七星，晝不過七分，正謂此也。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贏度，陰從於陽；日入縮度，陽從於陰。今有物於此，分半而用之，前半則方用而有餘，後半則過用而不足，此贏縮之辨，亦舒慘之辨也。」

今按，五星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一周，木十二歲一周，土歲填一宿，二十八歲而一周也。斗七星，指七宿，以命四時。故二十八舍，秉於斗辰，而各居其所，以聽二曜五行之旋復。蓋有不盈不虛不

消不息者，而後盈虛消息相推而無已也。邵子所謂天不可測，測以斗之所建，即天之行也。

月行九道圖



時論曰：「禮運言：和而月生，三九盈闕。人身以驗呼吸，參同以為丹書故言變化，必以月表法焉。」

日行黃道，月出入其間，行為九道。歷家準以後天八卦圖，其行必環，其環必交，縱橫出入，要不出二環相交而已矣。」又曰：「月不敢當黃道，一歲之中，經天者斜行其間，蓋十有三次，而四象之交，六出七入，七出六入，凡二十六次。大約一百八十三日有奇，而與日一交者，祇二次而已。其食與不食在乎此也。南北縱謂之度，東西橫謂之道。其合朔也，日月之縱同其度，而橫不同其道。其對望也，日月之橫對其道，而縱不對其度。如其朔而橫同道，則月掩日；如其望而縱對度，則日奪月。凡日過中則疾，凡月弦前、弦後，則疾之極而食有然矣。」日行黃道，右紀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黃道起箕斗間，北距赤道二十三度九十分；迤邐東北，至壁一度，入赤道北。又東北至參十度，則南距赤道亦二十三度九十分，遂折而東南，至軫初度，出赤道南。又東南旋於箕尾，周而復始，長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其與赤道交也，自南入北曰內道口。自北入南曰外道口。二交之口，隨歲差移。」按自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距丙戌三十四年，歲差一分三十五秒。冬至測其內道口，已不在壁，而在室。外道口已不在軫，而在翼。蓋隨歲差移也。」月循日道右紀，白道半在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零二分。兩環相交，如赤道之於黃道也。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歷口，世謂羅喉，亦名龍頭。自外入內，曰陰歷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羅、計逆行黃道上，每十有八日五十八分有零而移一度。月行一交，移一度四十六分有零以避之。羅居午，計居子，則月道出黃道東，古謂青道。羅居子，計居午，則月道出黃道西，古謂白道。羅居酉，計居卯，則月道出黃道南，古謂朱道。羅居卯，計居酉，則月道出黃道北，古謂黑道。各分內外，是曰八道，並黃道為九，實一道也。兩環相交處，一曰正交，一曰中交。正交近羅喉，中交近計

都，月離其度而與日遇，則日食；與日對，則月食也。」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從其常也。」又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從其變也。」夫日行不可指而定也，稽之以月之晦朔。月行不可以泥而準也，驗之以星之昏旦。日月之交，不可以執而舛也。核之以斗柄之建合，若夫日中星鳥之移而柳也，日永星火之移而氏也，宵中星虛之移而牽牛也，日短星昴之移而奎也。自唐及漢已然矣。小正月令仲春日在奎，比之堯典在胃而異。仲夏日在井，比之在柳而異。仲秋日在角，比之在房而異。仲冬日在斗，比之在虛而異。是則月令之躔次，已差堯典隔一日矣。」

見易曰：「吾因日月運行，而知中國果在天地中也。夏至日行北陸，月行南陸，大河以北礫石流金，而閩粵之南人不苦熱，夜覆重衾。冬至日行南陸，月行北陸，幽冀之地，鹽指裂膚，而交廣之間，人不苦寒，絺葛卒歲。相去未滿萬里，而氣候不同如此。」周髀謂赤道下四時常燠，二分為甚，日中表无影，一年春秋兩度，若日行南北二道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半年晝，半年夜，惟黃道與南北二極之中央，冲和之氣鍾焉。日行在極北，則北方之日中，即南方之夜半。在極東，則東方之日中，即西方之夜半。其在極南、極西，亦如之。晝夜易處，四時相反，然則天地於中國之外，皆不可以歷法測矣。」

今按，合朔以後，月夕西見，遲疾不一，或有差三日者，蓋因黃道升降，有斜有正，正必疾見，斜必遲見。又白道在緯北，凡在陰歷口疾見，陽歷口遲見也。

五歲再閏論

朱子曰：「日與人會，而多五日三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二歲一閏，積二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二十二日六百零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九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胡玉齋曰：「按日與天會者一，替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遇置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一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月行一日，不及日一度。百四十六分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分，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一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二百四十八分，通計一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也。」月與日會處，係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分上會。如正月建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為陞訾。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為絳婁之類。積十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合宮上會也。」氣盈者，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朔虛者，指每年十二月之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

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一歲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則積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零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五歲內无再閏，再閏當在六歲內，而易傳有五歲再閏之文，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為一章者，蓋九為天數之終，十為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氣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歲所餘，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又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數於十九歲內，分作七箇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中合除此三日零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箇月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是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為至朔。同日而為一章之歲也。『日月皆麗乎天，日之行比天，只不及一度。月之行乃不及天十二度。何也？』天秉陽而在上，日為陽之精，月為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日行之所以常過，月行之所以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於夏，子之一月入於丑矣。又至於三失閏，則春季皆入於夏。十二失閏，則子年皆入於丑矣。故聖人作歷，必歸餘於閏，以補月行不及於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為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无毫髮之差矣。聖人裁成輔相之功，豈淺

鮮哉！」

方藥地曰：「通卦外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乃六十三時也；一時八刻，積得五日零四刻，以三百六十日分之，一日一刻，先除三百六十刻，外有一百四十四刻。通作一千四百四十分。又以三百六十分之，各得四分，是每日當得一刻四分。自一日差一刻四分，三十日即為五時二刻。每月節氣但加五時二刻，歷法家皆不知是理也。又合十九年七閏論之，如月有四大三小，歷代紛紜，以其大小餘有盈縮也，此但知其數耳。且如二十九日半，月與日會者，概也。當會之時，盈六時，則會於二十日之初，即月大盡。縮六時，則會於二十九日之末，為月小盡。每月上下盈縮十二時，即為大小盡數，故五十九日而再會。凡一年大小盡，各有六月陰陽歷停也。故乾坤策成一歲者，概也。周加五日四分日之一，盈六日則卦三百六旬有六日；縮六日，則除六日小盡，故得三百五十四日。一年上下盈縮，十二日消息盈虛之道也。故邵子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正卦，凡六十卦，得三百六十爻，當期之日也。五歲再閏，兼用四正，故得三百八十四爻，以閏成歲也。若言四大、三小，則有三百八十五日又多一爻矣。故以三大、四小徵之。」「氣盈餘六日，朔虛亦餘六日。故一歲有十二日之餘。氣盈者，日行不及天，天之餘分也。朔虛者，月行不及日，日之餘分也。朔主月而言其虛者，日為月所累也。每月該三十日，无奈月行遲，追日不及，每年便有六箇月小盡。小盡者，月至二十九日而晦盡。明日再蘇，而更為朔也。日為月所累，故其行雖自足周天之數，因要湊成一月，不能定到三十日而即分為一月，故一年多餘六日，即朔虛也。」

按，閏法起於章歲之初，至朔同日，天正歲首，方承閏餘，自是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

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七閏既備，至朔復同謂之章。其間三歲而閏者四，五歲再閏者三，如合七閏終始而論，容有五歲再閏之名。

卦象論

王輔嗣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無乾，象云牝馬。遯無坤，六三亦稱牛；明夷無乾，六二亦稱馬。按此即所謂掃象之說。

邵子曰：「易有意，象立意，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意藏於言與象數之中。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若乾言「元亨利貞」是也。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若坤「利牝馬之貞」是也。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六年之類是也。」

朱子曰：「伏羲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與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如詩比興、孟子譬而已。」又曰：「易之取象，固

必有所自來，其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義。如王氏、程子及吾本義之公者，其亦可矣。」又曰：「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以象言，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

郭子和曰：「不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

火傳曰：「坎離，日月也。孔子據義圖八物，以水火代日月，或有不言水火，更以他物代之。如離與震合則為電，與坤合則為明，即離本卦亦曰明，坎在上或為雲，在下或為雨，或為泉，而必不犯日月之稱。何也？蓋日於天為太陽，離猶陰也，月於大為太陰，坎猶陽也，故不象以日月，而象以水火，斯謂陰根陽，陽根陰也。」

今按，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朱子亦謂易為卜筮之書，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知所取舍而已。蘇子瞻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象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於人也。莊子謂易以道陰陽，陰陽不可見，聖人以奇偶兩畫像之，奇、偶即象也。伏羲時无文字，但設八卦以示人，重為六十四卦，使人就卦畫上識陰陽，從陰陽上定吉凶，所謂卦即象也。文王、周公因奇偶成象，復假人世共見之物理事宜，以形容其所以，則又像其象也。豈但潛龍、履霜之類為象？以至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君子、小人之分別，出處、語默之時宜，皆象也，皆以象陰陽也。文王繫卦有牝馬、牝牛、豚、魚、飛鳥之類，亦至瑣矣。亦有但有辭而无象者，如元亨利貞，辭即象也。至周公繫爻，或因象以取象，泰、否、剝、復之類是也。或舍象而另取，如咸言取女，爻

干男女之文。豫利行師，爻无軍旅之義，以至物類之，至鄙人事之，至幻无所不取。孔子作大象傳，則不出義圖中天、地、雷、風、山、澤、水、火八物也。三聖人者，各有所取，皆以明其所似而已。吾觀本義以象釋卦，於乾不惟潛見、飛躍、亢爲象，即君子終日乾乾，亦是象也。於坤不獨履霜、黃裳爲象，即含章、括囊，亦是象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繫之辭，无非是象。若本義可謂精於言象者矣。或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言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又曰：「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讀易者會得此意，可以觀象矣。」

卦位論

大傳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初、二、三、四、五、上之位也。又曰：「易六位而成章。」此陰陽之位也。初、二、五位之陽，三、四、六位之陰。

胡庭芳曰：「位之陰陽一定而不易，爻之陰陽變易而无常。或以陽爻居陽位，或以陰爻居陰位，或以陰爻居陽位，或以陽爻居陰位，皆无常也。大傳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正謂是也。」

今按，三畫之卦與六畫之卦，其位有不同者，三畫之卦，乾坤位在中，坎離亦位在中。蓋坎離以乾坤中爻而成。故坎離爲正嫡也。震巽位在初，得乾坤之初爻也；艮兌位在上，得乾坤之末爻也。至六畫之卦，則乾坎位在五，坤離位在二，震位在初，艮位在三，巽位在四，兌位在上。凡陽卦居陽位，陰卦居陰位，是謂正位也。聖人於象傳亦見其例，如需之上卦爲坎，曰：位乎天位。小畜之上卦爲巽，曰：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同人之下卦爲離，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若大有之離在上卦，則別之曰：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至噬嗑之離在上，則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遯之乾在上，曰：剛當位而應。蹇之下艮、上坎，曰：當位貞吉。漸之下艮、上巽，曰：進得位，往有功也。歸妹之下兌、上震，曰：征凶，位不當也。渙之上卦爲巽，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之上卦爲坎，曰：當位以節。小過之下艮、上震，曰：剛失位，而不中。失位，指震四。故爻曰：位不當也。不中，指艮三也。既濟之下離、上坎，曰：剛柔正而位當也。未濟反之，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爻位則取陰陽所居之位，有當有不當者，然以卦位按之，亦不悖也。如比之坎五曰：位正中也。履與否之乾五，皆曰：位正當也。噬嗑之離五，不曰位當，曰得當也。臨之兌三，曰位不當也。恒之震四，曰：久非其位。家人之巽四，曰：順在位也。解之震四，曰：未當位也。睽之兌三，中孚之兌三，與兌本卦之六三，皆曰：位不當也。困之兌上，不曰位不當，但曰未當也。凡此諸爻，以爲取陰陽之爻位亦可，以爲取八卦之正位亦可。此外，爻之稱不當位者，如否、豫、噬嗑、震、未濟之六三，夬、萃、晉、困之九四，大壯之六五，皆曰：位不當也。稱當位者，如臨之六四，曰位當也。蹇之六四，曰當位實也。渙之九五，曰正位也。兌之九五，曰位正當也。隨與巽之九五，皆曰位正中也。此皆就陰陽所居之位而言。若需之上六，黃之六四，皆以陰居陰位者。而需上曰：雖不當位。黃四曰：當位疑也。則又以卦位論矣。

又按，先儒皆言初、上无位，於上，只據乾上爻言，曰：貴而无位。於初，則无所據。豈因六十四卦凡初爻皆无當位、不當位之文耶？

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凡爻位，貴賤有定。惟初、上无定卦，有時以初、上爲庶民、隱士，有時以爲臣僚，有時以爲王侯。所謂无定位者，无貴賤之定位也。

卦主論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又曰：「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又云：「中爻者，中之一爻。訟彖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困彖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之類是也。棄此中之一爻，而舉二體以明其義，豐、歸妹之類是也。」

今按，彖傳稱主者，止无妄一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故本義以初九爲誠之主，即卦主也。於屯彖，謂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此外如蒙九二則曰：內卦之主。訟九二，曰：險之主。隨初九，曰：爲震之主。升初六，曰：巽之主。革之九二，曰：爲文明之主。震初九，曰：成震之主。歸

妹六三，曰：爲說之主。豐六二、旅六五，曰：爲離之主。巽初六，曰：爲巽之主。於兌六三，曰：爲兌之主，而於上六曰：成說之主。凡所謂主者，皆指三畫之卦，六子所由以成者也。後儒以成卦之主，兼六畫言。朱子亦云如屯之初九、大有之五、同人之二是也。夫大有之五，同人之二，輔嗣所謂一陰一陽爲之主者也。然謙之三、豫之四，本義亦未嘗以卦主歸之。至於陰陽相雜，而獨取一爻爲主，則又以卦之時義論矣。輔嗣謂獨取中一爻者，蓋有得乎彖傳之旨也。夫所謂中一爻者，二與五也。彖傳大抵主二、五而言，即四雜卦之二、五，亦取其中以爲主。如屯、无妄之主初九者，蓋僅見也。然而或主二，或主五，亦因其時義而爲之主耳。如泰之九二，本義曰：主乎泰而得中道。賁之六五，本義曰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此其取中爻之一例也。

又按，豐初九爻辭曰：遇其配主。本義謂指九四，四，固成震之主也。於九四爻辭曰：遇其夷主。本義謂指初九。及釋六二，又曰居豐之時，爲離之主。夫離有二主乎？夷主，指六二无疑。輔嗣所謂舉二體者，此其例也。

又按，十二辟卦，皆有主爻。以陽卦論之，復之所以爲復者，初也，則初爲復主。臨之所以爲臨者，二也，非二則猶是復也，故二爲臨主。泰之所以爲泰者，三也，非三則猶是臨也，故三爲泰主。大壯之所以爲壯者，四也，非四則猶是泰也，故四爲壯主。夬之所以爲夬者，五也，非五則猶是壯也，故五爲夬主。以陰卦論之，姤之所以爲姤者，初也，而以二爲主。蓋一陰至則二之所繫者重也。遯之所以爲遯者，二也，而以三爲主，蓋二陰至，則三之所繫者重也。否之所以爲否者，三也，而以四爲主，蓋三陰

至，則四之所繫者重也。觀之所以爲觀者，四也，而以五爲主，蓋四陰至，則五之所繫者重也。剥之所以爲剥者，五也，而上以五爲主，蓋五陰至，則上之所繫者重也。陽卦以陽爻爲主，陰卦亦以陽爻爲主。陽卦主陽者，喜陽之生也。陰卦主陽者，防陰之長也。至於二純卦，則固以中爻爲主，乾主五陽，在上也；坤主二陰，在下也。

爻畫位虛之別

魏鶴山曰：「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卽爲爻，拆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

胡庭芳曰：「六爻則九與六矣，六位則初、二、三、四、五、上矣。而又有六畫、六虛者，蓋方畫之初，則爲畫；畫既成，於位之上，則爲爻。爻可見，而位不可見，位虛而爻實也。位之虛者，所以受爻；爻者，已成之畫也。位未畫則虛，位既畫，則爲爻。四者不可彊分，亦不容无辨。」

今按，位者，初、二、三、四、五、上，一定之位也。爻者，於位之中，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相間，而爻以名。爻者，交也。凡見諸畫者，謂之位。位相間者，謂之爻，位則一定而不可易，爻則本陽也，而以陰居之；本陰也，而以陽居之。大傳曰：「道有變動，曰爻。」言其陰陽不可定也。故謂之

虛。諸儒謂爻九、六也。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伏羲畫卦時，何嘗用九、六哉？八卦者，三畫卦也。三畫不言爻，而言象，至重卦有六畫，而言爻。則爻取陰陽相間之位無疑矣。九、六則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三畫稱象，六畫具而稱爻。六爻具而成卦，而卦亦稱象，爻亦稱象，然六畫之爻，可以兼象，而三畫之象，不可言爻也。

應爻比爻說

項平菴曰：「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大傳所謂『近而不相得者』，正據比爻而言。」

胡庭芳曰：「六爻取應與不應，夫子彖傳例也。凡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二體所以相應者，原下卦之初，即上卦之四。下卦之二，即上卦之五。下卦之三，即上卦之六。而上卦之四、五、上，即下卦之初、二、三也。所以初應四，四亦應初；二應五，五亦應二；三應上，上亦應三。此上下相應之位則。然必陽與陰應，陰與陽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亦不應矣。故艮之彖傳曰：『剛柔敵應，不相與也。』」

李衍曰：「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無應而吉者，以無應而凶者。夬九三以應小人而凶，剝六三以應君子无咎，咸貴虛受六爻以有應而失所，蒙六四以無應而困吝。各有時義，未可執一論也。觀彖辭重在二、五，剛中而應者，凡五：師、臨、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二。若比五以剛中，上下五陰應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剛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剛亦應之。又不以

六爻之應例論也。」

今按，論者貴應而賤比，至卦爻所取有不盡然者，若萃渙皆以四比五爲元吉，而應在所後。升之初六曰允升；晉之六三曰衆允；隨之六二係於初九，六三繫於九四，皆比也，無譏辭焉。蹇之六四曰來連，比於三也。三曰來，反比於二也，卒以比濟蹇。至於相應之卦，如夬之三、姤之四，以有應稱凶矣；若豫之以初應四而凶，恒之以三應上而凶，鼎之以四應初而凶，困之以四應初而吝，豐之以三應上而折肱，大過之以上應三而棟撓，中孚、小過之三、四皆有應，而皆無取焉。其所取於應者，唯二與五耳。然則應亦未可恃，比亦未可非也，但論其貞與不貞耳。大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近者，指比爻也。王輔嗣曰：「凡陰陽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凡近而不相得者，惟屯之六二於初九，得守其正。若睽六三之於九四，幾於凶悔矣。

又按，承乘比應之說，考之於傳，其謂乘剛者，凡三見，無所謂承也。大傳所稱相攻、相取、相感，皆指比爻而言。承乘即在比爻之中矣。應爻彖傳特重，至未濟，猶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今占家皆取世應二爻，雖非卦爻之應，亦以上下兩體取也。

易變論

皇甫氏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鄭少梅曰：『自庖羲以至夏商，八卦雖重，而未知所謂七、八、九、六之常變也。連山始艮，歸藏始坤，夏商用之，皆以不變爲占。」

故其數止於六十四而已。文王因姜里之囚，用以卜筮，遂窺易繇辭，更改術數，立大衍之說，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使一卦可以衍六十四卦焉。故名曰易，易者，變也。」

今按，著生於伏羲之世，自舜官占已曰：卜筮協從。箕子亦曰：立卜，筮人必有著，而後可筮。證以洪範，占用二：曰貞，曰悔。其所謂貞悔者，只就一卦之內卦、外卦而言。即以此爲占，將安從耶？夫河出圖，洛出書，明示以七、八、九、六之數。伏羲畫卦，明有陰陽太少之象。夏商撰著時，豈不知九、六之爲老陰、老陽，七、八之爲少陰、少陽耶？豈不知老少之異用耶？吾意亦如今之筮家，止占動爻，老動而少不動，若不占其動，何以得爻？彼蓋知九、六之動，而七、八不動，故其占止於六十四卦，不知九之變八，以老陽而變少陰；六之變七，以老陰而變少陽，蓋動則變也。自文王姜里演易，悟老、少之變，使一卦可行爲六十四卦，遂有四千九十六卦之變。故名之曰易。易者，變也。周公發其義，於用九、用六，用其變也。孔子言厄犧氏始作八卦，不言易也。易之名，自文王始。周官三易，蓋亦因文王之易而併稱之耳。孔子贊文王之易，無非贊其變也。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若不通其變，極著之用，止得六十四卦而止，何以能圓而神乎？吾得夏商之筮，知動而不知變，不過就一卦而占其所動。得卦之德，未得筮之德也。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易即變之說也。後之占周易者，如焦贛只看之卦，不看本卦，亦深有得其義者乎？是故由兩儀而四象，而八卦，是伏羲畫卦之事。天生神物以下，則文王以著而得卦變之事。彼河圖、洛書所謂七、八、九、六之數，苟非有著衍而出之，其變之不可窮何由而見？故非圖書，无所本以得老少之數，非著，无所據以成老少之變。故著與圖書皆曰聖人則

之。則其變耳，變者數之不得不然者也。天地氣化，人事物宜，無時不變，無刻不變。著安得不從其變？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說卦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夫生蓍倚數，義文之所同也。至於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文王之所獨也。凡易之稱數，皆指七、八、九、六之數；稱變，皆指陰陽老少之變。是故易自伏義洩其秘，至文王始盡其用也。

變動說

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以變就卦言，動以蓍言，至下文變通者趣時者，則變又以蓍言矣。

蔡虛齋曰：「動與變不同，如九、六變，七、八不變，至動則不分六、九與七、八也。九、六變而動者，固矣。若五爻為九、六，則一爻得七、八者，動也。故蒙謂如二爻變，占者以上爻為主。此上一爻，其動者也。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占者以不變一爻為主，此不變之一爻，其動者也。餘皆倣此。」

今按，揲蓍求卦之例，必先動而後變。變爻既多，乃取變爻之動者以爲占，豈有復舉不變者以謂之動乎？朱子謂凡看變爻，當就其變之極處看，是必以後變者爲變之極處矣。自二爻變，以至五爻變，必有最後變之一爻。蓋此最後變之一爻甫動，而從上諸已變之爻，皆已定也。故雖變者數爻，而動止一爻，以此言動，則變與動不相悖，亦不相礙。左氏占法，雖以變與動並言，而所主者，動也。故占者不

舉變爻。火珠林專論世應，亦以九、六變也，而立八純卦爲八宮，變後看繫某宮之卦，因以本宮純卦積而上之於某爻，得某卦，即以爲世，而配者爲應。至其占，乃更視其卦之變、不變者，以爲動、不動，而定吉凶。非有諸爻變，而一爻動也。此京氏之法也。焦延壽專用變爻，自一爻變，以至六爻變，祇看所變之卦以爲占。有卦而无爻，无所爲動與不動也。故易林有四千九十六卦。蓋得聖人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之說，知變而不知動者也，亦以動即變也。

變化變通解

見易曰：「易言變化，又言變通。先儒謂之陽變陰化，蓋以陽變、以陰化也。本義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謂陰或變陽，陽或變陰，則變化又爲陰陽之通稱矣。釋乾道變化，乃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是變在先，化在後也。」中庸亦曰：「動則變，變則化。」大傳稱變化者不一，或專言變，而化在其中矣。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蓋至於此，而變之事始成。裁之者，邵子所謂不踰陰陽之限也。大傳又稱變化爲變通，如變通配四時，又云變通莫大乎四時，以四時取象，則變通即變化矣。至云「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則通與化亦微有異。本義之釋變通趣時，曰：「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趣時。」則似以通爲變，非化之謂也。吾謂變化者，以一氣之消長言。變通者，以二氣之往來言。消長，言其流行；往來，言其對待。合流行對待，以見其无非變也。」

今按，大傳之言通變亦自不一，曰「通變之謂事」，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繼

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者，數之已窮而當變也。通者，因其當變而變之也。吾謂通與變，同爲變也，而有辨焉。今夫物極則變，然造化之機，有不能一時頓變者，如寒極而暑，非遽能暑也，必漸變而溫，而後至於大暑。暑極而寒，非遽能寒也，必漸變而涼，而後至於大寒。蓋潛移默換，使人受其變，而不覺其變，斯爲通也。是故陽數極於九，九則當變矣，不變六而變八者，以老陽變爲少陰，猶是陽儀中之陰也。陰數極於六，六則當變矣，不變九而變七者，以老陰變爲少陽，猶是陰儀中之陽也。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當順治之。」順者，通之謂也。古之治水者，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夫所謂利導者，亦因其勢而導之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或損或益，此變之事也。然因之而爲損、爲益，此通之說也。後世如王莽之變漢制，王安石之變宋法，一切以周禮從事，既未睹其數之窮，亦不識其通之用，則變之適以亂之而已。

附知來藏往解

大傳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今按，知來，以著之神言；藏往，以卦之知言。來者，幾之未形者也。凡禍福遠在數世者，著已先見。其幾往者，理之已定者也。凡吉凶近在今人者，卦已預函其理。如筮陳敬仲甫生，而即知其五世之興。筮晉畢萬之仕，而即知其子孫之爲公侯。此皆著以知來也。王子伯廖謂鄭曼滿於周易爲

豐之離；晉知莊子謂先穀於周易，爲師之臨；鄭子太叔謂楚子於周易爲復之頤，此皆卦以藏往也。

辭占象變論

胡庭芳曰：「聖人之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爲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惟舉占，則象、辭、變亦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變統於象占，象又統於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易書，一以貫之曰占。」

今按，庭芳以辭變併歸象占，而又併象於占。此本諸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而言也。而曰有象辭，有占辭，夫所謂占辭，指元亨、利貞、吉凶、悔吝、无咎之類也。於是以乾象爲有占无象，坤象牝馬、西南、東北等辭，謂象雜占中。乾初爻「潛龍」爲象，「勿用」爲占。坤初爻「霜冰」是象，「履至」是占。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將象與占逐一分析，恐聖人繫辭不如是煩瑣也。易者，象也。伏羲之象在卦中，卦即象也。文王、周公之辭，皆以言乎其象。元亨、利貞，亦純乾之卦象也。乾六爻不惟六龍是象，大人君子俱是象。乾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本義亦謂之象。坤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本義云爻有此象。可見易之辭皆象也。非象无辭，占辭即在象辭之中。而分析之某爲象辭，某爲占辭，鑿矣。吾觀左氏傳所載之占，皆舉象以定吉凶，未嘗舍象而專舉辭之吉凶以爲言也。即如惠伯爲南蒯釋枚筮之辭，其辭曰「黃裳元吉」，則祇釋黃裳之義，不以元吉斷也。今之占者，俱主象，或

其象有合於其時其事，現在即驗。或不合於其時其事，過去始驗。即象以定吉凶，不以辭之吉爲吉、辭之凶爲凶也，惟以象爲占。是故占時即占者一時不能自知，久而後見。若但據吉凶悔吝之辭以爲占，亦何難知之有？則聖人之以象辭爲占辭明矣。本義多主象言，故曰其象如此，即言占亦兼象言。曰其象占如此，未有分象與占而二之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說

王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巽五爻註云：「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

孔穎達云：「甲爲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爲在後諸令之首。漢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諸儒因鄭氏之說，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註意本不如此。王伯厚云：「吳祕注法言云（二）：周禮治象，挾日而斂。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獨言甲庚者，以甲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傳云：「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始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庚者，變更之首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矣。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又云：「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

本義云：「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朱子又云：「古人祭祀，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

焦弱侯云：「巽九五變為蠱，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曰甲。甲者，日之首，事之始也。蠱六五復變為巽，蠱既始事，巽又申之。申者，非更則續。庚者，更也，續也。蠱以全卦言，故甲言於卦辭。巽所以異於蠱者，在九五一爻，故於爻辭言庚。」按，說文廣，古續字。而相沿讀庚。」

象正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六甲周矣。道未有周甲而不變者也，巽之治辛，艮之治丙，皆於六甲取之。甲取辛丁，庚取丁癸，義亦互取。古之為日也，左而尚柔，右而尚強。吉日庚午，吉日維戊，右事也。上辛祀丁，祭用丁亥，左事也。武王克商以甲子昧爽，先三日而誓師，後三日而畢事。既來自商，以庚戌柴望，先三日而祀廟，後三日而分卦。蠱用振民，巽用申命，庚甲之義起此乎？」

見易：「甲庚以六而周天下之數，極於六，而用不過三。三者，六之半也。邵子每到半便怕，以半者

盛而向衰之始也。天時人事，皆不過半。故易於六甲、六庚，中析之而三。曰先、曰後，兩其半以為言也。然而先後之際，聖人有微權焉。甲用其全，庚用其半，陰陽之大分也。用其全，則後者先之繼也；用其半，則先者後之倡也。『甲於五行為木，主生。生氣之始，一往而不可禦，至半則稍息矣。因其息而再鼓之，生機所以不倦也。王者之治，繼也，一先一後，皆用其朝氣，而不參以暮氣，使人常見其為甲，故曰終則有始，先者甫終，後者復始，終始以循環言也。庚於五行為金，主煞。煞氣始至，其鋒莫之敢犯，至半則漸減矣。因其減而利用焉，物情所以相安也。王者之出令也，有先有後，俟其自然，而不責以遽然，使人忘其為庚。故曰：无初有終。先者啟其初，而後者要其終，初終以次第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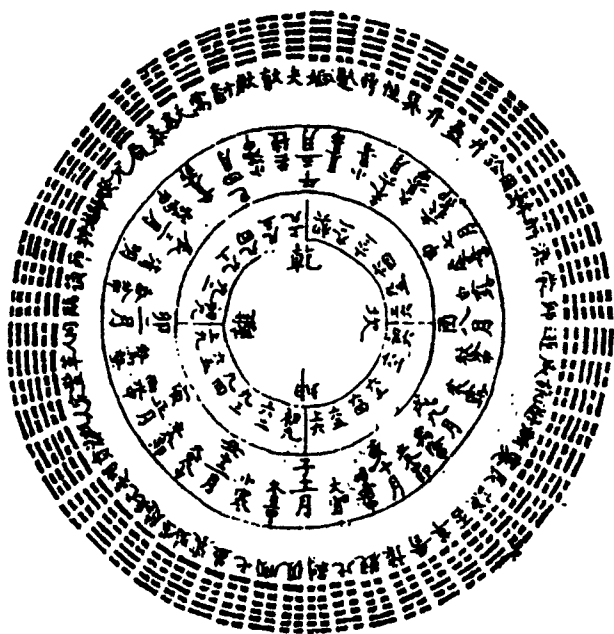
大傳曰：『繼之時，積弛已久，非因循補苴之可救也，往而有所事，必將與之更始，故有取於甲也。先甲者，審諸事前；後甲者，慮諸事後。通先後以計之，斯精神畢到，而後始事不苟。是故先甲、後甲，皆所以言始也。曰終則有始，以繼為事之終也。繼之時，命令初頒，非一時人情之所便也。申命行事，必欲與之維新，故有取於庚焉。先庚者，且與慮始；後庚者，實與圖成，分先後布之而更張，有漸而後令行而不知，是故先庚、後庚，一要其終而已。曰无初有終，此九、五所以初悔終亡也。』繼非一世之事，必父子世及而成。故先甲、後甲，舉全卦而言，巽取申命之義，要以大君詔命為主，故先庚、後庚，但繫於九五一爻。』

問易曰：『本義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先庚三日為丁，後庚三日為癸。吾嘗以干支家言推之，亦自有說。辛為木之君，丁為木之子，木將壞矣，得金氣以制之，得火氣以泄之，故丁又象木之

華，足其牛機也。日辛能合丙化水以資甲；丁能合壬化木以輔甲。已壞之木，賴以培植，故曰蠱，則飭也。丁者，庚之君，而甲之子也。癸者，庚之子，而甲之母也。我以為子者，彼以為君；彼以為子者，我以為母。如是則駕馭調伏之事在甲，而庚為甲用矣。遞甲用乙、丙、丁，謂之三奇。庚所畏者，丙也。而易用癸，蓋用其所畏，不如用其所戀也。」

今按，諸家甲庚之說不一，輔嗣以甲為事之始。程子本之康成以甲為日之始。本義宗之。其言先甲三日為辛，後甲三日為丁，先庚三日為丁，後庚三日為癸，皆鄭說也。竊以中古聖人未必作此譌語，程子謂後之治蠱者不明先甲、後甲之誠，應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亂已生。以吾觀古帝王，知甲庚之道者，其殷之盤庚、武丁乎？武丁即位三年不言，夢求賢相，是先甲也。及雒陽鼎而大懼，修德復行湯政，是後甲也。盤庚遷都，民不願徙，反覆告諭而始樂從，卒遷亳以致中興，非知先庚、後庚之義者乎？周宣王知先甲，而忘後甲；楚莊、齊威於先甲蔑焉，而忽奮其後甲，此霸王之術也。至於王安石違衆議以行新法，章蔡諸奸倡紹述以遂前非，先庚、後庚，徒以亡宋而已。慶曆間，上方銳意太平，嚮用范仲淹，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可朝夕革也。」則仲淹亦既知所先後庚矣。及既任事，而史稱其更張无漸，卒中譏以去。元祐更化之時，蘇軾謂司馬光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光不能從。凡熙寧弊法，一時剗革殆盡，卒釀紹聖之禍。先後之際，賢者固未易言哉。

邵子卦氣圖



按邵子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與京房、楊雄法同而用異。楊龜山疑之，謂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揚子以作太玄，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氣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歷書皆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康節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龜山不知康節所本者，先天卦圖也。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為四中，二至、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為四孟，四立當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於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為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為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會，月與地遇，為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為觀，日月皆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末，交夏至為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十二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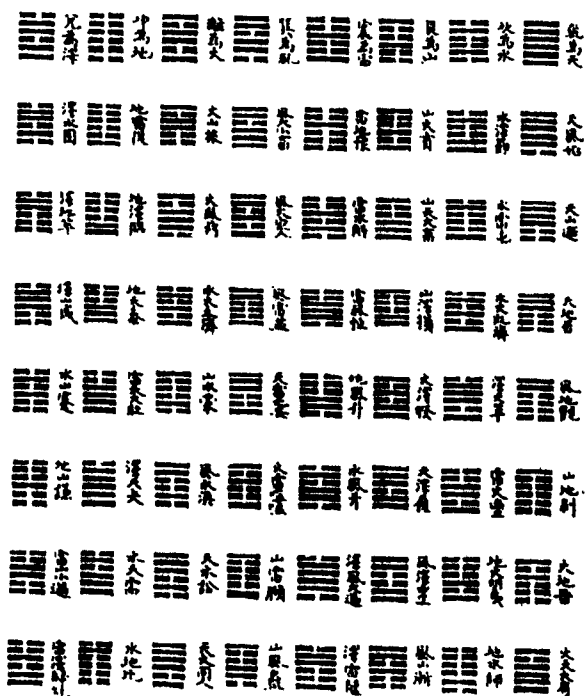
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蹇、漸、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末交冬至為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一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為六十四卦。以卦配氣者如此。」

周—敬曰：「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无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以此為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即擬此干支為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即擬此時為天心乍轉，定為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為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為一氣之節。逐時逐日，叙而數之，或為甲子，或為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即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口，即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於是以下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掩，數長者福，數盡者凶，消息盈虛，歸於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逃矣。」如今年歲在辛巳，筮者於六月朔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遞頤而屯、而益，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將乘之候，其節氣為小暑矣；視所值為姤之上耶，則日為甲辰，於冬至丙戌干為生，而支為冲。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无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窮。正乾盡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耶，則日為乙巳，於冬至丙戌，干既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慎德、載物、濟事、有人。正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

得時、得朋、有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畫，无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今按，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康節謂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又曰：揚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揚雄太玄每事分作三節，配天地人；康節只是加倍之法，每事看作四破，故惟以四象爲主。且太玄有氣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固不如邵子之精密耳。

八宮游歸卦變圖



依本義所列位次，用後天八卦。

右圖本諸衛氏元包，即京房所用。按，京房八宮卦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首乾宮，次震宮，次坎宮，次艮宮。中卷首坤宮，次巽宮，次離宮，次兌宮。又依男、女、長、少為序，蓋專主八純宮，變六十四卦也。下卷雜論卜筮，首論聖人作易，揲著布卦，次及納甲法，次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皆本此八純卦立說。

黃元公曰：「孔子云：『易始於一，分於三，盛於五，終於上。』又曰：『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本宮純卦是也，自一世以至歸魂，則變而為七矣。於是變大有之中陰為陽，是謂純乾之卦。道家所謂九，還也，合八卦而為九，復合九卦而為一，神乎神乎！』八純卦為命宮，變卦之祖也。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有子孫相禪之義，五行傳變之機。儒言一氣之傳，道家九還之丹，皆表之矣。六變為游，七變為歸，則神返於內，而天命還元矣。元命包其祖京房乎？『繫度以一為宗廟，禮之不遷主也。五世親盡，真脈衍而長存，亦與禮相表裏，故曰禮為之明，易為之幽。』」

時論曰：「一宮縱七、橫七，其用廣矣。陽宮五而參以陰宮三，陰宮五而參以陽宮三，盡脫本宮，收其相錯而縱橫之中，三不入焉。乾宮无雷水澤，坤宮无風火山，震宮无天火山，巽宮无地水澤，坎宮无天風火，離宮无地雷澤，艮宮无地雷水，兌宮无天風山。其不備者，取諸四互而包焉。『易用本卦，而取動畫之象為占。觀其爻動而將變之初也。包用變卦，而取世爻之所在為占。觀其爻變而已動之後也。』」

「用九以六，故乾之用在離。用六以九，故坤之用在坎。陰陽相為用也。參同契曰：『坎離者，乾坤之妙用。故乾坤互變，坎離不動，當游魂為變之際，各能還其本體也。』」

見易曰：「惟一宮有七變，此易之所以用七占也。於其變觀之，五爻變，而上一爻不變；及其復也，五爻俱復，而上一爻不復，是知變者有不能盡變也，復者有不能盡復也。不盡者互藏其幾，易之道也。乾宮之變，坤居其半。坤宮之變，乾居其半，正對也。他卦則乾宮以三、五、七奇者相參，而偶者不入坤宮，以二、四、六偶者相參，而奇者不入。餘六卦皆然，奇、偶之辨亦嚴矣。」

今按，八宮卦以先天橫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位序列之，皆八卦相錯也。乾坤一與八錯，兌艮二與七錯，離坎三與六錯，震巽四與五錯。各宮所變之卦，以至游、歸无不爻爻相錯也。乾太陽與離少陰，坤太陰與坎少陽，互為游歸。震少陰與兌太陽，巽少陽與艮太陰，亦互為游歸。皆本諸先天之序也。

附焦延壽易林卦變法

按，焦氏易林以一卦變為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變四千九十六卦，而卦變之次，一本之文王卦序。首乾坤，而終既、未濟。每一卦為詩一首，以代占辭，而文王、周、孔辭皆不復用，至朱子以爻變多寡順而列之，以定一卦所變之序，又以乾坤所變之次，引而伸之，為六十四卦所變相承之序。其占一以卦爻詞為據。然其法，皆本於焦氏，而比焦尤密耳。焦氏又有分卦直日之法。

項平菴曰：「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直依周易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則直一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即京房六十卦氣之法，但京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京用太玄之序，焦用周易之序耳。」

附京房卦氣直日法

按，京氏卦氣圖分三層，內一層列坎、震、離、兌四正卦，二十四爻，以司一歲二十四氣。中一層，除四正卦，以六十卦，分公、辟、候、大夫、卿，凡三百六十爻，以司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其卦次與太玄卦氣次第同。外一層，又取中層內十二辟卦，凡七十二爻，以司一歲七十二候也。

漢上朱氏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又曰：「說卦言坎正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坎冬至，離夏至，為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復象曰「七日來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曆三百六十日，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當之。四正卦主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積分成閏也。此京房卦氣

直日之法。」

見易曰：「六十卦，卦有六爻，爻直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一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每卦又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而適周一歲之日也。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布算，京氏六日七分，則以八十分為日法布算，雖各一術，其以卦配日法一也。」

今按，邵子卦氣圖，亦主六日七分之法，用先天六十四卦，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京氏以震兌代坎離，以坎離代乾坤，用後天也。所謂分、至及二十四氣，未嘗有異。特京氏卦氣自中孚起冬至，邵子自復起冬至耳。

附卦氣起中孚說

胡庭芳曰：「京房、揚雄皆以卦配氣候，謂之卦氣。然房以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去取異矣。房以兌應大雪，而雄以坎；房以兌應秋分，而雄以震，節候異矣。房以坎、離、震、兌各主九十日，而雄於四卦，卦得四日有半；房以六十卦主六日七分，而雄亦以四日半當之，多寡之數殊矣。獨是謂冬至起於中孚，其說則同。太玄以中孚為卦首，其詞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无不在其中。』故太玄以中准中孚，而為卦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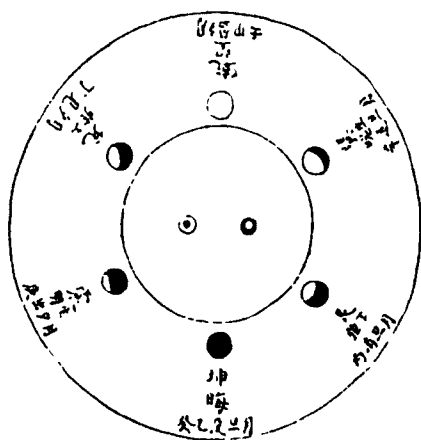
漢上朱氏曰：「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起於冬至；以歷言之，日始於牽牛；以日言

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思。宋咸著論，謂何不起於他卦？真不知者也。」

估僂易說曰：「革居序卦之四十九，當大衍之數；節居序卦之六十，當周天之數。度六十卦，六十爻，一爻主一日。夫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未濟。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噬嗑甲寅，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盡。下經咸起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亥而終，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歲一周。所以京焦用以直日。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革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是或一道也。節後繼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所以分坎、離、震、兌四卦，應子、午、卯、酉為冬、夏、春、秋四時，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啟閉，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則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終於亥，至中孚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為一年之數也。中孚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凡二十四爻，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也。」

今按，房雄皆以卦起中孚，以中孚為十一月之卦，必有其旨。估僂則謂六十甲子盡於節，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後即繼以中孚，非卦起中孚，乃從中孚復起甲子耳。而取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分為震、兌、坎、離以合於房雄所主之四正卦，說亦甚妙，但自從上、下經卦序立論，恐非房雄卦氣之旨也。

附 納 甲 圖



朱子參同契註云：「三日，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月上弦之

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

真西山釋之曰：「震一、兌一、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又曰：「朔旦，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八卦用六卦者，以月之魄，即日之光，故不直離，猶之不直坎也。坎離陰陽居中，非以漸生者，故不用，而建始於復。」

京氏傳曰：「降五行，頒六位，即納甲法也。」

田間易學卷一 圖象

附

乾

壬戌土
庚申金
戊午火
丙辰土
甲寅木
壬子水

宋

壬戌土
庚申金
戊午火
丙辰土
甲寅木
壬子水

納

坎

戊子水
丙戌土
甲申金
壬午火
庚辰土
戊寅木

艮

戊子水
丙戌土
甲申金
壬午火
庚辰土
戊寅木

甲

坤

癸酉金
辛未土
己巳火
丁卯木
乙丑土
癸亥水

巽

癸酉金
辛未土
己巳火
丁卯木
乙丑土
癸亥水

法

離

己巳火
丁未土
乙酉金
癸亥水
辛丑土
己卯木

兌

己巳火
丁未土
乙酉金
癸亥水
辛丑土
己卯木

胡庭芳曰：「沈存中謂納甲不知起何時，予考之，納甲本以月之晦朔、弦望、昏旦、生消而定，而京氏易傳以十干配上八卦，與之吻合，亦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乾坤上下包之，六子生。乾坤包中，如物之處胎中也。」

項平菴曰：「乾初起甲子，則父起黃鍾，天之統也。坤初起乙未，則母起林鍾，地之統也。震初起庚子，長男，從父也。巽為長女，故震起庚子，而巽起辛丑。坎中男，離中女，故坎起戊寅，而離起己卯。艮少男，兌少女，故艮起丙辰，而兌起丁巳，以子、丑、寅、卯、辰、巳為次第也。大抵陽卦納陽干陽支，陰卦納陰干陰支。陽六干皆進，陰六干皆退，惟乾納二陽，坤納二陰，包括始終天地之道也。」又曰：「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法也。以錢代蓍，以拆單交重，分陰陽老少，但不以交重為占，自以世為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云。」

附世應例

項平菴曰：「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為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為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為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為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為世，世之對為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為某爻之所變耳。如乾本卦上九為世，九三為應。乾初變姤，為一世卦，初六為世，九四為應。再變遯為二世卦，六二為世，九五為應。三變否為三世卦，六三為世，上九為應。四變觀為四世卦，六四為世，初六為應。五變剝為五世卦，六五為世，六二為

應。剝之四復變為晉，謂之游魂卦，九四為世，初六為應。晉下卦皆變為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為世，上九為應，餘倣此。」

附飛伏例

項平菴曰：「京房於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為伏。乾見伏坤之類，皆以全體相反也。至變卦所變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同以本生，純卦為伏。蓋五卦皆一卦所變；至游、歸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為伏。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則飛為巽初辛丑，伏仍用乾初甲子。二世遯飛艮二丙午，伏仍用乾二甲寅之類。至五世，皆以本卦乾爻為伏者也。自五世復下為游魂卦。剝四變晉是艮變，其飛為離四己酉，伏為艮四丙戌矣。又下為歸魂卦。晉下三爻變為大有，自坤變乾，故飛為乾三甲辰，伏為坤三乙卯矣。二卦皆近取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宮也。餘卦倣此。」

今按，先天自乾變坤一百九十二陰，而成六十四卦；自坤變乾一百九十二陽，成六十四卦。總百二十八卦。元包八卦之變，七變而歸魂，八卦成六十四卦；歸魂七變而復本卦，亦成六十四卦，共百二十八卦。於朱子卦變又是一變法也。朱子嘗謂納甲、飛伏之類，固是易之一端，然必欲窮其理，故本義以八宮游歸圖列諸卦變之後。

律應卦氣相生圖



蔡季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

音節遠。故於角、徵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為變徵。於羽、宮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為變宮。」自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至角得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故止五音。乃變通之，置一而兩。○謂化一為十也，三之得九。○謂變二得九也，以九因角之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二算，其數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按，史載律妻呂子，隔八相生。以易證之，非隔八也，乃隔七相生，既生之位，乃隔八耳。凡爻起於六，再起即為七，故曰「七日來復」。晝夜寒暑，陰陽盡以六位相旋，至六則極，至七則變。故十月一陽生，四月六陽，而五月又一陰生也。以十二辟卦配十二月，則知黃鍾之子，與蕤賓之午，一陽與一陰交而生二陰，是為林鍾。二陰與二陽交而生三陽，三陽與三陰交而生四陰，以至生十二，皆如之，則所妻在第七位，所生在第八位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天道也。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至午為蕤賓，陽為主，陰為賓。蕤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於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於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六律、四鍾、三呂，黃鍾其根本也。林、應、大、中、南、夾，鍾與呂相對，六律之間，復自有陰陽者。納音之法，以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以寅、午、戌、亥、卯、未為陰紀，亥、卯、未之位，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三鍾者，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之位，曰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故謂之呂。以亥、卯、未，統寅、午、戌；以巳、酉、丑，統申、子、辰。巳亥者，姤復之先機也。○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

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返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返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九強，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時論曰：「史記謂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蓋陽位以倍，陰位以四，倍即三分損一也，損一即倍其實也。四即三分益一也，益一即四其實也。如黃鍾位子，數八十一，下生林鍾。倍其實，為一百六十二，以三分之，每分得五十四，林鍾之數五十四。上生太簇，四其實為二百一十六，以三分之，正得七十二。諸律皆如此法，損一益一，以相生也。」

兄易曰：「聲與律旋相為宮者，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為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下生應鍾，變宮也。上生蕤賓，變徵也。若九月用樂，則以无射為宮，中呂為徵，黃鍾為商，林鍾為羽，太簇為角，南呂為變宮，姑洗為變徵。凡五聲一變，相去各八位，所謂隔八相生也。」

火傳曰：「律隨斗柄左旋，而其氣與日月之會嘗相合。律在子，則日月會於丑；律在丑，則日月會於子也。律管必以十二辰合宮相向，取日月會合之氣也。日者，太陽之精，天之氣，以日為主；月者，太陰之精，地之氣，以月為主。故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日月交會於上，以成次，則陰陽交會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為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按，太玄謂斗振天而進，日逮

天而退，以天行進，日行退也。冬至，日與天會，為復。天丑日子，天寅日亥，天卯日戌，天辰日酉，天巳日申，天午日未，天未日午。夏至，天與日遇，為姤，天申日巳，天酉日辰，天戌日卯，天亥日寅，天子日午，天復與日會，為復。二至者，天日陰陽之交也，天行不可見，見之於斗柄之所指，而日月合宮即因斗柄所指而知之。斗柄指子，日月會於丑，其辰為星紀，其律黃鍾。指丑，則日月會於子，其辰為玄枵，其律大呂，子與丑合也。斗柄指寅，日月會於亥，其辰為陬訾，其律應鍾。指亥，日月會於寅，其辰為析木，其律太簇，寅與亥合也。斗柄指卯，日月會於戌，其辰為降婁，其律无射。指戌，日月會於卯，其辰為大火，其律夾鍾，卯與戌合也。斗柄指辰，日月會於酉，其辰為大梁，其律南呂。指酉，日月會於辰，其辰為壽星，其律姑洗，辰與酉合也。斗柄指巳，日月會於申，其辰為實沈，其律夷則。指申，日月會於巳，其辰為鶉尾，其律中呂，巳與申合也。斗柄指午，日月會於未，其辰為鶉火，其律林鍾。指未，日月會於午，其辰為鶉首，其律蕤賓，午與未合也。所謂合宮，本日所在之宮，而月與之合也，亦以日進月退，相及於此而會耳。周禮大司樂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月相配合者而用樂。皆以陽律為主，而陰呂來合之，正法此義也。故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附含少論

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嶠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无忌隋志亦與呂氏无異。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季通因之，於是黃鍾之度无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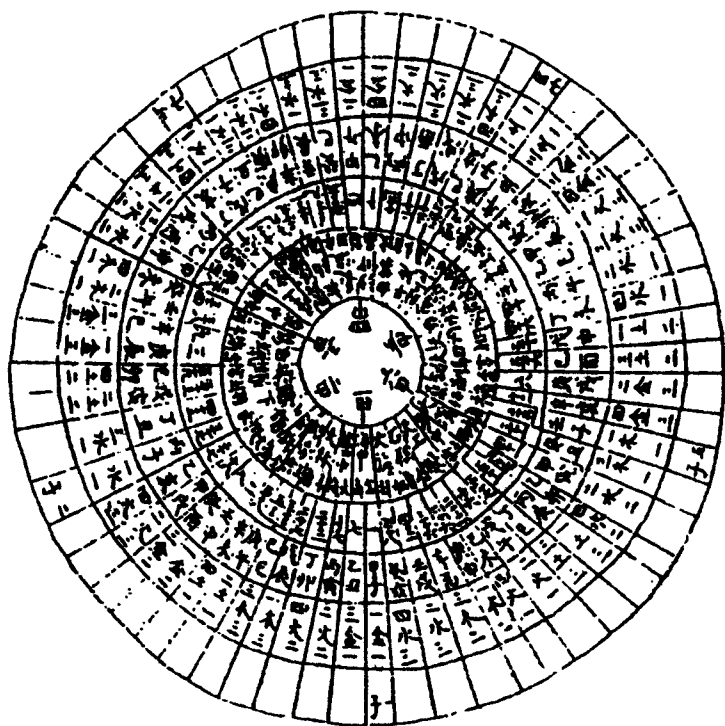
旋相為宮之義亡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度，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蓋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按此正合圖圖，自復一陽至臨二陽，歷十六卦而成。自臨至乾六陽，歷卦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右之陰亦然。始極緩，終極速也。○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極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蓋大暑陰氣未行，陽雖替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无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賓九寸，陽之老也。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為黃鍾之變，而直以為黃鍾之管，遂主九分為寸，有八十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漸降，而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況以應鍾接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有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

今按，含少論之說，雖本陽長陰消，有合於先天圖。然黃鍾八寸一分，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自古已然，先儒論之詳矣。若據此說，非律合陰陽，乃準陰陽以制律也。

納音圖

田間易學卷一

圖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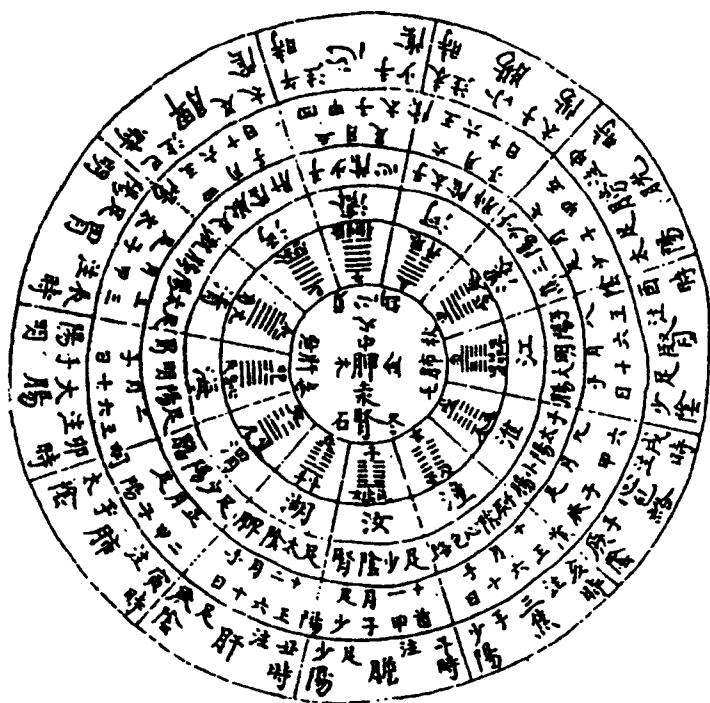
按，五行本位，西方屬金。五行有聲，而最清者惟金，故納音首金。所謂甲子乙丑，海中金也。五聲宮商角徵羽，既輪之後，四輪以應天地之生數，則起於西方羽與宮相接，而乾居於前為金。故納音之理，起於西，而支干始甲子仍起於北，乾統之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木傳火，火傳土，土傳金，金傳水也。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金傳火，火傳木，木傳水，水傳土也。故曰納音、納甲，皆乾始而坤終也。○同位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季，此遞甲三元紀也。甲子，金之仲，為黃鍾、商，同位娶乙丑為大呂、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為夷則、商；同位娶癸酉，為南呂、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為姑洗、商。此金之三元終也。庚辰同位娶辛巳，為仲呂、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為黃鍾、徵；戊子同位娶己丑，為大呂、徵，隔八生丙申，火之孟，為夷則、徵；丙申同位娶丁酉，為南呂、徵，隔八生甲辰，火之季，為姑洗、徵；甲辰同位娶乙巳，為中呂、徵，隔八生壬子，木之仲，為黃鍾、角；壬子同位娶癸丑，為大呂、角，隔八生庚申，木之孟，為夷則、角；庚申同位娶辛酉，為南呂、角，隔八生戊辰，木之季，為姑洗、角。如是左旋，以至丁巳為中呂宮，而五音之三元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同位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而終於癸亥，則三元為之再周，即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例也。○按前三元以子申辰為主，丑酉巳為配，配中三呂。後三元以午寅戌為主，未卯亥為配，配中三鍾。

見易曰：「納音金傳火，火傳木，木傳水，水傳土，不過本河圖之數，逆轉而用之，音起於西，河圖西四九，金也，而傳南；南二七，火也，而傳東；東三八，木也，而傳北；北一六，水也，而傳中；中五十，土也。其法一如納甲用六十支干序，定以五行，挨次排去，分子午為兩局，而三元為之再周，以子始而申辰

繼之，則丑酉已為配。以午始，而寅戌繼之，則未卯亥為配。干尊六甲，支輪五子，金與金對，火與火對，木與木對，水與水對，土與土對。蓋由子午兩局，五行再排，而干支沖對，此先天圓圖法也。依子平用三合，而以陽辰為主，照遜甲紀三元，而惟子午是貴。六律隔七娶妻，隔八生子，而陰陽互用。五行同位娶妻，隔八生子，而陰以從陽，始知術家顛倒五行，皆有一定不可易之至理也。」

今按，納音圖於易无涉，然於此悟陰陽五行之理，左行右旋，无不合河圖之位數。見河圖所包无窮也，故併存之。

人 身 合 天 地 圖



方藥地曰：「人一身骨節三百六十五，與周天度數合，其大穴數如之。而毛竅八萬四千，乃七其十二百倍之妙數也。行於骨節間，氣血而已，氣為衛，行脈外，血為營，行脈中。血實統乎氣，而脈行氣血於十二經十五絡者，皆脈也，而周身之脈又別之為八奇經。古人知天地人之原，得其要於寸關尺三部，以浮中沈。九候之難經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候脈者，必取平旦。脈行十二時，中寅則注肺，百脈會焉。寸口，肺經也，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故百脈變見於寸口。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脈各有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太陽日一度，從房至胃十四宿，為陽，主晝。人身血氣行陽二十五度也。從昴至氐十四宿，為陰，主夜，正人身氣血行陰二十五度也。人身經絡共長十六丈，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寸，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合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中，長六尺五寸，合三丈九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合一丈五尺。督、任各長四尺五寸，合九尺，共長十六丈二尺也。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十息，脈行六尺；百息，行六丈。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氣血周身一度也。漏水下二刻焉。至明日寅時，周身五十度，脈行八百一十丈，共萬三千五百息，漏水下百刻焉，日行一十八舍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而注足陽明、太陰，而注手少陰、太陽，而注足太陽、少陰，而注手厥陰、少陽，而注足少陽、厥陰，循環注手太陰，周而復始。二分晝夜，兩停脈行，五十度正數也。冬至後，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陰多陽少，則氣血凝澀，而脈運止行四十度。夏至後，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陽多陰少，則氣血滑利而脈疾，反行六

十度也。」「呼為陽，而應天，呼出心與肺。吸為陰，而應地，吸入腎與肝，而任、督應之，十二經應之。天之氣，始自中原，播於諸脈。任、督為陰陽之海，任在前二十四穴，督在背二十七穴。督陽三九，任陰四六，自任之會陰，為二陰門，即坎離之門也。督之斷交，與任之承漿相合，分之為二，當合口呼吸時則為一，是則二十四、二十七，共五十一，而實五十也。會陰為天地根，斷交、承漿為天地門。口以出呼吸，而本於脾之丹田，故呼出心肺，吸入腎脾，皆丹田所運轉也。」

今按，人身一小天地，不獨人身然也，生物亦然。蔡介夫謂細微之物，无有無陰陽者，其陰陽亦无少欠缺。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也。然則凡有陰陽者，其消息進退，即皆與十二辟卦相應，豈獨人身合天地哉？

校記

〔一〕以四約之「四」原作「數」，據朱熹易學啟蒙改。

〔二〕吳祕注法言云 原本此句為「法言註周禮」，意不可解，據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改。

〔三〕是以易稱 原本缺，據困學紀聞卷一補。

田間易學卷二

周易上經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
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
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

朱子曰：「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張希獻曰：「乾下者，洪範曰『貞』是也；乾上者，洪範曰『悔』是也。」○李子思曰：「一陰之生于時為夏至，陰氣所激宜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于時為冬至，陽氣所激宜熱也，而反寒。蓋一陰萌於下，

推出陽氣於上，故熱。一陽萌於下，推出陰氣於上，故寒。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胡仲虎曰：「元亨，利貞，本義以為占辭，大通而至正者，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易六十四卦，彖辭三十四卦言貞，然則不貞者，固不可以占也。」○蔡虛齋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

見易曰：「程子謂乾者，天之性情，須知此性情不專屬天，天地人物共此性情，亦共此元亨利貞四德。故彖、象、文言或以天言，或以人言，或以物言，未可認定乾為天也。」

火傳曰：「以六畫卦言，則純陽乾，純陰坤。以三畫卦言，則三奇乾，三偶坤，以一畫言，則一奇乾，一偶坤。繫辭傳乾、坤，多指奇偶，於蓍策則九、六是也。」

初九：潛龍，勿用。

孔疏：「陽爻稱九，陰爻稱六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九、六者，揲蓍之數所得也。

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大過象云『棟撓，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陰在下也』，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誠之。若漢

高祖生於暴秦之世，惟隱居為泗上亭長，是勿用也。諸儒皆以為舜始漁於雷澤，舜當堯之世，堯君在上，不得謂小人道盛，此潛龍始起在建子之月，於義恐非。」

程傳：「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

蔡伯靜曰：「初，位也，凡爻初、二、三、四、五、上，為位之陰陽；九、六，為爻之陰陽。氣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潛，象初，龍，象九。」○蔡虛齋曰：「畫卦自下而上，所以象氣之消息，如井泉先溫之類，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今占卦如五爻皆九，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多也。八、六倣此。」

見易曰：「邵子謂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龍，純陽之物，時者，陽用事之時也。初時陰氣正盛，故勿用。」

火傳曰：「乾六爻皆君道，坤六爻皆臣道，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則乾為天道，為夫道，為君道，不待言矣。元詹事王約語太子家令薛居曰：『太子，潛龍。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

可乎？』是以潛龍為儲君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孔疏：「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

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後，九二當建丑建寅之間，於是地之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存。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取象論義，於此不殊。

程傳：「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

見易曰：「漢高祖初起沛上，明太祖初隸淮陰王軍前，於是時，豪傑皆一見歸心。兩人皆以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匹夫而有天下，所謂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王註：「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

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

程傳：「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

龔深父曰：「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胡庭芳曰：「乾九三爻，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六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于令升曰：「晝夜平分，六畫天行，日周而過一度，三則日終向夕之候，兩乾終始，曰乾乾。」

見易曰：「君子與日俱動，與夜俱靜，靜不是休息，乾乾其有事也。惕若者，无事而有事也。世稱龍善睡，物不能害之，惟其善警惕也。」

火傳曰：「乾无臣道，九三居下卦之上位，極矣。以人位擬之，當在諸侯之上，特未為王耳，正文王所居西伯之位也。」

今按：孔氏謂此一爻，因陽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其象。易者象也。不但龍是象，君子亦是象，三百八十四爻，无一爻非象，而拘拘以此文為人位、爻詞實言人事者，謬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孔疏：「九四去下體，人上體，是乾道革之時。」易之為體，三與四為人道，人近在下，不近在上，故九四云：「中不在人」，異於九三也。」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詞。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李季辨曰：「或躍，陽使之也。在淵，陰使之也。」胡仲虎曰：「躍以『或』言，審於進也。淵以『在』言，安於退也。」易彖章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卑於地，二言在田，四言在淵，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

見易曰：「孔氏謂此爻若西伯內執王心，外率諸侯以事紂也。由周公繫爻時論之，當為武王觀兵孟津之日。」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王註：「夫位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睹，不亦宜乎。」

孔疏：「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曰飛龍在天。」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

見易曰：「玩本義，不惟飛龍是象，大人亦是象。」

上九：亢龍，有悔。

程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郭子和曰：「三過中而惕，上過中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正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胡仲虎曰：「卦以內為貞，外為悔。乾上九，外卦之終，曰有悔。坤六三，內卦之終，曰可貞。貞、悔二字，於此發諸卦之凡例。」

見易曰：「上九一爻，以氣候按之，近偏小滿，陰已在下，漸推陽出，推而益上，故有進无退，其勢不得亢。」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王註：「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程子曰：「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趙汝樸曰：「聖人於不中之爻言悔咎，

於二、五不言吉。以首出庶物之乾，而无首始得吉。德之不可不戒如是。見者善藏其用。人見无首，非真无也。」○管登之曰：「六龍之不可分首尾，猶天行之不可分旦暮也。人心一毫未化，即非天德。從其中之執而未化者，遂見以為首，為不見其首，而以時乘之，獨處皆可以為首。時潛而潛即為首，時見而見即為首。人見以為首，羣龍實未嘗有首也。无首无不首，止乎分之所當然，行乎時之不得不然。此之為天則，聖人亦不知其然而然。」○象正曰：「乾，首也。六龍皆動，而乾不為政，是无首也。无首則牝馬也。稱羣龍何也？由是而之焉，六十四卦至四千九十六卦，皆龍也。龍隱其首，以御羣龍，至於坤而極矣。」

見易曰：「惟能用九，斯不為九所用。九變則八，變者所以用也。能用則爻爻可變，莫非龍也，而莫測其為龍，故曰見羣龍无首。見者，自人見之也。」

火傳曰：「陽為九用，而不能用九，則亢。陰為六用，而不能用六，則戰。參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知六爻之為六虛，則知易之妙。」

今按，羣龍，六龍也。六龍本一龍，當其時則為政，未嘗有定法也，故曰羣龍。謂之羣龍，寧見其首乎？此用九，而不為九用者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孔疏：「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
程傳：「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

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按，古易經自經傳自傳，本不相混。蔡虛齋謂「彖曰」前當有「彖上傳」三字，古本淆亂。朱子既已定正，今但稱「彖曰」不別之為傳，仍從王弼本也。學者不察，將以孔子所釋之辭為彖矣。「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

朱子曰：「凡彖皆以易象與天道雜言，明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終之，明易以天道言人事也。六十四卦之例也。」○蔡虛齋曰：「天之四德默運，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惟其機之所動耳。所以然者，物物各具一太極，自成始之時，所謂元亨利貞者，悉已全具。其元亨利貞，不過應天之時而行耳。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天亦莫之為也。總是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无間然也。」○說卦傳謂：「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萬物隨帝以出人也。故論天之四德，即於物上觀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楊誠齋曰：「彖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蔡虛齋曰：「品物與萬物不同，萬物兼飛潛動植而言，品物只是植物。若飛潛等物，豈待雲行雨施然後流形耶？坤之品物咸亨，姤之品物成章，皆指植物。以植物言亨，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也，此形字對氣字言，資始時還只是氣。於此方有形，却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

外。」

見易曰：「雲行雨施，所謂神氣風霆也。品物流形，所謂庶物露生也。雲雨只據其氣之亨者言，不必定是雲雨。凡其行者即謂之雲，施者即謂之雨，則品物，亦可兼動物言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孔疏：「六龍即六位〔之龍也〕」。『陽氣升降謂之六龍，上文以『元』『始』總明乾德，故云乃統天也。此名時乘六龍，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也。』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丘行可曰：『聖人體乾之元亨，而以終始言之，何也？終始之間，陽變而陰，春夏變而秋冬，此正是造化過接處。』○胡仲虎曰：『天有十二時，陰陽各司其半，以成四時。故爻位亦以六而成。一爻有一爻之位，則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泛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首於乾象發之。』○蔡虛齋曰：『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箇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聖人於天地間，此理无不通徹，故曰大明。』『聖人之元亨，只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句。此六龍，全是說有位聖人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要亦自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時，因時進退，便是時乘六龍。謂之乘龍御天時，當想其變化无跡之妙。皇極經世篇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以其行无轍跡也。』」

見易曰：「乾元統天，无終无始也。无始而萬物資始，時至則然也。大明終始，明其終始，皆時爲之也。」

今按，元亨之後，利貞之前，陽事方終，陰事方始，於此曰「大明終始」，蓋極言乾元之所以統天也。陰陽之數，各極於六，乾坤十二位當之，此謂六位時成，兼坤六位而言，六龍則專指乾六位耳。時乘六龍，自子至巳之時，皆元亨之事也。上九以後已交坤初，利貞者，坤之事也。聖人以元亨利貞四德，併歸之乾，蓋深明四德，全具於乾。坤惟順承之而已。坤以乾之四德爲其四德也，終始皆乾之所爲，故坤曰「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觀吾陰陽二氣論，其義始悉，先儒謂此節錯簡，當在乾道變化節後者，謬。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二〕，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三〕，全於已生之後。釋利貞之義也。」蔡虛齋曰：「本義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此陰陽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雖至微之物，亦无少欠缺者，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也。」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諺所謂氣候相催也。」

見易曰：「元亨自內而向於外，亨其外見者也。利貞由外而歸於內，貞其內藏者也，祇是一事，特皆進一步耳。故彖傳舉元以該亨，而於利貞亦不復分析。」

火傳曰：「以剝復二卦按之，剝之卦辭，元亨利貞，无一有焉。於彖曰不利有攸往，於爻惟曰蔑貞凶。當九月剝爛之餘，更加以霜雪之摧折。所謂碩果者，生理盡矣，不知外愈剝爛，則內藏愈深，而生趣愈妙，是之謂貞也。故反剝為復，即贊以亨，而復於初九曰元吉，此貞下起元之義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見易曰：「萬物固已自然，聖人又何事焉？聖人猶為之領袖耳，雖有一切制作，不過順其自然，於己未嘗少動，於物未嘗少擾。即動是靜，則即亨是貞，非謂功業既成後，而萬國始各得其所而咸寧也。」

火傳曰：「乾用九以无首為吉，此稱首出者，蓋乾之有潛見惕躍飛亢，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天之四時以時為政，乾之六龍以時為首。以時為首，雖首猶无首也。首出不專是飛躍。商周之時，无務光、伯夷，則人倫滅矣。春秋之時，无孔子則斯文盡矣。留此種子，維持萬世，是即潛見之聖人首庶物而寧萬國之事也。」

今按，變者，自无而有，為萬物之出機；化者，自有而无，為萬物之入機。曰乾道變化，則是陽變陰化，皆歸諸乾矣。自夏至以後，坤始用事，各正保合，雖屬之坤，然坤不能離乾以有為，曰「乃利貞者」，言凡坤之所為，乃乾之所為，利貞也。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謂歸功於

坤，而乾不有也，以其貞下起元，而萬物隨帝以出震，曰首出庶物，至於萬寶告成，而玄工寂若而不知。曰萬國咸寧，此之謂終始，此之謂統天。夫坤不能離乾以有爲，猶之乾亦不能離坤以爲乾也。坤雖至夏至用事，然乾資始之時，坤即以資生矣。品物流形時，所爲含弘光大，而使咸亨者，非坤之爲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孔疏：「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按，此謂大象傳。而釋六爻者，爲小象傳，皆夫子所繫。六爻辭乃周公繫也。本義：「周公所繫辭」連上句作一氣讀，所謂上下兩象者，即註上乾、下乾也。王弼削去「傳」字，但稱「象曰」，以致經傳淆亂。「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

胡翼之曰：「天，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胡仲虎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流，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胡庭芳曰：「夫子

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蘇子瞻曰：「天豈以剛故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敬則日長，偷則日消。」○象正曰：「日法天，君子法日，寢興明發，體道不息，變化萬物，而還守其極，故象簡而義可通，象備而辭不煩。聖人之辭，彌漫天地，皆可按象而求，循實而稽也。」○訂詁曰：「言天行，見其一日一周，自西而下，又自東而上升，若重複之象。健者，乾之德也，以卦德易卦名者，以其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特異其辭，以別於他卦。猶春秋首年不曰一年，曰元年；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見易曰：「君子與天，其一乾體。乾者，健也，自強便是健，不息方為自強，一刻不自強，即一刻失其健矣。朱子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只一息，便是人欲；只自強，便是天德之剛。非於自強外，又有所為天德也。」

火傳曰：「一部老子，全旨在柔，大易全旨在剛。此老易之分。」惟自強不息，而後為純陽。纔有一念雜之，便是陰，便與乾體不合。自強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道家雖用在柔，而體貴剛，故亦取法於乾。」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孔疏：「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此一爻之象，專明天之自然之氣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胡庭芳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也。於坤，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陰陽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為諸卦通例。」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胡仲虎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之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游定夫曰：「終日乾乾，行事也，而曰反復道者，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當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蔡虛齋曰：「反復二字，有去去來來不自休廢之意。所謂往來於懷，與復象『反復其道』同，非反復乎道也。」

見易曰：「易之所以變化不窮者，用在反復也。反復莫密於晝夜，君子日乾夕惕，法晝夜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石守道曰：「爻詞但云或躍、无咎，夫子加『進』字，以斷其疑也。」○蔡虛齋曰：「本義謂『可以進而不必進』，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无咎也，承或躍在淵而言，非決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造猶作也。」

胡仲虎曰：「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有其德、无其位，不敢作禮樂，作即所謂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孔疏：「九五盈也，盈而不已，則至上九〔地，致〕亢極有悔〔恨〕〔四〕，故云：『盈不可久也。』」

易意曰：「大人用天，天道忌盈，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不惟志不可盈，德亦不可盈，盈其德者，是昂其首以為龍也，故總結之曰：『不可為首。』」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爻皆變而吉。」

呂伯恭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心實為首也，即此是老易公私之辨。」

見易曰：「九與七皆陽也，九變而七不變。用九者，用其陽之能變者也。惟用九，則六爻皆變，純乾變為純坤，坤彖辭『先迷後得』，即此不可為首之義。乾而能坤，是謂之天德。『或以首指上九，蓋乾之所以為乾者，在上九一爻，自五而下，龍體盡變，惟上九未變，翹然其首在耳。』聖人欲并其首而渾

之，上九變，則六爻盡變矣。此用九而不為九所用也。」

火傳曰：「天德本无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歲以春為首，日以朔為首，至於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无可為首也。潛、見、惕、躍、飛、亢，若各成其一德，不能轉移者，即為首，即非天德。用九者，隨時而行，不能別之以一龍，故曰羣龍。」

孔疏：「此六爻象辭，第一爻言陽在下，是舉自然之象，明其餘五爻皆有此象，舉初以見末也。五爻併論人事，則知初爻亦有人事，互文相通也。」

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倣此。」按大象者，是大象之傳。小象者，是小象之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據本義當作文言傳。其「文言曰」三字，亦王弼舊本也。丘行可曰：「六十四卦繫元亨利貞者，乾、坤、屯、臨、隨、蠱、无妄、革也，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獨乾謂之四德，非夫子所自取也。按左氏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謂隨卦繇辭云云，與今文言纔易數字。至定公十二年，孔

子始生，上距穆姜十四年，則四德之論，蓋古有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夫子繫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於乾也。」○胡仲虎曰：「元亨利貞，彖傳分而二之，一陰一陽之謂也。文言分而四之，四時五行之謂也。」○蔡虛齋曰：「文言總指卦爻辭言，此則其傳也。前面分卦爻辭而繫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附於經也。」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盡六合之間，無時無處無此四段。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成，皆自分此四段。若拘於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元利貞矣。」元即是仁，春秋胡傳隱公十二年總論曰：「元者何？仁是也。」朱子太極圖總論曰：「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宜也。正者，事之體也。此可見元即是仁。四者，是指人之四德而言。」

見易曰：「長，謂萬善於此發端也。會，言其天性中具有之節文也。和，謂義之合乎人情者。幹，言未有事而事所由立也。」

火傳曰：「孔穎達謂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知者，行此四事，併須資於知。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也。」文中子亦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知之功也。合而觀之，善長，形而上也。嘉會，形而下也。和義，化裁之變，貞幹，推行之通也。」則亦以知為主，以貞屬信。獨朱子以信為四德之主，而以知備四德之貞。愚謂知與信合而為貞。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智，弗去是信。若知不真，信亦不堅，焉得為貞？貞於時為冬，於方為北。朱子云：

凡屬北方者，著兩字方能盡之。故腎有兩，龜、蛇亦兩，以十二支言之，戌亥之陰，終於北；子丑之陽，又始於北。故北方皆兼兩義。明貞兼信與知，鑒度之言是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體。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本義：「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朱子云：「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未足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蔡虛齋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曰利物足以和義，則利外无義矣，義外亦无利矣。外義而求利，惠王之言利也。外利以為義，楊氏之義也。蓋和，非有心為之，義中自有簡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

見易曰：「玩四『足以』字，言四德之用，用在體中也。君子以仁為體，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則雖不必有博濟之事，而足以長人。天理節文，粲然殫列，不必見之度數威儀，而足以合禮。存心利物，各得其所，不必有制義之事，而足以和義。知之既真，固守不移，雖退藏於密，一事不為，而足以幹事。以見四德，凡君子皆具足，不必定有大人之位也。」

火傳曰：「貞固者，即中庸『固聰明聖知』之固也。不固不足以為知。大知若愚。凡遇事好用其知，自侈以為敏速者，皆不可以言知。知必正而固也。」

今按，本義嘉其所會，語亦妙。會者，天理中无形之節文也。嘉者，因而節文之，一本自然，非有所為禮而自无不合也。義即是利，而曰利物，利因於物也。以義強物，安得和？因物之利，而義固已和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

本義：「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胡仲虎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

見易曰：「諸卦皆有四德，惟其出乎乾者不同。故乾四德，謂之天德。君子純乎天不雜以人，與乾合體，故其四德謂之乾德。」君子行此四德，而乾德乃成，舍四德无乾，猶舍四時无歲也，故總申五字。」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王註：「不為世俗所移易也。」

孔疏：「此夫子以人事釋『潛龍』之義。」

本義：「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訂詁曰：「憂、樂皆從道起見，與兩悶字從己起見不同。有樂有憂，所以為聖人。若无悶而併不憂，則巢許之流矣。」

見易曰：「德至不成名處，纔是真遯。不見是而无悶，此名心盡處也。遯世如龍之蟄，猶可測為龍，不見是者，為魚，為蛇，為蚯蚓，不得以龍目之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孔疏：「初爻則全隱遯避世，二爻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若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以器不麻，民漸化之，是也。」

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无敦

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朱子曰：「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信言謹行，但用閑邪，怕他人來。若九三剛而不中，故有乾乾之戒。」○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忘，是為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訂詁曰：「乾六爻无臣道，聖人恐人以二爻為臣位，故再言君德以明之。其舜田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斯謂德博而化乎！」

今按，列卦以九居二，中而不正。乾九五中正。二正中，中以該正，特辭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王註：「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下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

孔疏：「九三惟是一爻，或使之欲進，知幾也。或使之欲退，存義也。一進一退，其意不同。以九三處進退之時，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兩意並行。」

趙汝楨曰：「上言進德修業，下言進德居業。進修而不能居，則進者退，修者亡。修由初至三，通為

下體，知其可至，而至於三，可與言進退之幾。當至而不能至，則幾以巽懦失。自三至四，體殊上下，知其當終而終，於三，則可以存上下之義。若當終而不終，則義以僭逼喪。」○先融堂曰：「知至，謂知其當至於三也。知終，謂知其當終於三也。」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

程子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須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得淺耳。饑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是不知。」○蔡虛齋曰：「進德全在心上用功，忠信，實心也。若非有實心，下工夫，則是理无自而得。朱子嘗謂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得甚事？」修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為不妄也。此句本義只以行不悖於辭，為辭之修。」據理之所在，曰至。既至其所在，理亦止此為是，則曰終。」○管登之曰：「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惟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六位時成，時者，幾之所在。乾道變化，化者，義之所在也。」○黃元公曰：「終日乾乾，原說君子行處，朝乾夕惕，只是惺惺靈覺，徹始徹終耳。知至，溯而上之，直窮到性命最初處，所謂根本知也。知終，沿而下之，直窮到事業究竟處，所謂後得知也。」

見易曰：「幾者，動之微，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知其所至而至之者，不能與也。與則人所不覺而已所獨覺，進德之事也。義者，理之宜，常事識經，變理識權，非知其所終而終之者，不能存也。存則因時制宜，无往而義不在，居業之事也。」

火傳曰：「盡己之謂忠，有諸己之為信，忠信只是一念不肯自欺，則用力真實，所以進德。修辭立誠，亦只是一言不肯自欺，則言行合一，故曰居業。知至，窮理之事，不至不已也，曰可與幾，至而猶以為未至也，亦曰庶其幾乎。知終，力行之事，不終不可也，曰可與存義，終而不自以為終也，亦曰吾義所在耳。蓋終其身于進修，而不敢以德業自命也。」

今按，註、疏及諸家說，以此當文王。程傳亦曰：「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忠信立誠，德之純也。作易繫辭，辭之大者。詩云：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敬止，其所至者也，假哉，其幾乎！文王知至而已，非有見於幾也，幾即在至中，謂之與幾，明可與而不與也。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事殷，其所終者也，而終事之，非幾乎？文王知終而已，非以為義也，義即在終中。可與存義，謂與萬世共存此義可也。夫文王以方伯位諸侯之上，是謂居上位。終其身為西伯，是謂居下位。不驕不憂，因其時而惕，故雖蒙大難，而卒无咎。坤象辭曰：安貞吉。此之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五〕，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孔疏：「上下者，據位者也。進退者，據爻也。」

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蔡虛齋曰：「惟志在於及時，所以雖無為邪離羣之心，而亦不暇避為邪離羣之疑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孔疏：「聖人作，飛龍在天也。萬物睹，利見大人也。陳上數事，本以明此，此亦同類相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養生之情，故相感應也。在上雖陳感應，惟明數事而已。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應之義。」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睹，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

朱子曰：「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此本康節說。」○正義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呼吸也，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无息者，陰之靜也。」○觀物篇云：「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又曰：「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蔡虛齋曰：「龍起必雲。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謂虎能致風，非也。亦如鳶先風而翔，蟻先潦而

徙，不可謂鳶能召風，蟻能召雨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孔疏：「高而无民者，六爻皆无陰，是无民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

管登之曰：「六位時成，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應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曰龍德？」

本義：「此第二節，申彖傳之意。」

見易曰：「此六節，專從爻位明龍德耳，詳問答之辭義自見。」

潛龍勿用，下也。

王註：「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為德，不為妄者也。潛而勿用，可乎？必窮處於下也。見龍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為人，以位為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矣。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胡仲虎曰：「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蔡虛齋曰：「言未當君位，而已有君德也。伊周固有君德，然未當君位，時為之也。孟子曰：周公之有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楊敬仲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行事，即反復其道也。」

見易曰：「行事者，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蔡虛齋曰：「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修業，九三備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蔡虛齋曰：「言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易意曰：「聖人不講獨善之學，必以治世為上。」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訂詁曰：「亢而能悔，所以為龍。上九為乾之主爻，故言有悔以終之，亦下文用九之意。夏暑極曰亢，冬寒極亦曰亢。寒不亢不生，暑不亢不成，其亢也，時為之也。天則固然，於龍何病焉？故曰：

窮之災。」○時論曰：「窮之災也，達人逃之，畸人冒之，小人昧而倖之。聖人知之，而時其時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孔疏：「九五止是一爻，但云上治乾元，總包六爻，故云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胡仲虎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楊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九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本義：「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王註：「與天時俱不息，與時運俱終極，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

蔡虛齋曰：「陽氣潛藏，乾道乃革，俱就爻位上說。」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孔疏：「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楊中立曰：「樂行憂違，孔顏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孔疏：「偕，俱也。建寅之月，三陽用事。三當生物之初，同於天時，生物不息，故言與時偕行也。」

本義：「時當然也。」

見易曰：「天行日周，而過一度。晝夜无一息之不行，日乾夕惕，法天行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孔疏：「去下體入上體，故云乃革也。」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蔡虛齋曰：「或躍在淵，皆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此卦畫發其取象之意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訂詁曰：「九五與九二，皆得中，故皆有大人之稱，其德為潛龍之德，至九五，飛而在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李子思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訂詁曰：「六陽既盡，一陰將生，亢而

知變，與時偕極，正所謂時乘也。」○來元成曰：「葉以冬為春，一陽生於子也。麥以夏為秋，六陽盡於巳也。陽生即為春，不必其既盈。陽盡即為秋，不必其陰至。然則陽氣潛藏，葉其知之矣，與時偕極，麥其知之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蘇子瞻曰：「乾元以无首為天則。」○管登之曰：「天德无將，故六龍无一可以為首。天德无迎，故六龍无一不可以為首。无將无迎，天則乃見。」○黃元公曰：「輔嗣謂此章以天氣明之。乾道乃革，其天氣之變候乎？與時偕極，天氣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以用九為天則也。」

見易曰：「四德不備，不成一龍。六龍不具，不為乾德。故元亨利貞，六龍之體也。潛見惕躍飛亢，四德之用也。聖人以四德為體，六龍為用，元統四德，故曰乾元用九。」

本義：「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王註：「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孔疏：「性者，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蘇子瞻曰：「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蔡虛齋曰：「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易略曰：「本義既謂性命於利貞時各正，又謂性情於利貞時始見。天命見於性，性見於情，情見於生，始亨即性情可見矣。至利貞時，摧殘泯沒，無復始亨之性情可見，不知槁其外不槁其內，所為受生之本，吐化之機，正當此時隱隱躍躍，始亨之性情益顯，然則始固乾始，亨亦乾始，利貞亦莫非乾始也。」

見易曰：「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有生以後情用事，而性日濫，失其本情矣。利貞者，斂情以歸性也，道家謂之斂情歸宗，天下無无情之性，若情槁則性滅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孔疏：「乾始『句，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不復說亨貞者，前文言『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者，若坤卦云『利牝馬之』

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惟止一事而已。故云大矣哉。」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迹處。」○蔡虛齋曰：「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欲却神功寂若无也，便見貞意。」

火傳曰：「天下之美，化而不裁，則其美不成。利者，所以裁成萬物也。故曰美利萬物，享其利，皆以為坤之功也。而不知皆乾之所為，此之謂不言所利，此乾之所以為大。」

今按，利貞之時，已是坤道用事，而皆歸之於乾。故此一節，以乾始，直貫利貞。言非元无以亨利貞也。不言所利，程子所謂乾不有其功也。乾之用在於六龍，其功見於雲行雨施，皆始亨之事，以氣候推之，只得一半。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孔疏：「此正論乾德，不兼論元也。」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蔡虛齋曰：「本義謂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是就四德之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為德處說。純者，剛健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於陰柔。一則曰不雜於邪慝。」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七字正指四德言也。」○本義謂是一氣流行而有動靜，則秋冬時，氣亦未嘗不流行也，而何以為靜？以氣候之出入言之，陽氣流行，其後半節，却是斂其向所出者，以歸於內也。故為靜，只以鼻息之嘘吸驗之，足見動靜之分矣。

見易曰：「上節大矣哉，合贊四德。此大哉，特贊乾。言非乾，雖有四德，其功用不能如此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蔡伯靜曰：「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耳。」

見易曰：「性見於情，不旁通其情，不足以見其中藏之性。是故六爻之發揮，偏正互用，經權並行，未嘗一毫有踰其天則，是之謂旁通。橫渠曰『旁通不獨六爻，蓋遍被六十四也。』今夫中不可見，而見於和；性不可見，而見於情。乾不可見，而見於六龍。時乘六龍，其發而皆中節之和乎。」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胡仲虎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遍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而言也。」○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固在聖人發用內也。

見易曰：「聖人以乾道治世，其功極於雲行雨施。雲行雨施，斯萬物各遂其生，是聖人功之可見者，至於亨而止矣。若夫天下之平，則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盡天下一元氣也。此利貞之事，蓋聽諸天下自然而然，聖人无所事焉，夫使萬物元氣各足，斯為乾之利貞；使天下同歸於元氣者，則為聖人之利貞矣。」

今按，聖人不析言元亨，而元即兼亨。不析言利貞，而貞即兼利。然則始萬物者，元也，終萬物者，貞也。亨利特其間之過接處耳。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貞下所以起元也。

元亨利貞四德，只是一元之氣，始而終，終而始，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分而二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總為一氣。故朱子謂是一氣之流行也。

本義：「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

蔡虛齋曰：「德，本也；行，用也。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以成德為行。初九，德已成矣，而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隱而未見，惟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潛之為言也，與亢之為言也，皆據爻位而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橫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訂詁曰：「書贊湯之德曰克寬克仁，九二之為君德，審矣。此天下利見之本。」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蔡虛齋曰：「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在天五也，在田二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

也，故无咎。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

胡仲虎曰：「九三、九四當合看，三過乎中，四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蔡虛齋曰：「九三之不中，就居下之上取；九四之不中，就居上之下取。」或曰九四是剛而不正，非不中也。然九二非正也，而本義謂之剛健中正，以中該正也。九三正也，而文言謂之重剛而不中，不復取其正也。中正當相通看。」

見易曰：「三、四皆人位，四之躍淵，將離三而進於五，所謂離其羣也，故曰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管登之曰：「天與大人，皆渾然天則耳。天則不可先也，不可後也。以跡言：大人先天，天亦先大人；大人後天，天亦後大人。至於天則，不先不後處，非惟大人莫之違，天亦不能自違也。大人乘龍御天，以其自我作古，即曰先天；以其時至事起，即曰後天。要之，先天妙用，即在後天奉時中耳。」○程子曰：「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故大人神通天地之心，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吳因之曰：「以其創乎前之所未

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固有，則曰後天。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人不能違道理。」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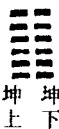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私計以避害者也。」

胡仲虎曰：「初九曰潛之為言也二句，釋一潛字，而言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上九曰亢之為言也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然後不至於亢也。」○管登之曰：「非聖人不能亢，非亢不足以見聖人。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得知喪之地。亢獨不然，亢之時，以進為正，安得顧其退？以存為正，安得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歟？五龍易地而處，又不以今日之所持者為正矣。」

見易曰：「亢，豈惟伊尹之放桐，周公之負扆哉？孔子亦有時而亢，誅華士，却萊夷，墮三都，當其時，寧知有得喪存亡耶？蓋責任不在己，當潛則潛；責任在己，當亢則亢，若當亢而思潛，將宋陳宜中之占城不返為高蹈乎？亢之時，一有知退、知喪、知亡之心，便失其正矣。」

本義：「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蔡虛齋曰：「看文言申象傳，雖是反復申言，其實前後亦互相發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孔疏：「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亦云元、亨，與乾同也。利牝馬之貞，此與乾異。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為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

本義：「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

朱子曰：「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概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前一截；就四方言，沒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章氏曰：「在西南以得朋為利，陽已藏而坤用事，代有終也。在東北，以喪朋為利，陽方進而坤退聽，地道无成也。」○胡庭芳曰：「文王卦辭取象如此。西南陰方，東北陽方，本後天卦位。」○蘇子瞻曰：「坤之道，為人用而不自為用，可為和而不可為倡。君子有攸往，往求用也。」○時論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妻承夫也。坤為牛，離曰牝牛，母傳子也。」○文王

以乾道奉庖羲，以坤道自退處。故畫後天之坤，領三女於西南也。禮用牝馬，諸侯之儀也。故曰後者，安其分也。利者，安其德也。西南者，安其位也。」

見易曰：「虞仲翔以得主為句，蓋坤之貞，以順乾為貞，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坤不自主，以乾為主也。天道先東北而後西南，坤以後為利也。坤任事於西南，而遷功於東北，坤之分也，貞也。文王於坤，再稱其貞，文王法坤道者也。」

火傳曰：「陰之為朋，只是一陰，便為朋，甫交西南，姤一陰初生，即為得朋；交東北，復一陽初生，即為喪朋。復所來之朋，即坤所喪之朋。至於復，陰皆相隨以從陽，故曰喪。」

今按，先儒謂坤只得乾之半，則是陰陽不得以二氣名矣。夫乾坤未有能相離者也，特時有在內、在外。在內，則為主耳。天道先東北而後西南。先迷者，乾為主，坤一聽隨乾也。後得者，坤得以為主也。陽主義，陰主利。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利之為言，順也。其先，乾為主，故在東北則喪其朋，惟乾之是從。其後，坤為主，故在西南，則得其朋，以共終乾之事，皆所謂安貞也。然則但可謂乾之後一半為坤，不可謂坤僅得乾之一半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孔疏：「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

本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游定夫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其方也。」○蔡虛齋曰：「於萬物資生之下就著一句，乃順承天，便見得生物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已。」○訂詁曰：「管子曰鳥飛準繩，有不至焉者矣。諸葛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无不至也。楊顯譬以作家，耕問奴，織問婢，有不至焉者矣。夫惟有不至者，乃以成其大也。然亮為其至者，順言其大者，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乾坤而已矣。」

見易曰：「此曰乃順承天，乾彖曰乃利貞，一乃字不同，皆歸重於乾，乃利貞者，言秋冬之候，坤之所為，乃乾之所以為利貞也。乃順承天者，言坤所以資生萬物者，乃順承乎乾之所施。氣至則生，非坤所能自生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配乾也。」

游定夫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蔡虛齋曰：「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於亨而即言德合者，乾坤本自合德，隨所指而皆合，亨，則其可見者也。」含弘光大，坤之

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

見易曰：「乾始坤生。坤名為生，物猶載物也。有存於中者，坤載之而出耳。論陰陽之大分，陽包乎陰，論萬物之賦形，則陽處中，陰包其外，凡形質郭殼，皆陰之為也。太極圖言陽變陰合，朱子註云：「陽動而陰隨，故陽言變而陰言合。」然則合者，以陰合陽，陽為主也。德合无疆，固是此義。」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

蔡虛齋曰：「以象言，則為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為柔順、利貞。」

見易曰：「乾之始，无疆；坤之承，亦无疆。故曰德合。而取象於牝馬行地者，言坤猶牝馬，能效力於无疆，非自能无疆也。所謂乾知而坤行也。」牝馬地類，是柔順。行地无疆，是利貞。皆言坤德也。『君子攸行』連下文，方說得人事上。」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程傳：「『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

項平菴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侯果曰：「聖人無為物先，先之斯迷失道，甚矣。失道，失坤道也。處後以順應而不唱，則得坤道之常。」○黃元公曰：「易言朋，皆以陰偶有朋，象焉。陽數奇，雖乾六陽，亦不為朋。坤西南得朋，夫子以與類少之；東北喪朋，以終有慶予之，亦惡夫植黨乎。」乾以四時言，坤以四方言，而四方之中，僅得其兩陰，用半也。」○象正曰：「牝馬地類，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從。牝類也，以牡雜之，則不安其類矣。」

見易曰：「得朋而坤德盛，以代乾也。喪朋而坤德藏，以從乾也。物之成始成終，一皆乾德。坤之東南、西北，无不順承，故曰乃終有慶。」

火傳曰：「物生於寅，其卦泰。泰者，內陽而外陰也。內者為主，外者聽焉。繫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而坤不知，一聽乎乾而已。』故曰先迷。迨斗柄南指，坤由外而內矣。坤以歸藏為道，故曰返其常。猶是代乾之終也，故曰後順。」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傳：「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

道？」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陳器之曰：「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蔡虛齋曰：「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此云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王註：「地形不順，其勢順。」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李去非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訂詁曰：「就勢而見其順，由順而知其厚。」見易曰：「凡德不厚，不足以載物者，必不能以順物也。三分有二之天下，非以文王之厚德載之，其能終守其順，以不失坤貞者，鮮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聖人作易於其消長

之際，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王伯厚云：「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象正曰：「陽極則陰生，陰生則陽死，雖在五月，而凜冰霜，豈為過乎！」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六）。馴，順習也。」

胡仲虎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見易曰：「參同契註云：『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於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此夏至之月也。』按，井底寒泉，則履霜已兆，人自不覺耳。曰履者，從足下起也。」○九家易有云：「霜者，乾之命。堅冰者，陰功成也。陰不凝，則物不成，一陰至，凝之始也。冰澤腹堅，凝之至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傳：「二，陰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

本義：「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

不利。」

朱子曰：「坤卦中，惟此爻最純粹。五雖尊位，却是陽爻，便破陰體，四不中、三不正，惟此爻得中正。」○蔡虛齋曰：「柔順，中正之德。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直者，心无私。方者，事當理。」不習无不利，言其立身處事之際，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者。」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

蔡虛齋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直以方，非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字、而字，古通用。繫傳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二字一義。」○訂詁曰：「六二，坤之正位，故以地道歸之。直，言其內，承天之氣，不可屈撓，故謂之直。方，言其外，賦物之形，不可移易，故謂之大。」乾道莫盛於九五，坤道莫盛於六二。乾陽主進，進至上卦之中而止。坤陰主退，退至下卦之中而止。天數五、地數五，乾進止五，坤退止二，則仍五也。五，中數也。」

見易曰：「孔氏謂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夫乾其動也直。六二得坤道之純，故以承天而動之事屬之於二。直方而大，居然配乾。乾曰天道，坤曰地道，象傳謂之地道光也。是以全坤與二矣。」

火傳曰：「乾為天，天位乎上，故天之德獨全於五。五為天德之位，坤為地，地位乎下，故地之道，獨全於二。二有地道之光，坤二止居鶉首之辰，離火用事，地道之光，即離之所以為明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王註：「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

本義：「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

徐子與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訂詁曰：「或從王事，王指乾，與他卦以君位屬五者不同，坤六爻，无君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義所當為者，以時而發，不有其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若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蔡虛齋曰：「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言，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也。渙九四：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萃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困九二，困於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此易象通例。」

見易曰：「含章，非韜晦不發。從王事，无成，正其含處。」

火傳曰：「三，地道也。含而不發，亦非地道之貞，其以時發者，為乾用也。乾知坤行，行之而知之，光大始著，是之謂從王事也，是謂代乾之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孔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本義：「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朱子發云：「六三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六四，重陰，所以括囊。」○蘇子瞻曰：「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甚矣无譽之難也。」○象正曰：「四為坤之豫。豫曰利建侯、行師。此括囊之大者也。伐國之謀，不及於左右，建子之謀，不及於婦人。豫者，謀之至早而審，不為利勸，不為功躁，不為喜泄，不為怒發。書曰：其惟不言，言乃壅。括囊之謂也，非獨臣道也；而謂之臣道者，不密失身，在臣子其最著者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見易曰：「象言无咎、无譽，傳獨言无咎。譽者，咎所伏，惟无譽，乃无咎也，乃為括也。」

六五：黃裳元吉。

孔疏：「坤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

見易曰：「二與五同得坤之中。二居下位，為地。五居上，為五行之上。土居中央，其色正黃，居无正位，寄於四季，黃而為裳之義也。」

火傳曰：「乾為君，六爻皆君事。坤為臣，六爻皆臣道。程子謂坤六五與他卦以六居五者不同。比之以臣與婦而居尊位者。夫坤，順也，若羿、莽、武氏可謂順乎？愚謂坤五對乾言，則為臣位。就坤言，即為君位。文王正合此爻，文王身為西伯，率長諸侯，不可謂非尊位也。而屈於殷王之下，小心服事，有坤道焉。若文王可謂得黃裳之吉者矣。詩不云乎：「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余德新曰：「通坤卦皆可言裳。惟六五則為黃裳。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實之中，而含章且成其文之露。」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王註：「陰盛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於野。」

孔疏：「固謂占固，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

王介甫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胡仲虎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於野，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

見易曰：「大傳言戰乎乾，謂陽氣將由外人，陰氣將由內出，相遇而戰。戰者，陽之事也。以戰復位，既復而潛，然後可寂然無為，而羣陰退聽，此陽之善制陰也。以始進之微陽，當極盛之羣陰，而陽不獨敗，陰與俱傷。既以見邪之不能敵正，亦見老者之不足用也。」震為玄黃，震陽將生，故於其血兆之。」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侯果曰：「坤，十月之卦。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戌，陰薄陽，所以戰也。」

見易曰：「乾上曰窮之災也，坤上曰其道窮也。兩窮字著眼，所謂窮則變也。」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

馮厚齋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為六，能用九則不失其君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為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為臣之節，用九則无首，用六則永貞。永貞所以用六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本義：「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胡仲虎曰：「既提出陰陽二字於乾坤兩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小分明矣。」○訂詁曰：「乾主元事，事皆有元理，故言乾元用九。坤主貞事，事皆有貞理，故言用六永貞。」

見易曰：「龍戰之月，坤之事尚未竟也。陽將至而能早退，以順陽之復，是謂永貞，是謂以大終也。大者，陽也。十月，純陰，即為陽月，坤道无成也。」

火傳曰：「倪鴻寶先生謂：『一歲既成，三年有閏，用六、用九，聖人治閏之事也。閏者，餘也，餘生於日月，日月有餘，有大有小。乾坤之用，有九有六，合乾坤二用，為三年之閏，合二用兩宮，治閏之半。乾九治陽，坤六治陰。陽半揲前，陰半揲後，前餘旬五，後閏旬五。前閏无首，繫首先月，故乾曰見羣龍无首。後閏无終，極終表月，故曰利永貞。』按，倪先生此論，正奇門置閏之說，奇門之法，

尊甲己為符頭，節分三氣，氣分三元，有上中下。子午卯酉為上元，寅申巳亥為中元，辰戌丑未為下元。五日一換，凡三元入局，每氣恒餘二時五刻，故自冬至甲子正受後，次氣上元甲子，恒在前氣之中，謂之超神。超至四十餘氣，或越過九日，以至十二、三日，值芒種、大雪，氣即置閏，疊用二氣、三元以均其氣。閏後符頭，恒居本氣之後，謂之接。接者，續也。續至三十餘氣，又逢正受，大約七十二氣之中，接正超閏一周。故置閏必於二至之前，以和陰陽接續之氣。否，雖越過十二、三日，亦不置閏。每閏疊用三元，或十五日。以三年計之，凡兩閏合之得一月，故歷法三年一閏也，而必於冬夏二至之前，大雪芒種之後，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二爻正當其時也。」

今按，本義謂乾之用九，為乾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即坤卦辭牝馬之貞云云也。然則坤之用六，為坤之乾。其辭曰：「利永貞。則亦可當乾卦辭之元亨利貞乎？又謂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夫既已變為純乾矣，安得復計其為坤之變？且既不足於元亨，何以為乾？愚謂用九、用六，皆承上九、上六而言。乾以上為首，坤以上為終。上九，亢龍有悔。傳曰窮之灾也。坤上六，龍戰於野，傳曰：「其道窮也。易窮則變，兩上正是當變之爻，變乾上之陽而為陰，則陽不為首；變坤上之陰而為陽，則陰不自終也。陽不為首，是剛化為柔。能用九而不為九用，為九用則上九之亢矣。陰以大終，是柔變為剛。能用六而不為六用，為六用則上六之戰矣。九惡其首，六要其終，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以月卦按之，上九，為建巳之月，而陰已生。上六，為建亥之月，而陽已生。九之无首，陰以大終，斯可驗矣。先儒謂乾六爻變為全坤，坤六爻變為全乾，而後占用九、用

六之二爻，愚未敢爲然。

或曰乾上九變則爲夬，坤上六變則爲剝乎？夫夬剝變而後有乾坤也。凡陰陽窮於上者，反於下，其窮在上，其變在下，故乾變則姤，坤變則復。上九、上六者，姤復之先幾也。姤爲五月之卦，而陰生於巳，正當乾上九之爻。復爲十一月之卦，而陽生於亥，正當坤上六之爻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蘇子瞻曰：『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畜而不發，其極必決。故曰：沈潛剛克。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爲方，言主靜者，皆從坤道入也。』○蔡虛齋曰：『至柔，本不動；其動也剛，承乾而動耳。至靜藏諸用，德方亦只是承乾之施，而賦形有定耳。』○坤何處是動，只生物處便是。然雖利貞時，亦未嘗無動。只是一氣分四段，其後二段，爲氣之人機，亦是動也。』○問易曰：『說卦傳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其動也闢。是地自有剛有動，非專順乾以動，而以乾剛爲剛也。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爲復。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爲姤。不動，焉有會、遇耶？大約天包地外，地旋於天中，地質不旋而地氣自旋，是爲動耳。』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

見易曰：「程傳謂主下當有利字，則坤所主者，利之事也。先此者，坤不得為之主矣。坤雖得主，然所任者，乾之事，代乾有終也。坤亦守其常分而已。」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

見易曰：「坤之含，不必於地見也。凡草木之類，有核為種者，其仁必兩瓣，皆偶而屬陰也。其中生意，則奇而屬陽。生意不可見，全藉於含之者。則坤固以承乾，乾亦安可少坤哉？」

火傳曰：「凡生物而有光，所以為光者，陽也。无以含之，則光不聚；无以化之，則光不顯。皆陰為之也。」先迷者，謂陰，聽乎陽不知其然而然。不迷則不能化。以薪化火，火迷於薪也。學問事業不迷，則其發揮不透，聖人窮理盡性，所謂含物化光者乎，是以大迷乃大覺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義。」

項平菴曰：「坤為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時行也。苟積陰自厚不從陽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以動而承其順者。」○蔡虛齋曰：「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時字與大有「應天而時行」不同，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所以為順也。」

本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胡仲虎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疏：「上文善惡並言，下獨言弑君、弑父有漸者，以陰主柔順，積柔不已，終至禍亂。故特於坤之初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

象正曰：「乾坤中分為月者，六陽動於子，而言潛龍。陰動於午，而言冰霜。聖人不患言之太早，而患其太晚也，是聖人之仁也。」

見易曰：「坤德在順，而初爻獨惡其順，以非順乎陽，乃自順其陰也。順以承陽，則為至德；自順其陰，則為逆德，所以貴早辨也。」

火傳曰：「坤之順，以陰順陽，則吉。以陽順陰，則凶。臣弑君、子弑父，由君父順臣子之過，以至此也。春秋弑逆之禍，皆成於驕，順所以驕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孔疏：「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下云義以方外，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為『敬』也。」

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楊龜山曰：「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李子思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誠敬之學，仁義之說，皆起於此。」○陳器之曰：「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繞敬，則心必正也。」○蔡虛齋曰：「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當理。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象傳固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書稱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便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見易曰：「先儒謂乾二存誠，坤二主敬。乾二之存誠，无其功夫，但曰閑邪而已。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坤二之主敬，亦所以存誠。直内方外，大抵著力。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乾二曰：德博而化。坤二曰：德不孤。則德所及之遠近有異矣。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利而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无以異也。」○問易曰：「聖學未有不言習者。乾三之惕，坤二之敬，習與性成矣。此云不習者，以言其所行也，德立而行，无不利。行其所无事而已，故曰不疑。」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朱子曰：「凡萬物之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曰陰雖有美，五曰美在其中。」○訂詁曰：「董子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其不敢者，非才有所不足，於分有所不敢也。」不言子道，何也？子有時而為父，地无時而為天也，妻无時而為夫也，臣无時而為君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項平菴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變者，紀其始也。」○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无待思維計較也。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易略曰：「天

地變化，獨言草木蕃，草木得氣之先。蓋无情者，先通其應也。天地閉，賢人隱，賢人見幾明決，蓋有識者，預睹其微也。賢人難進而易退，當其治也，草木既蕃而未出，當其亂也，草木未凋而先隱。括囊之謹，不但閉塞時惟謹，即變化時亦謹也。」

見易曰：「初爻曰『蓋言慎也』，初微陰，所以防於微也。四爻曰『蓋言謹也』，四重陰，所以凜其盛也。」

君子黃中通理，

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胡仲虎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敬以直內，表裏如一，即所以為黃中。義以方外，无不合宜，即所以為通理。五之黃中通理，蓋本於直內方外也。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一貫，无所容其力矣。」○蔡虛齋曰：「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惟黃中自通理，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

正位居體，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

蔡虛齋曰：「暢四支，發事業處，要說得居體意在，要只是順德也。」

火傳曰：「五行之德，黃者為中。金、木、水、火，咸利其用，是土之通也。四者无土，則五行錯亂，生剋失道。是上之理也。正位者，中宮之位也。居體者，上无常位，寄於四季。故本義曰：雖在尊位，而居下體也。暢支發業，凡四德之盛，皆上德之盛為之。其在於人，黃中則未發者也，通理，其中節之和者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王註：「辨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

本義：「疑謂均敵而无小人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蔡伯靜曰：「十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之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

十月之陽，特未成爻耳，聖人為其純陰而成，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故謂十月為陽月。」

見易曰：「當兩敗俱傷之時，而血分玄黃，天地之分凜然，聖人之尊陽如此。」

火傳曰：「坤自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至此已轉東北，朋可以喪矣，而猶未離其類，此所以有無陽之嫌；而陽與之戰，陰亦遂自恃其類，而敢與陽戰，以致兩敗俱傷，則陰之罪也。夫坤以順為其道也，至於與陽戰而傷，失坤道矣。則上六，陰之太盛為之也。用六之爻，繼上六之後，曷能已哉。」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王註：「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

本義：「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王伯厚云：「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象正曰：「冰霜之後，戰血已盡。龍伏雲興，萬物遂遂然將春矣，故謂之屯。然則易不用夏正乎？曰：易猶春秋之義也，貞下起元，王者行事，以法天地，以合萬物，故屯交於坤曰南至，而春之至，於三日五月之義，則未之有改也。」

見易曰：「乾坤甫定之後，即繼以屯，是氣運已開，而重經此一番遏抑也。從此復加整頓，則從前之基愈固，而向後之業益昌。其在夏太康之後而少康興，漢惠帝之後而文帝起之時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本義：「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蔡虛齋曰：「能動而可亨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困耳。」

見易曰：「彖以勿往為戒，傳以動險為貞。惟勿往斯能動，慎重不發，故能百折不撓也。晉重耳、蜀先主備歷險阻，不肯受人豢養，自驤其志，可謂能動者矣。草昧時建侯以繫人心，非利之也，故建而不寧。若更始甫至長安，日夜縱飲，陳涉纔得數郡，高居不出，擬於王者，志可知矣。不寧之志，即定於勿往之時，其始不肯輕動，其既決不肯小安。」雷雨之動滿盈，象人人有競起之志，得一主而天下定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傳：「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

吳幼清曰：「經者，先總其緒為一，而後分之。綸者，先理其緒為二，而後合一。」

見易曰：「屯之時，利用屯也。初之盤桓，二之不字，五之小貞，四與上之班如，皆屯道也。三則妄

動，失其屯矣。善經綸者，須常存雲雷屯鬱之意。」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胡仲虎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者，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磐桓，主為侯者而言，故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也。」乾坤初爻即揭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民。尊陽之義嚴矣。」

見易曰：「初為卦主，磐桓者，欲得人望以共濟耳。人望從，則民心附矣。是真能濟屯，宜為侯者也。」初之磐桓難進，只為志在濟屯，算定一成局而後動，與因利乘便以取天下者不同，即此便是志行之正，便為賢士所歸，便為人心所繫。」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蘇子瞻曰：「二，志在從五，而內忌於初，故遭如不進。夫初為濟屯之侯，非寇也。然二貞於五，知有五而已。苟異於五者，則以為寇矣。」○蔡虛齋曰：「聖人於二之遭如，復為初。原之曰『匪寇婚媾』，蓋重二之貞也。今人所遇，往往有知其不可而不能却來意之勤，遂至顛錯了事者，故匪寇婚媾」

媾，益以見女子貞之難也。」

見易曰：「初求賢以濟屯，二近初而不從，三之貞也，與五應也。使早絕於初，以自明其貞，則初之人望去矣，如屯何？十年乃字，蓋未嘗不與初周旋，以繫賢人之望，待初九事成，而後往字五也。其留侯送漢王出關，往依韓王成之日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

見易曰：「二之妄進，以陰爻居陽位耳。三與上爻位俱陰，自安才弱，故皆有乘馬班如之象。班如者，欲進而止也。三才弱志剛，故獨有即鹿无虞之象。无虞者，无應而往也。傳曰『以從禽也』，惟禽之從，則内无成算可知。夫初為物所從，而三以己從物，欲與初平分濟屯之任，難矣。」

火傳曰：「屯之時，上有五而下有初。二不自量，思起逐鹿，其誰與之？徒為草澤之嘯，伏莽之戎耳。及時去之而從人，猶不失為陳嬰、竇融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胡庭芳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指初九在下，來求六四而言，求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胡仲虎曰：「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從於初，亦謂之往者，自我適人，當謂之往，不謂之來。如雷

上六，三人來。自人適我，謂之來，不謂之往。此又變例也。」

見易曰：「初為卦主，四為正應，班如不進，待求而往，其赴機可謂遲矣。傳贊之，以明屯之時，凡事處於後，不失為智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於其名位，未有損也。惟其施為有所不行，膏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威權不在己也。威權既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已。小貞則漸正之也。若殷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之為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本義：「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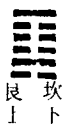
見易曰：「九五亦恭儉之主，為國家惜財用者，本貞德也。當無事之時，自奉節儉，如漢文帝欲建一露臺，而謂費中人之產而止者，此小貞之吉也。夫惜小費將以圖大事也，值多事之時，人心有屬，發政施仁，事之最大者矣。而猶守其常德，以尋常處小事搏節之法處之，漢唐以來，其不以屯膏致敗者，幾人哉？」

火傳曰：「五居尊位，初九得民於下，雖有膏澤，不能下施。在五亦自宜屯之，勿與初爭民心可也。」

初奉五為其主，猶不失其貞。但如周襄王拒晉文之請隧，則小貞吉也。如周人責齊威王朝天子之禮，斯大貞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呂伯恭曰：「屯極則當通，亂極則當治也。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上六陰柔，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為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胡仲虎曰：「爻言乘馬班如者，三、二之班如，待五應也。四之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無應，往无所待，惟有泣血而已。」○項平菴曰：「凡卦爻稱馬，皆陰爻也。馬於辰為午，即坤初六之氣。對牛言之，則馬屬乾。就馬言之，屯六二用震馬，四與上用坎馬。晉用坤馬，明夷、渙用坎馬。諸卦皆有坎象，然皆於陰爻言之。」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王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斯惑也。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瀆蒙也。」

本義：「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我，二也。童蒙，謂

五也。」

象正曰：「古之聖人，蓋童蒙自求也。衛武公九十矣，猶警於衆，曰：『爾无以老耄舍我。』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可謂童蒙之求矣。』」

火傳曰：「大傳於卜筮曰：問焉而以言。蒙象於蒙求曰：初筮告。謂之問者，神而人之也；謂之筮者，人而神之也。神而人之，故曰：可與酬酢。人而神之，亦於其初筮而已矣。惟其誠也，筮之不已，至於再三，則是以所告不足信，而有慢心焉，故不謂之筮，而謂之瀆。瀆則不告，庶其猶有神明之凜乎！」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義：「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

呂伯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固是正理。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楊誠齋曰：「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已多。不達而求達者，百問答而猶少。初筮而告，

達其蒙，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胡仲虎曰：「程傳云：所謂亨道，時中也。本義謂時中，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木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蔡虛齋曰：「時，不後不先，當可也。中，非難非易，適中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瀆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

見易曰：「謂之志應，則聖人之於童蒙未嘗不求，而蒙者不知，蓋求諸其志耳。惟求而後有應，此聖人妙於接引，以剛中也。兼告與不告，一句而言。本義謂告而有節也。夫道一而已矣，本蒙所自有，再三瀆，則是以一者為不足信，而所自有者，為不足據也，是非蒙之瀆，我乃自瀆也。亨蒙者，豈有加於蒙哉？一告、一不告，亦惟閑其邪，以養其正而已。正也者，聖之所以為聖也。故養蒙之正，即作聖之功。」

今按，蒙象曰初筮，比象曰原筮，即揲蓍之事。文王特於二卦起例以示人也。然揲蓍而曰初筮告，可矣。至再三瀆，亦再三筮也，是必有再三所得之卦爻辭，而謂之不告，何哉？不告者，問此而答彼，所得卦爻之辭，皆不應所占之事，斯為不告也。而人於不應之辭，猶必揣摩遷就，以合於吾之所占，取吉而辭凶，其惑愈甚，在神以為不告；而在惑者，猶以為是告我也。是則蓍之所无可如何者也。若教者則語默自由，直置之不告，使其紛紛妄見截焉，自此而止，亦何所容其擬議卜度之私乎？比之蓍卦，更直捷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

見易曰：「水之清者，莫如泉。出山而流，斯有濁之者矣。惟山下初出，乃至清也。導泉者，果其行，使无壅窒；育其德，使有隄防。如是，則其源常清。後雖有濁之者，亦不足為害矣。養蒙者，取諸此。」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傳：「〔或疑〕發蒙之初〔六〕，遽用刑人，毋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王〕〔之〕論刑者〔九〕，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然發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

見易曰：「以六居初，蒙之在下者也。九二於上，則有包蒙之任；於下，則有發蒙之責。發蒙者，非能一一而教之也。有法在焉。正如雷霆驚而萬物寤，勾萌甲拆。凡蒙者，一時俱發，故刑人之事，在所不免，蓋懲一以警百也。周禮：凡民有罪，未麗於法者，桎梏而造諸嘉石。用刑人，而說桎梏，以為蒙而發之也，非以為罪，而治之也。傳曰：以正法也，正其法，使蒙者知懼而已。法當慎之於始，故蒙刑師律皆在初爻。」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

見易曰：「易之為道，以天包地，以陽包陰，以君子包小人。泰曰包荒，姤曰包魚。蒙曰包蒙，包之所以教育之，而皆主於一，以剛中也。非剛，其力不足以包。非中，其量亦不能包也。」

火傳曰：「二所包者羣蒙，即所以養童蒙也。陰柔不正之人，害蒙最甚，收之教養之列，則我能約束之矣。周室以宦官宮妾，皆領於冢宰，即此義也。」子，五也，書曰復子明辟，五受教於二，如太甲之聽伊尹，成王之聽周公，直謂之子可也。艮為少男，故五以子稱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李子思云：「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震性動而趨上，舍初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一，坎性陷而趨下。舍上從三，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火傳曰：「金夫指二。凡剛居二爻者，多稱金，以得乾剛中爻也。姤初六，繫於金柅；困九四，困於金車，皆指二也。九二有包蒙之德，以納婦為吉。六三，舍上而從三，雖志在親賢，而棄其正應，婦德喪矣，烏可納乎？故戒三以勿用取女，為有上九在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孔疏：「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惟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

蔡虛齋曰：「本義云既遠於陽，又无正應。不曰遠於二，而曰遠於陽。可見陽字兼二與上。」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

胡仲虎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於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楊誠齋曰：「高宗自以德為勿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於箕子，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

見易曰：「擊之為道，有以時中行之，而擊以得亨者，是禦寇。擊之不以時，而愈擊愈蒙，是為寇也。」

火傳曰：「六三，本陰柔不正。上九，治之過剛，驅之叛己以從二，而使三為失德之婦，非為寇乎？若以其質本陰柔，易為外誘所牽，則嚴為繩檢以閑其邪心，而反之於正，是禦寇之利也。」上之剛不

為寇而止寇，是上能順下，以端其養也。下之蒙因其禦而禦之，是下能順上，以養其正也。上下之順，與三五剛柔之接，何以異哉！「姤初與四應，二包之，而四欲更包，故有起凶之憂。」蒙三與上應，二包之；而上欲用擊，故有為寇之戒。」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義：「需，待也。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

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蔡虛齋曰：「以剛遇險，故不遽進。蓋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沈毅不苟，而能堅忍。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需而有孚者，蓋人之所需，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故貴有孚。」有孚以心言，貞就其事言，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

見易曰：「金水內景，日火外景。水之陽在內也。坎之光亨，以其有孚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

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王註：「謂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待物，需道畢矣。」

張希獻曰：「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朱子曰：「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然，合當需時便需。」○蔡虛齋曰：「世間人事，有當需而不能需者，多是屈於勢力之不足，既屈於勢力之不足，則有不得遂其心，而盡其道者矣。如唐憲宗之平淮蔡，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倘非其據尊位，主張得過，鮮不搖於紛紛之議矣。本議謂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尊位二字不可略。」○需之義，正於不陷處見為需，若只不得不止，不名為需。」

火傳曰：「乾剛以濟坎陷，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夫能動而能不動，非至剛至健者不能。故曰剛健而不陷。」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孔疏：「若言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言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于）（大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二〇）。」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易略曰：「凡人利害得失，迫於其中，一飲一食，俱不自得。吐食而應，當食而嘆，忘食而思，能忘之人，一无營繫，故飲食能宴樂也。」

見易曰：「陳平飲醇於諸呂之世，寇準縱博於澶淵之軍，皆以飲宴為需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難在于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于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

程傳：「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胡仲虎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顏質卿曰：「乾德行恒，易以知險。人无恒德，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牽，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故不失常，最難。」

見易曰：「初九，需之最早，恐中道而變，故戒以『利用恒』。」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王註：「轉近於難，故曰需於沙也。」

吳幼清曰：「二，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於其中。故曰需於沙。」

見易曰：「夫人有志於需，以言語小不忍，而中敗其志者有之。衍中者，非小有言所能動矣。衍在中，即乾九二寬以居之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楊誠齋曰：「初需於郊，止而不敢進。二需於沙，進而不敢逼。三需於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潮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楊敬仲曰：「雖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荀九家曰：「雲從地出升天，莫不由穴。四處坎，始居穴者也。坎為血卦，能憂，故見幾而順聽。出穴者，避陽也。」

本義：「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如是，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黃元公曰：「需於血，纔是善處困人。今人只說置身無事之地，便不能需血矣。」

見易曰：「郊之去險尚遠，人所不必需者而需焉，以剛而能耐也。血則險難迫身，人所不能需者而需焉，以柔而能安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故有此象。」

蔡虛齋曰：「非陽剛中正，不能安以待之。非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只需於酒食便是貞，非復戒之以貞也。」

見易曰：「需者，所以濟天下之全險也。託酒食宴樂，使物情莫測，以候機會之至。故一出而有功，所謂遵養時晦也。傳曰以中正也。非中正如五，則沈湎而已，不名需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本義：「陰居險極，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

金汝白曰：「四與六，坎之二陰，皆言穴，猶坎卦之初與三，皆言坎窞也。」○朱子云：「不當位者，王弼謂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見易曰：「坎位在五，九五為濟險之主。三陽來而上客之，非其位也。困之上六，位當矣，曰未當，以理言也。此口雖不當位，以時義言也。」敬之終吉，易雖為君子謀，未嘗不為小人謀也。曰終吉，

明非目前即食其報，皆需之義也。」詩云：何以速我獄。註云：速，召致也。」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

胡仲虎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於需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於訟謂以剛乘險，以實履險，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為訟以相爭。」○蔡虛齋曰：「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於訟矣。此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直可知。」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丘行可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下，為來。柔自下而上，為往，為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多二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見易曰：「剛者恃理而行，得中則不敢過恃其理，夫人以理直而訟，有不敢恃理之心，則念轉矣。轉念則不成訟。大人以中正為德，見之則理得而氣平。故有孚窒而不能已於訟者，見大人則訟可无訟也。」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訟，必欲見召伯。皆以其中正也。入於淵，謂其情險不可測也。」

今按，本義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而有訟。夫上之勢足以凌下，自不須訟。惟下屈於勢，而又負其行險之才，是以有訟。凡訟皆下為之。故卦有自下訟上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項平菴曰：「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視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飭之間。蘇史滅宗，

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悔，豈不深切著明乎？」

見易曰：「齊晉之兵，由於婦人之笑容。」吳楚之禍，起於女子之爭桑。事之始，蓋有人能謀，有甘人所能謀者。」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胡仲虎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終凶者，上九在訟為終，在人為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為不終，在人為有終。」○蔡虛齋曰：「小有言，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只有略與之辨，辨明即止。辨得明，便是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一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

火傳曰：「二非與五訟也，二為坎主，初、三、二陰與之同體，而上應於九四、上九。二與爭而成訟，故有自下訟上之象。二不克訟，以四與上近在君側，投鼠忌器也。待罪下邑，以祈天下之一察，故得无眚。二剛而得中，故能猛於改過，若晉却至與周爭鄆田，周使訟諸晉，晉侯令却至勿敢爭，則猶

存歸逋之意也。」「无胥者，周禮憑弱犯寡則胥之，胥者，四面削其地也。」「三百户者，鄭注禮記云：「下國下大夫之制。」若其大都偶國，則非逋竄之道。」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亦必无成功。」

項平菴曰：「六三之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皆坤六三之舊辭。聖人引之，以實其義，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

見易曰：「二與四所爭者，初；與上所爭者，三也。惟二不克訟，故初不永所事，三從王事无成。曰事者，初與二與上應，為舊德。二不克訟，故三仍從上。」

火傳曰：「坤三曰无成有終。訟三但曰无成。訟不可終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王註：「初辨明也。」

程傳：「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剛健而不中正，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則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而安貞，則吉矣。」

存疑曰：「不失，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見易曰：「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至於有激而訟，志在必勝，則命亦有不能制者矣。不知勝負得失之間，亦有命存焉。惟能廢然自反，然後知行險僥倖者之徒勞，而居易俟命者之安貞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蘇子瞻曰：「九五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訟者，莫不取曲直焉，所以為元吉也。」○胡仲虎曰：「占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求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者无訟，此九五所以訟元吉也。」○象正曰：「五之訟，自訟者也。君子見過而內省，聞慝若誥。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人質成者也，鬼神聽訟者也。詩曰：『无日不顯，莫予云觀。』是衛武公之自訟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蔡虛齋曰：「以訟得勝。古无錫服之禮，爻辭只是取象。象傳則實其辭矣。蓋如東漢不義侯之類。『不足敬，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益上九之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諸理齋曰：『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見易曰：「上與二爭三而訟，二歸遁。三從上，是上之訟勝，有受服之象。」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參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止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士卒。」○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胡仲虎曰：「丈人，即長子也。白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任之，謂之長子。」

見易曰：「坎二為將，坎中男也。而彖曰丈人，爻曰長子，所謂老將也。老將在歷練之久，不在年齒之高。如鄧禹、耿弇、周瑜皆老將也。自乾坤以後，坎即用事，至此五見，則坎歷事久矣，是可為丈人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呂伯恭曰：「能以衆正，言為將者，九二是也。可以王言命將者，六五是也。」○胡仲虎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曰毒者，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

見易曰：「三代以下，至春秋列國，凡出兵未有不正者，所謂紀律之師也。往往不戰而勝，勝則折首而已，无大誅殺也。紀律廢，而後出奇，奇則以坑屠為事，故奇以少勝。惟正，兵乃能用衆也。人主急欲成功，樂用奇兵以收速效，其將守正而久之无功，非薄責且遣代矣，則剛中而應之難也。三國惟武侯能不用奇，陳壽短之，以用兵非其所長，是豈知古之師道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見易曰：「寓兵於農，若水之陰行地中，而人不知。故不患无兵，有民則有兵矣。平日容保其民，正所以畜聚其衆也。惟能畜衆，故能以衆。」

火傳曰：「國語稱宣王料民於太原，蓋將籍戶口以補南國之師，此時兵農猶未分也。自商鞅盡以秦

民比伍編之，有衆而无民矣。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雖意與鞅同，而猶文之以先王之教。李泌欲復府兵，後世保甲鄉團，猶存古法萬一焉。要在酌古今之時宜，變通而行之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上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本義：「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字。」

胡仲虎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律令森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方君則曰：「以律，有指律呂言者。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六韜云：夜半，遣騎去敵壘九百步，持律管當耳大呼，有聲應管。武王吹律推孟春令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是古人出師用律之證也。音律通乎法律，要必法律嚴，然後音律清耳。」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三，乃師之主。」自古命將，闔外之事得專制之。「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

本義：「九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吳幼清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於三者，天龍之優渥也。」

見易曰：「二在師中，正如趙充國之在湟中，羊太傅之在襄陽，老成鎮靜而已。生功喜事之徒，必有為師久无功之議，賴六五信任之耳。王命時錫，故其權益重，而其下不敢違其節制。如初之以律，四之不失常者是也。六三以偏裨而居二之上，殆近臣而有軍行者乎！恃君寵而不聽將命，如趙穿之違史駢，樂饜之蔑荀偃是也。故夫專任二者，本五柔中之德，而參以三者，五中而不止之過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任，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二〕，輿尸而歸也。」

楊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制，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

楊誠齋曰：「善戰者，不必進，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王註：「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

馮厚齋曰：「禹之征苗，啟之伐有扈，胤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胡仲虎曰：「三日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

火傳曰：「裴度請勿置監軍，而淮蔡以平。李德裕請罷監軍，而三鎮皆定。此任將之效也。古今任將不專，而致敗者，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自有觀軍容使，豈惟喪九節度之師，唐卒以此亡其國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

程傳：「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固）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此專言師終之義。

朱子云：「開國承家，未分別小人。小人勿用，是勿用與謀議經畫耳。漢光武定天下後，論功行封，其用之與政事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深得此爻之義。」

見易曰：「小人者誰？弟子也。弟子雖敗，猶虛冒軍功以邀封賞，君寵之也。上六，大臣奉君命以論功行賞，寧違君命，不可用也。用之不惟灰功臣之心，而後憂方大耳。」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筮謂占決卜度。」必（推原）占決（三三），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元永貞，則无咎。」古之人君有元而不永者，唐玄宗，其始勵精圖治，有人君之德，而不能善其終，是不永也。有元永而不貞者，漢文帝恭儉化行，二十餘年如一日，而好言黃老之學，是不貞也。

是皆未免有咎。

胡仲虎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來者自來，後者自後，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九五之所以為顯比也。」○馮厚齋曰：「萃比下體同坤，萃有四以分其權，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彖。」○徐進齋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時論曰：「古之射，示諸侯不朝貢者，為不寧侯。」文王事王季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謂食之餘，无以再進也。又秦禁原蠶，漢立原廟，皆言再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見易曰：「下順從也，指下四陰而言；上下應也，則兼上六而言。是上六究竟亦應五者，特以後至而凶耳。故爻辭曰：比之无首。傳曰：无所終也，言其不能善始，則必不能有終。鄭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謂後雖服，亦亡也。」

今按，輔嗣以原筮元永貞句，屬之上比之人。本義則屬之為下所比之九五。彖傳之所謂剛中者，既明指五矣，惟九五有剛中之德，本不期人之比，而人自比之，所以為顯比也，又何用原筮之而惟恐无以來人之比乎？愚謂元永貞者，九五剛中之德也。原筮者，將上比於五之人也。馬援謂當

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必比得其人，而後可以无咎。此爲上比九五者言也。程傳亦主此義，但言之未分明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朱子又云：「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萬國，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是比天下之道。」顏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所歸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趙汝樸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皆以比五爲義。」

見易曰：「衆陰比五，初去五最遠，比之最先，蓋純誠而无所觀望者，此比之出於有孚者也。孚久而不渝，則盈缶矣。其初祇期无咎，而終有他吉之來也。他吉者，意外之獲也。魯之分地於齊，以先

至而多受地，亦他吉也。」

火傳曰：「易言有孚，皆取中實為義。初六陰爻亦曰有孚者，即於初取象也。惟初在下位，去五甚遠，而比之最先，是謂有孚之比，出於中心之誠。然非有趨避而比也。有孚盈缶，亦即於初決之，故象傳但稱比之初六。」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胡仲虎曰：「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例見於比。」

見易曰：「二本五之正應，與羣陰歸附者不同，從龍最久，誼亦最親。如留侯之於高祖，鄴侯之於肅宗，所與者帷幄之謀，所居者親迎之地。故曰：比之自內。唐德宗時，稱陸贄為內相，是也。在二，可謂得主矣。得主而不自失，非貞其誰能之。」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象正曰：「却至人周，王叔生見而悅之，召。桓公曰：成叔必咎。白公之人，子西主之，葉公噫曰：姦人嗜其疾。味此，比匪之傷也。」○時論曰：「宋琮在途，不與楊思勗語，李鄴耻由承璫人相而力辭，為比傷也。楊收與楊立玠同宗，因而入相，以請托不盡從，賜死。則李鄴不猶愈耶！」

火傳曰：「象傳謂下順從也。則三亦在比五之列。三與上，本居相應之位，志在比五，而不能得諸上。如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不能聽，卒至隕滅。傳曰不亦傷乎。蓋知上有後夫之凶，而傷其

愚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胡仲虎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於五，義之與比也。」○蔡虛齋曰：「傳曰：外比於賢者，明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比得其人也。外者，以位言。五在四之外也。」

見易曰：「六四外比，比於賢也，而所謂賢者，又在上也。比於賢，正所以從上，其為貞吉者，以此。」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旗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皆免。惟被驅而入，皆獲。故以前禽譬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訂詁曰：「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爻在五後，故卦曰後夫。」按，逆者，禽迎我而來，於民為順；順者，禽背我而去，於民為逆。」火傳曰：「豕著後夫之凶，爻有无首之惡，九五之所謂逆者，亦何嘗舍之乎！天下尊王，後至必誅，

自禹已然矣。舍逆取順，則舜之於苗，文王之於崇也，而逆卒為順，是其舍之適以取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是以為逆而不舍也。吾兄伯玉曰：『宋太祖謂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前不容他人鼾睡，併其順者亦不舍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見易曰：「上為衆陰之首，衆陰比五，而上獨後，是无首也。雖五不誠前禽之失，上六終難免後夫之凶。」

火傳曰：「无為福先，无為禍始。一六卦无見也，而終獲觀望之罪，罹後至之誅。故彖傳曰其道窮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田橫、劉鈞空崛起以死耳。哀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本義：「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

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不雨，是其義也。」陰唱則陽不和，蝦蟇詩曰「朝隲於西，崇朝其雨」，是陽未唱也。又云「蝦蟇在東」，則是陽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麻衣言履在小畜之上，蓋一柔自姤變同人，同人變履，履變小畜，小畜變大有。一剛自復變臨，臨變豫，豫變比也。謙在豫上，則履不宜在小畜下，且以大畜反无妄而居下，則知小畜反履而居下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王註：「柔得位，謂六四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權，故上下應之。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二更以不能復為劣，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雨，尚往故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胡仲虎曰：「剛中而志行，與施未行，二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專為陽言，扶陽抑陰之義也。」○訂詁曰：「上應之，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下應之，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卦雖一陰，實是巽體三爻同力，畜乾也。」

火傳曰：「以陰畜陽，非欲害之也。小人自恥為倖臣，欲結君子以自附，而其君又欲羅致上大人，與之交歡，非健而巽者，能不降其志乎？」唐王毛仲召客，玄宗詔宋璟往赴，中席推疾而去，亦剛中志行之一節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懿文德，言本能厚積而遠施也。」

訂詁曰：「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羅萬古之心胸。故象曰多識以畜其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本義：「初九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

見易曰：「初與四為正應，初之應之，不知四之畜之也。覺其畜後返，故曰復自道，所謂不肯由他途以進也，未嘗不應，特不受畜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

吳因之曰：「初二守正雖同，然初為四應，故初難而二易。初曰何其咎，斷然許可之辭。二曰亦不

自失，則因彼許此之義。」

見易曰：「君子之行其志者，雖由同德相牽，亦以在中之德，自能作主。无主於中，有牽之者，即有感之者矣。亦不自失，所重者自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

項平菴曰：「輻，陸氏釋文作『輹』。按：輻，車輻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穀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

○蔡虛齋曰：「輻重於輹，說輹者，自止而不進，暫住之意也。說輻者，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計也。」

見易曰：「三近於四，為四所畜。小人之畜君子也，不與作緣，則以為難致，而猶有敬憚之意，既入其穀，則以為易與，而漸有蔑視之心。此三之不勝其忿，而有反目之事也。」

火傳曰：「說輻則安其室，而无去志。雖有同德，无所事其牽復矣。故婦得以制之，而至於反目，由己之不能正其室也。不能正，即於說輻上見。」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仲虎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脫輹，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

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

火傳曰：「陽實陰虛，四何能有孚？所有者，血耳。血者，陰謀也，殺機也。四之有孚，五孚之也。五與二陽同德，而與四同體。恐四之包藏禍心，以不利於陽也，故極誠以孚四，而四亦孚五。四有孚而血去矣。陰陽相和，則四亦可不防乾而免於惕也。六四有孚於血去始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胡仲虎曰：「學與牽，皆有相連之義。初二皆乾體，二連初上進，有牽之象。四、五皆巽體。五連四，以其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凡易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訂詁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四為畜主，五以君力助之，是富以其鄰也。畜乾雖由六四，實賴九五左右之力，名為巽止健實，以健止健也。』

火傳曰：「鄰指上九。五四之孚，既固，又欲憑其龍靈使高位如上九，亦自託於四也。如漢哀帝使董賢過孔光私第，欲光與交驩以貴之。上九，本陽德而受畜於陰。陰陽既和，正如孔光迎賢而升，奏殺王嘉以侯賢，而賢之權遂侔於人主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

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

胡仲虎曰：「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言。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為陰與陽兩不利之象。」○訂詁曰：「易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小畜言抗乎陽也。」

火傳曰：「上九與三陽同德，因四之血去而陰陽和。向以四為妒賢害正者，今且翕然稱之，尊尚其德，而忘其為婦也。月以日為光，月望則全乎日之光矣。言陰之德，皆君之所為也，君子敢信之而不疑乎？」



兌下
乾上

〔履〕（二）：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陳器之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

見易曰：「詩云『履帝武敏歆』，亦是躡帝足迹而進。蓋履主於行，故曰履不處也。」虎指九五言，狀君之威嚴也。革卦：大人虎變。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皆於九五言。」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王註：「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履虎尾者，言其危也。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悅而應乎乾也。」

本義謂以二體釋卦名義，見得非指六三以柔履剛也。六三爻辭，有履虎尾句，朱子恐人以彼準此，故別而解之云。蓋為所履者，乾也；而履之者，兌也。○象正曰：「盛陽在前，陰以柔之，不說則咥也。」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說之謂也。書曰：「汝无面從，退有後言。」夫履虎尾而无後言者，難矣。詩曰：「上帝甚蹈，无自察焉。」夫以甚惕之臣，事甚蹈之帝，不媚必咥，何以已之，其惟禮乎。」

見易曰：「有九五為君，六三復為衆陽之所宗，其周公負宸、霍光輔政之日乎？以周公大聖，尚不免於流言居東，毋怪乎霍光以不學无術，自貽赤族之禍。蓋其所履之地然也。履虎尾而不咥者，幾人哉？」

火傳曰：「五剛共宗一柔，履與小畜皆同。然畜之柔在四，上卦之下也。履之柔在三，下卦之上也。故三之多凶，其時與位為之，五之所側目也。惟說而應，則虎亦可馴，而无如九五為難說之主也。履帝位而不疚，既未可挾其援立之功，剛中正而光明，又未可結以媚茲之術。不說則以為逼，說則轉取其疑，三之時位，所履為極難耳。故取其至危以為履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何其可一也？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却詵曰：「限以勢之不得不止，則不期靜而自靜。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時論曰：「不曰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輔，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力爭也。尋丈之室，无奧深之位，則父子不相別。六尺之輿，无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況其大者乎！君子所辨者，路馬不齒、疾行不弟之類也。若天冠地履，豈待辨乎？」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蔡伯靜曰：「履，禮也。履初言素，賁文也。賁上言白，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馮厚齋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

丘行可曰：「履以陽爻居陰位，二與四同也。二有坦坦之吉，四有愬愬之懼，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存疑曰：「四所以坦坦，以履道也。順理則裕，為善最樂，履道坦坦，幽獨守貞之象也。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

見易曰：「三為成卦之主，居履虎尾之地。二四近與之比，四愬愬，而二坦坦。何也？四位在三上，最近於五，其勢不得復下，故以三之所履為其履，而時有懼心焉。二雖與三同體，而有剛中之德，居三之下，與五无應，是不肯援三以進者，亦不為三受禍也。理亂不問，進退自如，武人之榮辱，不關幽人之夢寐，久矣。傳曰中不自亂，歟其見之先而守之定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眇能視，跛能履，在歸妹初與二分言之。行不中曰跛。初九曰跛，不中也。視不止，則眇。九二曰眇，不正也。履六三，一爻併言之，惡三不中且不中也。」

見易（曰）：「時三，本說主，為衆剛所宗，為九五所忌。三之眇視、跛履，皆自處於不足，固欲消五之忌，而求說於五者也。乃終不免於虎噬者，以三无學術以將之，一武人而已。夫人不自馳騁，而為跛眇於大君之前，雖猜主亦可以相安。然使武人為之，則不足以消其忌，而祇增其疑。傳曰志剛也。志也者，形貌之所不能掩也。」

火傳曰：「三為說主，本无跋扈之志，特以所履者多凶之地耳。宣帝見大將軍如芒刺負背，官宗見太尉而毛髮森豎。雖勢位使然，而後世譏衛公以專，謂霍光不學无術，是以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衛公捧冊之次日，即出荆南，良有以也。三非不自晦，而志剛不能已於有為，故眇而視，跛而履，猶有為於大君之疑，以所遇者，夬履之主也。若真以跛眇自廢，如羊太傅折臂為公，又何患焉。」○問易曰：「武人為於大君，猶言擬於君也。真宗語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張詠勸準讀霍光傳，直以準為武人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胡仲虎曰：「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

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五以剛居剛，則謂五為虎。」○項平菴曰：「三言志剛，可見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見三之志不能行，皆互文也。爻以位為志，蓋其所自處如此，則志可知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蔡虛齋曰：「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見易曰：「兌有夬象。羊口毒，食草則不復生。五為難說之主，見說我之人，即夬我之人，以此履位，故貞而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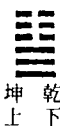
火傳曰：「履，所以定位也。三曰位不當，五曰位正當。三之不能與五爭者，位也。五之所以惡三者，惡其志也。故大象貴於定志。」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

汝吉曰：「夫人一成而不可易者，行。一往而不可悔者，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

必見其敝。」則其旋難矣。故履道懼以終始而已矣。」○蔡虛齋曰：「考者，稽卜後來事也。祥字兼休咎，言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无一件无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苦不能自鑑也。」
火傳曰：「履未有能離視者，不視而履，冥行耳。三之跛，由於眇，以其不視而履，至於履虎尾而見咥耳。上所視甚遠，不止目前一步地也。」莊子曰：庖丁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其旋之謂也。」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胡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為然。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彖辭獨以往來言。」又曰：「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上篇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篇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篇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則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則逆推未來。下篇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

則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一月，陽月則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逆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篇之姤，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篇之復，蓋先大圓圖，坤在剝復之間。後天以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下、坤上。先天乾在姤夬之間，後天以姤次夬，夬又自有乾上、乾下，此坤十月之卦，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乾四月之卦，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乾坤，陰陽之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讀本義者，不可以不知。」

見易曰：「陽固有盛於泰者，陰固有盛於否者，聖人所取於泰，非取其陽之盛，取其陰陽交也。所惡於否，非惡其陰之盛，惡其不交也。故處泰之時，利用交，不在於用君子，而在於使小人化為君子。處否之時，利用不交，不在於攻小人，而在使君子不亂小人之羣。是故調停之說，宜於泰而不宜於否也。」

今按，先天圖，夬姤夾乾；剝復夾坤。陰陽消長，其機甚迅。陰自四月已萌，則四月之為純乾者。無幾時至姤五月，一陰生矣，而始追數乾為四月之卦也。陽自十月已萌，則十月之為純坤者，亦無幾時至復十一月，一陽生矣，而始追數坤為十月之卦也。乾坤，陰陽之大父母，姤復，陰陽之小父母。故於此特詳慎言之。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

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蔡虛齋曰：「萬物通，乃是氣通。凡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見之。」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邦國，只是內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曰：「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屬不為內。」此辨內外之最清者。」○蘇子瞻曰：「泰不及壯大之盛也，聖人安於泰者，以為小人不可盡勝，必欲迫驅之，使窮而无歸，則勝負之勢未有決巧。惟泰使君了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然後君了之患无由而起。此泰所以安也。」兒易曰：「二氣本不可相无，交則氣通，交則自然內陽而外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朱子曰：「財成是裁截，輔相是佐助，天地之化籠統相續下來，聖人裁之，如氣化，一年一周，與他截作春夏秋冬四時之類。」○熊南沙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二十畫，然後為泰。无過、无不及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火傳曰：「天之氣周於地之氣，常先一候而到，故參差不齊，聖人裁成輔相之法，亦惟寓以扶陽抑陰之義，而後得其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榮，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

見易曰：「茅，柔類也。初與四應，四亦上卦之初也。拔茅使以其彙征，此化異為同，化小人為君子。傳曰『志在外也』，外，指外卦而言。若其內之同德者，皆已向用，何待於初之拔乎？四之不成以孚，孚於初也。故泰以交為道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王註：「尚猶配也，中行謂五。」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

王伯厚云：「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蔡虛齋曰：「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雖四事，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

見易曰：「五為中之主，與三陰同體，固不欲分別君子小人過嚴也。九二包荒，所以相得。二以剛中之德，能盡破其異同之見。如馮河之勇，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謂之朋亡，併初與三，皆能化之，以忘其朋，而成泰交之治也。」

火傳曰：「光則心事共見，大則度量足容，是能包荒，是能得尚於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本義：「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

時論曰：「小畜自上畜下，譬如之孚，五下孚四也。泰自下交上，勿恤之孚，三上孚四也。此際交則天地交矣。」○訂詁曰：「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由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地，爻中二孚字相應。」

火傳曰：「泰之時，君子小人分內外而已，无所為朋比之分也。故君子小人未嘗不相孚以成泰治。迨泰運將衰時，勢變而小人心亦變矣。艱貞无咎，君子於此有戒心焉。勿恤其孚，不因是而遽生異同也。如是雖君子道消，亦可以不及於禍。无禍斯為福矣。至否之九四曰『疇離祉』，猶共食，此福也。否之四即泰之三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

胡仲虎曰：「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求者，小人之勢也。不待告戒而自相從，期於必信者，小人心

也。」○蔡虛齋曰：「陰主利，以陰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實言也。」

火傳曰：「小人无交，以勢利為交。勢利與共，則臭味與同，非其共者，不能同也。故翩翩之來，因其皆失實也。不戒以孚，孚本於中心之願，然後知向來與君子之孚，皆面交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

焦弱侯云：「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孚其成，故二爻言事而不及福，五爻言福而不及事。尚如舜尚見帝，歸如帝女釐降，其交如此。」○訂詁曰：「帝乙象五，妹者指上卦二陰。五能屈陰以從陽，則上下志同，而泰道成矣。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義。」

見易曰：「六五虛中應二，共成泰治。五无所為也，惟能享泰時之福而已。故曰以祉元吉。以祉者，如嫁女於人，不以他長惟以福耳。以其福，即能造一家之福。九三所食之福，亦由此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泰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類〕圯〔二四〕，復反於隍也。」

丘行可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過六五，則曰城復於隍。泰以二五為中，過則否矣。」○胡仲虎曰：「命亂則復否，告命以治之，不付之於不可為也。」○虞仲翔云：「有水稱池，无水稱隍。」

見易曰：「城復於隍，則其邑危矣。互相告命，以自為備，可也。用師何為乎？君子以仁義為下櫓，以禮法為藩翰，自邑告命，以此而已。夬之彖亦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聖人於吾道盛衰之際，一以正己為主，不欲君子之有爭也。」

今按，泰卦自初至五，皆共成泰治者也。本義以二五上下交，為致泰之主。然當泰時，而使內外无有異同者，則三四彌縫其間也。故六四之翩翩不富，以從陽也；不戒以孚，孚於陽也。傳曰皆失實也。言三陰皆在外，有高位之名，而无任事之實。失實猶言失勢也。賴九三之孚於四，故皆翩然而至。謂之中心願者，明无所矯強也。故泰五爻皆言泰也，惟至上六，為泰之終，終則必變，古今无長泰不否之理。城復於隍，天之命矣。命豈可以力爭？惟互相告戒，知命不可違，各守其貞，以自盡而已。傳曰其命亂也，天有治命，有亂命，若此者，其亂命也。至否之九四，曰有命則亂者，又將治矣。



坤下
乾上

〔否〕〔二五〕：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或疑』之匪

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吳忠肅曰：「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而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劉翔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徐子與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

見易曰：「否非人所為也，天也，或謂歸之天，則人責卸。然所謂君子者，固不以天意廢人事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也。」○蔡伯靜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也。否言剛柔，則其質也。」○楊誠齋曰：「不交之病，非一君臣相猜，猶不交之外也。德宗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此耳不交於目也。二世笑趙高之鹿馬，而信其言，以關東盜无能為，此目不交於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否可知矣。」○時論曰：

「彖以內外取義，憂小人之在內。爻以上下取義，猶幸君子之在上也。陽爻固吉，陰爻亦未有凶者，挽其志以尊君，散其羣以歸大人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蔡虛齋云：「蘇子瞻所謂舍者常爭席，及漸喜不為人所識，即此意也。德不儉，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有不得辭者矣。夫爵祿之來者，禍之來也。小人道長，決不利於君子。故君子惟有見幾而作。」

見易曰：「否之時，天地不交，君子亦惟儉德自匿，不與小人作緣，以法天地之不交而已。而託言於調停，以為挽回者，此徒自敗乃德，而於世運无分毫濟也。小人欲敗君子之德，必亂君子之羣。榮祿者，其亂羣之媒也。君子儉德辟難，辟榮祿而已。」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項平菴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其類進，小人易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象正曰：「消長以道，亦各以其彙也。棘始生而為蒺，桃三歲而為茹，小人之始進，无以別於君子也。與氣相漸而駕鼠易貌矣。」

見易曰：「否初无以異於泰初也。泰勉其征，否戒以貞。小人始進，本无壞天下之心，仕宦久而熱

中深，不自知其全此極也。傳曰：志在君也。以君為志，則天下不受其害矣。夫為小人者，苟能出而圖吾君，則即君子矣，何必別求為君子者而用之乎？」

火傳曰：「泰初之拔茅，君子之拔小人也。否初之拔茅，小人自拔其類也。君子小人意見之分別如此。」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

蔡虛齋曰：「包承二字，不為君子言，為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乎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故曰大人否亨。」○同詰曰：「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當其承之時，最易眩人，故戒之曰：大人否亨。否者閉塞之義，所謂君子難悅是也。」

見易曰：「二以承為包，君子受小人之承順，不覺入其籠絡也。為大人者，守吾否可也，不否，則无以自絕於小人。小人之害君子，必先亂君子之羣，使自相參差。安於否，斯羣不可亂矣。」

火傳曰：「泰用包，否亦用包。小人得志，一皆效君子之所為也。特九之包荒，志在不遐棄也。六二之包承，志在亂其羣也。故小人樂君子之包，而君子不受小人之包。君子小人之介辨之

明，否之所以終泰者以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見易曰：「三與二同為包也。二陰柔而中正，恐君子不覺其為小人，而受其包，故以亂羣戒之。若不中不正，有識共見，為君子所棄久矣，亦欲效二之包，以牢籠君子，君子不受，自取其羞。故傳以位不當斥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一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胡仲虎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泰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曰：『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將過乎中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離之福。」○蔡虛齋曰：「九四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識之者，往往錯了機會。司馬君實啜反新法，直至庖役之類，一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故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時論曰：「過中則交矣，人處通時未有念命者，艱難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冀，或以命

決。九四之有命，聖人所以鼓君子之氣也。」

火傳曰：「否時之小人，亦自內而外君子耳，非必盡害之也。在君子，惟以義命自安、儉德辟之而已。小人有羣，君子有疇，羣不亂，故疇離祉。」惟有命而无咎，故志行；不則，雖已有命，求治太急，其志終不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胡仲虎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在前日不能處否而亨，在今日豈能為天下休否乎？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大人於否之方休，即有戒懼危亡之心，故卒能傾否以成泰耳。」

見易曰：「泰否爻象略同，所異者五耳。六五居泰，以陰而應陽；九五居否，以陽而防陰。此上下交不交之別也。是故世運之否泰，全繫乎君心，他无與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楊誠齋曰：「否已傾矣，上九猶有懼心焉，制其喜，而不敢先。馮異曰：『願陛下毋亡河北之時，小臣毋亡巾車之恩。』得此義矣。」○訂詁曰：「先否後喜，即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

見易曰：「泰終致吝，否終致喜。天道之盛衰、人事之憂喜，互藏其機如此。」



〔同人〕〔六二〕：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本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於野，謂曠遠而无私也。」

胡仲虎曰：「同人於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亦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以正為本。」○蘇子瞻云：「同人於野，野者，无人之地也。至於无人之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象正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至於同人，乃利君子貞。貞者，君子所慎用也。伯玉、平仲，所謂君子也。孫蒯逐君，告伯玉焉，伯玉出於近關。甯喜納君，告伯玉焉，伯玉亦出於近關。伯玉似以貞為不利，而利其近於幽人者。崔杼之難，平仲端委而立於門外。樂高之難，平仲亦端委而立於門外。平仲似以貞為利，而利其近於女子者。子孔為載書，國人弗順。子產請而焚之。子產作丘賦，國人弗順。子寬以告子產，則不改也。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范宣子為政，黷貨於諸侯，子產寓書以砭之。及子產鑄刑書，叔向亦砭子產。了產不毀，曰：『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故子產之同人而貞不可能，其不同人而貞亦不可能也。」

今按，易言涉大川者十二。其見於卦者八，見於爻者四。大抵卦體有乾、坎、艮、巽者，皆取此象。如需，訟以乾合坎，同人以乾互巽。蠱以艮合巽。大畜以艮合乾。益以巽互艮。渙以巽合坎。中孚以巽互艮。一則曰：木道乃行。一則曰：乘木有功。一則曰：乘木舟虛也。謙之初，頤之五、上，皆從艮取。未濟之三，從坎取。蓋坎爲水，川象也。巽爲陰，木而虛有舟象。又爲風象，利涉也。乾健，而艮止。操舟者，非能行能止，固不足以涉川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程可久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所以利君子貞者，在二體之相為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皇極外篇有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即通天下之志之說也。○焦弱侯云：「二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自亨也，必曰應乎乾。小畜之六四，不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大有之六五，不自亨也，必曰應乎大而時行。此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乾所以為大，而坤得土而有常之義，諸卦足以發之矣。」○來九成曰：「一陰之卦凡六。而云得位者，三。一陽之卦凡六，而未言得位。蓋陽得

位，於事為可喜，於道為全常，陰得位於事為可憂，於道為大變。易者，憂患之書，故舉其異者以相告。」

見易曰：「一陰為衆陽所同，曰同人。然而二必應五，明健合德而後可以同人。故傳更申以『同人曰』二字，以見於野、涉川之事，非二柔德之所能為，必應乎乾而有得乎乾行也。一；文明；五，剛健。以是而應，是為君子之貞。二雖守正，不苟同於諸陽，而諸陽亦皆以其貞而信其志，斯无不同矣。故曰：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蘇子瞻云：「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然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也。」○時論曰：「天陽火陰，非類而類。故帝釐下土，別生分類。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男女別姓，

上下辨禮，土辨志，官辨事，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若晏子和同之論是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咎。」

丘行可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見易曰：「初九出門，而遇六二，非其心之所期也。本无心於同，而同焉。故三與四皆不與之爭。」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吝之道也。」

見易曰：「卦惟六二一陰，五陽皆欲同之，二无所宗，則交濫矣。五，一之宗也，惟志在於宗，故吝者，交之道也。二惟守其於宗之吝，所以能成於野之亨。」

火傳曰：「二為成卦之主，五陽皆欲宗之。夫同人而有宗名，此伏莽乘墉爭端之所由起，而大師之所由用也。後世黨禍皆起於宗。」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時論曰：「安行，謂安分而下。即四困而反則之意。同人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四危疑之位皆安義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

胡仲虎曰：「三以剛居剛，懼九五之見攻者，屈於勢也。四以剛居柔，柔墉而終不克攻者，屈於義也。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正此書法。」

見易曰：「二之宗五，貞於一也。四始而攻之，既而義之，故弗克也。」

火傳曰：「齊人之求管仲，惟恐不得之於魯。晉人之反士會，惟恐不得之於秦。竭其智力，以期必得，豈異於伏莽乘墉之為哉？三、四之求同於二，而至有攻伐之事，其志亦猶是也。獨是二與五中正而應，非若管仲之有意於齊，士會之有心於晉，故不可以志求力取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

見易曰：「莽自伏也，大師克而莽平；墉自乘也，大師克而墉墮。人世之險阻至此盡銷，可以同人於野矣。」

火傳曰：「二、五之心同也。以三、四間之，至於用師相克，而不能散其同。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既相遇而後笑，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

見易曰：「於野者，謂其曠遠而无限隔，大同之象也。於郊，雖在國外，其實避人世而逃虛空，蓋沮溺丈人之流，耦耕偕隱為志者也。士君子隱居，求志必以通天下之志為志，若獨潔其身以為无悔，足喪志也。爻辭取其不安同人，故曰无悔。象傳病其不欲同人，故曰志未得也。」



乾下
離一

大有：元亨。

程傳：諸卦具元亨利貞，彖皆釋為大亨，恐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惟升彖誤隨他卦，作大亨。

黃元公曰：「元亨利貞，乾四德也。諸卦之言四德，皆有益辭。若坤、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大有元亨，人壯利貞，无益辭矣。大有不言利貞者，柔專主也。大壯不言元亨者，剛太强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註：「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溫公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蔡虛齋曰：「時行，即應天之義。必居尊位，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叙有典，自我惇之。皆應天時行之實也。」

見易曰：「五以柔主而統五陽，傳稱其位曰尊位，中曰大中，特辭也。其堯之垂裳、舜之恭己乎。是故南面之位，以无為為尊，人主之德，以无為為大也。同人、履應其德，曰乾。大有應其時，曰天。」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覺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楊誠齋曰：「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李獻吉曰：「火在天上，无所不照，物无遁形，善惡畢露，使逮賞罰之，則四海兆民能勝罪之耶？又能盡爵之耶？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

行。天命有善而无惡，故曰順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

項平菴曰：「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遠於柔者也。同人六爻，獨上九為不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為无交。然而六二當同於人，在上九，獨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過也。故為无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大倫矣。故為有害。馮衍、梁鴻之在東漢，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

見易曰：「離明在上，上下五陽皆為所有。初獨遠於五，而處最下，有孚交之主，而不欲上交，豈非害於義而有咎乎？匪咎者，初自不以為咎也，於大有之世，而甘處其艱，蓋不肯適大有之適，而自適其艱。艱則无咎，不艱則猶以為咎也。世固有此枯槁偏僻之流，傳曰：无交害，終以大義繩之。」火傳曰：「初即无交，豈能逃於大有之世哉？正如怪石幽花，自生自死於山林，朝廷不問，適足以彰合同之化。若盡收之朝廷，則所有小矣。大有者，无所不有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

見易曰：「當大有之世，六五虛中以任九二。凡天下之事皆萃於二之一身，而二受之而不辭者，惟

其為大車也。車以載物，然必量車而載，載過其量，則車敗矣。量有餘於載者，視其中之所積，減之而不覺輕，增之而不覺重，斯真大車也。以是引重而致遠，寧有顛覆之虞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

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得此爻，曰吉。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

見易曰：「大有之時，因朝會之期以行黜陟之典，其為公者，賢侯也。天子享之，蓼蕭湛露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罰者不與於宴享，故曰小人害也，言有罰也。」

火傳曰：「无交者，見大有之師濟而矯退以貽譏。弗享者，因大有之豐盈而僭越以蒙罰，皆以大有害之也。亦豈有害於大有哉！兩「害」字著眼。」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程傳：「彭，盛多之貌。詩云：行人彭彭。又云：駟驅彭彭。皆言其盛多也。」

本義：「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

象正曰：「禹之昌言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予決九川，暨益暨稷，懋遷有无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夫以作乂之功，蓋於益稷，一則曰予，再則曰予，其威於自擊也。舜乃稱之，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帝舜則可為明晰者矣。不然，則是以禹為迫己也。」○訂詁曰：「其者四，自謂也。近君者，勢不挾而震。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六五柔中，而四以剛逼之，必也引嫌多懼，觀諸陽之盛，皆五之有，己不敢僭有其彭，而後可以无咎。」

見易曰：「四與初爻辭皆云『匪』。匪者，不然之辭也。二爻居二卦之下，於大有之時，多所憂畏。初見衆正彈冠而憂之，憂榮之必有辱也，故共咎其无交，而初不以為然。四見豐亨豫大而畏之，畏滿之必有傾也，故共矜其彭，而四不以為然。」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註：「居尊以柔處大（二七），以中无私，於物上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

蔡虛齋曰：「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傳曰信以發志也。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蘇子瞻曰：「處羣陽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見易曰：「五以柔主信任臣下，分則君臣，誼同朋友，故曰交如。世主之好自尊大，惡其不威也。開心見誠之主，其體愈降，其望愈崇。故曰威如。馬援遨遊二帝間，見子陽飭邊幅，嗤為土偶；一覲世祖，袒幘坐迎，服其豁達。始信帝王自有真也，非易而无備之一徵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

項平菴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故孔子曰：又以尚賢也。皆為六五而言。蓋大有之時，羣心皆應，未足為大；又能尊賢，乃為大也。育羣才易，有大賢難。武王必得箕子而後為大有。傳曰：大有。上九明事關全卦，非止上也。」

見易曰：「上九以剛居上，蓋與五同時南面稱孤者也。識五為真主，天命有歸，乃悉其所有納土歸命。如漢之竇融，宋之吳越，所以全其有者，大矣。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此亦應天而時行者。天祐之吉，指上九也。」



謙：亨。君子有終。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馮厚齋云：「凡一陽五陰之卦，其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陰陽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焦弱侯云：「凡一陽統五陰之卦，象傳皆指出一剛字。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剝曰柔變剛。惟謙不然，謙不貴剛也。」

見易曰：「君子之學，以謙終其身者也。」衛武公年九十矣，抑之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可謂謙亨有終者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蔡伯靜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之彖傳曰『其道光明』是也。卑而上行，坤也。」○歐陽永叔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為其可知者，人而已。日中必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盛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也。人之食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但據其迹之可見者云爾。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无以異也。」○蔡虛齋曰：「通六爻，皆言人道好謙。」乾上九過高志滿，則賢人不輔，惡盈也。屯初九以貴下賤，大得乎民，好謙也。」○象正曰：「野井之咎，齊侯致服器焉，三致而三辭，齊侯強之。昭公嗾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為菑，以嬖為席，以案為几，以遇禮相見，是則不可為謙也。謙之為道，見盈而思虧，見福而思害也。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謙之謂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蘇紫溪曰：「裒多益寡，是就心上劑量人心，知人與己同則謙，但知有己則盈。凡下人之心寡，上人之心多，正為己心重耳。稱猶權之稱物，稱有低昂无低昂，心有輕重无輕重，心歸於平焉耳。」

見易曰：「謙之為道，非有過恭已甚之行，適得其平而已。夫上下之交各有則焉，而人上交則諂，下交則瀆。瀆非謙也，諂亦非謙。皆違其則者也。哀之益之，稱物之宜，以平其施，而謙道光矣。汲黯見大將軍而揖，張廷尉為王生結褸，皆不違則之謙也。豫與謙反對，豫二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深於謙者乎。」

火傳曰：「心有多无寡，寡豈能益多？曰哀斯日見其寡耳，極其哀益只得心平。心平而後能稱物，稱物而後施諸物者，始各得其平。謙之為物，平施而已，非有過卑之行也。兄湘之曰：『地中有山，非地上山也。所謂深谷為陵，蓋地道變盈流謙之所為也。』哀多益寡，正地中有山之象。」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王註：「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

焦弱侯曰：「卦以謙名，又居最下，曰謙謙。易言乾乾、夬夬、重剛也。坎坎、重險也。蹇蹇互見，重坎也。」○訂詁曰：「用涉與利涉不同，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者，用此道以涉，然後吉也。借涉川以明履危處難之意。」

見易曰：「初處最下，與勞謙之三，同為君子，則知君子者，謙德之稱，不以上下殊也。卑以自牧，言謙德難馴，寧過卑以調伏之於其初也。」

火傳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者，不可爭先。用兵者，不可恃勝，惟謙道得之。」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王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

朱子云：「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不貞，則近於邪佞。六二以陰處陰，故戒之。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也。」

見易曰：「武侯發教府屬令勤攻吾過，不難違覆。此皆出自中心之誠然也，豈偽謙乎！禹拜皋陶之謨曰『師汝昌言』，衛武公抑之篇自稱小子，皆為鳴謙也。故鳴者，心之聲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本義：「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

胡庭芳曰：「謙以九三一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惟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周公爻辭不易，但推其勞而要其吉耳。」○王景孟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不去，則天下羣起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象正曰：「仲尼觀於五德曰：吾其為土乎。土，四德之所出人。也。亭毒萬物而不為功，君子夏行就陽，冬行就陰，急病而讓夷，食蔬而任劬，若是而猶恐嬰於禍患。」鄭伯如晉，公孫段甚敬而卑，禮無違，晉侯嘉焉，賜以州田。季孫宿之拜莒田，晉侯享之，加籩。武子辭，請撤加而後拜。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以伯石之汰也。勞謙而得州田，以武子之專也，勞謙而得好貺，故致謙存位，非德之至而君子取焉。若管子平戎於王室，卒受下卿之禮而還。鄭伯賞陳之功，賜子產八邑，辭，固予之，乃受六邑，可謂勞謙君子矣。」

見易曰：「以禹之八年於外，冠掛而不顧，簪墮而不掇，而謨止載其不自滿假而已，是故真勞者，未有不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更當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趙汴水曰：「下三爻，謙善其身，皆言吉。上三爻，謙善天下，皆言利。」

見易曰：「四，本謙順之德，而居勞謙之上。鳴者，宣之於口，撝則見之於躬，所謂動容周旋者是也。撝謙者，抑抑之威儀也，雖位尊於三，而折節下之，以示不安其上之意，人疑其恭也，故聖人以不違則表之，則即稱物之宜也。」

火傳曰：「下三爻以能下為謙，上三爻以坤順為謙。順以為謙者，不但收斂是謙，發皇亦是謙。故四曰撝謙。雖制禮作樂，皆有一定不敢違之則，所謂稱物平施者是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本義：「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

楊誠齋曰：「不富，心之虛也。虛心以納天下，天下之善歸之。漢高自以不如三傑，故能有三傑也。」○象正曰：「謙者，師之利也，不欲多勝人，而後衆莫之勝。」

見易曰：「征不服者，要其服也。如大禹之舞干而苗格，文王之因壘而崇降，因其不服，益退而修德，而後得志，以謙道得之也。」又曰：「侵伐以謙而得利者，不獨禹、文王也。晉文公退三舍以避子玉，孫叔敖南轅反旆以避晉師，而卒皆得志。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則用謙之道也。謙字，自禹征有苗，伯益發之。」

火傳曰：「六五為坤之主，坤衆皆其鄰也。而曰不富者，不恃其衆也。夫不恃其衆，乃可以用衆，故利用侵伐焉。傳曰：征不服也。言必有不服者斯征之，非貪功而喜事也。」○問易曰：「六爻惟五不言謙，而曰不富。人主之謙，不在卑躬折節，惟在以虛受人，不富象其虛也。以其鄰，謂左右習上之德，而皆相尚以謙也。書曰：臣哉鄰哉，是則稱為鄰者，亦謙辭也。上下一謙，以征不服，其誰禦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見易曰：「上六居坤之上，處順之極。蓋以高位而得衆者，而以謙鳴焉。據上之時位，順衆行師，可以无往不利。而惟用征邑國，自治其私，斯即其謙矣。傳曰鳴謙，志未得也。言其志在處卑，而居卦之上位，與志違也。曰可用者，蓋託言於才力不足，僅可行師以征邑國而已。」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丘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卦合震坤二體，故併言之。」○九家易曰：「震為建侯，坤為行師，故卦具

二義。國語謂之居樂出威。註云：居樂，坤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訂詁曰：「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六十四卦，時而已矣。事若淺而有深義，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曰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哉，欲人謹之也。」○蔡虛齋曰：「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熒惑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雠而修德，而商道復興。此豫順以動，而天地如之之據也。」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天地順動之符驗也。日月不過，以晷刻言；四時不忒，以氣候言。」○象正曰：「謙，禮也。豫，樂也。禮以地制，樂由天作。地制以艮，天作以震。禮樂者，刑罰之抵也。禮樂不作，則刑罰不清，而斧鉞鐘鼓皆敝矣。」

火傳曰：「豫之時，上有有貞之君，下有由豫之臣，人望皆屬四矣。為四者，既不能避嫌以聽國事之壞，亦不敢冒嫌以生天下之疑。建侯以維本支於不拔，行師以效臣節於封疆。武侯所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順以動之謂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徐子與曰：「先王之一靜一動，皆奉天以從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法其靜也。及出地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倪鴻寶曰：「倫治律以鳳鳴，夔治樂以獸舞，復之治律以地雷，豫之治樂以雷地。鳴者氣至，舞者聲通。雷蟄地為氣。雷奮地成聲也。」豫以作樂崇德，先王之德，即樂之德，言德則知其和也。德不可一德名，猶聲不可一音舉。聖人之德配四時，則知其氣周於十二律也。是故復心曰：見灰之必歟者也。豫德曰：崇聲之必縱者也。」○訂詁曰：「雷以宣天地之和，樂以宣人心之和。崇德，崇祖考之德也。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冬至祀天南郊，而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季秋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也。按祭於南郊，曰天。祭於明堂，曰帝。則郊者，古禮；而明堂，特周制也。為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

見易曰：「聲音通於鬼神，作樂以寫祖功宗德也。奏之上帝，明吾祖宗之德，足以配享於帝，所謂崇德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見易曰：「統一卦觀之，其辭曰亨，蓋合二體為順而動，故亨也。析逐爻論之，則凶悔過半，則以四為成豫之主。凡與應者、比者，皆因四之豫，而溺其志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豫與謙反對，豫之四，即謙之三也。凡謙之諸爻，與三應者、比者，皆吉而利。豫之諸爻與四應者、比者，多凶而悔。蓋有而不居之謂謙，樂其所有之謂豫，習於謙者慮必周，故征伐皆可以獲利。耽於豫者志必怠，惟介石乃不至於罹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微，如黑白判於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於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知幾也。」○訂詁曰：「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遑暇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惟有介於石之明，而後有不終日之決，傳雖以不終日為中正，而大傳盛贊君子之見幾以此。」見易曰：「介石內力定也，莊子曰『泰宇定而大光發』，故能見發明決，不至後時。二與四共成豫治，而不附於四，如金日磳與霍光並受顧命，而不受穉侯之封，亦不納女於后宮，殆其倫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也。」

蘇子瞻曰：「據靜以觀動者，見物之真，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矣。故始失之疾，其終未有不以遲為悔也。」○象正曰：「臧文仲獲地於重館，風也。子太叔弛幕於晉庭，遲也。天下不以遲敗者，能幾乎！然既豫矣，而又遲之，是重悔也。周官曰：畜疑敗謀，怠忽荒政。言盱豫而多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

焦弱侯曰：「初應四，三、五比四為凶，為疾。獨六二不繫於四，中正自守為貞吉，則九四之不得為純臣可知。四外陽內陰，才有為而誠不至者也。惟其才足以有為，故曰大有得。惟其誠不至，故戒以勿疑。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君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見易曰：「天下皆仰豫於四，獨六二退然自守。苟以其不附己而疑之，則朋黨之異同起矣。夫二之異，不害天下之同。四不强二之同，自不生天下之異。四志大行，四蓋以天下同己為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能任天下之事，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盡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矣。」

王景孟曰：「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

見易曰：「五非庸主也，知事權之已去，而寄情於聲色以自晦於疾者乎？而於憤憤之中，時或了了，故曰恒不死。」

火傳曰：「五當豫而疾其疾也以乘，則其恒不死也亦以乘，則武侯之於後主也。武侯在，而後主不豫。武侯歿，而黃皓導以豫矣。疾已而中亡，有死而已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訂詁曰：「成有渝。成，猶定也，如春秋求成之成。渝者，變也，如渝盟之渝。記云：一成而不可變。成，渝對舉之謂也。」○蘇君禹曰：「爻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參義曰：「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子髡之諷，而行誅賞，皆成有渝之義也。」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為剛來隨柔，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為元亨。然必利於貞，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咎矣。」

蔡虛齋曰：「剛來隨柔，彼來隨我也，不主於剛也。此動而彼說，亦彼來隨我也，所主在震也。故為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卦以物隨為義。己能隨物，謂己能為物所隨也。」所隨得正，如馬援之對光武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知所隨者也。若光武便為物隨而得其正者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本義：「王肅本『天下隨時』，『時』作『之』。『隨時之義』，『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本義：「以卦變言，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

之義。」○楊誠齋曰：「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然必先有聖人之隨，而後有天下之隨。」○焦弱侯云：「陽動陰說，易至詭隨。初為震主，上為兌主，兩爻俱无繫應，其動也无心，其說也无情，得貞之道也。」○彖辭重在貞，傳辭重在時。時之所在，即貞也。動不遽動，隨時而動，所謂貞也。」○郝氏與曰：「以陽下陰，是以己隨物也，陽動陰說，是物來隨我也。以我隨物，而後物始隨我。君子未有不己而能從時者。」○蘇子瞻曰：「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己而從時，其為隨也，大矣。」○時論曰：「易以三陽三陰為中，故泰否為綱領，而隨、蠱、咸、恒、損、益之消息焉。隨者，否初終之反也。蠱者，泰初終之反也。否泰反其類於換爻而益明矣。」

今按，程子闢否泰卦變之說，以為卦變皆自乾坤來。然如此卦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上，蠱則乾之初九進居於上，坤之上六下而為初，於一卦之上下而有乾坤二體，非即否泰乎？據啓蒙，隨自泰來，蠱自否來。如彖傳則隨自否來，以初六與上九互換也，故曰剛來而下柔。蠱自泰來，以初九與上六反換也，故曰剛上而柔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丘行可曰：「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

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蔡虛齋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即所謂日入而息也。三才之理，有動有靜，靜所以養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冬來息得不固，來歲必有災沴，故冬雷則災。醫家謂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來日精神不足用矣。」

見易曰：「雷在澤中，收聲之雷也。」月令曰：「水澤涸，雷聲收，伏而不動也。」嚮晦宴息，即伏雷之義，道家謂希夷好睡，得五雷蟄法，則知宴息亦大有功在。」彖以動言，象以靜言，豫位正冬，先言出奮，隨已當春，即具秋收，蓋謂隨靜知其動，隨動知其靜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王註：「居隨之始，上无其應，无所偏繫，動能隨時，意无所主者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

王伯厚云：「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見易曰：「官有定位，有常分也。如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皆一定之常分也。至隨時，諸

爻皆不應焉。惟二、五猶是正應，乃二不應五，而繫於初，此所謂變其常也。初不上交，而交於二，所謂出門交也。爻以隨物為義，惟所隨得正，則雖渝變其常可也，但戒以從正，則吉耳。『三國之初，紹強而操弱，賈詡獨勸張繡舍紹而從操。南北之代，晉夏而秦夷，王景略之師勸猛舍晉而事秦，此皆變所守之常見，而卒能有功，此官有渝而從正者之一證也。』

火傳曰：「官有渝，渝者，時之當渝者也。故渝所以為隨也。伊尹生平所守者，堯舜之道，此其所謂官也。一旦幡然而改，舍堯舜之道而事放伐之主，此其官有渝也。皆時為之也。」

六二：繫小子，失丈夫。象曰：繫小子，弗兼與也。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繫。剛有以自立，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繫，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繫也。」○王伯厚曰：「里克之中立，鄆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弗兼與隨之義也。」○訂詁曰：「六二中正，非必果繫初背五也。以其近比於初，易於牽繫，故為之戒耳。吾謂當其時有不得不繫，不容不失者，則繫亦隨時之義也。」○時論曰：「亞父發疽，馮衍閉門，自憤其繫之失也。龐公不比管、樂，徐庶廢於曹、劉，其知隨者乎？」

見易曰：「二之繫小子，其夷吾之繫於子糾，魏徵之繫於建成乎？孚於嘉，則桓公與太宗兩君，所孚者，正以其能繫也。」

六三：繫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繫丈夫，志舍下也。

本義：「三近繫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也。」

胡仲虎曰：「易之例不論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蔡虛齋曰：「居貞謂自處以正，不可以求有得之故，而苟於求也。」

見易曰：「三无正應，初、四皆陽，有求則得之矣。然而從四正也。四近而在上，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繫丈夫而利居貞。」

火傳曰：「隨三陰皆繫，而以為隨者，隨无故也。謂當隨之時，无有成跡可踐也。二繫小子，三繫丈夫，皆時為之，不得不繫，隨之義也。」六三之繫，正如淮陰謝項羽之使，而稱漢王相遇之隆。公瑾因蔣幹之來，而述仲謀知己之誼，皆以隨有求，得而繫也。然則求得不妨，必居貞而得，乃謂得之有道耳。」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

若人心從己，危道也。居此地者，惟誠積於中，動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丘行可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也。特豫柔，主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主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蔡虛齋曰：「漢蕭何、韓信皆受君之重任者也。何聽鮑生、召平之計得免於禍，信恃其功，既求封齊，復求王楚，高祖惟所欲則與之，可謂隨有獲也。而高祖疑信之心已始於此矣。自人君言之，有功必賞，固其正也。於人臣之義，挾功求賞，能无凶乎？」○象正曰：「與人同功，則必與人同過；與人分福，則必與人分禍。晉文公反國，先諸黻，而後好惠者，及河，子犯反壁請從此亡。叔向舉范文子，文子慙其未仁。夫子犯之明，豈不及豎頭須、寺人、勃鞞乎？夫各有其道也。夫人隨人而不免於患者，多矣。惠公之人，里丕之黨，有存者乎？」

見易曰：「霍光秉政，豈其孚誠猶有不足乎？而驂乘於帝如芒刺在背，此其不能在道也。史稱其不學无術，惟不學故不明也，有獲之心私也。苟不明道，而以无所獲自恃其无私，亦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於善也。」

王伯厚云：「信君子則治之本，隨九五曰：孚於嘉吉。信小人則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於剝，有厲。」

見易曰：「嘉謂二也，二既繫初，而為五所孚。何也？李勣初事李密，密既降唐，論勣來歸，勣悉其

所有納諸密，使自上於帝，可謂繫於密者矣。唐祖以是重勳，寵遇日隆，是孚於嘉也。」

火傳曰：「嘉兼二與四言。五之樂善信賢，不惟不嫌二之繫，併不疑四之逼。四曰有孚，五曰孚嘉，四、五皆陽，同德相孚也。」

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繫之，上窮也。

程傳：「太王去豳遷岐，邠人從之者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故周之王業以興。西山，岐山也。用亨，王業成也。」

火傳曰：「此三分有二時也。既拘繫之，又從而維之，言文王聯絡六州之人心，固結之以服事殷也。雖天命在周，而臣節益堅，惟祭其封內西山而已。」傳曰：「上窮也，言人心已去，雖拘繫之，而周有不得王者，其勢窮於上也。」



兌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二八」，為

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後之治蠱者，不明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蔡虛齋曰：「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而預治之。後甲三日，是蠱之既治也，而維持之。聖人治蠱，不於方蠱之時，而必於將蠱之先與既治之後。異乎世之隨時補塞而偷安目前者之所為也。」見易、火傳說具載圖象卷甲庚論中。

今按，孔疏云：「輔嗣謂甲者，創制之令，為在後諸令之首，故謂之甲。漢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凡宣令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後三日，丁寧而語之，使曉知新令，而後乃專誅也。鄭康成以甲為日不為令，云：先三日，辛也。後三日，丁也。諸儒並依此說，今觀程傳謂甲者事之始，似從王註。本義辛、丁之說，則又主鄭義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

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為，衰亂之萌起矣。」以天下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其事矣。此蠱所以有事也。昧者，乃以事為蠱，失之矣。○訂詁曰：「剛上者，艮之上九也。柔下者，巽之初六也。惟柔在下者既巽而不能為，剛在上者又止而不肯為，所以成蠱。」○蔡汝楠曰：「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

見易曰：「本義謂蠱，壞極而有事也。蠱之患，其內已壞而外不知，於此時而欲有事，未有不斥為多事者，迨因循日久，蠱象已見，天下共知其壞，而後事始可為。彖曰元亨，幸天下之共見其蠱，而治可期也。」傳曰：「天行者三：剝復為消息盈虛，此為消息中變，所貴盡人事以應天行，豈委之循環之運乎？賈誼曰：厝火薪上而謂之安。此先甲之憂也。杜預云：平吳後當勞聖慮。此後甲之虞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火傳曰：「風者，所以發舒萬物，而在山下，則鬱屈而不能舒。凡物，風不散則蟲生，故有蠱象。而

君子象風以振民，振者，所以發舒之也。象山下以育德，育者，所以涵蓄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

象。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

蘇子瞻曰：「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以父子言之，則父養其疾，至子而後發也。」○蔡虛齋曰：「初六是子，考之无咎，子之吉也。六爻皆人子，考指父，父在亦得稱考，若康誥云：『大傷厥考心』可見。」○吳客卿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非无改其蠱事也。故曰意承。」

見易曰：「初為巽主，上為艮主，初幹之最早，是於父在之時，而以幹蠱為志者也。有子，考无咎，自見者謂之。蓋有潛移默感之妙，故曰意承考也。蓋不以事幹而以意幹也，若上九在蠱運既終之後，而以不幹幹之，所以風勵人心，為幹蠱之本也。故傳曰：志可則也。蓋不以事幹而以志幹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主，有子幹母蠱之義，不可貞。謂不可盡其剛直之道也。」

楊龜山曰：「母者，陰而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倪鴻寶曰：「三王以前，父无定子，得其道則子之。女媧以後，母无定女，正其德則女之。堯不子丹朱，

而舜為之子。舜不子商均而禹為之子。呂雉不可以母漢，而陳平為之女。武曌不可以母唐，而狄公為之女。舜禹之誅殛隨刊，男子之才；陳狄之委蛇卻曲，女子之容也。故无子，雖堯舜不免咎；有女，雖雉壘不終壘。天下治道尚陽，則貴子克家；尚陰，則貴女幹壘。」○訂詁曰：「貞者，事之幹，如何可廢？但時有不可貞，則以不可貞為中。故曰巽以行權。」

見易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於二獨言母，則母有時而當父之任矣。後世垂簾聽政之事，易固已先兆其端，而所以立身母后之朝，其道固已言之早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胡仲虎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然與其為六四過於柔而吝，不若九三過於剛而悔，始曰小有悔，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易宜曰蠱幹而親之，失彰，故悔。子之道盡，故无咎。爻曲體孝子之心，傳直揭幹之道。「悔以心言，咎以理言。」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

見易曰：「裕者以為不必有為，守成而已。如是則父蠱日深，不可為矣。此宋人紹述之害也。漢成之於元帝亦裕也。」

火傳曰：「諸爻所幹之蠱，皆五之蠱也，而於二稱母，於三、四稱父，何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柔中之主，惟二是從。二復以不可貞承之，故曰母。母之者，親之至也。三過乎剛，恐有弱其主之嫌，故父之。父之者，尊之也。四過乎柔，自安於不及其君之分，亦父之。父之者，順之也，尊父則不欲貽父以過，故曰幹蠱。順父則不敢爭父之失，故曰裕蠱。」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張橫渠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胡庭芳曰：「在六二以五為母，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象何當之有？」○訂詁曰：「幹父用譽，蓋不承以才而承以德。子為孝子，父為慈父，有幹功，无幹名。」○時論曰：「仲虺之誥，吉甫之誦，用譽也。德宗不用盧杞，李泌曰：堯舜不逮矣。此譽幹也。母不可貞父而用譽，詩云：『母氏聖善，我无令人。』二之事也。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五之事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

蔡虛齋曰：「下五爻皆有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云：如伊尹、太公之流，曾子、思之徒也。」

見易曰：「世運之蠱，皆由士大夫溺志於富貴以致之也。上九之高尚，固治蠱之一道也。蠱為食志

之蠱。諸爻所治者固事之蠱，上所治者，士大夫心志之蠱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誰謂高尚不足以治志乎！」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

朱子又謂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周武得天下之後，方用周正也。○李子思曰：「陽生於子，終於巳，陰生於午，終於亥，一陽復，十一月也。臨正當建丑之月，二陽浸長以逼四陰，至於建酉之月，為觀。四陰浸長，以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為周八月哉。」○胡仲虎曰：「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謂之臨者，朋

來无咎，二陽皆來而逼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无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論反對則觀為八月，聖人於觀不言陰之盛，而於臨言之，易為君子謀也。』○象正曰：「陰以八退，陽以七反，故臨進也，復反也。臨以陽進，八月而得遯，復以陰却，七日則猶之復也。臨如織者，前退而漸窮。復如耕者，後却而更始。」「日從甲庚，月從律呂。甲與巳合，則為六日矣。庚甲互始，謂之七日。臨為大呂。大呂，丑也。夷則，申也。丑之距申，相去八月。故八月者，律呂之所從生。七日者，甲庚之所從始也。而獨見於臨復，以日月紀天道，以剛柔別人事。剛柔不當，則吉凶難生。故剛而受之以損，柔而受之以益。律呂、干支，聖人所教為損益剛柔之具也。莫為之損，而待其自消；莫為之益，而待其自富，是則委化之事，非聖人所為道也。范蠡之言，兩節是用，柔者也。以柔賊剛，幸而近於道，不幸而近於賊。」

見易曰：「以位言，則上臨下也；以勢言，則剛臨柔也。當二陽浸長之時，則不惟其位，惟其勢。故四陰在上，雖居臨下之位，而實則為下剛之勢所臨。四陰順從而已。」「利貞以初、二兩爻言，所重尤在九二，以二為卦主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徐子與曰：「浸，漸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列子所謂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言一陽長於下而漸進也。」○張希獻曰：「遯者，臨之反也。臨曰剛浸而長，易為君子謀也。遯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小利貞，浸而長。易不為小人謀也。」至於八月，則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庶乎知所戒也。」○倪鴻寶曰：「易以浸為道者也。董子曰：日長加益，而不知此皆以其積漸微曲，使物无愕者也。聖人雖甚獎揚，亦必欲其有序。」

兒易曰：「以十二律呂按之，臨當大呂、丑月。由大呂至夷則，所歷凡八月，於月為申，於卦為否。彖云：至於八月有凶，否之慮也。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彖傳於臨甫曰『剛浸而長』，即曰『消不久也』，正與否對。元亨以勢言，利貞以理言。大亨以正，謂以人事合天道也。不以正而大亨，謂之天行，不謂之天道。」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本義：「教之无窮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見易曰：「教思為容保之本，教有窮而教思无窮。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忠則所謂教之思也。澤上有地，澤氣陰行於地中而不知，亦无不到，所以象教思之无窮也。容保民无疆，即在教思无窮內。」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本義：「卦惟二陽遍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見易曰：「莊子謂周遍咸。咸者，遍也，大也，公也。初、二二陽勢方上進，小人皆有不安其位之意，兩君子一以大公无我之心臨之，不分別其間，而小人安矣。安則漸為君子所用，而可以化小人為君子，泰治由此成矣。泰之九二包荒，猶是咸臨之道也。」

火傳曰：「初與四應，二與五應，而皆曰咸臨者，初、二一體同德，既不分繫應，而於諸陰，亦不以非所應而外之也。一則剛而得正，一則剛而得中，故能善處於君子道長之時如此。」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吉而无不利也。」

見易曰：「九二剛中而應，為臨之主，初所持以上進者也。二於初合志同升，無論應與非應，皆在所臨。蓋本其剛中之德，无黨无偏，能化異為同也。非二之咸，初无由以為咸矣。」

火傳曰：「未順命，孔氏謂未盡順五命、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也。愚觀五以柔中任二，二剛中應五。大臣以道事君，不肯苟從於上，豈能盡順命乎？二不以其不順為嫌，五不以其不順為忌，此之謂无不利。然不順終非臣道之正也，故初於二遜其利，而二於初遜其貞。」○吾兄幼安謂：「陰黨猶盛，尚有未肯從陽之意。如三之甘臨其外，甘者，其中必苦，豈真能順命乎？二惟以咸臨不生異同其間，使之潛移默化，是以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

項平菴曰：「六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己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見易曰：「三為兌主，與二陽同體，而居二陽之上。然陽勢方長，三雖在上位，惟悅以取容。所謂以位臨者，虛名而已。見二陽之不可說，必憂。憂則知所變計矣，故无咎。象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然則易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

火傳曰：「六三為兌之主，陽進而不以為嫌，若說其進者，所謂甘臨也。然質陰而位陽，而陽猶疑之，疑其未能順乎陽也，是以雖甘臨而无所利，所居之位然也。故六三之咎，位不當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王註：「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見易曰：「初九之咸胥，舉世以大同也。六四之至，從正應以致一也。」

火傳曰：「初之咸，固不繫於應也。二之咸，併四，亦在臨中。而四惟正應，是與不因初之咸而有異志，不以二之咸而有分心，上下相臨，專壹而懇至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見易曰：「五與三陰同類，而下應九二，二非其類也，且以剛中之德，必有不便於羣陰，併不便於人主者。而五任之不疑，由其胸中能分別邪正，且知天下國家之事，非剛者不能任也，知孰有大於此者乎？潛哲之主，但用禹、皋陶，而垂拱之治已畢，此道得也。」在陰黨中，而惟剛之是任，即此是知，即此是行中，未有行不中而宜為大君者，周公贊以知，夫子釋以行中，惟其行中，乃所以為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程傳：「上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

楊誠齋曰：「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疆之在黨人，乃无寵任之權，非有力也。故君子病无志耳。」○蘇子瞻曰：「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鄒泗山曰：「上六處於事外，乃能加志；

「賢脈脈，擁衛善人者，國之紀也。衛善者，天必祐之。」

見易曰：「此建日之月也，陽氣方升，用事之主，益閉藏之，不令早泄，所以厚其氣也。占大臣於賢才之新進者，輒抑其躁競，以收其大用；不知者，且以為絳灌矣。」

火傳曰：「志在內，內指初二。敦臨者，不惟培養善類，使正氣日升，抑且厚待宵人，使邪慝自化。」○按，上二加十，曰敦。蓋增益之也。五既任賢，上更加護持，故曰敦。凡屢請曰敦請，屢諭曰敦諭，皆重復之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項平菴曰：「盥者，祭之初步，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無為耳。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仁人孝子之奉禮，豈皆至薦而誠散乎？」○伯玉

曰：「此自廟中觀者言也。盥時穆然無為，薦則有事矣。下之觀上，不於方有事之際，而於未有為之時。顯若之孚，正在盥時可觀。」

見易曰：「觀為四陰之卦，去剝一間耳。聖人不言，陰壯以危陽，特主陽在上以名卦。蓋觀雖止二陽，有九五為之君也。剝則君亦變為陰矣，氣運消長，全係乎君。一正當關，羣邪退聽。大觀在上，其為小人者，皆相觀而化，不為之賓，則為之民，何必去小人始為太平乎？小人化於其上，不在上之精明綜核，祇此中正之德，服之於不言之表，即所謂聖人之神道也。堯之垂裳，舜之恭己，殆近之矣。」

火傳曰：「羣陰上進，其剝陽之勢不能自己，一遇中正之主，瞿然退聽。正如太陽當空，氛翳頓消。六四最近於五，先觀光而為之賓。其下此之回心易慮可知矣。卦不分君子小人，而爻於初曰小人，於五上曰君子，以見君子在上，雖下有小人，无能為也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王註：「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蘇了瞻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民喻，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爵賞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擬之宗廟，盥而不薦者也。盥者以誠，薦者以味。」

見易曰：「本義謂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則是顒若之孚，專以作萬物之睹，於人所不睹者，而懈矣。大觀之德，象諸盥而不薦，蓋存誠於中，无以示人，而人自仰之，殆文王之不顯亦臨，无敦亦保者乎？」「不動聲色而民自觀感，即是神道，神无聲色可求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黃元公曰：「地有五方，各成風氣，不可推移也。省方設教，禮從其宜，使各安其俗，凡以順土風耳。風為教主，施號四方，是以先王尚之。」

見易曰：「彖傳既云中正以觀天下，象傳乃云以省方觀民。蓋欲以下觀之化，驗在上之大觀也，而又設教者，所以補觀化之所不及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

參義曰：「九五為在下四陰所觀，而四陰之觀於五者，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明暗。」

見易曰：「初陰在下，去五太遠，隨衆以觀，无所識見，曰童觀。以其童也，雖本陰質，尚未判其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下觀而化，則无咎也。以為君子待觀而化，斯為吝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象正曰：「十輝之師，執管以測星辰；八能之子，登臺以觀雲物，皆闕觀之知也。君子或為之，大人弗為也。」○黃元公曰：「童子之見不真，婦人之見不廣。」

見易曰：「女子之觀，亦毒。如辛毗之姊識曹丕之必衰。陳平之母識漢業之必大，此皆窺觀也。人主一身，為天下所觀，雖婦人、童子不能逃焉，非大觀在上者可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

楊誠齋曰：「三、五皆曰觀我生。六三審己以從人，九五審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離開。」

見易曰：「我生，猶云我之生平也。以六則陰，以三則剛。是六三未全乎陰柔也。處四陰之中，而與上九為應，則亦正人之氣類也。故可以進，自顧不中不正，而陽剛中正之主儼然在上，能自信其

必進乎？故又有欲退之象。然能自觀以為進退，亦不失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

胡仲虎曰：「觀國之光，即九五所謂觀我生也。五自觀曰生，自四觀五，曰光。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時論曰：「左傳陳敬仲筮得觀之否，稱六四為公侯，知賓於天子者，元侯也。以羣陰逼陽之勢，轉為諸侯朝王之象，大觀而化，正在此爻。」

見易曰：「六四為諸陰之領袖，既觀光而尚賓，則其下觀而化者可知。」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

項平菴曰：「凡易全卦皆以主爻為我，蒙以九二為我。彖辭稱我者，二也。小畜以六四為我，彖辭稱我者，四也。頤以上九為我，初所稱之我，上九也。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九二為我。觀以九五為我，六三所稱之我，亦九五也。若需三、解二、鼎三、旅四，自以本爻之吉稱我，非一卦之事矣。」見易曰：「九五所謂大觀，在上者也。其有以觀天下，必先嚴於自觀。當陽消陰長之時，小人與君

子勢不相容，惟中正在上，相顧而不敢動，其意未嘗一日忘君子也。五之觀我生，蓋時時省察其為我也，我不失其中正，則君子无咎；少疏，君子危矣。觀我乃所以觀民，彖傳稱中正以觀天下者，此也。」

火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君道也。若小人雖在位，猶之民也。剝上曰『民所載』，指衆陰之為民也。故傳以民稱小人。」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訂詁曰：「觀之所以異於剝，特多九五一陽耳，烏可无同德之助，故上九惓惓助九五以觀民設教。」見易曰：「卦惟五、上二陽，五以中正在上，上以同德輔之。天下君子所恃者五也，尤恃有上也，上朝夕於五側，以觀其生。其，指五也。五既以自觀，又有上觀，其德益固，而君子无咎矣。傳曰：志未平也。上以扶陽為志，雖二陽在上，四陰尚未用事，然自見陰勢向長，陽勢向消，於志甚未平耳。此志未平之君子，即剝時碩果不食之君子也。」

今按，陰陽平分，以氣數論之，本无低昂。而於君子之志，不可不存扶抑，故自不平。



震下
離一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楊龜山曰：「噬嗑，去間之卦也。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獄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胡仲虎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電之明，所以察獄；雷之威，所以決獄。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非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為之問，獄豈宜用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孔疏：「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言分也。明、動雖各一事，相需而用，故雷電言合也。」

俞氏曰：「頤中有物，為噬嗑。賁何以不為噬嗑？噬者，必下動，賁无震也。剛柔分，謂震剛離柔，分居内外，非謂三陰三陽也。」○訂詁曰：「九五得黃金，所謂柔得中者，雖懷惟恤之心，而斷制枉直，不失情理。若只刑過於矜恤，至大辟亦予其贖，姑息已甚，未免柔而失中矣。」昔五侯僭逼，罪

狀顯明，成帝得於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如文帝之誅薄昭。臨刑始行赦免，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死非其罪，則電不與雷合矣。」

見易曰：「初為震主爻，五為離主爻。噬嗑所稱動與明者，此兩主爻也。今以初與上為受刑之人，可乎？六爻皆主治獄者也，初則刀筆之吏，如漢時功曹掾也，獄成而讞之。王則五是也，於初而即滅趾，可謂能斷矣。歷二、三、四，獄更幾讞，雖情有淺深，獄无異同，要不離乎初爻也。五惟以虛公受成而得當，此其所以為明與。」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以爻位按之，初其獄吏乎，二與三其正也。四則大司寇，而上為三公。至於上而獄始決，荷校滅耳，則上所定之刑也。」

今按，以卦變言之，古註謂賁自泰卦來，則噬嗑應自否來。否者，上三剛而下三柔，今日剛柔分者，非平分之分，乃分析之分也。蓋於三剛中，分其一剛以居下卦之初；於三柔中，分其一柔以居上卦之五。賁之分剛上之分，亦是此義。柔之分於上卦者，適在五位，是謂柔得中而上行也。上卦得柔而成離，離之正位在二，今居五，為不當位。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李鼎祚本皆作「電雷」，然按泰卦，地天交，而象傳亦云天地交，與此同例。○蔡子木云：「明罰如電，先雷而顯，敕決如雷，繼電而至。」○吳幼清曰：「明罰敕法，法電之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出，則物惴惴而不知避。聖人之為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予之死。」○象正曰：「法不可怙，罰不可數，雷電之威，數見必潰。」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王註：「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履校滅趾，恠其行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

本義：「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朱子發曰：「周官掌刑囚（二九）。中罪（二〇）：桎梏，足械也，亦曰校。」○楊誠齋曰：「履校不懲，必至荷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胡仲虎曰：「下卦為震，滅趾使其不敢動也。動則進於惡矣。」

見易曰：「噬嗑多取互象。自二互四為艮，艮為趾，以初一陽橫於艮趾之下，有履校滅趾之象。自五下互四為坎，坎為耳。以上之一陽貫於坎耳之上，有荷校滅耳之象。」○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法，而害於鄉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當之。」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王註：「噬，嚙也。嚙者，刑克之謂也。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

吳幼清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於一鼎，曰膚鼎。」○楊誠齋曰：「初與四應，四於卦為梗，二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吳濤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

見易曰：「人處胎中，鼻最先生；故為鼻祖，比之於惡，是為禍本。自三至四，為艮，艮為鼻，鼻正指四，卦之所以為問者，四也。噬膚，噬之淺也。言不用深訊，而即得其情，知其主名，用能滅鼻，使獄無濫及也。二，本柔中，而能決斷如是，以與初剛同體，初為動主，因初以動，故傳曰乘剛也。以頤象之，初，其下顎也。凡噬物，必下顎之動有力，而後能決堅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

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注：薄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楊誠齋曰：「三之去惡，視二更難矣，遇毒不亦宜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少正卯以治魯，適以亂魯。」○訂詁曰：「五行志云：厚味，實腊毒。注云：腊，久也。味厚者，為毒久，張景陽所謂甘腊毒之味也。說文云：毒，厚也。惡其不早治，以至於三，積久而毒生，故難噬也。」

見易曰：「三最近於四，離火在前，二所噬之膚，至三與火逼為腊肉矣。去同體之初剛稍遠，而所噬

者復剛，位之不當，其能免於吝乎。」

火傳曰：「楚椒舉謂无瑕者可以戮人。楚靈王之刑慶封，而反令之播其惡，是遇毒也。三无中正之德，治人而人不服，其遇毒宜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本義：「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言所噬愈堅。」

楊誠齋曰：「金剛矢直，猶利艱貞，非正而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疏。訓之色變怯也，蕃之章宣疏也，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見易曰：「輔嗣謂金剛也，矢直也。言其得聽訟之道：如金，取其執法不撓；如矢，取其用直不枉。四互坎，坎得乾之中爻，故有金矢之象。本義引周禮，獄訟人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按百矢為一束，三十斤為一鈞，必入金矢而始聽其訟，則富民健訟，窮民之冤不能上達者多矣。若謂故難之，使不輕訟，則先王使民无訟者，惟恃此乎？」利艱貞，謂不可全恃其剛直也，以剛直自恃，則奸吏承其剛直以舞文，奸民因其剛直以用罔，故必凜之以艱，守之以貞，而後得吉也。傳曰：道未光也。言一有自恃剛直之心，則於民之情未能曲盡，而於事之理未能悉明耳。」

火傳曰：「四本為一卦之間，至爻則四為去間之人，以能為問者，而決於去間，豈復有間乎？故利用之辭，象獨歸之五而吉之，占爻獨歸之四。」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本義：「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順，故有此象。」

李季辨云：「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郝氏曰：「四得金矢，五得金无矢。金利矢殺，大君所以平恕異於司寇也。獄至五，而生殺定，天子三宥不得而後刑，故為貞厲，雖刑无咎也。」彖言不當，爻言當。猶漢獄得當失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

見易曰：「治獄者，本大司寇之事，王特受其成讞而已。柔而得中，不以得情而致於法，猶命三公參聽之。蓋以人命至重，刑罰之用一誤莫追，故不厭再三議焉。所謂貞而且厲者，此也。」彖傳言不當位，正以位不當而用獄。得當不過剛也。」

火傳曰：「四與五同為離體。離為乾卦，四剛五柔。故四象乾肺，五象乾肉；又本皆乾體，同有金象。四互為坎，故金兼有矢。解之九二曰：得黃矢。矢者，坎中爻象也。五正為離，故於金象黃，離得坤之中爻，故坤曰黃中，離曰黃離。又旅之六五，離中爻也。曰一矢亡，是以此卦六五无矢，而金當得黃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何，負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焦弱侯△：「初之屨校，是小人惡之未著，屨之以校而滅其趾，使不行也。上之何校，是小人怙終不悛，荷之以校而滅其耳，罪其瀆法之罔聞也。滅趾鉅刑，滅耳則刑，與滅鼻劓刑皆古之肉刑也。」

見易曰：「上六居卦之上，古所謂獄成，命三公參聽之。蓋獄至一而始決也。何校滅耳，則所謂公以獄成，告於王是也。其罪自上而定，不可復脫，豈仁人所得已乎，有凶道焉，猶湯之見罪人而泣也。治刑者刑期无刑，故初以滅趾之无咎為其无咎。上以滅耳之凶為其凶也。」

今按，本義謂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夫易貴剛而賤柔，今以柔治剛，義已不安，且卦象謂頤中有物，曰噬嗑。物者，四也，所以為頤者，初與上也，則欲去間必用初、上之兩剛，今反以為間之剛治去間之剛，理益不順。六爻皆作治獄之人，可也。初之屨校，謂於初屨校；上之何校，謂於上何校。豈初自屨、上自何乎？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孔疏：「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

本義：「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

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見易曰：「孔子讀賁而愀然，語子張曰：『非正色之卦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不受飾也。』」按，賁以剛柔相文為卦，上九賁主，而曰白賁。他爻惟三有濡如之象，即戒以永貞，无所為飾也。聖人之愀然，殆於周衰文敝之極，見賁之名而憂之矣。其謂子貢曰「夫白而黑，黑而白，夫賁又何好乎？」繫傳曰：「賁，无色也。」則正言賁義也。文明以止，聖人之深於崇文者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孔疏：「賁卦之象，有天文、人文。聖人觀於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三），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齊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

程傳：「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為文飾也。」又曰：「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按程子二說，皆言下體乾而上體坤，非泰卦乎？而力闢賁自泰來之說，何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止謂各得其分，極言賁道之大也。」

胡仲虎曰：「柔來而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蔡虛齋曰：「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不必合柔上剛下方為交也。又兩句各有一文字，亦不必合二者而後謂之文。」○陳明卿曰：「天文一有飛流薄蝕，變在天，召在人。人文一有僭亂差忒，變在人，應在天。察其時之在天，求其止之在人，以人文合天文，斯盡貴亨利往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敢留獄。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日，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載此語。若獄未足而決之，是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象正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矣。周政五申之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夫以文王之慎，而不敢與蘇公爭折獄，蘇公之知過於文王乎？文王明於用人，蘇公明於折獄，故曰敢折獄。明主之大戒也。」○訂詁曰：「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是獄所忌者，文也。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煉者曰文致法，曰文罔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敢心為之也，故君子慎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傳：「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賤。」

楊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
楊誠齋曰：「須，待也。如賈誼者，知易之賁，不知賁之須也。」

見易曰：「彖傳謂柔來文剛，初與三皆受二之文者，離火炎上，而不能及下，故初不受文。三在上，剛柔相須以成其賁，故曰與上興也。」

火傳曰：「詩云：『印須我友』，謂相須也。柔必須剛以成，賁如離火得所附則光熾。然不麗於剛，安得賁乎？火性炎上，故曰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見易曰：「九三以一剛居二柔之間，上下受賁，毋乃文過其質乎？爻互坎，故有濡如之象，然三本剛體，以質為主而文輔之，是其貞也，永之則吉。傳曰終莫之陵，言終不使文有加於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

胡仲虎云：「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見易曰：「象傳謂剛上而文柔，四與五皆受上九之賁也。上白賁，故四之賁亦皤如。以是而往，求正應於初，初固賁趾者也。方舍車而徒，忽睹翰如之馬，將以為賊其不乘之義，而寇視之。夫四固高白賁之風，且正應也，故曰匪寇婚媾。六居四，本為當位，何以疑也？正以其當位而近於三，疑三之濡如濡及於四也。既知其猶是白賁也，則真我婚媾矣。傳曰終无尤也。其桓少君之於鮑宣乎？」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傳：「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於丘園也。」

訂詁曰：「彖傳謂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賁於丘園，猶曰『受賁飾於丘園也』云爾。如伊尹樂道耕莘，傳說胥靡版築，白賁之光，實有輝映商邦者，非賁於丘園而何？」

見易曰：「五與四，皆承上之白賁以為賁者也。丘園處上所居，指上九也。六五以黃屋之尊而慕丘園之節，相率從儉，以化成天下。故其於上，亦止以束帛通誠，絕去繁縟之文，明所尚也。」

火傳曰：「五以人主而式賢人之廬，謂之賁於丘園。雖賁賢人，實人主之自賁也。束帛莢莢，以見白賁之素士，人主之賁，莫大乎此。」艮為山，上為艮，主有丘園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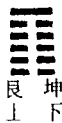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王注：「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

胡仲虎云：「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莢莢，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蘇子瞻云：「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上九之得志，謂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者，莫若白也。」

見易曰：「卦以上九一剛，文四五之柔。而上以白賁為志，四因之以皤如，五因之以束帛，皆承白賁之志而成也。故傳曰上得志也。」



剥：不利有攸往。

本義：「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傳：「理有消有息有盈有虛，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丘行可曰：「剥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所以喜君子之來。」○胡仲虎云：「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剥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盛。坤者，陽之虛。剥，五陰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剥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程傳：「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居上者，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馮厚齋曰：「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聖人用卦之微權也。」○訂詁曰：「魏文侯時租賦倍增於前，文侯曰：『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民，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无所傳，此深得厚下安宅之義。」○象正曰：「兑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百姓者，君子之地也。故厚下安宅，附地之象也。養棟於上，植基於下，寧人剝我，无我剝人而已矣。」

見易曰：「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君子為民心所屬，雖小人不敵殺之矣，義在上九一爻。」

火傳曰：「君子在位必厚下，小人在位必剝下。故君子安宅，小人剝廬。」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蔑，滅也。」

訂詁曰：「剝牀以足，而遽曰蔑貞者，誅其心也。」

見易曰：「君子為小人之廬，小人陰受其庇也；為人主之牀，人主所藉以安也。小人剝之不已，是自剝其廬。人主聽小人之剝君子，是自剝其牀。」

火傳曰：「蔑，猶蔑視也。衆陰所欲剝者，上九一陽而已。陰勢正盛，雖初陰在下，其目中固已无上九矣。碩果不食，未必不出於此，以為孤陽失勢不足殺也，過其時，又不可得而殺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凶，指蔑貞者言。蓋剥人者之凶，無異於受剥者之凶，兩爻重言之者，傷之深也。

丘行可曰：「凡陰陽相應為有與。咸六爻皆應，則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爻之時，羣陰在下，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猶足以沮其害正之心。如六三之於上九是也，未有與則莫為挽回，以致君子受害而小人未嘗得免。故初二皆予以凶辭。」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傳：「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本義：「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上下，謂四陰。」

胡仲虎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趙汝楳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

見易曰：「三與上應，有保全君子之意，使羣陰覺之，三危矣，上益危矣。故三亦隨衆以剥之，而所以保之者，上下皆不覺也。傳曰失上下也，謂三不以上下之心為心也，此失上下之三，即復時中行獨復之四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郭子和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崔憬調膚，薦席也，若獸之有皮毛也。○胡仲虎曰：「本義於初、二兩爻，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剥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火傳曰：「以陰剥陽，陽之災即陰之災。」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本義：「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

見易曰：「貫魚，陰以類聚也。以宮人寵，寵无所專也，小人滿朝而寵无所專，此君子之利也。」

火傳曰：「五居君位而為羣陰之長，惟陰是寵，此豈猶有保全孤陽之意乎？而上九碩果不食，實賴有此，曰无不利，上利之也。蓋小人所重者，君寵也。寵多，則必爭，小人之爭，君子之利也。陽勢既孤，又不與君同德，非其所忌，則上九免矣。傳曰終无尤也，言五之寵陰，本宜有尤，而因以保陽，故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

剥廬，終不可用也。

程傳：「諸陽消剥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

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興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饒仲元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介於剝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為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為小雪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矣。知十月之非無陽，則四月之非無陰可知。」○朱子曰：「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也。」○象正曰：「剝，爛也。時之已過，君子不能留也。君子失於君，順而求之民；小人失於民，逆而求之君。故坤者君子之興，剝者小人之廬。」○倪鴻寶曰：「獨陽居上，必至於剝。獨陽居下，猶可以復。世道之喪皆由有君无臣；吾道不亡，所恃賢人在野。」○時論曰：「剝至上將為坤，即上九亦變為陰。不食云者，渾身藏於坤六之中，人見以為變，而陽正於此完固。譬之果爛而仁獨存也。」

兄易曰：「君子在上未有不厚下者也，小人之剝君子，亦未有不剝民者也。當君子用事之日，民與相忘而已。及至小人滿朝，而君子將盡，然後人心共載君子，惟恐其去也。彼小人方剝之不止，既不為民心所與，其能久安於上乎？亦自剝其廬而已。」

火傳曰：「上九當剥之終，而吉凶不著者，天若祚唐，來俊臣決不殺狄仁傑；天欲覆漢，中常侍決不能容膺滂也。」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

李子思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王伯厚云：「易每以初爻為七日，舉前卦而言也，故震與既濟言七日得，皆在初爻。」○胡仲虎曰：「前此自姤而剥，陰在內為主，陽行逆境。今自剥而復，陽在內為主，陽順行，故亨。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來亦得无咎，衆陽順而亨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也。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也。」○訂詁云：「出入无疾以下，皆主初九一爻言。出者，剛長也。入者，剛反也。疾者，遽

迫也。无疾即臨之剛浸而長之說也。一陽生，則諸陽以漸而生，故曰朋來。乃自其未然之勢言。」
見易曰：「出入是陽氣將出而轉入，不肯一往遽出也。守之固，發之始暢，故无疾。朋者，偶畫，陰也。朋來，謂陰黨雖衆，然陽已得氣，陰皆順從，故无咎也。」凡數无不上者，舉其半為六爻，周而復之，則為七。自子至午成七，猶姤月至復為七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注：「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无疾。疾猶病也。」

孔疏：「反復者，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

程子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朱子謂：「復卦下一畫，便是動，安得謂之至靜。先儒謂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見天地之心。」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初動，生物之心闕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發微曰：「周子於坤上說靜，專言靜也。邵子以坤復兩卦言動、靜，兼乎一動一靜之間也。程子則以為動之

端，為天地之心。」○潘天錫曰：「剥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不以順也。」○王伯厚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能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見易曰：「剛反陽回於下也。震、坎、艮為陽卦，常主七日言之。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植物根先生，動物首先生，其生皆反。故震曰反生，復曰剛反。」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孔疏：「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為主，故曰雷在地中。」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張橫渠曰：「剥之與復，間不容綫，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一歲則轉關於子月，而月月有陽。一日則轉關於子時，而時時有陽。在轉關處見此一陽為主，而形色皆天矣。」○蔡虛齋曰：「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為復。要知不是收聲之雷。」○象正曰：「閉關返照，出入自知，象魏布和，乃告以時。」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胡仲虎曰：「春秋公孫放如京師，不全而復。公如晉，全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為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卦辭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

見易曰：「諸卦言悔亡者，悔之已見，而能亡也。言无悔者，本宜有悔而无之也。此稱无祇悔，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至於悔而待亡待无也。此顏子之庶幾吉之先見者也，故為元吉。」

火傳曰：「吾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見於冬至。人心亦无時不有冬至，有一念之悔即冬至也。故六爻俱言人心之復而不言天地。」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陽反為復；以爻言，陽以進為復，陰以退為復。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訂詁曰：「初九已自為復者也，顏子克己復禮之仁似之。六二依人而復者也，曾子之從事吾友似之。」○鄭泗山曰：「人心所以不純乎天者，以馳而不休也。一休即復，當下休即當下復。」

火傳曰：「仁，即剝上碩果中之仁，反而在下為初者，以下謂培之極深，不令漏洩其生機也，故為休。休，休養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聖人開遷善之門，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危其頻過，故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无咎以勸之。」

見易曰：「頻復者，蓋頻悔也。悔而頻，終於悔矣。高順謂呂布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不咎其誤，咎其數誤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胡仲虎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

見易曰：「惟獨復然後謂之中行，行其所獨是者而已。所謂舉世非之而不顧也，若牽顧依傍，以求合於中，去中愈遠。」從道者，惟道是從，不繫於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丘行可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以從道也。五不待初而自復，故曰自考。本義云：

考，成也。」

見易曰：「復惟初九一陽，二之休所以深藏之於下，五之敦所以增厚之於上。皆培養此一陽也。初无祇悔，則五亦无悔矣。」

火傳曰：「五本中位，得坤五之黃中，其自考者，殆於不睹不聞之後，更加省察之功耳。」繫傳曰：「復以自知。五中以自考，亦近之矣。」

今按，復曰敦復。臨曰敦臨。復爲一陽之卦，以初爲主，而敦之者，六五。臨爲二陽之卦，以初二爲主，而敦之者，上六。皆取應之上一下也。蓋陽氣南萌於下，而上有應之者，則其機易動，而氣不全。敦者於應爻之上，從而加厚焉，不令非時早出，若錮之，實所以成之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胡仲虎曰：「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一。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爲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爲君。」○倪鴻寶曰：「聖人懼否而猶懼泰，懼剝而猶懼復。病愈曰復，病反亦曰復。天下之病愈於復，天下之人死於復也。故申否而繫之曰亡者，保其存者也，則知存者之不保亡矣。申復而繫之

曰：知之未嘗復行也，則知又有復之害復者矣。否終則喜以傾否，復終則凶以迷復。以其否故傾否，以其復故迷復也。天下皆歸命於泰，終之曰城復於隍。天下皆待盡於剝，終之曰碩果不食。此慮君子之力未必蕩邪，亦度小人之才不能滅正也。『夫處否剝則君子甚完，處泰復則君子必罅。否剝之世，必得君子；泰復之世，必失君子。否剝之世，小人用事，而君子逃責。泰復之世，君子乘權，而小人抵巇也。』聖人觀世危泰而微復。是故殷道之泰，終於帝乙，帝乙而後无泰，是泰之危也。孔門之復幾於顏子，顏子而外无復，是復之微也。」

火傳曰：「世儒以君位皆指五，若剝則宜以上九為君，復則宜以初九為君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为无妄。」

馮厚齋曰：「史記作無望。自文王以來，多為无妄之義。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同斯義。古人字同聲者，義亦通之。如豫之為預，履之為禮，噬嗑之為市合，不一而足。序卦定義非可如此推也。」

動出於人，則為之而期其成，有所妄也。動而聽命於天，非可期望也。」○焦弱侯曰：「目病生翳，曰眚。人心本无妄，其有妄如目有眚，眚非實有妄也。」○方野同曰：「程子謂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又曰雖无邪心，不合正理，亦妄也。今知動以天者之无妄，不知恃天動者之為妄也，不知舍人而求天者之為妄也。不言日用之何以得正，不言使天下之何以各正。但曰人即天也，妄亦誠也，是災眚天下者也，故惟大畜以學問，而後時措之宜。」

見易曰：「大學之誠意，先以致知，知之不致，其所為誠者，皆妄誠也。匹夫匹婦以情癡而殉身，盜賊兇人以信誓而共命，此亦无妄而匪正者。匪正之无妄，乃大妄也。若申生之孝，荀息之忠，雖非至正，猶未可以匪正目之。是謂无妄之災，不謂无妄之眚。」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朱子謂：「內外二字，以六畫之卦言之，下三畫為內，上三畫為外。以三畫之卦言之，則下畫為內，上畫為外。今以訟二之九來居於初，為自外而內。」○按，比卦以四比五，謂之外比，此一證也。○訂詁曰：「誠者，天道何妄之有？不正從妄生，以為不止於无妄，而欲更有所往，是於本无妄中自生妄也。故告之曰：无妄之往，何之矣。」

見易曰：「朱子以實理之自然解无妄，自然者，無所期望，因乎時而已。程子谓无妄動以天，則因時

順理之謂也。以外來之剛而為主於內，時為之也。時之所在，天之所命，當其時謂之正。夫四時之氣，有過不及，即為不得其正，而況吾人恃其无妄之性，動與時違，可為正乎？匪正者，違其時之正也。與時違者，即天命之所不祐也。是故六爻皆无妄也，初往吉，二利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以時動靜，所謂動以天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湛原明曰：「雷動而萬物發生，勾萌、甲拆、蟄啟、藏發、洪纖、高下，物各付物，而天不與焉。不與者，動以天也，无妄也。先王對時育物，因其時而施，因其物而付，亦无與於時與物，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見易曰：「雷行物與斷句。讀六十四卦，未有以卦名粘大象讀者，獨此卦象與乾天行健粘讀，謬。乾象辨詳前。」物與屬上雷行為句。與猶應也，從也。張希獻曰：天雷而物應。胡旦曰：物物相與，以應雷行。」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李子思曰：「兩剛相遇，不牽於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

應，六二、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害，有應者反不若無應者之為愈，此可見矣。」○訂詁曰：「无妄卦爻中所取者三：其一以剛實為无妄，其一以當位為无妄，其一以不繫應為无妄。初九全此三者，象之元亨，初九是也。九五剛而當位，九四剛而不當位，與上九同。然上有應，而四无應。六二當位而柔，六三與上九皆不當位而應，故皆不免於災。」

見易曰：「凡无所為而為者，謂之无妄。有所為而為者，雖正亦妄也。初九，上无繫應，其往也，往其所不得不往者而已。」傳曰得志也，蓋以往為志，无所為而往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蘇子瞻曰：「夫必其所耕而後穫，必其所菑而後畲，充其操必蠅而後可也。故曰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不害其為正，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情。」○訂詁曰：「不耕穫，不方耕而即望其有穫。不菑畲，不方菑而即望其成畲也。」

見易曰：「六二為无妄之富，六三為无妄之災，九五為无妄之疾，而二心无富，三心无災，五心无疾，此之謂大亨以正。不然，則不耕而穫，不菑而畲。子纂所謂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索然出涕，而以為大怪也。」

火傳曰：「夫耕而得穫，菑而得畲，本非有妄。然以穫而耕，以畲而菑，即謂之妄。彖戒以不利有攸

往，此勸以則利有攸往，亦論其攸往之心而已。傳曰：未富也，言未有富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胡仲虎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

見易曰：「不與福期而福至者，為无妄之福。不與災會而災至者，為无妄之災。繫牛得牛，邑人之災。災豈邑人所自致乎？非所致而至者，雖災不為咎。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似以其災為應得者。莊子所謂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災而能安，乃見无妄。」

火傳曰：「六三繫牛而牛失，失其牛於此，而必欲求之於此。此其意自以為无妄也，而卒至於災，執一之過也，刻舟求劍者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也。」

訂詁曰：「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象正曰：「謂可貞，似猶有不可者而後可之。可者，謂不利往而利往者也。」

見易曰：「无妄之道，行止惟時，非貞夫一者也。初與四皆无繫應，初為震主，震，動也。故往吉。」

四互為艮，艮，止也。故曰可貞。言在四之時位，為可貞也。傳曰：固有之也。言其時可貞，即宜固守其貞，不必更言變通之道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

見易曰：「九五陽剛中正，下應亦中正。本无致疾之道，而有疾焉，此无妄之疾也。惟守正安常以聽之，疾且自去，而試之藥焉，則必以吾之常者為非，而悉反其道，斯紛紛召疾之方至矣。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火傳曰：「五有剛中之德，而有柔中之應，有俞无咎，疾之所由來乎？齊桓公多內寵而不害霸，漢高祖嗜酒色而帝業成。子瞻所謂小不正无害其大正也。齊宣有疾，孟子謂用之可以興王，是勿藥之喜也。」易於疾言喜者三：曰勿藥有喜，曰介疾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喜者，治病之良方也。人有喜神，則不用藥而病自去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

時論曰：「无妄，中正而已，聖人无可无不可，而言行庸謹，是无妄之正也。以任放為自然，以禮法

為拘牽，徑情率意自為天真，似无妄，而非也。其害必至以无忌憚為无妄，而以多識前言往行為妄也。故聖人受之大畜。」

見易曰：「象傳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專指初九。其匪正有眚以下，即指上九也。以剛居上，處卦之終，自以為无妄之極，任天而行，而不知其人於邪也。雖至於行有眚，亦所不惜。謂其本无妄也，則匪正害之也。所謂无妄之往，何之矣！」

火傳曰：「无妄上九，即乾上之亢，恃其无妄而行至於亢也。故乾上曰窮之災，此亦曰窮之災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

胡仲虎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無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有畜極而通之意。」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

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孔疏：「尚賢，謂上九也。制健，謂艮體也。大正應天者，謂艮也。應天者，上體之艮應下體之乾，故稱應天，此取上卦、下卦相應，非謂一陰、一陽相應也。」

朱子云：「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鄭泗山曰：「畜者，畜之以成其德也。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躁，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簡。故畜焉以裁之。」

見易曰：「小畜以巽畜乾，六四之陰為主。大畜以艮畜乾，上九之陽為主。夫陽非陰不畜，曰大正者，指上九陽大也。不以止健之功歸之於陰小也。」

火傳曰：「本義以卦變言，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是謂剛上而尚賢。則尚賢，六五之事也。養賢，上九之事也，六五尊尚上九。凡造士用人，惟上九是任。始而止其躁進以成就人才，既而廣開賢路以其食天祿。進止之道，各有其時，所謂應乎天也，皆上九之剛上為之。然非五之尊尚之，不能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蘇子瞻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必先厚其學。」○時論曰：「觀天在山中之象，即知虛在實中，一在萬中，德在言行中，故孔子不言悟，而言學。」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悟焉。」此

多識以畜德之說也。」

見易曰：「澤山為咸，以山虛而能受澤也。自地以上皆天，則山中之有天，非假象也。」凡健者，多恃其才智而不肯學，而德亦因以不能大成。黜材智以潛心於多識，此即止健之功，固是畜德之要。」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義。」

胡仲虎云：「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慍，見姑息而喜，過矣。初九之欲進无已，遇六四厲而止，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方藥地曰：「邨原聞潛龍之訓，即還鬱州；文子獻策不用，即歸河汾。見微即止，祇是急流勇退耳。未可言不犯也。」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王景孟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曰輿說輶，四說其輶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曰輿說輶，是自說其輶。」

也。」○蔡虛齋曰：「輓，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也。輻，車輪之輻，三十條者也。小畜說輻為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說輻自止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行者也。」○象正曰：「豕豕載璧以辭於河，介之推辭祿而入於山，蓬環卷懷以出關，夷齊采薇以不食。夫苟有尤，則必有負其輓而馳者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程傳曰：「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考工記：周人上輿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爰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見易曰：「上九原未止三陽之進，特三陽見在上者以艮止為德，因皆詳審不進，以自畜其德。此即上之所以畜之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馮厚齋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

之助者也。夫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内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義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義，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見易曰：「牛為純陰，豕陰而躁，牯牙，皆於本文艮止取義。自牯自牙者，惟能自止，所以止下。」○按，牯牛馬同也，所以防牛馬之逸者。書云「牯牛馬」是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待其機會而可制。」

徐子與曰：「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二陽已壯而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此用柔畜剛之道。」○爾雅云：「豕子、猪。（豶）（豶）、豶者，豕子也。」○陸農師云：「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棧也。今海岱之間，以棧繫豕謂之牙。」

見易曰：「豕為陰躁之物，即指六五。上九欲止下之躁進之念，必先絕上之躁動之萌。以躁召躁，寧可禁乎？屹然一剛以止於上，而上下之躁妄皆消。五既自畜，因以畜人，故有慶也。」

火傳曰：「牛為純陰，豕為陰躁之物，即指四、五牯之牙之者，制之自上九也。惟上九以剛居上，而四、五受制，同體之中，无有躁妄踰防者，此三陽之所以止而不敢遽進也。惟能制陰，所以畜陽。」又四與初應，牯四之牛，所以止初。五與二應，牙五之豕，所以止二。止健之功，總歸上九。」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

見易曰：「三陽初見，上之艮止，不容遽進，以為仕路之艱如登天。然及至畜極而通，德成而見用，始知向所為天路之艱者，甚不然也。『何』也者，蓋詫而喜之之辭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胡仲虎曰：「程傳謂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者，於下體則觀其所以自養者。」○李子思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有物則害其所以為養，故不取頤養之義，惟頤虛而元未有物，當於未受物之先，擇其所養，觀所養之正不正，其吉凶在自求耳。」

見易曰：「頤卦上下兩體，二與三隨初而動，四與五從上而止。動則凶，而止則吉。」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程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項平菴云：「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見易曰：「古人不肯輕食人祿，正詳於觀所養耳。祿既可食，又必自審其受祿不誣，是觀其自養也，是之謂養正。」

火傳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皆以養為道者也。聖人養民必先養賢，而養之所及者始博。聖人求養民之賢，必先求能自養之賢，未有自養以正而不能養民者也。觀者，自賢人觀之也，觀上之所養，果皆能自養者否？觀己之自養果能為上所養者否？古賢人不肯輕受人養，正惟詳於觀耳，是之謂養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見易曰：「山下有雷，雷猶蟄也。故圓圖頤卦繫次於復，收聲養氣，有慎節之象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養德養身，玩一頤卦盡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

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

徐子與曰：「龜能咽氣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

見易曰：「上志在養人，初志在自養，所尚不同，各得其志。而初以動體，有應目擊，上之由頤，忽生羨心，羨心一動，靈龜喪矣。爾我之辭，自上謂之也。」

火傳曰：「陽實陰虛，初有陽剛之德。本能養人者也，以其居下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之位，雖不養人，亦不受人養，本服氣不食之靈龜也。視世之求養於人者，洵足貴矣。與四正應，既不能養四，而反羨四之受養之隆，所謂靈龜者安在？毋怪乎彼求養於上者之賤之而爾我之也，其東漢之華歆、唐之盧藏用一流乎？」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主，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訂詁曰：「二與四同為顛頤。二與上卦五應，反從乎初，顛而下也。四與下卦初應，反從乎上，顛而

上也。然初之德動，二與之俱動，故失其所養而凶。上之德止，四與之俱止，故得其所養而吉。」
見易曰：「二、五俱為拂經。然二凶而五吉者，五猶寄生之君，事權有歸，不得已也。二既屈體於初矣，復見大勢在上，人皆就養，思舍而從之，此猶戰國時食客，惟利是視耳。觀頤者固如是乎？」

火傳曰：「凡求養於人者，非其應則其比也。六二之應，既與上比，而賴其養，豈復能養二乎？二與初比，類而求養於初，雖曰拂經，亦時為之也。若以初不能養人，而更動丘頤之思，是再拂也。初雖不能養二，然與二同體，猶其類也。同類未有相棄者，舍初而行，失其類也。」丘頤指上九，自上言之，天下皆由於己養，曰由頤。自下視之，所養皆出乎上，曰丘頤。丘，以言其所積之多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

見易曰：「三與上應，本上之所欲養者也。然三既不中正，又居動極，恃其有應於上，貪利徇私，而大拂乎上所以養之意。夫三受上之養，本正也，而行拂如此，自取凶焉。十年勿用，蓋終不用矣。武侯之於李嚴，廖立是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

見易曰：「頤以上九為主，諸爻皆養於上者也。」二與上應，五與上比，為上所養，宜矣。若四，應初者也，含其所應而求養於上，故謂之頤頤。蓋以順而從初為正，逆而從上為頤也。」「諸爻中惟四為觀頤者，知其正應之不足以養人也。不得已而受上九之養，而且眈眈，逐逐，求之無厭，四蓋以無厭之求，而觀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迨既厭其求，而知上真能養賢者也，乃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是天下皆受其養焉。於上之施，不有光乎？四所求口實如此，吉則吉矣，而非正也。故爻辭許以吉，而靳其貞。」

火傳曰：「陳宮謂呂布曰：『吾謂曹公養將軍，當如養虎，必飽而後可。』若漢高之於淮陰、曲逆，孫權之於公瑾，皆以養虎之術馭之。養虎者，惟恐虎之不食我養也。是故四之眈眈、逐逐，上之所深利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本義：「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

胡仲虎曰：「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

見易曰：「頤道惡動而喜止，二曰征凶，以動而凶也。五曰居貞吉，以止而吉也。涉大川則用動矣，東周之天子，凡有艱難變故之事，告之霸主，已則坐享共主之奉，可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訂詁曰：「以象言，人得食則頤動，所以為頤者，震也。然震不自動，繫於艮而後動，艮不正於上，震雖動不能食也。則所以為頤者，艮也。以理言動，以象養靜而知止，養道之善者也。不止則妄動而失所以養矣，上九為艮主爻，故曰由頤。」

見易曰：「上九有剛陽之才，志在養人，及君之見任，權之在己，凡天下之艱危，由之以濟。後世之禍難，由之以弭，不可以當吾世而貽子孫憂，此所謂利涉大川也。羊枯欲及其身而平吳，裴度欲乘其時而滅蔡，方為不負由頤之任。」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李子思曰：「大壯亦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四陽居中，而上、下二陰，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郝氏曰：「大過，陽過也。」易尊陽而貴无首，太剛必折，太實必裂，陽雖實而下无基，上无繫，故象棟撓。當大過之時，有大過之才，自宜行大過之事，然終非聖人本願也。造化无孤陽獨行之理，天下无有君子无小人之世，孔子聖之時，不為己甚，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義：「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故嘆其大。」

蘇子瞻曰：「二、五者，用事之地，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攢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人，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史繩祖曰：「本末皆木也，以一陽藏於木下為本，以一陽散於木上為末，上下皆陰，故

弱。」○訂詁曰：「惟剛過始致本末之弱，本末既弱，剛亦不能獨支，棟撓，以究竟言也。本末弱乃棟所由撓也。」卦辭言棟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辭專指三、四，舉中樞也。而惟九三過剛不中，故棟撓之凶獨歸之。」

見易曰：「大過，謂剛過也。剛過非謂四陽之過乎？二陰也。若以四陽散處於二陰之間，如需、訟、大畜、无妄之卦，亦得謂剛過乎？剛過者，謂剛聚而居中，而積二陰於外，以是為大過也。正如正氣方伸之時，凡號為君子者，皆居中任事，而一二小人付以危疆劇職，明知其不勝任也而任之，以坐視其敗，不知小人敗而國事已債，君子亦與之俱盡，是誰之過哉？」於剛過之時，而猶幸其過而中者，以四剛非陽卦之剛，乃巽兌二陰卦之剛，雖聚成剛黨，而巽說之本性固在，用以濟剛，庶其過而猶有不過者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丘行可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滅木，大過之象。然木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

見易曰：「遯世亦不必身隱，只是善晦其跡而已。當大過之時，人人以正人自待，如東漢之末，談氣節者盈朝，而獨有陳實、張讓之喪，賈彪西行以解黨禍，此亦有獨立遯世之學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茅在下也。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白茅，物之潔者。」

蘇子瞻曰：「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為物，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二所以得養安於上，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是措諸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

見易曰：「以卦象論之，初與四應而在下，是初者，四之本也。本弱而藉茅則敬慎之，至以善處其弱者，故四之棟不至於傾。上與三應而在上，是上者，三之末也。末弱而滅頂，則奮身而往，忘其為弱者，故三之棟因之以折。」象憂其才之弱，爻與其心之慎。「初六當大過之時，而用小過之道，所謂行過乎恭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齊民要術云：「稊，楊之秀也，夏小正：二月柳稊。註云：發孚也。凡毛未出卵殼，曰孚。柳初發苞時，固有孚象。」○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莢」，謂枯根也。莢與稊同。○訂詁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

夫，各就所比爻自為老、少。」「過以相與，過字，主剛過而言，初以柔乘之，有以濟其剛也。」

見易曰：「九二枯楊生萑，萑者，根也。即初一陰是也。二生萑，則二之根固，初亦與之俱固矣。九五枯楊生華，華生在上，即上一陰是也。五生華則五之精竭，上亦因之益竭矣。」「二、五皆稱楊，取其木之近於澤也。稱枯楊，謂其剛而亢也。」「陰在初為女妻，在上為老婦，因妻之女而老其夫，因婦之老而士其夫。」

火傳曰：「初、上、本、末也。三、四、棟也。二、五，雖同為棟，而近於本末，兼有本末之任焉。初陰承二之剛，資二以生萑，則根植於下。四與初應，四曰不撓乎下，言本雖弱，而所以植諸下者固也，是二實有益於本也。上陰乘五之剛，資五以生華，則氣泄於上，三與上應，三曰不可以有輔也，言末既弱，輔之以剛，而祇速其亡也，是五无所救於末也。大抵二、五兩爻，取義皆有關於初、上。」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撓。」

蘇子瞻曰：「初、上非棟，棟之所寄也。所寄在彼，而撓撓見乎此。」○虞仲翔曰：「本末弱，故撓；輔之，益撓，故不可以有輔也。陽以陰為輔也。」

見易曰：「棟撓為全卦之象，而爻獨繫於九三，由上六而撓也。傳曰不可以輔，謂輔以五之剛，而益速其撓耳。若四之棟隆，則以初能敬慎而不敗也。故傳特別之，明象所為棟撓者，撓乎上，不撓乎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鄭少梅曰：「大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先，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焉得不隆？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如救過於其本也。」

見易曰：「四本以不過之剛，下應於初。初雖才弱，而能以敬慎處之，自可不撓於下。若謂初柔不足以勝任，而更思有以助之，是有他也，則任之不專，而初亦減其敬慎之心矣，能无吝乎？」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士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焦弱侯曰：「澤減木，則二與五皆為枯楊也。生華者，華生於上，象上有一陰也。生稊，則生機猶長，生華則洩且竭矣。」

見易曰：「爻言无咎、无譽，謂棟撓自有任其咎者，而五无咎。棟隆自有任其譽者，而五无譽，以五之時位言也。傳則直以『何可久也』，『亦可醜也』斷之，嗟其不宜枯而生華，而醜其甘為老婦所得也。」

火傳曰：「亦可醜也，指士夫言；其老婦之醜，不足言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

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楊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遂有從而議其非者，聖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訂詁曰：「大厦之傾，非一木所能支。上以一陰輓飢寄於其上，勢不至滅頂不已，雖上所值之凶，然有尸其咎者矣，剛實為之，柔何咎焉？蓋咎陽也。」

見易曰：「初、上雖分本末，然總之一木也。澤之滅木，上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然有不吝不涉，即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觀卦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

火傳曰：「當大過之初，自宜用藉茅之慎；處大過之極，豈能避滅頂之凶，安石、了翁言伯夷无首陽之事，屈平未投汨羅，此自愛惜其死，以埋沒古人耳。又有曰死事易、成事難者，論事宜審，論人則

苛。」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

項平菴曰：「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不與初、三畫之卦同也。乾坤不加習字者，乾坤六畫只是一爻，自二以上皆為習，習義在爻不在重卦。卦至六子而後重。」○胡仲虎曰：「坎，北方之卦。方曰北，曰朔，象以龜、以蛇，其神曰修、曰熙。太玄配同與冥，人之腎亦兩，皆有重義。」○丘行可曰：「人之處坎，身中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无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蔡虛齋曰：「維有孚，而心亨，故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不然，則雖有其機，得其便，而亦不自知所為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丘行可曰：「坎為水，流水也。兌為澤，止水也。陰靜故止，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止水耳。循科而行，必由此而達彼，所謂不失其信。」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剛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為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陷險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傳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虞仲翔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月者，水之精，月滿則虧，不盈之義也。」楊敬仲曰：「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故言習坎。」訂詁曰：「坎以能出為功，必動而後險可出，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進一坎又進一坎，尚往不窮，行之象也。需、蹇、解皆以坎體稱往有功。」

見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險之道，若小人行險僥倖，則為初六、上六，失道之凶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紀綱法度之謂也，倘外有山川丘陵之不可踰，內无紀綱法度之不可犯，雖有險，誰能守之？」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象正曰：「水者，天

地之大用也，頤交於坤以生月光，弦魄受之，應於潮汐。一月之潮，子午重習，差而平之，分於卯、酉，究於巳、亥。故陰德者，滂至之道也。天德之有陰德，鬼神所乘以為出人也。先世之王者，皆有陰德，陰德所漸，必非一世；及其浸淫，一決而敗。『國家之敗，夫豈无險？以德行之不常，教事之不習，故心蕩而行不可尚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字林云：「坎中小坎曰窞，初居下卦之下，故坎中又有小坎。入坎猶有可濟之理；入於坎窞，則終不可出矣。」傳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習坎入坎，非好而何？」

見易曰：「卦以二五剛中為水，以四陰為坎。水與坎相因而成險，水性流下，上六雖處險極，而水不至，是為枯坎，猶陷穽耳。故上无坎象，五以四為坎，四承五之流，受之以注於三，故五不盈而四无險，三則已坎未平，又與四坎相接，故曰坎坎。賴有二之剛中流通於初，初處最下，衆險之所歸也。故同為人於坎窞，而三勿用，初凶，所處之地為之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可以求小得也。」

孫淇澳曰：「習坎以能人為習，不以能出為習。」

火傳曰：「晉滅欒氏之黨，而囚叔向。人謂之曰：『子罹於罪，其為不智乎？』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此處坎而求小得者也。人當坎陷之時，進一步想，則晷刻難過；如叔向取死亡者以自解，則退一步法也。惟退一步，躁妄自息，自能心亨。求字最妙，蓋於无可得中求其小得，以自慰耳，真善處坎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王景孟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曰來之坎坎。之，往也。居上卦之下，象來居下卦之上，象之險指九二。六爻惟九二曰有險。險且枕，言下有九二之險，而已且枕於其上也。」○時論曰：「險求速出，是益險也，无可奈何，安之若命，且以險為枕，任其來之坎坎，而我无心。坎曰勿用者，惕之潛也。」幼安竟居海外，子卿自分死人，是以勿用為大用者。」

見易曰：「凡卦自上而下曰來，自此而去曰之。三受四之坎以歸於初，故曰：來之坎坎。」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謂先儒讀『樽酒簋二』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

虞仲翔云：「貳，副也。禮有副樽，故貳用缶。按，缶，酌器也，為樽之副，樽中之酒不滿，則酌此器

以益之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不由戶而自牖，非常出入之處，明非正應而以比近相得，與遇主於巷意同。」

見易曰：「四雖身未出險，而險已將過，故爻无坎象，與五患難相依。樽酒納約，所以習處險之道，所以定濟險之謀，易於需、於困、於未濟，有坎體者，皆有取乎酒。酒，固心亨之一助哉。」「約，檢約也，以至約之物，由牖下以自進於五，猶漣沱之麥飯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朱子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祇，適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彖傳所云：水流而不盈也。」○蘇子瞻云：「九五可為大矣，在坎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不盈所以納四也。夫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傳曰中未大也。中，謂坎。未大，謂不盈耳。」

見易曰：「二與五同有剛中之德，二居坎中，而爻曰：求小得，是不遽求險之出也。五將出坎，而傳曰中未大，是无過求於出險之後也。曰小、曰未大，固是一德皆中也。」

火傳曰：「坎之剛中，專稱九五，故彖傳稱坎水流而不盈。爻辭稱五以坎不盈。是知五為卦主也。」

上六：繫用徽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胡仲虎曰：「初、上皆在兩陽之外，初以柔居險之初，最居下流，故曰失道。上六以柔居險之極，无意出險，亦曰失道。坤之初、上皆曰其道。坎之初、上，皆為失道，首尾相應。」○吳幼清曰：「周官

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之，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再改者矣。繫，拘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拘囚索。叢棘，如今之棘寺，獄外種棘，故稱叢棘。」

見易曰：「上居險極，爻无坎象，用徽纆而置叢棘，即此便是坎宮。豈必江湖之有陷溺哉？」

火傳曰：「上當此時，亦須有心亨一路，即於叢棘中安身可也。若心不亨，則一日不能安，況三年乎！愈不安，愈不得脫矣。」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本義：「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牝牛，柔順之物也。」

朱子曰：「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荀慈明曰：「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胡庭芳曰：「文王以坤取牝馬象，以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後之言象者，因說卦乾為馬，坤為牛，以坤之馬反欲求之乾，以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泥矣。不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取，不必盡同於文王、周公之象也。」○易述曰：「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姤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蔡虛齋曰：「陰麗於陽而明，明元在陽也。」邵子曰：薪，

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无用，待火然後為用。體、用之分，了然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蔡覺翁曰：「楊龜山謂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朱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說六二分數多。」○時論曰：「火一星，離為十炬，遇物皆焚。人一心，離為萬應，隨感皆通。虛能離也，又謂之麗者。離者，兩之分；麗者，兩之合。火息於空，光麗於薪，神潛於寂，知寓於物，離薪為火者，妖火也，不可以烹；離物為明者，邪慧也，不可以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見易曰：「火麗於薪，而火不滯於薪；日麗乎天，而日不滯乎天。斯謂之麗。麗者，不能相離而亦未嘗相附著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程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是繼明之義，故云明兩作，明而重明，謂相繼也。」

本義：「作，起也。」

耿希道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二、五，君、臣也。故以重明言之；象言

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

火傳曰：「日照乎晝，火照乎夜，繼日而火，是繼照也。火以繼日，日之明於是不息矣。日之光被於下，故下卦取之，至三而有日昃之嗟，火之威炎於上，故上卦取之，至四而有焚如之災，亦一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

見易曰：「初在下，當日始出之時。民興事起，故其履錯然也。凡事之錯然交於吾前者，敬則得其緒而理之，不敬猶治亂絲而棼之也。初，履事方始，故宜以敬為始進之基。」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胡仲虎曰：「二以黃離言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五亦坤中爻，不言黃者，五不當位，中而不正，故於二曰黃離，元吉。蓋坤之嫡傳也。」○蔡伯靜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而五勝者，五當位而二不當位也。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而二勝者，二當位，而五不當位也。」○蔡虛齋曰：「彖傳謂柔麗乎中正，二兼中正，而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故為日昃之離。」

本義：「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

趙庸齋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口也。王逸少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見易曰：「三非以己樂己憂者也，大耋之嗟，嗟黃離之極盛，過時難為繼也。其鼓缶為天下樂，其嗟為天下憂也。」

火傳曰：「日昃者，將盡之年也。鼓缶而歌，所以消遣餘年耳。大耋之嗟，嗟其將死也。聖人謂朝聞夕死，當日昃之時，大有事在，奈何不為此則為彼乎？是則凶矣。『不』字，則字義自分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王註：「處於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沒而始出，故曰突如其來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曰死如、棄如也。」

程傳：「夫善繼者，必有遜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

訂詁曰：「三處下卦之盡，似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似火之驟然，故皆凶。」

火傳曰：「九四剛而不中，火性炎上，躁以濟剛，宜其突如其來也。當繼明之世，四自謂與五同體，有夾輔之勳，而五之所任，獨在上九。熱中失望，至於焚死，棄而无所容，亦足傷矣。以周事擬之，其

管蔡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

胡仲虎曰：「九三大蹇之嗟，以死生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言。」○鄭舜舉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二得位，五失位，失位則危，知危則吉。」○訂詁曰：「王指五，公指上九，言王與公相為附麗也。」

見易曰：「繼體之君，溺於晏安。遇艱危而能憂懼，此必足以守成者也。惟憂懼，故能虛懷一志，以任大臣，故曰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

李季辨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故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畢公命康王亦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成命。』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

見易曰：「下離甫終，即有焚如之患，則前明不可長恃，而賴於繼明，審矣。五出涕戚嗟，足見守文之主不足以定大難也。所幸有王公之離，公者，上也。王毅然奮武用以出征，至於有嘉折首，而後

奸回戢志，邦以復正，是為善繼者也。」

火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然五行不可无火，五材不能去兵，離火炎上，故於上爻言用兵之事。」誠齋以上九出征，謂成王之平三監也。「吾兄湘之以周事擬之，所折首當為武庚。上九出征，殆周公東征之日也。九四為管叔，而五其成王也。管叔之叛，變起骨肉，王獲而誅之，遭家不幸而出涕戚嗟，小惑之詩所為作也。」

校記

〔一〕六位之龍也「之龍也」三字，據孔穎達疏補。

〔二〕各正者 據孔穎達疏補「者」字。

〔三〕保合者 據孔疏補「者」字。

〔四〕地致亢極有悔恨 據孔疏補「地致」及「恨」三字。

〔五〕據上下文，補「曰」字。

〔六〕今當從之 四字，據朱熹周易本義補。

〔七〕彖曰 原本作「象曰」。

〔八〕或疑 據程頤周易程氏傳補。

〔九〕後之論刑者「之」字原作「王」，據周易程氏傳改。

〔一〇〕原本脫「大惠將施」至「宴樂」一段，計二十二字，據孔疏補。原本「需」下「于」字衍。

- 〔一一〕謂 原本缺，據朱熹周易本義補。
- 〔一二〕必推原占決 「推原」二字，據周易程氏傳補。
- 〔一三〕履 據六十四卦體例補。
- 〔一四〕如城土頽圯 「土頽」二字，據周易程氏傳補。
- 〔一五〕否 據六十四卦體例補。
- 〔一六〕同人 據六十四卦體例補。
- 〔一七〕居 原作「君」，據王弼註改。
- 〔一八〕三日蓋推原先後 此「七」字，據周易程氏傳補。
- 〔一九〕周官掌囚 原本「囚」作「刑」，據周禮卷三十六改。
- 〔二〇〕中罪 原本作「下罪」，據周禮卷三十六改。
- 〔二一〕相飾成文 此四字，據孔疏補。
- 〔二二〕為壯上矣 「壯」字，據周易程氏傳補。

原书空白

田間易學卷三

周易下經

孔疏云：先儒以自此以上三十卦為上經，以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繫傳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矣。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所亨，而所為皆凶矣。」

胡庭芳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女象，一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為艮主，上為兌主，男女皆得正位，故曰利貞，曰取女吉也。」二體又以艮為主，咸之所以得名，亦由于艮。艮為感主，兌是應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義。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為得之。」

蔡虛齋曰：「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可見易以道義配禍福，非如讖緯術數之書。或曰吉與亨何別？曰亨，是目下通達無礙；吉，是始終盡善，而無破敗。」○蘇子瞻曰：「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

見易曰：「序卦傳于上篇卦名自屯始，不著乾坤。下篇卦名自恒始，不著咸。以咸與乾坤並尊，故不著咸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明夫婦，足配天地。故一咸足以配乾坤也。」○問易曰：「上古之世，夫婦之名未正，人知有母不知有父。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夫婦不正，則止有母子而已。上經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君師雖立，夫婦未嚴，故屯有求婚媾之文，而以女子貞不字為美。蒙有納婦之象，而以金夫不有躬為凶。草昧男女，于此初示勸戒。下經首咸恒夫婦，以恒咸配乾坤，即以夫婦配天地也。于是序家人以正內外，序睽以別嫌疑，所以嚴咸恒之防也。因而以漸定婚姻之時，以歸妹廣嗣續之道，皆自咸恒之所推也。或問：何取于歸妹也？夫小星黃裳自古記之，聖王之制，諸侯一娶九女，以姑姊妹為之娣，使其不相嫉妒。故曰：歸妹以娣。婦人以生子為女之終，漸之五爻曰：婦三歲不孕。其三爻曰：婦孕不育。漸後即繼之以歸妹，亦

事之不容已者也。是歸妹所以通咸恒之變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注：「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亢所處也，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也。」

孔疏：「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也。」

丘行可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唯无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文王以咸名卦，孔子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楊龜山曰：「止而說，以卦才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柔不接，非夫婦之正也。」○邵國寶曰：「柔上而剛下，言兌艮也。二氣相與，則追言乾坤也。兌艮，乾坤之交。咸，兌艮之合。」○季彭山曰：「程子謂有動皆有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故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幾之所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為體。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於物而成其為虛也。感從虛出，則自然能通，故

咸亨利貞。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

見易曰：「感應之妙，以无心而神。天地之感，天地不知也，而自然化生。聖人感人心，聖人不知也，人心亦不知也，而自然和平。和平者，忘帝力而順帝則，皆无心也。一涉有心，即霸者驩虞之治。有應者，即有不應者。何以爲咸？男女之生育，亦由是道也。男以无心感，女以无心應，不期其生而生焉。故有百計求嗣而不得者，有以多子爲甚苦者，則有心无心之別也。」山澤損，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澤山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皆取山澤之象。丘陵爲牡，溪谷爲牝，山澤本具男女象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張希獻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於潤无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于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蔡虛齋曰：「夫人之心不虛，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至者，皆捍而不受矣。」受人者，受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其虛。則以言感者，吾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以事感者，吾承其事，而裁其當否。有吾心先據其中，凡至吾前者，一无可入之理矣，故程子曰：「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

六爻总论

胡庭芳曰：「文王于全卦，重在三、上兩爻，故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于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絕无卦詞之義。卦爻不同如此，使爻詞皆作于文王，必互相發明矣。」○蘇子瞻曰：「道之可名言者，非其至，而咸之可分辨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在爻者，咸之分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出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視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之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皆見，非全人也；見其所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應，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見易曰：「咸以一身取象，四居心位，周公以之為咸。感之主，又非文王所取之卦主也。身聽命于心，諸爻皆待感于四。當心之寂然不動時，百體晏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心忘其所以感，身亦忘其所以應，此即二氣感應之妙，以无心為感者也。故于四不繫以心，而繫以貞吉，備全卦之義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吾身之動靜行止，猶日月寒暑之屈伸往來，不容自己，而有心于往來，即憧憧矣；更有心以禁往來，則愈憧憧矣。于此乎，于彼乎？執當行乎，執當止乎？此思一亂而體之聽命于心者，羣起而從其所思而思，反不知所適從矣。夫四何以有憧憧之慮也？四不動而

諸爻有欲動之機，以爻爻皆有繫應。其欲動者，習使然也，是皆足以為四累也。是故初與四應，三、五承乘于四，傳皆稱其志，皆有志于四感也。夫以拇股之卑賤，膺之不靈，習之久而因以成志，皆足以擾吾心焉，然則心何以不失其感應哉？曰一貞而已。」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孔疏：「拇，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但處卦始，為感淺末。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无吉凶悔吝之詞。」

本義：「感之尚淺，欲進不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郝仲輿曰：「四為心志，拇受命于志，志在外而感在初，神欲行，而官知止，所以為咸。人身在下動莫如足，其不動而動者，惟拇與腓與股。故象卦之說而止。」○象正曰：「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禮不以感心，非義不以感事，手足之有拇指，无故而動，不有內感，必有外事。」

見易曰：「咸卦六爻皆應，所以為咸。下三爻止體，不能遠求正應，惟初六志在九四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

楊誠齋曰：「鐘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為吉。」

見易曰：「下三爻以拇、腓、股取象，象人下體也，而是三者皆隨足以動。」震反為艮，不見足象，故三者皆止而不動。惟拇雖不能行，猶小能自動耳。若股與腓，雖欲動而不能動也。咸其腓，是本不動者，忽然而動，失其常理矣。寧无凶乎？守其常止，以待所感，不期其動而自動，斯之謂順以動，動不害也。」○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而咸其腓為凶。蓋艮一于止也。咸二雖艮體而以感為義，故雖止而有欲動之意，居貞則仍守其艮體而已。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傳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

胡仲虎曰：「本義謂股隨足而動，象三隨二與初而動也。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黃元公曰：「執隨自是一流學問，隨緣順應，不着思維，自謂處矣，而不知亦不處也，病症甚微。」

見易曰：「三居二之上而為艮主，猶股之於腓也，腓隨股而止，股隨腓而行。欲行則以為失其處也，欲止則以為失所隨也，行、止皆不能自如也。夫惟恐失其處則己不處矣；惟恐失其隨又是執其隨矣，豈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道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九四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楊龜山曰：「四心位，不言心者，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胡庭芳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毛伯玉曰：「易言悔亡，自此爻始。」○蘇子瞻曰：「四為心之所在，方其為卦四，隱而不知，是以无悔、无朋。表之以四，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也。」○存疑曰：「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无心耳。憧憧往來者，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目之曰朋，猶朋黨也。」○焦弱侯云：「上、下五爻，皆有咸字。四獨不言咸而直言貞，不獨心无其心，抑亦感而无感。艮六爻近取諸身，獨上九无所取，與此正同。」○訂詁曰：「先儒謂无心于感，則无不感，此語亦有弊。九四與初六正應，若泛與他爻相感，非正也。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殊而不知其歸，百而不得其一，則為憧憧之感矣。」

見易曰：「外氏以无心為聖，謂之隨緣赴感靡不周。此出世之學也。若世內之感應紛錯，苟不定于一貞，其始也，自謂物來順應，而其後至于莫知適從。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一貞而百慮定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繫。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

胡仲虎曰：「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五官之治，皆主于心；五臟之絡，皆繫于背。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故為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為脢而在背。」○陸農師曰：「脢在口下心上，今謂之三思臺，動而迫。飲食以嚥，有他思則噎，與頰舌最為比近，脢不能言，假口頰以宣之。感九五之脢者，上九也。」末，上也。繫傳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志末，謂五志與上相感也。」見易曰：「脢者，形不能動，志未嘗不動，如以疴癢而求搔，抑亦其志所存也。然所感微末，无大害，故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王注：「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本義：「上六以陰居兌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

蘇子瞻曰：「夫有以為咸口未必不用，而倚口以為咸，則不可。」○象正曰：「是兌之口舌也。君子感人以行不以言，感人以言則巫覡之道也。」

見易曰：「咸，感也。感物而非感于物，唯大象為受人之感。六爻皆感物者，拇與腓與股，其動雖

微，皆欲有所感也。故皆以咸稱。至于九五，謂之不能感物；上六謂之以言感人。則咸為感物，而非感于物者，信矣。」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夫可恒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一定則不能恒矣。」

徐子與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己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

見易曰：「先儒以咸恒配乾坤，謂夫婦一小天地也，看來咸一卦足以配乾坤矣，故咸象主取女為言，而恒象无涉也。序卦傳咸與乾坤皆不著卦名，而極言夫婦之道甚大：以明咸義，而繼之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于是以咸恒並稱。然恒之卦爻辭，未嘗及夫婦之事也。先儒謂乾坤氣化之始，咸恒形化之始，以咸恒並言。此因少男少女之卦合而為咸，長男長女之卦合

而為恒，以是取夫婦之象耳。恐文王无此意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疏：「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張希獻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繫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而无弊者，其變之謂乎！』」○蘇子瞻曰：「物窮則必變，恒非能執一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耳。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欲及其未窮也。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无端，日月之運，四時之變，皆未窮而變也，陽至于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于子未窮也，而陽已萌。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无類矣。」○訂詁曰：「利有攸往，以成卦言之，震巽是也。震巽陰陽之始。陰自巽生，至坤極矣，一陽生于下，而為震。陽自震生，至乾極矣，一陰生于下而

為巽。陰陽嗣續，如環无端，惟其往而不息，所以能恒也。」日月得天，程子謂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張子正蒙亦謂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言天之行有常度，日月或盈或縮，皆趨其常度而行，是為得天。」

見易曰：「剛上而柔下，取震剛居上，巽柔居下也。雷風相與，雖其事于一時，而不同處于一方，剛上而動，動而益上；柔下而巽，巽而益下，剛柔皆應，應而不交，但有剛柔上下應與之常分而已，以是為恒也。」交爻剛柔多失位不得其正，曰利貞者，戒詞也。必利貞而後亨，无咎也。貞非守一不遷之謂，久于其道之為貞，天地惟得是道，故恒久而不已也。所謂道者，終則有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而化成天下，皆是道也。此其所以為貞，即所以為恒。」六爻：初貞而凶，三貞而吝，五貞吉以為凶，貞其所貞，非恒之所為貞，皆非其道也。」

今按，以卦變論之，咸自否來，以否上之剛來居于三，三之柔往居于上，是謂柔上而剛下。恒自泰來，以泰初之剛往居于四，四之柔來居于初，是謂剛上而柔下。子瞻謂剛柔皆本諸乾坤，蓋泰否上下兩體之乾坤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存疑曰：「方者，道之所在，立而不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以成德言，不是方用功。按雜卦傳曰：震，起也。巽，伏也。彖傳曰：剛上而柔下，

陽震動而起則宜上。陰巽入而伏則宜下。各居其方，而不易也。」○黃元公曰：「雷發有時，風起有日，天地之信也。故曰恒。」

見易曰：「方无定所，隨時隨地皆有不可易之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巽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巽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

訂詁曰：「人臣中若賈誼、京房、劉蕡皆浚恒也。相知之未深，相求之太激，祇自塞其進用之機而已。」

見易曰：「初居巽下為巽之主。巽性善人，入而不已曰浚。凡誅人之隱、責人已甚者，是也。以是為恒而不能改，凶德也。」傳曰：始求深也，言求之不以其漸，如未信而諫，以新間舊，皆交淺而言深也。」

火傳曰：「從來交道之壞，皆壞于求之太深。」張陳凶終，亦曰何相望之深也。深求者，多于其始，思久則知人情世變矣。而以爲恒，可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也，故傳但曰九二。」

見易曰：「彖傳謂久于其道，道者中而已矣。惟中能久，不中則不能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變通者，亦求以合夫中也。得恒之久道者，九二一爻而已。」

火傳曰：「以陽居陰，惟能守其故常，不能有為，賴其剛中猶足以補偏救弊，不至因循已甚，成極重不返之勢，故悔亡。傳謂九二之能久者，以能久于其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所自來也。」

蔡虛齋曰：「本義謂位雖得正，是本有德者。志從于上，慕富貴利達，不能久于其所。蓋初志可觀，晚節頓改，如漢之華歆，唐之張文蔚、蘇循、薛貽舉輩，皆以名行重于當時，一朝隳壞，千古羞，此之謂也。」○象正曰：「驪姬之難，優施從里克飲，曰：『我教子暇豫事君。』里克知君之將殺其世子也，曰：『中立其免乎？』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作，為人臣而以暇豫事君，不懼无恒之羞，得乎？」

見易曰：「六爻惟九三位得其正，足以有為；而過剛不中，喜於有事，紛更无常，為不恒其德。其始將大有為，其究一无所成，是可羞也。傳曰：无所容，言每事輒錯，不知所為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蔡伯靜曰：「四為震體而處位不中，好變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

見易曰：「九三好事而无成，九四是必欲終其事者，而不能審時度變，期于有成，而卒亦无成。田无禽而猶田焉，自謂久當有獲，雖與不恒其德者有異，而處非正位，滯于一偏，守株待兔，寧有禽乎？」

火傳曰：「震位在初，居四為失其正位，所謂震遂泥也。際可動之時，有能動之資，而曰无動，以為持久之計，徒坐失事會耳。古人以過于持久而驟成功者，比比也。傳曰久非其位，即久非其道也，道固有以久得者，此以久失之，則執一之過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

時論曰：「二悔亡，而五恒德，皆以中也。而五在上有制義之權，惟變所適之為貞，非從一而終之為貞也。通于夫道，而君父可知矣。世有訛武侯不取劉璋、光武二于更始者，是婦人之恒也。」

見易曰：「五以柔中而應二之剛中，他卦皆極贊其美，而于此卦有譏辭焉。蓋君德貴剛，謂之柔中者，亦有時而剛也，今以為恒德，則失其中而全乎柔矣。下有剛中之賢，能一志從之，未始非貞，然

是婦人之貞，非夫子之事也。」

火傳曰：「二五皆中而不正，剛柔相應，上下一心，惟以從為道者，二雖剛而在下，猶婦也；五雖柔而在上，猶夫子也。君令臣從，二以從五為貞吉，猶婦人從一而終也。五之從二，是以夫從婦矣。婦固可從，要惟義所在，可否由己，是為制義。若恒其德，則惟婦是從，非凶德乎？恒卦夫婦之義，僅見此爻。」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

蔡虛齋曰：「恒極則不常，程子所謂物理極而必返也。象傳『在上』二字，正謂其處恒之極，極則變矣，著此二字，以見所以為振恒。」

見易曰：「處震之終，因恒道之將窮也，利用振焉。夫振固有時，而恒焉可乎？正如雷霆之用，以不測為威，終日震，則其始也人无所容，其後也人狎而玩，其能有功乎？」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本義：「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于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

胡仲虎曰：「陽卦六、陰卦六，聖人于陰卦亦主陽而言，如復、臨、泰皆曰亨，陽之亨也。遯亨，疑若主陰之亨而言，然其下曰小利貞，為小人計也，則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人以靜正為利。臨與遯對，曰利貞。大壯與遯反，曰利貞，皆為君子謀也。遯亦曰利貞，其冀小人化為君子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朱子云：「剛當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此時小人亦未嫌君子，只是君子合去，莫因見小人不

嫌，却與相接而不去。」○胡庭芳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蔡虛齋曰：「本義謂陰方浸長，處之為難，言陰尚未太盛，此際人所苟安而不能決去者也，故曰處之為難。古人見機而作，穆生曰：『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丁市矣。』」○時論曰：「圓圖，一陰一陽至二陰二陽，皆歷十六卦，從冬、夏至而春、秋分也。過此，則八卦為泰否，四卦為壯觀，二卦為夬剝，故十二陰二陽進時言浸長以慎之。」

見易曰：「剛當位而應，此正君子見幾之時也。蓋遯之時，四陽在上，君子未嘗失位，小人未敢顯為異同，其進退得以自由，欲去則去矣，過此不去，後且求去不得；即去，而所傷已多矣。」李泌對德宗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張希獻曰：「天之與山，勢甚遼絕，自下觀之，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巔以觀天，而天愈高遠不可及矣。此遯之象也。」○蔡虛齋曰：「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故曰：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是如此方得。所以卦之六爻，以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黃元公曰：「君子與小人絕遠者，只是地步高。」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程傳：「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後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蔡伯靜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剛遯亦從而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存疑曰：「卦以始終言，則上為終，下為始。以前後言，則上為前，下為後。以首尾言，則上為首，下為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王注：「居內處中，為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

焦弱侯曰：「剝卦陰剝陽也，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卦陰驅陽矣，而取黃牛之革以留賢。老氏曰：『聖人善救人，是以无棄人。』」

見易曰：「二柔得中，陰雖浸長，而二无外陽之意，以中順自守，挽留諸陽而固其志，惟恐陽之遯也。彖辭所謂小利貞，正指此爻。當遯之時，小人中原有尊賢之人，而无如其勢日盛，其黨日衆，氣運所使，即二亦不能守其初志。故君子貴決然早去也。惟於此時不足以固其志，故至否時，始不得以亂其羣。」

火傳曰：「初、二，陰也。二陰來而人不知其為陰，初之遯尾，善匿其伎，不示人以蠱毒也；二之恭

順，自結于上，其文貌甚可親也。君子慎无信其牛革，而忘其狼心哉。」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繫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

見易曰：「三何以繫乎？臣妾繫之也。臣妾最不利者，士君子之遯也。臣妾之利，士君子之厲也。諺云：休官不謀諸妻子，有以哉！」

火傳曰：「姤之二、遯之三，皆以一身砥柱方進之陰，關繫極重。自三以上，至于否四，莫可挽回，惟曰有命而已。故姤二之包魚、遯三之畜臣妾，當其時，未必能見信于君子，迨至包之、畜之不得，而至于剥，魚已貫矣，臣妾以宮人寵矣，是故三之繫甚難，而其心甚苦，孔文舉之繫漢，狄梁公之繫唐，所以保全善類，猶一絲之繫九鼎也。有三之繫，而後有四之好、五之嘉。有三之疾憊，而後有上之肥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王注：「處于外而有應于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否，音臧否之否。」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中正，遯之嘉美者也。」

胡仲虎曰：「非正應而相昵曰繫。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於嘉，蓋因六三之繫而見也，則此之嘉遯亦因九三繫之。」

見易曰：「嘉，禮也。及君臣相信之時，以禮而退，見幾最早者也。其漢之二疏乎。」

火傳曰：「程子謂遯非人主之事，故九五不取君位，吾謂以剛中之主在上，不能遏小人之進，而聽君子之遯，氣運為之，雖人主有不能爭者。所幸六二順應，周旋于諸君子，故五得以禮而成諸君子勇退之志也。遯而獲嘉，非剛當位而應，其孰與之？」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孔疏：「四、五雖在於外，而內皆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

本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胡仲虎曰：「三與二非應而繫，故疾憊。上與二陰无應、无繫，故肥遯者，疾憊之反也。三之疾，為

有所繫。上之肥，為无所疑。」○項平菴曰：「坤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无不利，傳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傳曰：『有所疑也。』疑則凶于行，不疑則利于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无下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遯之最先者也。」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

胡庭芳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成卦之主，又重在九四一爻，故戒四尤切。」

見易曰：「剝五陰，曰：小人長。夬五陽，曰：君子道長。此長即其衰之機也。自一陰一陽至三陰三陽，皆曰長。惟四陰四陽之卦不言長。觀曰大觀。壯曰大壯。蓋陰陽之勢，至三而平分，至四而極盛。過四以往，則盛極而衰乘矣。」姤一陰始生，即曰女壯，人心危也。大壯四陽盛長，始曰大壯，道心微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本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齊翁云：「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蔡虛齋曰：「剛以動，『以』字與『而』字通用。剛而能動，是挾能為之資，而又濟以必為之志，何為而不成？所以壯也。」○訂詁曰：「天地之道浸，故陽之壯也，亦以漸而壯，是之謂正。雜卦傳曰『大壯則止』，止而俟其時之至，所謂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王注：「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也。」

本義：「自勝者強。」

見易曰：「雷在天上，聲所及者，遠也。當大壯之時，君子一言一動，天下皆傾耳屬目焉。非禮弗履，本君子立身之正，即所以消沮小人之志。」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居下而壯於進，其凶必矣。」

見易曰：「壯趾之凶，凜於大壯，申之於夬，戒之至矣。居下而壯於往，東漢之處士、宋之太學生以之。」

火傳曰：「漢宋以來，太學生亦天地之正氣所鍾，其壯趾而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有勉強而為之也。其凶可譏，其孚亦可鑒也。特以居非其位，往非其時，以不容己之孚，取必不免之禍，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胡仲虎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見易曰：「凡卦以陽居陰，為不正。壯之九二、九四，本非正也，而二曰貞吉，四曰貞吉悔亡，何也？蓋剛壯之時，又以不及其壯者為正，此反例也。若初與三皆以陽居陽，本正也，而一曰凶，一曰厲，則所取乎大壯者，在中而不在正，可知矣。傳曰以中也，謂九二得中，即所以為正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程傳：「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凶矣。」

楊誠齋曰：「小人如羝，喜於鬪而狃於勝。喜於鬪，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蘇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上六，窮陰也。九三，壯陽也。陽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故小人以是為壯，君子以是為罔也。」

火傳曰：「遯之九四，即壯之九三，兩爻並舉君子、小人。此小人本所謂君子也，在遯時不能遯，以成君子之否；在壯時好用壯，以致君子之罔。聖人皆以小人斥之，見君子之中原有小人，壞君子之事者皆是此輩，未可因其進退之同，而概信為氣類之同也。壯三之小人，即遯四之小人，當其失志時之不能決絕以去，即知其得志時之恃壯以逞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於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言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於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

見易曰：「九四為諸陽之長，最近於陰，為大壯之主，以其不過於剛，故與九二同為貞吉。已壯之

時，不欲恃其壯者也，雖貞不為所動，輟以壯，豈直不羸角而已哉。」

火傳曰：「九四：羊不觸而藩決，六五：藩不設而羊喪，與九三、上六正相反。」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五以柔居上，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雖壯，壯无所用也。」所以必用柔者，以陰居尊位故也。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易之義。」

本義：「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見易曰：「衆陽方蓄銳以進，五柔中虛，體不設藩籬，所謂易而无備也。銳者當之，喪其銳矣。」

火傳曰：「四陽鋒不可遏，遇柔而止，五以柔道馭剛，正以成就剛德。」光武曰「吾治天下以柔道」，五之謂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然猶幸其不剛，

故能艱以處，尚可以得吉也。」

蘇子瞻曰：「自三言之，三不宜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豈獨羊之患，雖我亦何病如之！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象正曰：「進退用舍，聖人所大慎也。進一人而使之不可退，退一人而使之不可進，壯志動於中，藩薄繁於外，自以為不疑，而蹈於不詳者比比。伊訓曰：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慮而詳之，詳而為之，則庶免於壯罔矣。」

見易曰：「六五以易而无悔，上六以艱而始吉。剛壯之時，在上者位不同，其所處之難易亦自有不同者，上之不詳，其猶有易心乎？」

火傳曰：「上與三應，當壯之時，陰陽類分，寧顧應哉。三之羝羊，所觸者，上也。羸其角者，上之為也。不能退、不能遂，正羸角之事，聖人戒以无攸利，謂角與藩俱壞。傳曰：不詳，言未詳其兩敗也。」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趙汝棣曰：「康侯即冬官梓人所謂寧侯。大射祝曰：『毋或女不寧侯，抗而射汝。』書曰：康功，即民功也。」○訂詁曰：「錫，下錫上也。如納錫大龜，禹錫玄圭之類。覲禮曰：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九馬隨之。此錫馬蕃庶之法。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傳：「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

本義：「以卦變言，謂卦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黃元公曰：「離在乾上，下曰火，在坤上，下曰明。火者，日之氣；明者，日之光也。日明於晝，晦於夜，可謂明有出入，不可謂日出入乎地中。」○乾稱首出，豫稱雷出，震稱帝出，晉稱明出。出者，立乎萬物之先者也。

火傳曰：「魏文帝稱漢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夫察察必其有不明者也。夫明者，何所不見，亦何所不容，固宜為長者乎？以晉之大明在上，諸侯服命，而左右有不正之臣，五皆置之不問，惟五之明

也。五蓋信不正者之不足以害吾治也，是故在外者，不以君側為虞；而在內者，亦不以外藩為忌，皆相安於大明之君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鄭康成云：「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胡庭芳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皆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可以推他卦矣。」○象正曰：「詩書所論，明德備矣。以帝堯之明德，而猶難於知人，三接康侯，何鑒而憑之？曰：我自昭明德也。詩曰：爾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故己德不明，則視天下皆无賢人矣。」○時論曰：「晉晝則明夷夜矣，人因地而有晝夜也。天豈有晝夜乎？君子之用明、用晦，養日於夜之道也。用明、用晦，總之為明，藏地於天之道也。於自言昭，於衆言晦，衆人故不知耳。」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

胡仲虎曰：「摧如在彼，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見易曰：「初與四應，惡所應之不正，故不肯速進，有摧如之象，此初之能守其正也。初貞則四罔孚矣，四不與孚，而初始從容由義路禮門以進，寧有咎乎？」傳曰：「未受命也。幸其未因四之應而

早受命於王朝也，若受命，名為王臣，跡涉私人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王母，指六五。」

楊敬仲云：「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婦人居尊位之名。古聖人作爻辭，所以備天下萬世之事變，故及此。」○胡仲虎曰：「二柔中正，五雖不應而同德。彖蕃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時論曰：「初、二、三俱受福之康侯，二、五合德，故於二言之。」○司馬公於宣仁后足以當此。若寶章於寶太后時，亦善愁者乎？」

見易曰：「初與三皆有上應，惟二无應，獨此柔中與五有一德之孚，而二不知也。故其進有愁如之象，愁孤立也。豈自意其受福乎？宣仁后問蘇軾何由進用？軾對以臣不敢由他途進。后因述仁宗憐才之語，遂伏地而哭失聲，仿佛此爻。」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仲虎曰：「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處順之極，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也。」○訂詁曰：「初摧二愁，皆以四故。三切近於四，跡類相比，天下未嘗不疑三為鼫鼠之黨也，必有以信衆而後悔亡。」

見易曰：「初與四應，而初絕之以從於五，故為獨行之正。三與上應，而三絕之以貞於五，故為上

行之志。此所以為衆所見信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

胡仲虎曰：「貪而畏人，爻剛位柔之象，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九家易謂坎為狐，艮為鼠，解互重坎上下三陰，故稱三狐。晉互有艮，故稱鼠。又晉晝也，鼠晝伏，非能以晝進者，有竊位之象。」○蔡邕謂：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時論曰：「初之摧，其傳嘏之疏何鄧乎！二之愁而受福，德宗令李泌之避元載也。咸、恒、遯、壯所戒者貪，世值順明，貪寵尤甚，恃有失得勿恤之主，善包容處置之耳。」

見易曰：「晉時所重者，柔德也。正如漢文帝、章帝時惟樂長者，而材武皆在所後，故四與上皆以剛見疏於晉主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王注：「柔得尊位，陰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往，无不利也。」

本義：「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

見易曰：「五之左右，四貪而上亢，於五，宜有悔也。以文明之德為下所順從，二者皆不足為害，故勿恤也。勿恤，所以見其明也。」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不哲不惠，雖四目四聰，益滋其旁落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疏：「晉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而猶進之，故曰進其角也。」

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

象正曰：「厥德不明，以賞則无光，以伐則无威，雖其僕隸猶大玩玩之，況私邑乎？又況不庭不服者乎？」

見易曰：「離為戈兵，兵猶火也。上九剛而居上，當順明之世，而稱兵伐邑，亦其炎上之性不能以自遏也。夫邑有可伐之道而伐之，正也。然以視大明之主，失得勿恤，而康侯親附者，寧无咎乎！傳曰道未光也，咎其已德不明，而惟罪邑人之不服也。」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又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胡庭芳曰：「明傷於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六二當之乎！象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其見於此乎！」○蔡虛齋曰：「不止云利貞而曰利艱貞，蓋是時雖守正，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必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是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時論曰：「地居外凡八，皆吉，今居悔而夷；火居內凡八，皆亨，今居貞而夷。日一北而萬物生，晉象也。日一南而萬物死，夷象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丘行可曰：「文王得明夷全卦之義，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

至親，故曰內。」○胡仲虎曰：「彖曰：明夷，利艱貞。周公於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彖傳兼舉文王言之。文王囚而發伏義河圖之易，箕子囚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繫斯文之會，蓋有大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呂東萊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升？」○黃元公曰：「明入地中，天之用晦也。若陽明无伏候，則萬物之生意息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是以聖人位北居陰以治陽。」

見易曰：「彖傳謂晦其明，蓋藏明於晦也。象傳謂用晦而明，蓋明生於晦也。夫日藏於夜而明於晝，以晦養明，則人可全用其明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程傳：「初九，明體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穆生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潛身上室，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有攸往而人有言，胡足

怪矣？」

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丘行可曰：「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也。君子不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章氏曰：「凡鳥於將暮便不高舉。于飛垂翼，有戢翼歸巢之象，言其知明夷之早也。」○蘇子瞻曰：「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三日不食，急之至也。是何也，懼不免也。主人有言，訝其去之太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孔疏：「言左者，取其傷小不比右之切也。夷於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為閭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也。」

程傳：「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

胡仲虎曰：「右強而左弱，左陽而右陰也，豐與明夷下體皆離，皆以上六一爻為暗主。豐九三與上為應，故折其右肱，傷之切而不可用也。明夷六二去上遠，故夷於左股，傷之未切，猶可用也。」見易曰：「君臣之分，比之元首股肱，股卑於肱，而左後於右，左股固人所視為無關重輕者。」

之囚，紂固以文王不足重輕耳，故猶可用壯馬拯也。當明夷之時，文王之用晦久矣，不俟蒙大難之日也。『救禍莫若順，順不以則，苟且幸免而已。惟柔故能順，惟內文明故不失其則。』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趙汝楳曰：「此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之事。」

見易曰：「彖曰利艱貞。傳以文王、箕子當之，艱貞者，處難而不失臣節也。諸家以於南狩為武王牧野之舉，得大首為獨夫之誅。此未可語於文王明夷之世也。趙氏謂為文王賜弓矢，專征伐之事，則南狩得大首，其伐崇侯虎乎？助紂為惡，虎為之首。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因壘而降，即不可疾貞之據也。崇滅徙都之為豐，王業以大，可不謂志大得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王注：「左者，取其順也。入於左腹，得其心意。故雖近不違，隨時避難，門庭而已，能不逆忤也。」

孔疏：「凡右為用事，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

本義：「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

胡仲虎曰：「坤有腹象，入於左腹，自離而入於坤也。坤偶有門象，於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微子之自靖出門庭，微子之行遯也。」○時論曰：「初，異姓之臣也。四，在門庭內。故不曰行，曰出。」坤為腹，醫家謂心在左腹，明夷之心，紂之心也。出門庭，微子之行遯也。蓋深入其腹而得其心，其明不盡，夷不止，故舍而決去也。」

火傳曰：「按微子之篇，蓋痛殷之將亡，而密謀於箕子、比干。箕子勸以行遯，以存商祀，而微子之志始決，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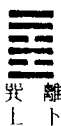
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

朱子曰：「爻言貞而不言（難）（艱）者，蓋言箕子則可見，不必更言之。」箕子，蜀本作「其子」，曰：即箕子也。不敢顯稱箕子也，微其辭而曰其子。孔子於彖傳顯稱之，後遂於爻詞併作箕子、文王。本文蓋其子也。」

見易曰：「五，君位也。箕子為其君之至親，大聖而明夷焉，其君可知矣。商書微子篇凡君之惡，不稱君，皆以我為辭，亦此意。稱其臣之艱貞，而不稱其君之昏昧，隱譏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於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庭芳曰：「朱子之贊易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文王、周公，豈以明夷一卦紀商周之事哉！卦爻自有此象，則繫此辭。自後觀之，非特筮了一爻，紂君臣情事，无一不與卦爻相似，若謂先因此事而後為此辭，則六十四卦只載六十四事，文周之志荒矣！」○胡仲虎曰：「離之照四方，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則者不可踰之理，順則所以為文王，失則所以為紂。」○訂詁曰：「晦其明者，始晦而終明。不明晦者，雖明而實晦。紂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自以為全明，卒謚為至愚者，此也。」



家人：利女貞。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胡仲虎曰：「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巽，長女；離，中女，各得其正位，此為女之正。家人，內也，又當以離內為主。」○訂詁曰：「家人以二女為主，蓋主二、四而言也。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間、曰嚙嚙、曰假、曰孚、曰威如，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詞

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效，必觀乎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胡仲虎曰：「家人離，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以女之正言之。卦惟以女正為利。夫子發言外之義，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所謂即卦畫以推其象也。」○趙汝楳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並嚴，然後一家之人各盡其道，而家道以正。」

見易曰：「治家貴嚴，嚴非疾聲厲色，以一家嗃嗃為威也。止是言行不苟，闔門肅然，无其威而如有威，所謂厥孚之威，反身之謂也。是以不尚嚴而家人以為有嚴君焉。」漢唐以來，代有女禍，家法不嚴故也。趙宋頗有家法，故以女主臨朝，而天下又安。家法曷可忽乎？」

今按，本義以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又謂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以男正位乎外，指九五；女正位乎內，指六二，其說拘矣。夫一者取二五相應為主，此論易之通例也。至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自當以二女為主。所謂女正位乎內者，蓋巽之正位在四，離之正位在二。今皆各當其位，而二卦之陽爻亦各居陽位，故謂男正位乎外

也。惟上九以陽爻居上位，當爲一家之主，其家之嚴君乎。吳幼清謂九，陽爻；上，陰位。以九居上，象父而亦象母。儀禮饋食篇：妣配考，同位不別設位。據此爲言，理或然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言稱物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相足也。」

邵子經世篇云：「火爲風，風者，火氣之所化。」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王注：「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

趙庸齋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象正曰：「莊公娶女於齊，而丹楹刻角，匠慶非之。哀姜且至，公命大夫、宗婦觀用幣，宗展辭焉。夫匠慶與宗展，則猶知所閑家也。」齊詩十一篇。南山、敞筍、載驅、猗嗟，皆魯風也。以魯風而著於齊，明乎女歸之漸於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

胡庭芳曰：「采蘋、采蘋之詩，以公侯大夫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象正曰：「古者公侯夫人與於賓祭，詩曰：『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又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故舍中饋无復遂事矣。周之衰也，用舍予奪謀於婦人。十月之詩首述卿士司徒，而終以『艷妻煽方處』，是則卿士而下，皆艷之方煽者也。瞻卬之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蠶織』，蠶織之與中饋適相佐也。為君子不通詩意，必有女禍，蓋謂是歟。」

見易曰：「二為離主而不以明稱，順以巽，乃其明也。繫傳曰：巽稱而隱，非明而能稱乎？以其明而用之於中饋之事，斯之為巽，斯之為貞吉也。」

火傳曰：「四為巽主，居卦之上，在家人於二有姑道焉。二、四皆稱順，而二之順，又以姑德為婦德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王注：「以陽居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

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熊南沙曰：「嗃嗃，劉向作煊煊，與詩煊煊同。禮：嘻嘻。周頌：噫嘻。左傳：陽虎從者曰：「嘻。」皆歎辭。蓋不堪而歎，不以訓笑。今則謂煊煊之反。宋王回疑重剛卦无嘻嘻理。三巽尚其剛，使其婦子不能容而歎，亦異於十九之威如矣。」○蘇子瞻曰：「以陽居陽，過於用剛，人見其侮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道敗矣。故告以吉，戒以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本義：「陽上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張希獻曰：「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其一家之母歟！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見易曰：「陽實陰虛，四何以富乎？四之止位乎內者，一无所能，惟能順乎陽，而其家以富。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不順故也。」一與四皆得正位，而獨繫於四者，家統於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傳：「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本義：「假，全也。如假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

見易曰：「假，只是精神至到。舜格於文祖，公格於太廟。古字假、格通用。」○問易曰：「假，如假

廟，敬之至也。愛生於敬，古人琴瑟之好，由於摯而有別；唱隨之樂，由於相敬如賓耳。」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言正家久遠之道，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溫公云：「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如可畏，而獲終吉也。」○蘇子瞻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必苦之。」○象正曰：「上為家人之既濟，患生於所忽，禍生於所瞞。君子之敬，其妻子僕婢皆如其始至焉。故既濟終亂，家人之大誠也。」○訂詁曰：「治家以正身為本，下五爻皆未及正身之義，於上爻始見其意，與大象『言有物而行有恒』相表裏。」

見易曰：「初之閑家，三之嚆嚆，五之假家，皆未嘗廢威。至上以威如終焉。夫治家之道，寧能以威始終之乎？惟其不用威而威如，故終而吉也。傳曰威如，反身之謂，言其不作威也。」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

胡仲虎曰：「家人，亦二女同居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女正者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皆失其正矣。女正則家无不正，女不正所以象睽也。」○許慎解睽謂：「目不相視也，耳不相聽也，睽，違也。日月相違。」○訂詁曰：「卦為睽者，以九四一爻為之間也，四无正應而介於兌離兩主爻之交，三為兌主，志欲上應而格於四，五為離主，志欲下應而阻於四。故兩目不相視而睽。」

見易曰：「火、水以氣言也，火、澤以質言也。火水不交，而根陰根陽互藏其宅，有時而交也。火、澤不交，而炎上滲下各率其性，終於不交也。澤上火下，澤欲息火，火亦欲息澤，交相息也，以成改革之功。夫不交相好則交相惡，恩怨之際，皆可相為用也。惟是同事而情殊，同居而志異，各不相礙，亦各不相謀，觀面胡越，此真乖離而无以復合者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王注：「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以能用也。」

楊誠齋曰：「睽孤而小事吉，何也？睽不可合，則无為貴易矣。兌之說，以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得中而應乎剛，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蘇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蔡虛齋曰：「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為睽也。」○補註曰：「二女同形而其志異，男女異形而其志通。」天地萬物无有獨而无對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睽之所以未有不合者也。」

火傳曰：「睽有三德：明也，得中也，應剛也。而祇為小事吉，何哉？說累之也。王者之民皞皞，霸者之民驩虞。悅者，小補之術，非王道也。始之說者，其終必睽，賴此三德以救其失。且得不睽為吉耳，烏能濟大事哉？」天地萬物无情，故曰事。男女有情，故曰志。男女盡雌雄牝牡之類，凡有情者皆是也。萬物則皆男女外言之，所謂方以類聚者，是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

異。」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胡仲虎曰：「同人類族辨物，審異以致同，此則於同而審異。」○郝仲興曰：「樂同而八音異，乃叶食同而五味異，乃調。因異為同，以同濟異之道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易略曰：「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變，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以口舌故自定。況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哉！」○訂詁曰：「其始也去而弗追，靜以俟之；其既也，來而弗拒，遂以接之。若不見其睽者而後睽可合，斯最善處睽者，此初所以為元大也。」

見易曰：「喪馬，逐之，馬愈逸矣。勿逐自復，若猶以前惡拒之，有自絕而去耳。急見之，此初之善於馭四也，故四以為元夫也。」

火傳曰：「見惡人以辟咎，古人每用此法。郭子義免胄而入藁葛羅之營，單騎而赴魚朝恩之宴。謝安石笑桓溫壁後置人。李抱真酣睡王武俊帳中。皆其類也。然則漢高徑造鴻門，謝羽，雖元項伯為之左右，吾知羽意已釋然矣。若魯昭之於季平子，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為可哂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

胡仲虎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於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也。委曲求合，乃違節之事，非守經者之所知。惟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故无咎也。」○象正曰：「或以為君子之有詭遇也，伊尹負俎，膠鬲載鹽，甯戚飯牛，百里鬻羊，金縢納誥，通於風雷；美里行權，迪於彝教，君子亦何詭遇之有乎？」

見易曰：「二與五不得合者，四間之也。二之遇巷，正如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而霍氏之權始奪。夫因許伯亦遇巷之術也。所謂委曲以求濟其睽也，若姚崇以從獵而命相，馬周以常何而見知。蘇子瞻謂：「臣不敢由他途以進，正謂此耳。」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

鄭泗山曰：「三、上之睽，皆從妄見而起。此亦上之見三耳，而三之疑終釋者，賴上之剛也。惟剛故其疑之釋也易。上疑釋，而三從之矣。」○訂詁曰：「六三居下卦之終，與上九應，而逼於九四。曳六三之輿者，四也。遇剛，謂遇上九，陰陽正應，自无終睽之理。」

見易曰：「三為說主，與上正應，而居不當位，為四所乘，故有掣牛曳輿之患。三无以信於上，乃髡剝以自誓，於是上初疑而終釋，初睽而終合也。當睽時，非委曲以求濟，若能從一如三，亦未有不合者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

訂詁曰：「四之遇元夫者，以初九始之不逐，繼之與見，而四感悟而交孚也。交者，彼得所依，此得所助，四既合初，而睽皆合矣。」○時論曰：「合言兩爻曰睽，專論一爻曰孤。初以四為惡人，惟四敢於為睽，四以初為元夫，惟初不忘于濟睽。睽孤則厲，交孚則无咎。二陽非偶而偶合如是，睽之時用大矣哉！」

見易曰：「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猜疑，以至於孤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

胡仲虎曰：「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睽六五以九二為宗，皆以離中陰爻言。陰從陽，陽者，陰所宗也。」○訂詁曰：「二以五為主，尊之也。五以二為宗，親之也。二、五不即合者，四為之間也。四與初成交，无復有間之者，其合如噬膚之易矣。往者，勸五往從二也，君必求賢，而後賢從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

耿希道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紀聞曰：「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曰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以為汙也，後渙然而釋。」○訂詁曰：「上之疑，疑三為四所據，所謂豕、車、弧、寇，皆象坎。四互坎也，四既與初合，則二、五、三、上，皆得其應，而羣疑可以釋然矣。」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

其止也。」

訂詁曰：「坤有西南无東北，蹇有東北无西南。有之為卦用，无之為卦主。坤虛東北之剛明者以為主。蹇虛西南之平易者以為主。」

見易曰：「坎艮合而為蹇，皆東北之卦，无所為西南也。然蹇主五，解主二，皆以坎中之一陽為主，二卦反對，故蹇自內而外，曰往。解自外而內，曰來。西南，坤方。坎本坤體以一剛居之而得其，雖為險主，而所以濟險，仍用坤道也。當東北險阻之地，存西南平易之心，物與人歸，天下胥失其險阻矣，此所謂大人也。」或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聖人教人專以陰道乎？曰：為處蹇也，文王身當蹇難而以坤道終身，其繫坤之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即文王處蹇之道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蹇難之時，惟能止為善，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敢成坎之義也。」「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得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

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躁於行，則僵

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故君子之處蹇，即以蹇之道處之。」○訂詁曰：「處蹇者，以止為尚。濟蹇者，以往為尚。利西南不利東北，皆言往也。」

見易曰：「蹇之時不能識大人，豈知時用者乎？大人之德在九五，所謂得中者也。故於九五曰大蹇，而上六曰利見，則諸爻之來濟蹇者，皆因大人以有功也。自二以上皆當位，而上獨稱吉，以見大人也。見大人者吉，則大人之貞吉可知。」

火傳曰：「利西南，指九五也。不利東北，戒九三也。三為艮主，若止而不進，何時出險？故曰其道窮也。必三、五共往，而後有功。三當艮位，五當坎位，皆剛而得正，故可以正邦。」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王注：「山上有水，蹇難之象，除難莫若反身。」

見易曰：「山上有水，水上而山下，山阻水之下流，非水在山上也。水不能通行，故為蹇，象水之勢不通，必百折以求其通。君子之道不行，必自反以盡其道。」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注：「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睹險而止，以待其時，智矣哉！」

訂詁曰：「卦中言來者，對往之辭，皆就本爻言。初去險最遠，其止最先，待者何？待四之連也。」

易宜曰：「蹇之爻，言往來者四。諸爻皆先言往。蹇正是竭力經營其來，所以為往計。故三之來反者，就二也。二為王臣，就二即所以就五。四之來連，上之來碩者，就三也。三與五同德而當任，就三亦所以就五。至九五曰朋來，正諸爻所謂來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洪容齋曰：「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互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言蹇蹇者，猶言坎坎也。」○胡仲虎曰：「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二之蹇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見易曰：「三之鞠躬盡瘁，亦在為五得人而已。故於三之來反，傳曰內喜之，內謂二也。凡所謂來反、來譽、來連、來碩，皆匪躬為之招也。武侯盡瘁於先主，而雄才輻輳，玄齡竭忠於太宗，而羣策畢進。天下之賢，不萃其主，而萃於致主之人，六二之謂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訂詁曰：「九三來反，反而向內，言比二也。諸爻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與五非比非應，反而

就二與同往事五而濟蹇也。」「內指二，二自知才弱不足濟蹇，得三來而喜可知，春秋言季子來歸，喜之也。三為二所倚，故曰內喜。」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本義：「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歸震川曰：「四處近君之位，才弱不足以濟，然介於三、五二陽之間，非四其誰連之？夫連桓公、仲父之交者，鮑子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

見易曰：「陽實陰虛，當位實也，正指九三，三為艮之正位，所以為止者，三之一陽也。夫見險而止者，可以處蹇，而不可以濟蹇。三之才足以濟蹇，患其止而不動。今既有反就於二之意，止者動矣。六四從而連之，則蹇可共濟也。蹇雖賴三以濟，而來連之功，亦豈淺哉！」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程傳：「凡六居二、九居五者，多由助而有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而已，不能成大功也。」「然則二雖堅匪躬之節，非朋來，亦豈有濟於五哉？」
訂詁曰：「朋指三。以同德，故稱朋。上六來碩，應乎三者也。六四來連，比乎三者也。三與五非比、非應，三既反而合二以應五，則諸爻皆相屬隨三而來，是諸爻之來，皆由于九三之來，故但曰朋來。」

見易曰：「彖傳往得中也，指五而言。五本具中德以來諸賢而任之，各得其宜，故曰以中節也。凡合其宜者之謂節。李絳於藩鎮處置得宜，而田氏納土。陸贄於奉天詔書得宜，而河北服從。皆以中節之效也，豈在武功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項平菴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丘行可曰：「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訂詁曰：「大人即九五，彖辭利見大人，主九三言。三與上應，上之利見，即隨三而利見也。」內指九三，對外卦言則曰內。貴指九五，以位言。三與五皆卦主爻也，碩亦指九三。」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程傳：「无所往，謂天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其，發

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及其無難，我往，則害物。故苟有攸往，非夙不可。」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丘行可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擾，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蘇子瞻曰：「无所往來，復吉，言乎二也。蹇之九五，來居於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蹇之九三，艮止不動，今往居四，變震為攸往也，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趙汝楳曰：「夙者，朝而不暮，謂其敏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易言夙吉而猶豫者，凶。此漢之何寶，唐之五王所以蒙害也。」○訂詁曰：「解，緩也。凡事從忙裏錯，彖言无所往，其來復吉，亦緩也。有來復之緩，然後有攸往之夙。」

今按，蹇解二卦，皆以坎為主。蹇主坎五；解主坎二也。東北，艮方；西南，坤方。坎，流水也。

艮，山阻於下流，故爲蹇。則蹇者，艮之爲也，故曰不利東北。坤者，地水相依，无有不和。解无艮，故但曰利西南。彖傳於蹇曰利西南，往得中也，指九五也。於解曰：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指九二言。蹇五、解二皆正位得中，而又居坤之中也。解二惟得中，故能得衆，得坤衆也。蹇五稱朋來，亦坤衆也。二卦得中，皆指坤中而言，與他卦爻位之中不同。則西南爲坤，審矣。以卦變論之，本義謂蹇自小過來，四五互換，陽進居五而得中；解自升來，三四互換，陽進居四，入於坤體爲得衆。胡庭芳謂蹇自升來，以二五互換。然則謂解自萃來，以五二互換，亦可。本義謂自升來者，有往无來，遯亦然。謂自萃來者有來无往。總之，卦變之說，隨所取義，但以合於彖傳爲得耳。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

程傳：「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而有義存焉。

訂詁曰：「承平不數赦宥，生民倖心；亂後必廣赦宥，與民更始。此亦解緩之意。」

見易曰：「赦過宥罪，與天下更新，正所謂來復之吉也。若難解之後，誅求前失，人人自危，恐大難之端正未有已耳。」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程傳：「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不言所為，而曰无咎，以无為為得也。」

見易曰：「初與四應，四動而出乎險中，當解之任者也。初一无所為，惟四是從，何咎之有？剛柔之際，際謂交際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

楊誠齋曰：「解者，有為之時，去小人其最先也。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娼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

見易曰：「卦以九二一陽為主，有剛中之德，當解之初，安靜无為，所謂其來復吉也。二居中不動，而用四之動以成功。四，震體也，三狐之獲，二惟畫諾而已，所以獲者，四之功，即皆二之功也。故繫其辭於二，初與四應，四不解初，则无以信於二。故二任四以孚初，而三之勢孤。上六與三皆狐類也。上因兩陽之合志，於是射隼以自效，是羣陰中所去者，獨一六三，去其已甚者耳。初、上兩陰，皆與之更新焉。程子謂獲三狐，獲者，能驅除變化之也。夫使羣陰皆盡之為獲，何如使皆為我用之為獲乎？惟二之中直，濟之以貞，故能得諸四，以共成解治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王註：「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

孔疏：「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楊誠齋曰：「趙高專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俱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亡。致寇者，三也。致寇而受其禍者，不獨三也。」○時論曰：「寇指上六，敵應相猜，時勢非而交情變。酈況之給諸呂，呂布之刺董卓是也。然幸而有此。」

兄易曰：「卦惟二、四兩陽，三以一陰介居其間。上負四，而下乘二，有負且乘之象，以處非其位也。寇為上六，本皆陰黨，當解之時，小人心變，其黨即其寇矣。」

火傳曰：「爻以三為致寇，繫傳直以為盜。小人之圖小人，非見義也，有所利而為之也，曰盜可也。元載之圖魚朝恩、史彌遠之圖韓侂胄，皆以小人圖小人，其上六之於六三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胡仲虎曰：「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欲信同類之陽，必

去非類之陰也。」

見易曰：「四為成震之主，其才足以有為，其於九二，猶房之與杜，謀斷相資。故二、四孚，而小人盡可去矣。拇，初也，四之應也。解拇以孚其朋，蓋去初以取信於二也。」震體居四，為失其正位，以位之不當，故下與初應。當解之時，非解初焉能孚於二？」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本義：「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見易曰：「君子維有解，言一解之外，更無事也。此意為小人所信，則小人退而天下之險阻平矣。不則解而猶有不解，事端復起，宋之紹述之禍，不可鑒邪？」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王註曰：「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故用射之。」

訂詁曰：「上六亦三狐之一也，以其為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不可卒獲。故比之為隼，言其棲托高位，善能搏擊也。此漢憲、冀之類，獲之甚難。此隼獲而難盡解矣。於卦終言獲之，繫傳所謂待時而動也。公，指九四言。」

見易曰：「隼者，三也。以其質則負者耳，為狐象；以其位則乘者矣，則隼象。二田而獲之，直等諸

三狐之列。上射而獲之，則矜為高墉之隼。象傳於三曰亦可醜也，罪不著也。於上則移其功曰以解悖也。夫罪莫大於悖，功莫高於解悖。上六與三同類，一旦出力，為君子攻去之，故力贊其功。」火傳曰：「上、初意亦與君子悖也，射隼而解矣。公指九四，公用者，言四能用上以去三也。」

今按，蹇之見險而能止者，九三也。解之動而免乎險者，九四也。夫三能知止，而不能濟蹇也。四能自免，亦不能成解也。濟蹇者，則險中之九五，二止而五不止也。成解者，則險中之九二，四動而二不動也。惟五與二皆剛而得中而皆有應，是其德既足以有為，而權復足以濟之。故蹇之諸陰，皆服五之沉勇而合志以濟艱。雖九三素號持重，亦幡然來反而不終艮其背矣。解之諸陰皆樂二之安靜，而革心以效順，雖九四勇於有為，亦法自近始，而先解爾拇矣。當蹇時，在上得中而不窮者，大人也。上六為蹇之大臣，合諸爻奉一共主，故利見大人之辭，於上爻繫之。當解時，在下得中以得衆者，君子也。六五居解之君位，與諸爻共享其成，故君子有解之辭，於五爻見之。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傳：「損，減省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

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

本義：「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

胡仲虎曰：「上下篇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聖人於泰否言消長，於損益言盈虛。上下往來之間，易道盡是矣。」「損之釋，象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象曰：損上，〔民〕說无疆〔二〕。民為邦本，可益而不可損，蓋如此。」

見易曰：「雜卦傳謂益損盛衰之始，推而論之，其始於泰否乎？泰之陽極於三，三極即交坤之上六，而為損，衰之始也。否之陰亦極於三，過三即交乾之初九，而為益，盛之始也。是盛、衰於方中時即見，不到太過不及之時，始云損益也。關子明曰：始盛者，由衰而益也。始衰者，由盛而損者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時，謂當損之時。」

胡仲虎曰：「益曰與時偕行，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耿希道曰：「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丘行可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故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若多寡適稱，則无所損益矣。」○楊誠齋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年不祭肺，施之豐歲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蔡虛齋曰：「損剛益柔有時。物无兩成，剛既損，則柔自益。故損之傳兼言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下之理不一，而隨於時則一，故因損而併及之。」○訂詁曰：「損三之陽，以益上之陰，故為損。損四之陽，而益初之陰，故為益。故云損益盛衰之始，皆以陽言之。」

火傳曰：「上下交之為泰，至三而泰極矣。陰有下復之勢，交將解矣。三不欲交，至我解也。急損己之剛以予上，而上下之交復固。上下不交之謂否，至四而否過矣。陰有上往之機，可以交矣，四以交必自我先也，寧損己之剛以徇下，而上下之交乃成。是故損所以保泰也，益所以治否也。因其時而為損、為益，則有泰而无否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孔疏：「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黃元公曰：「山下有澤，則氣泄而受傷矣，有損象焉。然澤氣下行，亦有以流惡疏穢，故法之以懲忿。」

室欲。」○象正曰：「損人以予天，損己以予禮，无所益而益之，故損者下學之最要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朱子發曰：「已事，止事也。事有當損於初，速如拯溺救焚可也。事已成，則不可損矣。然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過者，如魯人欲以璠璣葬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

見易曰：「初九以剛濟六四之柔，四損其疾，固受初之益矣。而初亦何所損乎？已事遄往，此即初之自損也，酌損之，即初之所以益四也。所謂尚合志者，惟其剛柔相濟，而志以合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朱子發曰：「五雖柔，而居剛，非不足；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所以損剛不能益柔也。二為五之正應，臣子不肯損其生平，即是有益於君，所以損則不益，弗損則能益也。」○蘇子瞻曰：「以損己者益人，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

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本義：「下卦木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

程子：「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三則疑所與矣，疑蓋不專也。」○胡仲虎曰：「卦以三之損而得名，故於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則損一人，兩也。一人行則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言當致一也。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為兩矣。」

兄易曰：「此爻專取卦象，卦自泰來，泰二陽在下，三陰在上，謂之地天交。損則損三以與上，上以陰與二，是二上而為上，上下而為三，謂之兩，實則一也。如是謂之致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欲之疾也。六四以陰處陰，而承乘皆陰，所謂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剛為應，損其疾者也，陰柔嘗失之緩，故遄乃无咎。」○張希獻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卜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

訂詁曰：「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卦本損三益上，非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三非五正應，故為或益之。自上祐上，指上九，三益上，而五受其益也。」

見易曰：「五與二應，二既弗損矣，其何以益五乎？而五受其益，蓋二以无所益為益，五以不知其益為益也，故曰或益之。夫龜者，所以益人之神智者也。十朋之龜，其益大矣，以其无益之跡可據，故雖欲違之而弗能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本義：「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而後可以益人也。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訂詁曰：「上九與九二皆為弗損益之。二以无所益於五為益；上以三所益者為益，皆主於貞。貞者，成賦中邦，取民有制，不為額外之加。禹貢所謂厥賦貞也。此所益於五者，大矣。」上以益君為志，尤以弗損下為志，至此而復其志乃大得也。」

見易曰：「上九受三之益，象傳所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蓋謂此也。以其受三之益，故有得臣之象，然上不私為己有，子夏傳稱其高而无位，贊五之功，故有无家之象。」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孔疏：「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本義：「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

胡仲虎曰：「凡卦以內為主，凡物以下為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言之。蓋益以興利也。」○蔡虛齋曰：「損下益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亦不能獨貧，益道也。不可以損專為損下，益專為益下，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知關於上者為多。」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下卦體之義。」

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木」字本「益」字之誤。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易卦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趙汝樸曰：「盛衰損益不能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復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吳幼清曰：「益動而巽，人事之益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天施、地生，天地之益也。天施，以氣言；地生，以形言。」○訂詁曰：「損卦祇是上坤下乾，損下以益上為損，故曰其道上行。益卦祇是上乾下坤，損上以益下，故曰自上下下也。凡人君益下之道，不過因天之時，相地之利，非必盡發內帑，而後謂之損也。故曰其益无方。」

見易曰：「損，以上受下之益者，上也。益，以下受上之益者，初也。上得九而為艮，艮，止也。故損以无事為義，其辭曰弗損益之，不惟无事於益，併无事於損矣。初得九而為震，震，動也。故益以有事為功，其辭曰利用為大作。不惟益之以為大作，損之亦以為大作也。」

火傳曰：「彖之攸往、涉川，皆指大作之初九。彖傳所謂中正有慶，兼二、五而言，非二、五不能濟初之功。所謂木道乃行，兼震巽而言，非六四不能成初之志。益動而巽，本震初巽四之卦德而言。天施、地生，就震初、巽四之卦體而言，益卦以初四兩爻為主，兩爻皆得位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孔疏：「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如二月啟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為益，皆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

張希獻曰：「挽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君子法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以貴其疾也。」○訂詁曰：「兩」則「字」，疾之義也。勇莫神於初幾，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反焉。其反也，不力矣。震、巽為一陰一陽之始，皆初幾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朱子云：「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謂吉而有咎。」

見易曰：「本義以初為民，以大作為報效，看來初四為成卦之主，似末可以民當初也。九下居初，是以在上之廷臣，下而寄親民之任。若漢廷之出汲黯於淮陽也。夫散財以益下，何如用人以益下之

益為大？傳曰：下不厚事也。初非自上來，焉能大作以厚其事乎？惟有大作者在下，故九五惟稱有孚，惠心而已，不用作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
享帝，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朱子謂是祭則受福之事。○訂詁曰：「王，五也。享非但以祭祀言，書云：惟尹暨躬，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帝臣不蔽，所以享帝也。二、五中正相應，故見用如此。」

見易曰：「二居初上，蓋同為民牧，而二位其上也。二虛中求益，凡初之所為大作者，二皆順而從之，不自智而智初。十朋之龜，信其知也。一切聽之，而不克有違，始終勿渝，寧非吉歟？惟二能任初，故五愈任二以為帝臣也。是故用以享帝者，不以初而以二也。」

火傳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言四益初也。四本无意於益二，然益初即所以益二，故或之。或益者，不知益之所自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程傳：「圭者，通信之物。禮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林黃中曰：「凶事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歎歲曰凶。」○李子思曰：「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胡潛齋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註：珍，作鎮。康成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胡仲虎曰：「以二體言，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言，則三、四並居中。中孚以二、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

見易曰：「三居下卦之上，方伯之任也。國家委積之儲，本以備凶。遇凶即發，事所固有。然未可專擅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皆戒三之辭。公指四言，宜告諸四，而用圭以發儲積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

胡仲虎曰：「遷，四自上而遷於初，初自下而遷於四。坤為國土，四下之初，有遷國象。」○楊誠齋曰：「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蔡虛齋曰：「六四大臣之位，蓋主張遷國者。宋太祖欲都長安，曰：我欲都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固諫而止，乃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此觀

之，遷國非益下之大者歟？」

見易曰：「卦之以益下得名者，四為之也。而四之益下，莫大於遷國。四與初上下交易，有遷國之象。惟四以益下為志，故不憚於遷。」太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利用遷。」凡遷者，皆為益下計也。公者，四也。告公者，羣下之公議也。四本有志於遷，必待告而始從者，重違衆也。迨衆議僉同，而四始依之以行，此所謂有孚中行也。」

火傳曰：「遷國者，周之家法也。」公劉遷郃，太王遷岐，去其害而趨其利，皆依民情之欲遷以遷也。郝仲輿謂：「以益民之志，告之先公，則是爻其當。」文王之遷程與遷豐之時乎？所謂公者，指公劉、太王而言。」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蔡虛齋曰：「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郝氏曰：「心為政本，君有惠心，民自孚信，謂惠我以德，非分財之惠也。」

見易曰：「五以中正處尊位，无所為益下之事。益下者，四之事也。初之大作，二之享帝，皆受益於四。其以凶事求益者，三告四以行，不必告於五也。四從三告，不必上請於五，五亦不必問也。四

之心，即五之心，則四所以為惠下之德，皆五之德也。故曰我德，惟五與四孚，故二之孚四，即乎五耳。四以益下為志，五惟四是孚，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丘行可曰：「合六爻觀之，損在上，則益在下。是故，下二爻受益者也，上二爻當損己而益人者也，上以剛居益之極，不知損己而更求人之益，則擊之者至矣。」○紀開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全損與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

答曰：「大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見易曰：「偏辭也，猶云辭之未全者也。上之意不惟莫益而已，且求益於下也。」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胡仲虎曰：「聖人彖復，其辭平；象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

見易曰：「以五陽決一陰而不能決者，以五陽之孚號，而一陰之无號也。孚號，必為人主所疑；无號，必為人主所信。人主至於疑陽而信陰，是以愈決愈不可去也。」

火傳曰：「人主之信君子，未有如信小人者，因其為舉朝所共惡，故益信之。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陸贄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夫德宗所以不覺者，因人言之衆，而謂杞孤而无黨耳。當德宗之時有李泌、陸贄，終思盧杞。憲宗之時有裴度諸賢，終任鐔異，陰邪之足以感人，往往如此。」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本義：「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

胡仲虎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憂。復之陽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張希獻曰：「夬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為純乾。剥言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為純坤也。」○季彭山曰：「決陰之道，主於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自消，所以決而和。」

見易曰：「以一陰乘五剛之上，近據君側，此宦官寵倖之類也。陰謀之，猶恐其幾泄而事偵，況揚王庭而孚號乎？其危可知。然而諸陽為此者，必欲顯暴其罪，使五心識其為害，而由五決去之也。故其事雖危，而其道光也。若徒恃陽類之方盛，告邑即戎，逼之以威力，則五心兒疑，事且有變，而吾道窮矣。利有攸往，勉其揚庭而孚號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

象正曰：「爵祿之在王庭，予之不敢忘，奪之不敢怨。去小人而有怨氣，畀君子而有德色，是皆君了

所甚忌也。」

見易曰：「凡雨露之屬，皆地氣上升於天，既成為澤，則勢不能久蓄，即沛然而下矣。下之被其澤者，不知誰為之施，上之施其澤者，亦不問誰受其被也。當夫時，施祿及下，而以德自居者，即異日市恩植黨之口實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

楊誠齋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爻言往不勝為咎，而傳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賁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見易曰：「初居最下之位，而欲決高位之陰，此猶後世以布衣上論權臣也。其不勝不待事後而知矣。夫事固有不勝以取禍，而於義為无咎者，若此之一不勝，小人以中有主之者，其忌君子益深，而防之益密，其根益固，初之咎可勝道耶！」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楊誠齋曰：「二以剛陽之才，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設防徹柝，有備如此。雖有兵戎暮夜驟至，亦勿憂恤矣。」

見易曰：「九，得乾之中爻，至健者也。而以剛居柔，是有剛決之才，而復能善其用者也。五陽中能決此一陰者，九二人而已。惟其志甚果而謀甚周，故防之益密。惕號、暮夜有戒，所謂夜夜防盜，有備无患。置身无患，而後可以出而圖人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本義：「頄，觀也。九三當決之時，剛過乎中，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夬，不繫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丘行可曰：「復六四處五陰之中，與初九應，故爻言獨復。夬九三處五陽之中，與上六應，故爻言獨行。獨者違衆而自立之辭也。」

見易曰：「三與上應者，分也，而決欲去之者，志也。志之決者，不在迹也，是故獨行則不必與陽偕，遇雨則不妨與陰和。若濡則冒嫌疑而不辭，有愠則犯清議而不辨，所謂決而和者，九三之謂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進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見易曰：「四為兌體，有羊象。既欲爭決陰之功，又无果決之才，行坐不安，教之牽羊隨五，又逆知其不信。由其不中不正，故聖人慮之如此。夫決至於四，決之功將成矣。倘自知才力不足，退處於後，坐而分功，可也。而昧者必欲爭先，以致愼事。敵國之亡而復存，小人之去而復留，其害往往由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夬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去之而合於中行，則无咎矣。」

朱子云：「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三與上應，三健體也，健而夬之，終可无咎。五與上比，皆說體也。○程傳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事雖正而意有所繫則不光，五比於上，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朱子亦謂未光者，微茫之間，意有未斷，可見去小人非難，難於去君心之小人耳。」○焦弱侯云：「五比於上而能自決，以保其中，僅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谷永所云：「公志未專，私

好頗存。『五蓋迫於公論，不得不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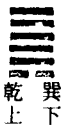
見易曰：『五之夬陰，迫於義而非由其中。蓋迫於諸陽之揚庭孚號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丘行可曰：『夬六爻以上一陰為主，下五陽皆以上取義。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惟比與應當之，三應而五比，故皆曰夬。夬言當決，而又決不可繫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夬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无膚次且之象。二去上遠，勢不相及，但惕號以為暮夜之備而已。初又最遠者也，故有壯趾之戒。』

見易曰：『五陽孚號以決一陰，勢且危矣。上獨以无號應之，深不可測如此，所以終不可去。』

火傳曰：『五陽在下，一陰在上，去此一陰，即為乾矣。陰有決不肯去之情，陽有決欲去之之勢，翻天覆地，在此一爻。』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本義：『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

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故為遇。」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也。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剛。」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蔡虛齋曰：「純乾之月，一陰以生，人所不期也。期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謂之姤，駭之也。若復則以為固有之矣，何也？期之故也。意聖人自剝而坤之時，便有期陽復之心。」

見易曰：「无心而遇，曰姤。古有會禮，觀春秋諸侯之遇，皆先期而請，以遇禮相見，蓋欲簡於禮而故為无心而遇耳。若姤之為遇，則陽无心而陰有心也。姤夬反對，是姤下之一陰，即夬上之一陰也。諸陽於夬時攻此一陰，不遺餘力，至此時而一陰始見。陽固忘之，陰豈能忘之乎？陰遇陽，而使陽忘其為決去之陰，而與之遇，此其機深不測，固非五陽之所能敵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溫公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蘇子瞻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故曰天坤相遇。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為遘，始亡臣也。自九五之亡，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所

為，何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人行。」○朱子云：「上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故當謹於此。」○李元量曰：「夫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伸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曰蕤賓，則陰為主，陽為賓，是姤主陰遇陽而言之也。」○焦弱侯曰：「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改元，而王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定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伏。林甫相而唐禍。丁謂進而宋危。極深研幾，故謹於微。」○象正曰：「是蕤賓之卦也，從律謂之陽律，從令謂之陰卦。君子肅於陰令，以察夏至，謹其起居，无有不恪，治其房闈，以棲神明，早服房夜息如御賓客，謹姤命也。」

見易曰：「姤一陰，即坤之初六，所謂陰始凝也。乾以生之，坤以成之，而成之自此一陰始，此一陰具有全坤之勢，故其始遇即謂之人地相遇。坤之彖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皆此一陰相遇之功也。」

火傳曰：「吾兄幼安據先天圓圖以推歲氣之運行，謂一年之冬至，天地日月皆遇於復，夏至則皆遇於姤。彖傳：『天地相遇，蓋取諸此。』」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張希獻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馮元成云：「上世言德而不言化，中古言化而不言命，以命誥四方，不能无虞也。勿用取女，命誥之謂也。」

見易曰：「復一陽生，而閉關不行，於陽唯恐人閉之不深也。姤一陰生，而誥命四方，於陰唯恐人知之不早也，所以防此一陰者至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丘行可曰：「姤之所以為姤，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然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訂詁曰：「繫字與包字同義，所謂牯牛羸豕，皆在不激不弛之間。」

見易曰：「本義謂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吾謂柔道善牽，遇剛則剛為所牽，而不能制。以金柅繫之，使自二而止，不復牽及諸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

張希獻曰：「初與四為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

為賓矣。四之所不利也。」○蔡虛齋曰：「包有魚，是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他人莫如之何矣。」○易意曰：「小人害國家，必先比一君子，階之進身。」丁謂於寇公，蔡京於溫公，秦檜於張魏公，並為所牽，而使及賓，遂受其禍。」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徐子與曰：「姤者，夬之反，姤三及夬四也。故皆有无膚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陰陽相求之情則然。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一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有其象。」○訂詁曰：「以陰之伏於其下，坐則不安，欲翩然而向初行，又不果。以巽體為進退不果，故有次且之象。」見易曰：「三處不中正，見一陰至而牽情，賴二以金柅繫之，使柔不得上進。故三之情牽而行未牽，所以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易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見易曰：「初陰之至，諸陽不知也。二見之最早，故不避四之疑忌，急起收之，四以為其正應也，始欲包之而已无魚矣。四心不平，天下之禍，所由起也。」四猶以初為民，而已為君也。二則早知初

為主而四為賓矣，故不令進以不利四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蘇子瞻曰：「杞，木之至庫者。包瓜，籠而有之也。杞指二，言瓜之為物，得所附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苟得喬木，雖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知初六之勢將必至於剝而止，授之以九二，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陰長而陽消，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志不切則慮不深，而幾或露。惟含章，故知其志之不舍命也。」

火傳曰：「瓜，初也。杞，二也。以之者，五也。五知瓜之為害，而去之不得，乃用杞以包之，使不全於大害。漢高心知呂雉之禍劉，而留平勃於後以安劉。夫呂之禍劉，高祖所不能去，天也，而用人事以回天心，此高祖之志不舍命也。」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於取象之中又適合其時。」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

楊誠齋曰：「晉其角，角在己。姤其角，角在彼。」

見易曰：「一陰之來，五剛皆為所遇，其氣足以感之也。獨上六初最遠，初欲與之遇，而勢不能及。故曰上窮吝也。然上賴此窮而不與遇，得无咎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程傳：「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散，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亂爭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李季辨曰：「宗廟者，人心所繫。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繫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訂詁曰：「先儒謂萃渙皆立廟，按萃與渙異，渙初立廟，萃則格廟，王者在上，上足以萃祖考之精神，自下足以萃天下之人心。此天下所為大人而利見者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占，而利有攸往也。」萃以五為大人，升以

為大人，重陽也。卜經坤首合離為晉、明夷。此合巽兌為萃升。而坤不復見，故以斷夫姤之後。」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蘇子瞻曰：「萃未有亨，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爭非其有也。五能萃二，四能萃初，三近四而無應四，萃之上近五而無應五，萃之從我者納，不從者聽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訂詁曰：「致孝者，盡志之謂也。致享者，盡物之謂也。王者身膺大命，故備物以事其先，天下人知天命有歸，故无敢自外於王，皆順天命也。」

見易曰：「比，惟九五一陽，衆陰比之。萃，則又有九四一陽，以分衆陰之心，故萃難於比也。大順以說四，與五同也；剛而應四，與五同也。五之所以能聚天下之心，而四不能分者，則以中耳。剛而中，故誠一不二；其精神可以假廟，其舉動无非順天，天下共信之為大人。如是而聚，是謂聚以正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孔疏：「澤上於地，則水潦聚，除者，治也。」

本義：「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趙汝楳曰：「澤上於地，水之聚。水聚必決，必有以防之水乃瀦。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戎器，戒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戎兵，用戒不虞。』古人之常訓也。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具兩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萊夷之兵，非戒不虞之謂乎！」○神易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實一理一氣，故曰：我祭受福，戰則必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

見易曰：「萃與比同，所異者多九四一陽耳。比初无應，曰有孚盈缶者，一於五也。萃有二陽焉，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不終乎四也。蓋以九五為有位之大人，衆所共萃，而以己獨萃於四為疑，故孚不終焉，乃亂乃聚，於此乎？於彼乎？雖究亦萃四，而其志亂矣。論天下之大分，宜共尊夫一王，論吾人之大義，當堅守夫正應。及此時而號以求萃，猶可破涕為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是也。一握者，聚之象，言與四總萃於五，四固不以初孚之不終為嫌，初亦勿以己孚之不終為恤。往无咎，所以深勸其往也。」

火傳曰：「王註謂：一握者，小之貌。程傳：一握，猶俗語一團，謂衆以為笑也。看來一握者，總而聚之義。四與五，君臣一德。凡四之萃，皆為五萃，初雖萃於四，卒為五所有，蓋總而萃之於五也，故有一握之象。始號終笑，自覺多此一皇惑耳，惟要其終而已，前此志之未定不足恤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

馮厚齋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張希獻曰：「卦以用大牲為吉，而二乃以用禴為利。蓋備物乃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傳曰：中未變也，與初有孚不終對看。」

見易曰：「古人每事輒祭，君臣應求之道，皆有鬼神與乎其間，此祀事所不容已也。禴，祭之簡薄者也。凡薄祭，皆可謂之禴祭。薄所重在孚耳。」傳曰：中未變也，二處二陰之間，不為二陰所引，而能引二陰以萃於五，惟二與五皆以中相應，故能固守而不變也。」

火傳曰：「禴，周之夏祭也。夏祭從薄，以樂為主。祀用樂者，所以求諸陽也。以聲引氣，以氣引神，感之甚微，應之甚速。故曰禴，樂也，又通也。二之引亦猶是，以聲氣感召而已，惟其誠也，故曰：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行」曰：「萃初，二兩陰皆萃四者，一應四，一比四也。聖人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往无咎者，欲其舍四而萃上也。」○訂詁曰：「初、二兩爻皆欲萃五，而非比、非應，初必因其止應之四，二必因其近比之四，以求萃於五，故皆決之曰往无咎。」

見易曰：「三居二陰之下，初與四應，號二以萃於四；二與五應，引三以萃於五。三自傷獨无正應，而欲依附初，二以事人，故有嗟如之象。聖人勉其往從於上，雖不足以集大事，然類同志合，亦足以不孤也。況上獨立无與，未嘗不望應於三，三至而上志之巽可知。」

火傳曰：「之萃於上，其吕却之萃於夷吾乎！雖心知其敗，難免嗟如。亞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斯其嗟如不已甚乎，而不容有二心也。吕却之死於河上，雖曰小吝，以義揆之，固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胡仲虎曰：「四曰大吉无咎，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鄒泗山曰：「當萃之時，弱之必趨強，暗之必依明也。九四近臣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所伏也。人臣任天下之重，安能避得人之嫌，要其志之歸於上耳。故以『大吉』堅四之志。」

見易曰：「四與五同當萃之任，四曰大吉无咎，勉之也。以其位為大臣，恐其以植私自疑耳。夫大臣之樹人，以為國家也，如李絳用同年，崔祐甫一日用數十人，亦論其心耳，豈宜引嫌謝士，遂廢賓客為馬廐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胡仲虎曰：「比以九五為主，故元永貞言於象。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歸於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能始終盡善也。」○訂詁曰：「五之所孚者二也，初為四之應，三為四之比，皆萃於四，而匪孚於五者，惟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孚於四者，皆萃於五也。」

見易曰：「萃五曰志未光。屯五曰施未光。屯之時，民心久歸於初，而不向五，五有施而未光，光為初所掩也。萃之時，人望半歸於四，五但以其有位而萃耳，其志未光，光為四所掩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註：「處萃之時，居於上極，」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齋咨，嗟歎之聲也。若能懼禍之深，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无咎也。」

見易曰：「上以兌說之才，素為人所樂從，亦非无志於萃者。當萃之時，人心爭附於剛陽，區區柔說，不足恃也。位在五而權在四，上才弱不能與爭，君臣相顧嗟泣而已。先主之初年，拊髀裏肉生而流涕，亦有此象。」

火傳曰：「上六一爻為兌成卦之主，惜其才弱不足以萃。五以剛中之德與上同體，而四佐之，人心皆屬五矣，始宋德昭遇太宗與趙普之時也，兌本說體，至此而齋咨涕洟，不形怨恨，亦可以免禍，故曰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義：「升，進而上也。南征，前進也。」

蔡虛齋曰：「南征有向上之義。程子曰：南者，人之所向。」

見易曰：「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由巽而離以至於坤，皆由東而南。凡木盛於夏，而成於夏秋之間，故以南征為吉。夫物之不見其益，有時而長者，莫著於木。故聖人取象巽木以為升。」火傳曰：「升者，柔進而上也。用見大人，謂當由大人以進也。勿恤，謂勿以由人而進為嫌也。南，向明之地，大人進賢，明白正大，无所為暗昧之私也，故曰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徐子與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剛則有躁進之意。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張希獻曰：「萃

剛中在上，其勢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蘇子瞻曰：「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遠強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坤巽相求，皆會於離，故曰南征吉。」

見易曰：「巽之成卦，以初為主，所謂柔者，初也。純柔不能自升，必賴同體之剛掖之以上。九二剛中，為六五所應。初與同升，固易進矣。大人，九二也，用見者，初也，勿恤者，勉初勿以柔而无應，自憂不能進也。因大人以南征自吉。南征者，上進也，周公繫爻於初六，謂之允升大吉。允者，為九二所允也。」

今按，以卦變論，本義謂升自解來，及解象又云：「解自升來。考啓蒙卦變圖，順數之，則解自升來；逆數之，則升自解來。是卦變本无定法也。今諸家專以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而名升，别无取義，則是卦德祇以卦變取耳。」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

胡仲虎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慎，事事謹審。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蔡虛齋曰：「念念謹慎，敬以直內也。事事謹審，義以方外也。故朱子云：『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為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進德亦然，一日不進便退也。』」○孫淇澳曰：「地中生木，升之不可見。君子順德，亦升之不可見者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程傳：「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異於二陽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胡仲虎曰：「晉二衆允，下為二柔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見易曰：「晉三與上應，能絕之以同歸於五，故為衆允。升初無應，允之與俱升。然則晉之三與上，升之初與四，皆未嘗同志也。」○說文允作𠄎，進也。言始進而升也。升以初為卦主，六爻惟初最吉，合抱之木，始於拱把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利用禴，尚誠敬也。剛強之臣，事柔弱之主，未有不為矯飾者。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

胡仲虎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二，十朋之龜，言之於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於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見易曰：「易於升、萃、困、既濟之卦，皆稱禴祭享祀，乃知古人於交友事上，處困濟難之時，皆修祀於鬼神。非祈鬼神以邀福也，惟誠一之志，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斯可以信諸人事而不惑耳。」

火傳曰：「禴，以樂祀，商祀尚樂。蓋以聲音號召兩間，祈神之來格也。夫樂非一音，必合衆音以成，而後動神之聽。」與初同為巽體，允初與之同升，猶祀之用禴也。二以人事君，其誠足以感格君心矣。」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本義：「陽實陰虛，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如此。」

黃葵齋曰：「虛邑，非空虛无人之謂，禮讓之國，推賢讓能，而无嫉妒傾陷之風，九三值之矣。」○象正曰：「三為升之師，升虛而望，羣動瞭然，以觀衆，則得其辨；以用衆，則得其利。伊尹之升陟，衛侯之望楚也。君子不恥下位，而恥其德之不足以辨位；不樂高位，而樂其位之足以濟衆。」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徐子與曰：「升卦一、四不言升，何也？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蔡虛齋曰：「王用亨於岐山，此指文王為諸侯時事，所謂諸侯祭封內山川也。或謂不應稱王。曰周公繫爻時，得稱王矣。書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未為天子時已稱曰王，皆是既王日所書也。」

見易曰：「升至於四，為近君之位，无可復升，過此則君位矣。指文王也。文王地已近君，而終身不失臣節，故不言升。當文之時，王業已成，猶用亨於岐山，遵諸侯之禮，祭其封內山川，臣道也。坤道

也，故傳贊之曰：順事也，即順德也。」

火傳曰：「亨岐山，當是由諸侯升為西伯之時，告祭山川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見易曰：「六五亦指文王。於四曰用亨岐山，蓋終身安於侯服，不肯更升者。此其為安貞之吉也。然文王之執心愈下，而周家之王業益興，雖身不稱王，天下業已尊之為王矣，豈非以貞吉而升階乎？貞吉，為得志；升階而不失其貞吉，為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王註：「進而不息，故雖冥猶升也。」

本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郭子和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

見易曰：「冥升者，不見其升也。凡木之生，晝不見長，皆以夜長，所謂冥升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非不息之貞乎？傳曰：消不富也，惟其志於升者无已，雖有盛德大業，祇覺其日消，不見其日富，不自以為富，所以冥升而不息也。升至六五，名位已極於上，惟言德業之日升耳。」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王註：「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

孔疏：「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處困求濟，在於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

本義：「二、五剛中，有大人之象。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

胡仲虎曰：「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所以為困。然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因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

見易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爻論，困非特剛困，柔亦困矣。夫柔之困，正以困剛而得困也。三陽皆不受困，以能亨也。習坎曰：維心亨。處險處困，以亨為貞，斯困不為所困，君子而有大人之量者也。二之困於酒食，四之來徐徐，五之徐有說，皆處困之法，而二之酒食有慶，則真心亨者也。」

「孔子在陳蔡語弟子曰：『折肱，成良醫。』湯困夏臺，文王困羑里，困之為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不言也。」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傳：「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

蘇子瞻曰：「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為之辭也。不見侵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无所致其怒，其害深矣。」○楊誠齋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掩於柔也。亨，不於其身於其心，不於其時於其道也。」○劉仲平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趙汝楳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人而不自得矣，於困也何有？」○象止曰：「君子畜德於中，不言於外，淺深莫測，清濁莫分，无所利於人，而天下信之。畜義於中，揚聲於外，獨行不疑，獨言不違，无所利於身，而天下疑之。故天下之得其理義者，鮮矣。」○蔡虛齋曰：「困而有言，則非處險而說，困亨而貞矣！尚口乃窮，无所謂亨且吉矣。縱口舌得免，亦非亨矣，況貞乎？士大夫處困有免亦亨者，有不免亦亨者，有免亦不亨者。」

見易曰：「當困極之時，或欲講四通之術，雖號為君子者，亦且隨俗委蛇，以期濟一時之困，究竟於

困无濟也。貞大人者，守大人之正道而不肯少變也，是非剛中者不能，是之謂君子而大人者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註：「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

見易曰：「澤中有火，火炎上，雖伏澤下，而猶能上見。故溫泉以有火性，常湧出澤中也。澤无水者，水潤下，澤不能滯則下滲，故雨潦集於漏澤，不終日而竭也。」致命遂志，只是將命置之度外，以成其一是而已。如拘姜里以衍易，厄陳蔡而弦歌，皆不以生死動其心，非必殺身成仁如比干之自靖而自獻於先王，乃為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人于幽谷，幽不明也。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如此。」

張希獻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見易曰：「初以困二自困，不知悔悟，而機弁益深，以自入於幽谷，如君子何哉！」

火傳曰：「株木，九二也。說卦傳：坎於木也，為堅多心。荀九家謂坎為棟、為叢棘、為蒺藜，皆以

中爻一剛取象。然則初之株木，三之蕨藜，皆指二也。初一陰即坎，初之窟，所謂幽谷也。又處卦底，故有譬象。初欲陷二，使為谷中之木，不令有所發舒，豈知木愈大而谷愈幽，自處於下，不能復睹天日，適以自困而已。」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本義：「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

焦弱侯曰：「二、五剛中，困於險阨，未可遽動，止可需酒食供祭祀而已。朱紱、赤紱，皆祭服。左傳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政不在己也。詩曰朱芾思皇，君芾也，指五言。赤紱三百，臣芾也，指二言。」○訂詁曰：「自九二望九五之拯困，而言曰朱紱方來，自九五念九二之受困，而言曰困於赤紱。」

見易曰：「當困之時，有言不信，酒食之外，利用亨祀，庶幾以不能訟之人者，求鑒之於神，亦心亨之一道也。」

火傳曰：「九二困於酒食，蓋真能濟困者也。當困之時，豈惟尚口乃窮，抑恐幾事不密，受困愈深。故昔人指口曰：此中但可入酒，不欲有言也。羊枯遇人進謫計者，輒飲以醇酒。曹參見卿大夫欲

有言，輒醉之，使莫能開說。雖非處困，大抵以麴藥為三緘也。若陳平居呂后之朝，寇準於澶淵之役，皆以縱飲濟事。九二之困於酒食，庶幾其人。」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本義：「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

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以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訂詁曰：「三以陰體而承乘皆陽，不特掩二，兼以掩四也。然進遏乎四，則如戴石；退據乎二，則如坐刺。困人者，亦自困甚矣。」

見易曰：「三以上為妻，故與上有葛藟之繫。然上之悔心一萌，則葛藟斷矣。是為人宮不見其妻。三進退受困，內又失助，何不祥如是！」

火傳曰：「三、上本相應之位，而今為敵應，不相與也。宮則是也，而非其妻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王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者，疑懼之辭也。應在于初，而隔于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於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

吝也。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物終與之，故曰有終也。」

張希獻曰：「坎為興，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

見易曰：「六爻惟初與四應。大初即所謂掩剛者也，四不幸而與之應，初困二，而轉為二所困，勢不得不求援於止應。四拒初，則以棄應貽譏；援初，則與掩剛同惡。來徐徐者，蓋有困心焉。初既為金車所困，四亦以是受困，小人之應，豈足惜哉！其始吝者，以其志在下也；有終者，知九二之足以濟困。寧舍應也，故四不當位，而終能成濟困之功，以其得所與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曰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所常用也。」

丘行可曰：「困卦：五君臣同德以拯困。家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卦與二爻，互明其義，故在二言朱紱，五言赤紱；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祀也。」

見易曰：「奇連、偶斷，故陰有毀象焉。以全卦論之，上一陰，劓象也。下二陰，刖象也。蓋下二陰，併力以困九二。五方欲拯二之困，而同體上六復下為六三之援，肘腋難防，故五亦受困，五為二而困也。故曰困於赤紱。然是三陰也，急之則謀合；徐之則變生。至於上有悔，而三之繫絕；四有

與，而初之援孤。今而後君臣相說，可知也。當困之時，利用祭祀，不求助於人，而祈祐於神，此亦用徐之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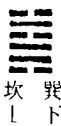
火傳曰：「九五與二同德，而二為陰所困。五，如被剋則也。鼻以通氣，二困則氣脈不通，有剋象焉。足以利行，二困則跬步皆阻，有別象焉。困二者，即五之内外左右之臣，所謂赤紱也。困二，即以困五。程元振、魚朝恩相比以困郭子儀。弘恭、石顯合力以困蕭望之。德宗與元帝坐視不能解，豈非困乎？而五與二終不困者，以五之中直與二之剛中相信已深，兼以四求與而初无援，上有悔而三失繫，故卒能出之于險，而徐有說也。二出困而五用祭祀，君臣相與之誠，神其鑒之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

馮時行曰：「葛之附木，最出本杪，此上六困於葛藟之象。」○鄭亨仲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蘇子瞻曰：「葛藟者，柔而牽己之三也。臲臲者，剛而難乘之五也，上六困於此者，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則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火傳曰：「葛藟，指三。上與三无應，而以相應之位為三所繫，不能與絕，故為困於葛藟。三方困

，而五欲拯之，一位近五，而一曰繫之，處近君之位，與君異趣，為君所疑，危道也。於艱危，以其所處之位言也，乃欲靜聽之以求自免於危疑，曰動則悔矣，不知其不動而悔方大也。為上計者，須速絕其繫，以出而其圖濟困之功，則吉矣。曰吉行，贊其行也。『未當，謂位與三敵應。』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上註：「井以不變為德者也。」「井道以上出為功也。」

孔疏：「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汔，未嘗言益。故曰无喪得也。」

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

李子思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公劉創京于邠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張希獻曰：「井，德之地也。而以不變為德，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得。往來皆井其井，則无饑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胡仲虎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黃元公曰：「地氣有興有廢，而泉脈不移，元陽在內也。今人人井者，皆稱水氣溫

煖，其理可見。」

彖曰：巽乎水而上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程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

本義：「剛中以二、五而言。」

朱子曰：「木根下著土膏，引水澤液以上行乎枝葉，所謂巽乎水而上水。天一升降之本旨也，故曰得水之精，盡水之情者，莫如木。」

火傳曰：「井以上出為功，所以出之者，瓶也。賢人以見用於世為功，為之瓶者，薦賢之士大夫也。魏无知薦陳平於漢高。有毀平多受諸將金者，高祖召无知讓之。使非高祖，則為平之瓶者羸矣。是故羸瓶不足為凶；羸瓶，而使未繙之井，終不見食，乃大凶耳。後世嚴舉士之坐，是不欲士大夫之為瓶也。或有一由其薦而終身以之廢網，是又因瓶以累井，故為井泥不食者多矣。」○問易曰：「井水為天一之氣，吾見閩粵間，引水者占其泉脈所在，截竹插之。既有泉通矣，乃點火擲竹中，以接其氣，其水潏然逆流而上，可十餘丈，滾滾不絕。火為水妃，氣之相召，其妙若此。邵子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於此益信。」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木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又曰：「木上有水，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之而上，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蓋井水亦本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蔡虛齋曰：「木之枝葉華實，每朝有垂露如珠者，是水氣乘陽氣而上也。自三更子後，則陽升，而木之水氣與俱升，以其根着地中，一脈之水為他接引上去耳。使木根不着上膏，不接泉脈，能有津潤上行乎？」

見易曰：「凡水得木則逆而上行，井在下繙汔而上之，故為木上有水之象。」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程傳：「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全矣。」

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

淮南子：「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方皆服之。管子鑿燧改火，抒井易水。古人蓋以未浚未易水之井，皆稱舊井。○象正曰：「瓶者，井之禽也。不甃不渫，則州里棄之矣。雖有羸瓶，不復集之。」

見易曰：「井泥，井之咎也。因時舍而泥，非井之咎也。然而時可任其舍，井可至於泥乎？則井仍

不得辭其咎耳。」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井以上出為功，二无應而下比於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蘇子瞻曰：「二居非其正，无應於上，則趣下而已。下趣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為谷，故曰井谷。所趣者，初六，初，鮒也。而猶得至於甕，此必敝漏者矣。非是甕不汲是井也。」

見易曰：「陰陽之氣，未有不相求者，二、五同為剛中之德，皆泉也。而五之泉上出為功，則有上六引之而上也。二之泉下漏旁注者，則下有初六引之而下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豈不貴有與哉！」

火傳曰：「按井水不能生魚，射鮒者因其水之旁注。鮒泝之而上，无與，言不能他及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義：「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

楊誠齋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行人惻之，非為井惻也，為不見食之人惻也。」有井无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蔡虛齋曰：「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之辭，非實辭也。」
「求王明，謂安所得王明乎？亦只是旁人惻之之辭。」

見易曰：「三與上應，井之渫，上非不知也，知而不能汲以見食于人也。能使見食者，其惟五乎！三、五同德，五之所以養人者至廣，更得三以資之，亦可濟寒泉於不窮也。故曰王明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

丘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内外交相養之道也。」○象正曰：「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者害人矣。」

見易曰：「井不可改而可修，不修則有井猶无井也。修則井泥而可渫也，四不能為井，而志在甃井，猶己德不足以及物，而周全聖賢以遂其及物之功，修井之德，固與井同功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井泉以寒為美。」

丘行可曰：「井六爻惟五曰泉，五為井之主位，中而正，得坎中之泉冽而且寒，故為人所食也。」正與九三同，所以食者，中也。」

見易曰：「五，井冽食，而三，井渫不食。雖時位使然，亦其泉有不同。凡井以陽為泉，本乎天一之陽，卦之三剛，皆泉也。按，詩小雅有所謂汎泉者，側出之泉也。有所謂檻泉者，上出之泉也。一、三之剛，其體本巽，巽性善下，故二之井谷射鮒，惟其旁注也。三之井渫渫泓而已不能上涌，可用汲者，明其深在下也。此汎泉之類也。至九五乃為坎泉，本天一之真氣，自下而上，其斯為檻泉乎？故六爻至五，始稱曰泉，而別以寒泉，明其為坎也。坎，北方之卦，寒也。傳曰：中正也。明五為坎中之一陽，中且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縛者也。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掩，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象傳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

見易曰：「有孚，明其為坎井也。有孚之泉，源源而繼，故曰勿幕。」

火傳曰：「井以養為道者也，養而不知節則不繼。李密開洛口倉，恣人取給，自侈為足食，乃食盡而衆散矣，此勿幕之害也，然為无源之水也。若如九五之淵泉，時出以為井，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又

何幕焉？」



離下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王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

李子思曰：「巳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朱子發曰：「十日至庚而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決矣。已者，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孚，難辭也。」○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為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也。四時相代，若父之傳子。獨夏之轉秋，所代即所仇，則號令大變矣。」○幼安曰：「戊為艮土，坤為巳土。文王

圓圖位艮於東北，居震坎之間，所以制水而生木也；位坤於西南，居離兌之間，所以伏火而生金也。夏火之後，即繼以秋金，而不畏剋者，以巳土在其中也。」

今按：先儒以革爲秋代夏，有相仇而革之義。然以兌爲金者，五行家之言也。於易以兌爲澤，先天卦位曰：山澤通氣。孔子廣卦之象，兌无金象。其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夫燥者，得澤而說，未有得金而說者也。澤、火革，自有相滅之事。彖傳曰：水火相息。朱子所謂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而謂之以秋代夏，謬矣。且以卦氣按之，革當心火司令，律中太簇，孟春之月，非交秋時也。今但因兌離相直，以兌作金，不顧易之取象於澤，而謂之秋、夏之交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註：「凡不合，然後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爲革也。」

孔疏：「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夫革也。」

本義：「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王介甫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惟勝者能革其不勝者耳。」○胡仲虎曰：「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惟有革之悔。」○郭子和曰：「明見於未革之先，說見于已革之後。」○張希獻曰：「夫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有當革，聖人不敢後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蘇君禹曰：「時當持久，則鞏不嫌固。時當變通，則改不憚煩。三就，不厭詳也。已日，不求速也。盤庚之遷，頑民之告，示以祖父，要以神明，懼以要囚，引以迪簡，汲汲乎以言柔之，至於保釐既成，有改置之實，天下不知其變。若商君、荆公之革，令行於棄灰，利竭於手實，輕變速禍矣。」○訂詁曰：「坎水、離火，男女之道也。其質根陰根陽，其用相勝相逮，相息所以相生也。澤與火則不然，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

見易曰：「天下相息者，可以相避也；不相得者，可以解也。惟澤能息火，火亦能息澤，有必不相避之勢；此女不得於彼，彼女亦不得於此，有必不可解之情，則不至於革不已。此論致革之由。」已日乃孚」六句，乃言用革之道。「天地革」四句，則言革之不可以已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吳幼清曰：「澤中有火，如海尾間，名為焦釜之谷，水入其中，消乾无餘。水能息火，反為澤火所息。」○王汝極云：「因革之象，得治歷法。歷須年年改革，不改則天度漸差，此歲差法也。」唐虞時

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十五度，再歷數千年以後，去堯萬年，則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非如帝堯考中星以定歲時，歲功何由而成乎？杜元凱云：「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方藥地曰：「天以日月星之變成時。歷者，歷也，天日月星互相差以成歷。故歷以正差。歲差，其最微者也。不得不差，不得不歷，歷亦不得不差，差則不得不治，治必明時，故神堯首欽歷象，敬授民時。」

火傳曰：「邵伯溫言人海采寶者，乘潮之湧上，洄於海底，雲其下如火鑠，出稍遲，則皮膚為焦。以為氣實然也。海賦曰：「陰火潛然，澤中有火，亦實象也。漁樵問答曰：「火能焚，水孚。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无寒火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

見易曰：「黃牛指離中畫之一陰，為坤之真體，六三是也。二為離之主爻，亦革之主也。故彖辭曰：日乃孚，於二爻言之，二以中順應五，因時而革，所謂黃牛之革也。初在二下，宜固守其常，用二之革為革，不可先時以自用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未可遽變也。」

胡仲虎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徐子與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於嘉，遯之嘉遯是也。」

見易曰：「二為離主，革之謀二實主之，惟明乃斷。彖辭：已日乃孚，緩計也。爻辭：已日乃革之，決辭也。」

火傳曰：「京房謂離中一陰，已也。六二當之。故彖辭已日乃孚，繫於此爻，然於卦義无取。」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孚，四既孚而後革，深淺之序也。」見易曰：「革之事，非陰謀也，與天下共言之，與天下共信其當革而後革也。言必三而始就，詳慎之至也。彖傳謂革而當三就而當，可知也。夫問至於三，謂之瀆。思至於三，謂之疑。革之事至大，故不服過於詳慎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本義：「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

見易曰：「下離上兌，九四當上、下之交，水火相息之際，正革之時也。故大其辭曰改命。而以彖之悔亡歸之。乾之九四曰乾道乃革，亦以四之時位言也。」

火傳曰：「改命者，九五之事，而繫於四爻，何也？從來撥亂之主，初无利天下之心，其急於改命者，皆一時元勳之所為也。漢世祖既立大功，諸將議上尊號，世祖大驚，固請不已，乃曰：吾徐思之。其謙讓如此。由是觀之，湯武放伐而即順天應人以改命者，非湯武之志，而伊尹、太公之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

胡仲虎曰：「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其孚也，久矣。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胡庭芳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於此爻發占義。」○訂詁曰：「未占有孚，言不必問之鬼神，早知為人所信向矣。於三、四皆言有孚，是也。」見易曰：「革，去故也。改則舍其故而新是圖，變則煥然一新矣。革與改，臣子之謀變者，大人之事。三、四之有孚，占諸人也。五之未占有孚，信諸己也。」

火傳曰：「虎變於文明之中，兼有威望之義。天下雖當必變之時，而亦有不得不變之勢。」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王註：「居革之終，改命創制，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亦變而以順上也。」

本義：「變革之事，非得己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

見易曰：「大人虎變，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制作禮樂之事也。君子豹變，則更制已定，行之自君子始，而天下為之耳目一新也。小人狃於故習，豈无心以為不便者，然其外皆遵一王之時制，雖革其面，未革其心也。聖人固不必深求之，以沫土之頑民，屢迪不靖，周公多士、洛誥，諄諄訓誡，聽其久而自化耳。豈能於革之時，即必其人人心服哉！」

火傳曰：「九三爻曰革，言三就有孚，其所與言而孚者，豹變之君子也。小人不可與慮始，大人舉事，豈能盡人而孚之乎！但使上有維新之政，而下无逆命之民，斯法立而治行矣。故聖人第信其面，而不責其心。」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孔疏：「雜卦傳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烹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法象惟新，有鼎之象，以木巽火，有鼎之義，故名為鼎。」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吉」，衍文也。」

項平菴曰：「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潤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蔡虛齋曰：「本義謂有鼎之象，此卦體之象也。如剝有順而止之之象，則卦德亦為象也。」○按，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而自元亨外無餘辭者，唯大有與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傳：「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

本義：「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饗飧牢禮，皆極其盛。故曰大亨。」

耿希道曰：「巽乎水而土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按，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註云：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性，而賤太牢也。

見易曰：「商人事神以音，周人事神以味，二雅所載祭祀燕饗，皆稱飲食之盛，是故歷代作鼎，未嘗為烹飪之用。以烹飪者，周之制也。鼎者，重器。國家之事，莫重於享帝、養賢，故烹飪之器，有取於鼎。」

火傳曰：「本義謂卦自巽來，六四一陰進而居五，故曰：上惟居五乃得中而應九二，此卦變之分明可據者。」

今按，離為目，而兼言耳。噬嗑離之上爻，亦曰滅耳。先儒謂坎離飛伏，互相取也。坎得乾之金，離得坤之黃，而離亦稱金。噬嗑五爻之得黃金，鼎五之金鉉，是也。坎亦稱黃，解二之得黃矢，是也。耳以伏坎取象，容有其理。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項平菴曰：「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藏於木，木盡則火止矣。」○蔡虛齋曰：「朱子小註，以正位只是臨朝端重，史稱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臣謂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當兼表裏言。語其極，則中庸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也。」○胡經曰：「伏羲氏興神鼎一，以象一統。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禹鑄九鼎，象九牧。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奠於洛邑，故人君撫大寶位，以此象之。」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

沈存中云：「古鼎中三足皆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嘗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顛趾出否，謂濁否在上，須先瀉而虛之，至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訂詁曰：「初當卦始，鼎未有實，倒而滌之，足顛居上，口反居下，故曰顛趾，此合全象而觀。」「得妾以其子者，正以倒象言之。妾本不宜貴，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也。鼎趾不宜向上，顛而出否，

所以瀉患而納新也，故傳以未悖釋之。」

見易曰：「去否則不必貴顛，誕子則豈可卑妾，舍其舊以薦其新，上帝歆焉，聖賢享焉，猶有以夙昔為嫌者乎？故曰以從貴也。貴對否言，所貴者，新潔也。本義以從貴為應四，四且覆餗，安足貴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上註：「以陽之質，處鼎之中，有實者也。」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

訂詁曰：「疾，即否也。即，就也。初否已顛，可以實物於鼎矣，何初之疾能即我哉？」及其未有實，顛之以出其不善，則善者可全，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污之矣。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慎之於初也。」

見易曰：「鼎有實，有其實尚未納於鼎也，之則往就鼎矣。鼎中之否，所謂疾也。不出，則否與實雜，人併實吐棄之矣。俟顛趾出之，其疾始不能即我，曰慎所之者，必俟其否出，而後納實也。」

火傳曰：「仇，匹也。匹之為仇，猶潔之言污，治之言亂也。我仇，指五；疾，指四，方任事於上，

自遠於下，後雖有折足覆餗之凶，不能相及，故曰不我能即。傳曰：慎所之也。言其進退審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孔疏：「鼎之為義，下實上虛，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九三處下體之上，當下鼎之耳，宜居空之地，而以陽居陽，是以實處實者也。實而不虛，則變革，鼎耳之常義也。」

本義：「過剛失中，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

郭子和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李季辨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離，有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鼎巽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見易曰：「三當下鼎之耳位，耳體貴虛，惟柔乃虛，三以剛居剛，失鼎耳之義，故曰耳革。耳革何由以行？雉膏何由見食？三自負其雉膏足食，以為我雖不行，而可坐致人之求我也。至不食而始悔之。幸上有六五，三雖无應於上，必見用於五，故有方雨虧悔之象。曰虧悔，言未能全亡其悔，以非正應也。其始也守道不進，其終也志必大行，故曰終吉。」

火傳曰：「三居耳位，上為玉鉉，宜可大行也。而敵應不相與，故有耳革行塞之象。鉉所以貫耳而

舉鼎者，非金不能勝任，鉉而以玉，其人大抵遠權避勢不敢引一私交，毋怪三之行塞矣。然能使陰陽和而太平致者，必玉鉉也，惟時賢才輩出，凡為雉膏者，无不見食，豈獨三之悔虧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剝』，謂重刑也。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

胡仲虎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覆矣。」○張希獻曰：「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趙汝楳曰：「授任者貴器使，受職者貴自量，非器而授，棄其官；不量自受，不有其躬也。」○蔡虛齋曰：「鼎折足，足无力也。九四以初六為足，故云。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秋，安得不敗？」

見易曰：「以武侯之明，信用馬謖，而違其節制，有街亭之敗。武侯誅謖而自貶三等，則鼎足之不易信任如此。」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本義：「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

「王景孟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九之象也。』」

見易曰：「五為離主，而當鼎耳之位，離稟坤之中德，故為黃耳。彖傳曰：得中而應乎剛。二、五正應，則金鉉指二無疑。陽實陰虛，二以剛德為實，五柔中亦曰實者，以二之實為實也。凡易之道，非柔不能以任剛，非剛不能以濟柔。黃耳、金鉉，斯所以成其為鼎。耳、鉉二物，本不相離，故併繫五爻，以能任金鉉者，五也，而猶恐其任之不堅，故勉以利貞。」

火傳曰：「程傳以九二當金鉉，諸儒謂二在下位，其勢不足以貫耳而舉鼎者，謬矣。凡人臣有陽剛之才，身任國事，為人主所倚賴者，即金鉉也。豈必居高位而近君者，乃稱鉉乎？若玉鉉則可以貫耳，而不可以舉鼎，此三公坐論之職，不必有宰相之權，上九是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

馮時行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實以食人者，全在於鉉也。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李季辨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象正曰：「金鉉，鼎之所為質也。玉鉉，鼎之所為文也。天道之革，一文一質，質濟以文，金玉遞為令也。」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胡仲虎曰：「虩虩，一陽方動，而上為二陰所蔽之象，啞啞，陰破而上達之象。」○項平菴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聲所及之遠也。」○黃元公曰：「震一陽動二陰之下，艮一陽止二陰之上。動以初為貴，故震之吉在初，而四則否。止以終為貴，故艮之吉在上，而三則否。」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孔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居守宗廟社稷，攝主祭之禮事也。」

本義：「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張希獻曰：「出，即說卦傳帝出乎震之謂也。曰主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序卦傳「主器莫若長子」之謂也。若帝舜之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於帝矣。」○蔡虛齋曰：「虺者，蠅虎也。故字從虎。程傳曰蠅虎謂之虺，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顏質卿曰：「君子處世，未有常安平而无禍患者。禍患之來，即聖人不能不為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但須有以應之，須平時有工夫立得住，進得步，退得步。平時工夫誠敬常存而已，立得住，不喪亡豈是也。進得步，震行有事是也。退得步，喪貝躋陵是也。」

見易曰：「說卦：震，動也。於卦不主動，專取象於雷，以恐懼為義。蓋震為主器之長子，不恐懼，則玩心生，而无以為宗廟社稷主矣。出即出震之出，長子深居東宮，一但出與臣民相見。古帝王嘗令太子與大臣決政事，省民間疾苦者，是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孔疏：「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為威震也。」

丘行可曰：「雷，天威也。方其因仍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後，必繼以修省，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洊震象。」

見易曰：「當洊雷之至，雖有惡人，未有不與君子同恐懼者；而修省，則君子獨也。震无咎者，存乎悔，雷所以啟天地萬物之悔者也。復之初九无祗悔，此所謂淵默而雷聲，蓋恐懼修省之極功也。夫

人无所驚，則昏昏，則心死；有所驚，則惺惺，則善生。恐懼者，善根所由生也，如草木之萌芽，為雷霆所鼓而生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胡仲虎曰：「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乾坤之後為屯，即以震之初爻為主，故彖曰利貞、利建侯。周公爻辭曰：利居貞，利建侯，只加一居字。此卦彖辭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爻辭亦只加一後字。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也。」○蘇子瞻曰：「震之為道，可試而不可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不常用，故四陰莫敢犯其鋒，皆避而獲免；以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以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者，言其不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程傳：「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所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鄒泗山曰：「說文謂億，安也。怡然安受，力且超逸絕塵，獨棲千仞之上，其喪也若无，其得也若故，可謂不為震震者矣。」

見易曰：「初之震，卒然而來，出於不及覺也。故二曰來厲而喪貝。四之震，終日不息，聞之者習矣，故五曰往來厲而无喪。」

火傳曰：「昭烈聞雷失箸，史以為詐。夫迅雷變色，聖人有然。夫昭烈固以魏武『天下英雄』一語為霹靂也。失箸以往，徘徊南服，不敢北向爭雄，及在荊州，聞曹公之來，狼狽以去，可謂能喪貝而躋九陵者矣；而卒有荆益，亦勿逐白得之效也。前此沛公避項羽而徙漢中，蕭王避更始而徇河北，則昭烈固有所祖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

李子思云：「陽爻震物，陰爻被震，陰被震而不敢輕犯陽之鋒，必須避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於九陵，三則欲其行而无眚。」○象正曰：「震之厲行，非以為眚也。有道則刑戮不及君子。清明則震厲不及善人。震之蘇蘇，萬物所由生也。使天地以雷霆為眚於天下，則萬物之殄絕久矣。故刑戮者，天地之正令也。以正令，則民皆敬；以眚令，則民皆疑。以天地之尊，鬼神為政，雷霆不時，則天地自為不祥之令，而況於王者乎？」

見易曰：「震行與蘇蘇二字相對，蘇蘇者，震而意氣為之沮喪，不能復有為也。震行者，震而精神益

加奮勵，以求有事也。夫天之震我者，成我也，非害我也。震而震行，以副天意，何害之有？」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蘇子瞻曰：「四震於已震之後，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上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為吉。」

見易曰：「所取乎迅雷不及掩耳，以其發諸不及覺，故人知懼也。又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其所至，若終日震而不止，又滯於一處，是泥也，人皆習而玩之矣。四互坎體，一陽陷於二陰之中，雷以陽震，以陰伏，陽陷於陰中，故有此象。」凡陽氣上達，則震。震則陽出而有光。泥則為陰所陷，陽之光不能上達，故曰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

訂詁曰：「六五无喪，象所謂不喪匕鬯者，是也。有事者，有事於恐懼修省之功。」五與二相似而有異，遂泥之，威不若初震之迅急。二居柔，則志氣餒；五居剛，則持守堅，故大无喪與大喪貝異。」〇

顏質卿曰：「震往來，則無時而不危也。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無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事而興邦，易之為道如此。」

見易曰：「二之喪貝躋陵，其公旦恐懼流言，出居東郊之日耶？五之無喪有事，其西伯美里演易之時耶？」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

訂詁曰：「四震遂泥，其威不能上達，僅及於五；上六，更遠處其外。索索者，象其聲之索然將盡。蓋雷聲至此而竭也。」戒，如月令不戒其容止之戒。畏禍及鄰，先事而戒。古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鄰之戒。」○問易曰：「婚媾有言者，言五之震往來而無喪，上纔震鄰，而遽索索也。」火傳曰：「索索，氣索然也。雷聲入耳不入目。矍矍，目動貌。懼之深，不但聽之驚，視亦驚也。」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降，極上而止也。」身，動物也。惟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陸象山曰：「不獲其身，无我。不見其人，无物。」○朱子曰：「明道謂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便是此象辭義。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鄭亨仲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貧不言臍，皆背面而立之象。」○蔡虛齋曰：「象辭非以行其庭，對艮其背也，惟能艮其背，則不獲其身；惟能艮其背，而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不見其人矣。本義分動靜云者，蓋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自能不顧人之可否也。象傳以艮其背一句另提單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其義分明。」所當止者，理也。唯有理而已，何有於我？何有於人？明道所謂內外兩忘也。蓋內外兩忘，則心將何休，依理而已矣。此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之說。不然，則與外氏之「齊物我」无以異矣。」天有四時而用三，不用冬也。地有四方而用三，不用北也。人有四面左右前後，而用三，不用背也。天自冬至而生，人自背腎而生，不用者，存天地人之本體也。蓋體立而

後用有以行也。凡器物皆須有箇把柄，把柄皆止所以用之者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本義：「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内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朱子云：「凡人胸次煩擾，愈見昏昧，中有定止，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丘行可曰：「有止之時，有止之所止之時，如夫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敬、孝、慈，各得其分，是也。彖傳自『艮止也』而下，言止之時；自『艮其止』而下言止之所。」○蔡虛齋曰：「時與所，只一般。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亦即當止之所也。」○訂詁曰：「人精神盡乎面，不在乎背，聖人於未能止者，教以艮其背，此求止法也。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然其初未能也，故必自艮背而入。」

見易曰：「聖人學問未有不由止入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是艮止之極功。然惟止其所，而後能時止時行也。上下敵應，未嘗絕物也，不相與者，无心於物也。不惟我不與物，且令物不與我。物

不與我，是謂不獲其身；我不與物，是謂不見其人。」八純卦皆敵應，而獨於艮言之。艮，所以為止也。蓋敵而不應，則為絕物；應而不敵，則為狗物。惟敵應而不相與，是終日交接，而无心於其間，猶未嘗交接也。是之謂背，是之謂所。」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傳：「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

胡仲虎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訂詁曰：「止无定位，位一止也。不出位者，有是位方有是思，過位則思移，離位則思滅，即素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之說也。」

見易曰：「兼山，重山也。前一山、後一山，兩高特起，非嶺斷岡聯者也。故雖咫尺相望，而氣脈不通。艮止之象，思不出位，象山之各自為山，无所扳緣，此即止其所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胡仲虎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其即上九之敦艮乎？」○象正曰：「艮趾不行矣，不行而能不見其人乎？曰世之見人者，非趾也。世固有不行其庭，常見其人者矣，利永貞，守正而已。易之言趾也，凡五：噬嗑、賁、咸、壯、夬是也。夫以趾命趾，不如以趾命身之為正也。」

見易曰：「諸爻取象，皆從背後之可見者，若趾，則見諸前者也。人之動由於趾，艮其背，艮趾之功也。趾一動則失其所為背矣，是故念之初動即能止之，則扳緣路絕，以至於敦艮不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胡仲虎曰：「咸下體艮也，艮以三為主，咸於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三為下卦之主，不能自守而下隨於二，故往吝。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三而止者也。三列夤不得止之宜，而二陰柔不能救其所隨，故其心不快。」二與三，爻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厲薰心。」

見易曰：「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亦能正而不動者，但以隨三之夤列而止，非時止則止者也。其心不快，謂其不能自由也。」不拯其隨者，隨不可拯，非二之不拯也。」

火傳曰：「快心之言多尤，快心之行多悔。其心不快，自是艮止之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臂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虞翻謂：「限，束帶之處。三當兩象之中，故謂之限。夤，脊也。」○正韻云：「脊，脊骨也。人氣力皆從此出，故曰脊力。」

見易曰：「限，非身體之名，即夤是也。夤當腰膂之間，為上下之限，所以屈伸者。艮其限，正謂夤列也。上下之間似有闡制之者，氣不貫則不能屈伸。本一物也，列而為二，故曰列夤。夫人身水在下，火在上，今上下判隔不貫，則火不能下降，惟炎上而已。薰心之厲，因身病而推及其心病也。三以過剛不中，居上下之際，而一於止者，故其象如此。」

火傳曰：「三非心位，而取心象，互坎體也。坎為心病，三位在腰，腰腎之間，有坎水焉。心猶火也，水不上行則火不下降，於是乎有心病。三之艮限列夤，強制不動。其火愈遏愈然，本以制心而實以危心。告子之學也。書曰：「人心惟危。」強制之心，皆人心，非道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

胡仲虎曰：「咸九四：憧憧往來，以心之動言，此不言心而言身，兼動靜言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王伯厚云：「偃身為躬，見躬而不見面，止躬即所謂艮背也。」○蔡虛齋曰：「六四，一乎止者也，不能兼乎動也。若艮其背，則兼時行而行。」○郭子和曰：「止諸躬，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胡仲虎曰：「輔，頰之兩傍骨，背後可得而見者。咸言其面，故併見頰舌。艮其背，故止言輔。初艮止，止其行也。五艮輔，止其言也。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故悔亡。」艮其腓，咸亦言腓，腓雖在後，而前亦可見也。咸其輔，艮亦言輔。輔雖在前，而後亦可見也。故咸得兼言腓，而不得言限。貧。艮得言輔，而不得兼頰舌。」○趙汝樸曰：「言有序者，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言有序，則千里之外應之。」○蔡虛齋曰：「艮其輔，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

見易曰：「言有序者，不必聽其言也，從背見其兩輔之動止，便知其言之有序。」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

訂詁曰：「上九成艮之主，處艮之終，安於止者。凡上爻除井鼎外，鮮吉。惟艮在上體者，八，皆吉。艮主上，猶震主初，可統全卦。故獨以艮歸之。四亦震主而泥，三亦艮主而厲，皆以中爻害之也。」見易曰：「上非艮之正位也，而艮之終也。夫止難於終，其始之止，皆暫止者也；至於終止，則真能止矣。暫止者，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動，而不可以大動。真止者，則生死所不能移，常變所不能易，敦之至也。王文成破宸濠，見者知其必捷。曰：吾觸之而不動矣。是有近於敦艮者也。」文成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休心息見不為動。動不為靜，靜其上九乎！」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為利貞。」

郭子和曰：「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為歸，故女歸以漸為吉。」○胡仲虎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

今按，漸自否變，以三柔上居四而為巽。歸妹從泰變，以四柔下居三而為兌。上者，進也。下者，歸也。不漸，則為否，所以漸吉。不歸則為泰，所以歸妹凶。漸之吉，士女有同微焉。歸妹之凶，則專為少女戒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關子明曰：「萬物无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无為而治，百

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使然乎！」

程傳：「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王伯厚曰：「惟正己可以格君，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石弘之惡，故漸曰進以正。」○訂詁曰：「漸之成卦，在三、四兩爻。三為艮主，四為巽主，雖皆當位，然以相比而歸，非正應也。惟二、五相應為正，故曰利貞。」得位指三與四，三、四雖非偶，然艮以少男止於內，有浩浩乎水之歌。巽以喪女待於外，有其實七兮之歎，若拘常守故，則廢人之大倫。因其比而相合，此女歸之權，故曰往有功也。」

見易曰：「漸不重於進，而重於漸以進，故曰漸之進也，如女之待男，六禮備而始行也。陰陽小大各有其位，失其位，則無以為，非其位，則不能勝任。惟得位而後有功。夫進不苟往，位不苟承，進以正，未有不能正邦者也。然非上有禮賢下士之主，亦烏能得此難進易退之士而用之乎？故非剛中者，不能下止而上巽；非上巽下止，亦不能動不窮也。」

火傳曰：「一曰進得位，再曰進以正，以明進之道不一，而皆有取於漸進也。止而巽，所以為漸，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而漸亦曰進。固知漸非訓進，謂以漸而進耳。」其位專以五言，有五之剛中，而後諸得位者始可以有功，諸以正者，始可以正邦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賢』字疑衍，或『善』下有脫字。」

象正曰：「漸，序也。序賁，序齒，序賢，皆序也。聖人所以教弟也。三序之中，序賢為上，以為序賢易爭，故又教弟以致其順。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庶乎可以善俗矣。」

見易曰：「地形平易，其木之長也易見，故謂之升。山勢隆崇，其木之長也不覺，故取乎漸。居德善俗，皆不見其益，有時而長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得安也。无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用剛急進，上又有援，則失漸之義矣。』」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

張希獻曰：「漸六爻皆以鴻取象。鴻，水鳥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胡仲虎曰：「二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涯之象。艮少男，有小子象。」○時論曰：「子產論政，子國叱之。范蠡之掩人於朝，士會杖之折筭。有言以厲小子，即以厲成人也。」

見易曰：「小子之厲，所以戒其躁進也。後世如秦之甘羅，漢之終童，唐之劉晏，以有言早達者，自易視之，皆厲事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衍衍，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見易曰：「二為五所信任，而漫无事事，祇見其飲食衍衍，其志將有所待也，亦漸之義也。」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日與諸客兄弟閉戶飲酒，久之无所建白。當時未必不蒙素餐之譏，迨出而裂麻抗諫，爭人所不敢爭，然後知其非素飽者也。」

火傳曰：「二，新進者也，譬如新婦入門，即欲操切家政，非其時也。人仕未久，得主未深，而遽為憂盛危明激切之論，如賈誼、劉蕡，皆未能衍衍於飲食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傳：「三、四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

訂詁曰：「三、四雖非正應，然以各得其位而无應，與近而相比，遂成夫婦，故聖人亦許其歸。」

見易曰：「三與四皆得艮巽之正位，以為卦主者也。長女、少男，雖非正應，因時獲偶。周禮媒氏以

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无夫家者。雖六禮不備，亦聽其歸，則女歸於六禮之外，又有此一例，非私合也。」

火傳曰：「夫婦以相保為義，若夫丈夫身羈邊戍，已過及瓜之期，其婦人心折刀環，復失懷抱之物，此亦情事之大不堪者。當此閨中獨處而有强暴侵凌，金夫見誘，皆寇也。非守正以禦之，能自保乎？利者，三利之也。蓋必禦寇以俟夫歸，與之終身相保，斯為順也。逆始順終，聖人亦予之。」三艮體，互坎，陷而止之，有夫征不復之象。坎中滿，象孕。再互至五為離，中虛，有婦孕不育象。又坎為盜，有寇象。艮，止也。有禦寇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孔疏：「四雖乘三，體巽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棲，由順以巽也。」

程傳：「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

李宏甫曰：「四，獨女无依，豈能自安？如木，豈鴻所棲哉？順以巽於三者，正以无應无依，不得已耳。得稱則可以少安矣。此三、四所以相比而成夫婦，女歸之權也。」

見易曰：「或得其桷，亦暫得所安而已。夫木豈鴻久棲之所哉？正如王仲宣之依劉表，管幼安之依公孫度，以免難而已。傳曰順以巽，此免難之要術也。」誠四之辭，具繫於三爻中，此子長史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

訂詁曰：「卦以巽為女，艮為男。爻以五為夫，二為婦。取爻畫陰陽而言，不拘卦也。欲發明象辭利貞之義，故借以見例。」○象正曰：「陵不若澤之樂也。然而魚網兔罟亦可以謝矣。君子无所勝於人，而人樂於勝君子，故有遠人之心者，无近人之禍，有勝敵之心者，終有受敵之恥矣。」

見易曰：「二、五中正相應而為夫婦，以德相匹也。婦至三歲不孕，將有胤嗣之慮矣。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无子，再娶於陳曰戴嬀，是也。而五，一於二而已，以為終莫勝於二也。傳曰：得所願也，言更无有勝之者也。」○湘之曰：「秦孟明視三敗於晉，秦伯猶用之。其亦以不孕之婦為莫之勝者乎！漢時東越相攻，景帝使汲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河內失火，亦使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廩以賑貧民。以世主視之，如黯者，豈非三歲不孕之婦哉？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則武帝亦以黯之賢終莫之勝者矣。」

火傳曰：「婦三歲不孕，益見二之飲食衎衎，不欲速自表見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為『達』。達，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達。達，通達无阻蔽之義也。」

本義：「儀，羽毛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

丘行可曰：「羽乃鴻所用以進者，而其進莫不有漸，可以為儀也。」○胡仲虎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見易曰：「鴻漸於逵，所謂遠身世外者。然其遠也以漸，不為流遯決絕之行，去之惟恐不速，入山惟恐不深，故其羽猶有遺落人世者，用之為儀，使人見其片羽而仰其高風，亦足以回塵勞之夢也。傳曰不可亂，未嘗不可親也。」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孔疏：「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

胡庭芳曰：「漸以長女歸少男，歸，嫁也，長女嫁少男而歸之也。主六四一爻言，故曰女歸。女之歸男，則女自內而外也。歸妹以長男歸少女，歸，取也。長男取少女而來歸也，主九四一爻言，故曰歸妹。男之歸女，則女自外而內也。」

見易曰：「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未有不少於男者，歸妹其常也。而此為凶者，惡其女之為妹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使季女尸之，所以成其婦禮也。曰歸妹者，明其少女失教。妹也，而非婦也。故彖傳曰：所歸，妹也。大抵此卦專為王姬之下降而言，自女教廢失，婦德不修，至貴主尤甚。故士大夫以聯姻天室為大不幸者，文王繫彖，固已預為儆戒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徐子與曰：「位不當則素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胡仲虎曰：「漸、歸妹相反，在三、四兩爻。漸之六自三之四，為進得位。歸妹之六自四之三，為位不當。漸自二至五，皆得位之正。歸妹自二至五，皆不得位。漸止而巽，其動也不窮。歸妹說以動，其征也必凶。」○蘇子瞻曰：「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歸妹：女少男長，女用事，男宜下之。」

今以女下男，所由與咸漸異矣。」

見易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諸侯一娶三女。同姓媵之，其媵者為娣。夫人无子，即以其娣之子為子。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是也。所以廣胤嗣，杜嫉妒也。卦以歸妹為名，彖傳以天地之大義稱之，非稱歸妹也，因歸妹而妾媵既備，生育必廣，猶天地以蕃育萬物為其義也。曰人之終始，蓋有子而前人之事以終，後人之事以始也。」說以動以下皆責女也。說之咎，在女。說而使男為之動，則說之不正之甚者也，其咎亦在女，專指六三。蓋所以為妹者，兌。所以為兄者，三也。三為兌主，初、二與同體，而承其下為娣。彖傳曰柔乘剛，乘初、二之剛也。爻曰吉相承，初、二之上承六三也。」諸家以二、五為正應，愚按歸妹本以三、四成卦，不主正應。上震下兌，上雖陰亦男，下雖剛亦女。五則妹之兄，嫁妹者也。二則妹之娣，與妹同歸者也。而五柔中，二剛中。五尚德而不尚飾，二安貞而守其常，皆所以資輔其妹，故妹卒為令女，不為四所棄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必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張希獻曰：「物生必有終，无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有敝，有以知之則不敝。永之非難，知之惟難，苟能知其敝，斯可以永其終，而君子偕老矣。」○王汝中云：「男女之合，莫正於禮，莫不正於情。以禮合者，咸漸也。以情合者，歸妹也。歸妹，人之終始，故以永終知敝言之，君子視其始合之不正，

知其終之必有敝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為跛能履之象。」

訂詁曰：「歸妹以娣，嫁妹而以娣從之也。三為兌主，所謂妹也。初、二兩爻皆取娣象。小星之夫人能謹進御；仲氏之淑慎，能勛莊姜，初、二兩爻之德也。」○王虛舟曰：「娣、姪之從嫡，皆妾也。商人親親而重娣，周人尊尊而重姪。易仍商法，故舍姪言娣，於五有帝乙之繫見之。」

見易曰：「初與二，皆三之娣也。二不言娣，蘇氏所謂因初九辭也。陽剛本非跛、眇，初能履而託之乎跛，二能視而託之乎眇，嫌並嫡也。」

火傳曰：「兌為毀折，跛、眇皆兌象也。履卦併繫於三，此分繫於初、二。蓋初、二本為三之娣，凡三有闕失，娣為相之也。跛者，三也，得初而能履。眇者，三也，得二而能視。傳曰吉相承也，言初、二以承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幽人亦抱道守貞而不偶者也。」

胡仲虎曰：「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於三故也。」○蘇子瞻曰：「六三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初、二有能視能履之才，不自用，安為之娣？各致其能于三，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非幽人而何？」○象正曰：「君子不見色于人，不見聲于人，人知之不揚，不知之不懟。故窈窕者，鐘鼓之所為樂也。衛將軍文子三仕矣，而猶為下卿。展季公族也，老于卑位。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是幽人也。」

見易曰：「象傳於初曰以恒也，於二曰未變常也。言初、二有剛陽之德，克相小君，不自多其能，而安守娣妾之常分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或曰須，女之賤者。」

朱子發曰：「天官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王虛舟曰：「古諸侯之賤，幼而未即行者，待年父母之國，俟筓而迎。須，待也。」

見易曰：「須，相須也。六三不有須於初、二，則居然跛、眇矣。其歸也，正以得娣之賢，相輔之而始成歸也。曰反歸以娣者，蓋娣之歸，本以嫡。今反以娣而歸耳，異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訂詁曰：「九四正為妹所歸者也。而愆期者，六禮不備，不可以成婚。蓋欲待可歸之時，行親迎之禮也。四既愆期，三亦安得不須？」

見易曰：「五以帝妹下降於四，四知三之不足以為婦也，而愆期有待，不即辭婚帝室者，知有賢娣克相其主，故姑俟之也。」

火傳曰：「四為震主，然居初則動，居四則否。震四亦曰遂泥，以陽居陰，非其正位，故動少也。爻曰遲歸有時，固非躁於動者。」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程傳曰：「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尚德而不尚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踰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

訂詁曰：「京房傳載有帝乙歸妹之辭，稱帝乙歸妹者，告六三，使知所取法也。」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蔡虛齋曰：「象傳上二句舉爻詞，下二句方釋之，其位在中，是其貴也。貴者，德也。以德而行，自不尚飾矣。」

見易曰：「兑妹之所以說人者，容飾也。今袂不如娣之良，是五之靳其容飾而欲其以德貴也。三前此猶妹，自是而始正其為君。君與娣貴賤固有分矣，而娣袂轉良於君，則其所貴不以袂可知。蓋由五居尊位，柔而得中，尚德不尚飾，故其妹之歸也，以德行不以飾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

訂詁曰：「女指六三，士指上六，二爻本宜相應，而皆陰，不能相合為夫婦。故止以士女稱震，為筐象。兑為羊，惟承筐而无實，致刲羊而无血，則以上六陰虛也。无攸利，彖指六三而言，然三以上无應，退而從四，說動之失，上六貽之，上六亦不得不任其咎也。」

見易曰：「陽實陰虛，上六震體，本土也。而爻位皆陰，是士而女也。故謂承筐无實。血屬陰，女道也。因士失其實，致女不能成生育之功，猶无血也。故曰刲羊无血。卦以歸妹名者，取其廣生育之功，以象天地之義，如此則廢夫婦而人道絕矣。故爻不繫以歸妹，然其咎在士，而不在女，故象傳專以上六无實明之。」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訂詁曰：「序卦傳謂：『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荀文若謂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晉史謂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間歸者數十，而去者相繼。何去非亦謂孔明有合衆之仁，无用衆之智。得其所歸，其難如此。大有次同人，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致大之道也。」

見易曰：「夫日既中矣，雖守常而不至於過盛，亦豈能挽日長中而不長者哉？謂宜日中，必有所宜也。蓋宜乘極盛之時，求賢致治，立萬世无弊之法，雖至日昃之時，子孫守之，猶可以補救其萬一而已。」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崔璥曰：「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大正以其明也。日中則昃，宜乘其未消未虛而圖之，若委於氣化，无為貴王者。」○毛伯玉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是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蔡虛齋曰：「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所謂不期侈而自侈也。尚大，正所謂王假之也。」○蘇子瞻曰：「即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豐者，至足之辭也。聖人處之以不足，安所得豐？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見易曰：「豐有豐之物力，又須有豐之作用。无作用雖有物力，亦不能發皇使天下共見其豐。故非明動兼資者，不能豐。」當豐之時，物力之富厚，足以有為；人才之輻輳，足以致治。及是時而講求制作，不惟天下之民情物宜无幽不燭，即後世補偏救弊之法，亦无不可預為之謀，如是為不負此日中也，所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意。」

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忒，惟斷乃成，所謂威照並行也。」○蔡介甫云：「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故稱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稱君子。當豐時而有刑獄，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也。」○象正曰：「雷電晦冥，非天之意也，盛陽噴薄，則山川從之。故盛明之世，多疑情；盛文之時，多疑辭。刑獄煩興，則日昃且至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見易曰：「四為震主，與初雖敵應，本為配也，故為配主。旬之一周，數之極也，時盛已極，猶未過中，往而就四，以明資動早圖，所以保豐也。凡言尚者，皆自下求於上。」

火傳曰：「遯甲有符、有旬。符則甲己，各主五日。旬則專主甲也。甲旬為十干之長，物所共忌。震，四是也，而為初之配主，故勸其往，而戒以不可過旬。」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

楊誠齋曰：「日蔽雲中，稱蔀。日在雲下，稱沛。日中至明之時，而見斗，是以晝為夜也。物掩日，而見非掩之者之罪也。故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君子之道不以明暗二其心，一本諸孚，誠以發其志而已。盡我之職，君不疑固吉；即疑焉疾焉，亦吉也。」

見易曰：「豐其蔀者，當豐時而有蒙蔽之患也。處約之時，事簡而通，居豐之世，文繁而蔽，五本柔主，當國家極盛之世，體統嚴重時，蒙蔽以生。忠愛之忱，莫由上達，是因豐而有蔀也。」

火傳曰：「斗為天樞，喻在上之柄。臣指上六也，二為離主，日也。斗以昏見，當晝而見，日之无光可知。五本信任六二，上六以豐大之說移君之心，若三激而往爭，則信者疑矣。惟有孚以發其志，俟其自悟可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註：「沛，幡幔所以禦盛光。沫，微昧之明也。」

胡仲虎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蔀，故沫之見甚於斗。」○蘇子瞻曰：「沛，旆也，蔽之不全也。沫，小明也，明暗雜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明暗之雜，以為无時而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示以必不可用而後免焉。」

見易曰：「三互至五，為兌。兌為澤，沛者，澤也。澤沛而有沫。沫者，雨濡沫也。沛而見沫，由日光之弱，為陰氣所勝，故日方中而雨。上六與三應，恃三為右肱，以其有陽剛之才，能任事也。三睹日中之沫，惡陰之敢於抗陽如此，知上不足應，故折肱而不為之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

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蔡虛齋曰：「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其當呂后之時，平勃交驩乎？次則張華、裴頠之徒，猶有匡輔之志在，非下就同德以謀潔身者比也。」○象正曰：「月之食，日未有所損也。經緯相質而輝，夷掩焉。去數千里望之，安知非晉也？且是日中也，昧而見斗，亦不移時則已矣。疑行危行何傷乎？」

見易曰：「四為震主，二為離主。配主指四，自初而言也。夷主指二，夷傷也，二之明被掩，有明夷之象，故為夷主。四與二同志保豐，以二之蔽為其蔽，二之見為其見，故爻辭與二同也。明動相資，房謀杜斷，天下事尚可為，寧非吉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見易曰：「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然自上位言之，則下之往者皆來矣。蹇之『大蹇朋來』是也。六五不明而動，易以轉移，四與二合，凡下三爻之為離者，皆相從而來，以明資動日中，可長保矣。」

火傳曰：「漢武帝享文景蓄積之豐，好大喜功，至於海內騷然。當時之為宰相者，充位而已。然而

漢祚不衰，則以其樂賢才、知任使也，豈非來章之主乎？文治炳蔚，沒為漢之世宗，慶譽歸之，庶幾豐之六五一爻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

蘇子瞻曰：「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暗適足以自蔽其身而已。九三自折其肱，而莫為之用，豈真無人哉？畏我而自藏也。」

見易曰：「上六之所以害豐者，即以豐為其害也。既以好大喜功導其君心，因以窮奢極欲便其私計，豐其屋，蔀其家，主人如帝，謁者如鬼，窺戶無人。凡自愛者，皆匿影遠跡，雖正應如三，亦折肱以求免禍。傳曰：天際翔也，言其在君側也。自藏者，猶楚申叔豫之避蘧子馮於朝，而惟恐其及也。」

火傳曰：「二與四同心輔政，五心業已大明，上之寵已衰，勢已危，僅一九三，早見事幾而不為之用，而上不之見也，哀哉！」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王註：「不足全乎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本義：「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存，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仲尼筮得旅，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无位。」子曰：「命也，鳳鳥不至，河无圖出，天命之也。」○蘇君禹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而童觀、窺觀者，以小人女子目之，故在鄉井之日少，而在逆旅之日多。」孔孟一生，皆旅人也。」○訂詁曰：「小亨者，以小而亨，處旅之道，切忌自大，文明柔順，小之道也。惟六五一爻當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

蔡虛齋曰：「離本訓麗，不訓明，因麗乎明，故明也。」○易述曰：「旅以外為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故謂柔得中乎外。一柔在外，承乘皆剛，弱而為客之象，小亨，以用柔而

亨也。」「下體艮剛為主也，上體離剛為輔也。夫旅不能以暫止，艮為主，則隨寓而安也。旅不能以无附麗於明，是外比於賢也。」

見易曰：「柔得中而麗剛，祇成上體離卦。然可借以釋旅之義。史稱遼東公孫度威行海外，管寧與邴原、王烈皆往依以避亂，可謂柔而麗乎剛矣。寧既見度，遂廬於山谷，每與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非學者无見也。是非度不能容寧，非寧亦難容於度。柔而順剛，止而麗明，寧之為也。邴原不改其剛直，密遣之歸，則以原為不能柔而止者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毛伯玉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留獄。」○訂詁曰：「留獄，猶言懸案，非留於獄中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楊誠齋曰：「此小人之棄逐，而旅者經營鄙瑣，以自封殖，如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族殲；息夫躬寄邱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是也。」○訂詁曰：「夫人必有所不屑也，而後可以大受。初六志窮，所以瑣瑣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孔疏：「得位居中，體柔承上，以斯寄旅，必為主人所安，故得次舍。」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

歸震川曰：「童僕貞，如晉文公之所從皆卿才也。不稱臣者，自旅言之，所謂羈旅之僕云。」

火傳曰：「旅而懷資，非童僕則資為害矣。然童僕之貞，亦以資之所在也，非久於旅者不知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見易曰：「旅之時，宜知所變通，方不致困。三為艮主，又過於剛，守常不變者也。在旅，而主僕之義不少假借，以至於喪其童僕，雖貞也而厲矣。傳曰：其義喪也，言處旅之時，而與下之道，猶執其平日之義，宜其喪也。」

火傳曰：「旅之時安危苦樂，主僕共之，若已擅其安樂，而僕聽其危苦，是以旅與下也，不喪何待？」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四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

徐子與曰：「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邵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誤作資。』」○趙汝楳曰：「旅於處，旅於此，即處於此也。士君子之旅，不得已也。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處於此，非我志也，雖得資斧，不免為旅人耳。」

見易曰：「凡人久於旅，必有其志也。書社七百，中國授室，豈孔孟之心哉？」

火傳曰：「處者，止而不行也。晉文公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所謂旅於處者也。蓋得資斧而處者也。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夫重耳豈忘晉國者哉？而有處之之心者，示人以不足忌也。如楚子玉之謀重耳，防之久矣，然則雖重耳久處，桓公益加禮焉。資斧愈厚，其心愈有不快者，何則？非其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

見易曰：「先儒謂王者无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傷之，故五爻不取君位。然少康逃虞思之

國，宣王匿召公之家，亦旅也。『雉者，四也。離為雉四，猶離體也。五與四同有文明之德，然五柔而四剛，象傳所謂柔得中而麗乎剛者，五也。射雉一矢亡，謂一發而中，得一雉而足也。』春秋傳襄王、敬王，皆以母弟之難，失國而旅。然卒以復國，其所依者，惟一晉耳。晉周之懿親也，猶之四與五為同體也。周專依一晉，譬如射雉只用一矢，不再發也，故譽命降於晉，而亦上逮於周，正合此爻。」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

胡仲虎曰：「大壯：喪羊於易，无悔。旅：喪牛於易，凶。羊壯而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訂詁曰：「三之焚次，以近離而焚，鄰之災也；上之焚巢，以處離極而焚，是自焚也。」見易曰：「三上同有焚如之災，三以義命自安，上至於號咷者，艮體止而火性燥也。」喪牛猶云喪其車，車以牛行，喪牛則車不行矣。易者，不慎之謂。終莫之聞，則其无助可知。」

火傳曰：「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時，已有終身為旅之理。春秋時魯昭、衛出之類是也。」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王註：「全以巽為德，是以小亨也。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故申命行事之時，不可以不巽也。」

本義：「巽，人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人也。陰為主，故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人也。卑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于下，人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訂詁曰：「初與四為巽之主，本以陰在下為能巽，傳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三與上為兌之主，本以陰在上為能說，傳則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乎陽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孔疏：「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

本義：「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鄭亨仲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訂詁曰：「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初、四為成卦之主。陰始生而陽巽之，二、五其最近者也，雖剛而能巽，巽乎中者，九二也。巽乎中而且正者，九五也。惟巽乎中正，故命下而志行；惟柔順乎剛，故可以申命而行事。合兩義，始成巽體。」

見易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不兼二也。五以剛德而在中正之位，自巽時言，謂之巽乎中正，非巽於四也。初、四雖皆成卦之主，而四得巽之正位，上承乎五，則初可知。故曰柔皆順乎剛也。利見大人，大人，五也。以命令言之，凡命必出于一尊，而下皆順從于一命，若四順五，而初順二，何命之從？二所謂申命者也，蓋奉五之命，而為之反復論乎其下，故初之順二，即所以順五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本義：「隨，相繼之義。」

孫淇澳曰：「為天下者，莫先于命令。盤庚、洛誥委曲詳盡，惟恐傷民之心。三章約而秦民說；輪臺悔而漢祚回；奉天詔而強藩攝，皆得天下之大樞機而繫之也。」

見易曰：「天之所以人物者，風也。君之所以人人者，命也。風隨則物長養于不知，命申則民鼓舞

以不倦。」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王註：「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

孔疏：「欲從之，則未明其令；欲不從，則懼罪及己。志意懷疑，所以進退也。武非行令所宜，而言利武人者，志在使人從治，故曰利武人。」

本義：「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

胡仲虎曰：「巽與履三皆以陰居陽，故稱武人。巽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之貞，危之之辭也。傳于此曰志治，于彼曰志剛。」

見易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為巽主，當令出之初，故多疑而不能遽從也。武人之貞，則九五後庚三日之事也。軍法三令五申，鼓之進則進，鼓之退則退，誅罰在其後也，施令者如之，則何進退之有？六四之田有獲，亦藉講武以施令者乎？」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下，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

見易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二位在初上，而巽于初，蓋不欲自尊，故與初同卑也。」

史巫之言，不厭煩數，故口紛若。二既以身下民，凡奉五之號令以告誡于下，必委曲詳悉，如史巫之祈請紛然，以冀其聽。故其巽于人者深也，此二之所以為得中也。若五居尊位，先庚、後庚，發大號，施大令，无敢有不聽者矣，而紛若乎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

王景孟曰：「九三居兩巽之間，曰頻巽。頻巽則頻失可知。」○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三柔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三剛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象正曰：「一命而數申之，三而瀆，四而玩矣。周以叔帶、子頽之亂，告于諸侯。諸侯又以天子之號，告于天下，汜與翟泉之役是也。」

見易曰：「頻巽與重巽不同，重巽，以申命先庚、後庚，即此一命申之而已。頻巽，則今日一令，明日又一令，紛更不一，使人莫知適從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庖。」

廬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驪達右驂，為上殺；達右耳本為中殺。左髀達右髀，為下殺。此三

品也，面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

見易曰：「四得巽之正位，為巽之主，以上承乎五，所謂柔順乎剛者是也。凡五之政令，下達得以深入于民心者，四之為也。惟其巽人之深，為下所信，故即以之講武。而三令、五申、左之、右之，无不如命，而卒能成功也。田者，所以講武。獲三品，既以見其武功，亦以見其法令，所在无妄殺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王註：「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

本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化，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

張希獻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此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丘行可曰：「申命以後巽為用，故曰无初有終。」○蘇子瞻曰：「甲、庚皆所以申命，先後者，慎之至也。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先庚、後庚，不憚諄諄詳論。五之剛而能巽，于此見之。」

見易曰：「甲、庚皆申命之事。凡朝廷已成之功令，謂之甲令。庚則于其已成者而更制之，所以補

偏而救弊也。先庚者，甲令初變，人未深曉，故曰无初。後庚者，新令已習，而人爭便之，故曰有終。凡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先後皆以三日為期，三者，六之半也。六甲、六庚分先後以為言也。兄幼安曰：「五行家以庚為上煞，謂甲之煞也。故庚所以輔甲者也，甲不得庚，則木旺而无制，故為蠱。得庚以制木，即所以成木，故為巽。蠱之變巽，在五一爻，故先庚、後庚繫之于五。」甲庚諸論，載在圖象卷中。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孔疏：「斧，能斬決，以喻威斷也。過巽則不能行其威命，命之不行，是喪其所用之斧，故曰：喪其資斧。」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正乎凶，言必凶。』」

見易曰：「二巽牀下，巽初也。初，猶民也。其君能下其民，民必與之上。巽牀下，巽四也。四以陰柔位在君側，上之巽之，徒以其位而已。孔光見董賢而拜是也。」

火傳曰：「二、上同巽牀下，而吉凶異。二柔而得中，巽所當巽，如徐文遠不拜李密，而拜王世充，所以无咎也。上不中不正，巽所不當巽，如韋祖思不禮姚萇，而禮勃勃，以致隕身，所以為貞凶也。」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於外者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胡仲虎曰：「卦辭與咸同。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丘行可曰：「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一男之卦，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无所繫，以陰柔之質多失于不正，而陽剛為能有立也。」○焦弱侯云：「二陰一陽之卦，陽為主。二陽一陰之卦，陰雖為主，實為陽之用耳。」○子夏傳謂：「兌剛內柔外，見其情以說人也。巽剛外柔內，隱其情以巽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傳：「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苟說之道也。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

楊誠齋曰：「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見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甫脫炎威而乍承涼爽，其說可知；而不知肅殺之氣即寓于涼爽之中。然物祇覺其可說，不覺其可畏也，以至戰乎乾、勞乎坎，皆不過極其兌之用，而物以告成，則說以勸之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亦互相益也。」

孫淇澳曰：「習之義，見于坎。朋友講習，取于兌。兌之習，所以完坎之習也。」

見易曰：「夫說，可以心喻，不可以言傳。朋友講習之說，真兌說也。」兩澤相麗，而相滋益。以全卦論之，則上澤之益于下澤者較多。初與四相麗者也，初之和益以四之商，則和而不失其介矣。二與五相麗者也，二孚于三，曰兌；五孚于上，曰剝。同孚也，而有剝焉，則孚兌者，以孚剝而知傲矣。至于三與上相麗者也，三之兌為來，上之兌為引，則兩相悅而已，非相益之道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繫應，故其象如此。」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見易曰：「下卦所以為兌者，三也。初與三同體，而不相親比，和而不同，人共見之，又何疑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傳：「二承比陰柔，則常有悔，以剛中之德，雖比小人，自守不失。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

融堂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訂詁曰：「兌之為初易，為二難，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不涉于可疑。若二與三近，雖行不免于可疑，而志則可信。」

見易曰：「三為兌主，二孚于三，故曰孚于兌。二有剛中之德，待物以誠，故雖兌亦與之孚，然以其剛中之德，不為所惑，故雖孚于兌，而志自可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之內為來。上下皆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

訂詁曰：「六三，下兌之主爻也。春秋書鄭詹來曰佞人來矣，來兌之謂也。處不中正，居上下之交，以求說于人，小人中之以容說為事者也。」弘霸嘗元忠之糞，彭生濯李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鬚，至

今貽羞，顧不凶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

楊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盲也。九四者，膏盲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者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見易曰：「凡人之說我者，未有非害我者也。臧係所謂季孫之愛我，美疾也。是故感我以說者，即中我以疾者也，夫說之感人也无端，未有商而後說者。一商則難說矣。以道乎，不以道乎？只此商度未寧之頃，而邪正介然，疾疾无自而入矣，所謂介疾有喜也。」四所商之兌，上六也。有上六之引，而後有九四之商，夫其引之之術，容有近于道者，不商則為所惑也。凡兌皆以上說下澤，就下之象也。故六三亦以下就二、四為來兌。」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

胡仲虎曰：「兌，秋之終，九月為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蔡虛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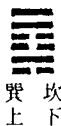
曰：「位正當，本義云與履之九五同。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一則恃己之聰明，一則恃海內之治安，謂其不能為害，故也。」○時論曰：「正，則其才足勝小人之奸；當，則其勢足制小人之命。兩有所恃，以為自我用之，而不覺其孚於剝也。」明皇于林甫、高宗于秦檜，非以恃耶！」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胡仲虎曰：「凡陰爻稱引：萃六：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陽而說，引之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丘行可曰：「六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六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五陽爻成。」

見易曰：「上六之引，不覺其為兌，以五之中正而孚焉，以四之剛介而猶商焉，其機深不可測矣。」火傳曰：「引亦致君之善術也。而引之以兌，則不知其志所存，故傳曰未光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

李子思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向往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攝其携貳之志。」

見易曰：「天下之渙，皆始于比，士大夫各有所比，則各私其私，而志不能以相一。分別之極，險阻以生，而國勢潰焉以散。是故渙之所重，在四一爻也，四者，巽之主也。巽之德為風，風以散坎體險阻之患。巽之才為木，木以成涉川舟楫之功，凡使坎之二陰不能陷陽，而九二能出險以共濟渙者，皆四之為也。」

今按，本義謂卦變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其說殊疏。程傳謂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則程說是也。夫三既六居矣，何以復言得九之位？他卦中无此例，本義亦從无此解。且六四之柔，必有自來，何置之不言也。凡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來，此本義所載也。渙自否來，節自泰來。彖傳言之甚明。否以四、二兩爻互換而成渙，泰以三、五兩爻互換而成節。九自四來二，故謂剛來；柔自二往四，故謂得位乎外。節曰剛柔分，言三剛在下，三柔在上，本泰也。今以下卦三爻之剛，推以與五而剛得中，則不言柔來居三，其義已明。聖言舉一明三，豈必字字周到哉？凡彖傳所言三陰三陽之卦變，但以泰否求之，无有不通。程子既

已宗之，而乃力闢黃從泰來之說，何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曰：「九來居二，六上居四。」柔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

馮厚齋曰：「觀彖傳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渙所以享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以之得正，則皆兩爻之力也。」○訂詁曰：「渙之成卦，在二、四兩爻，所以為坎者二，所以為巽者四也。二陷于二陰之險阻，以巽風吹散之，而二以出險，則四為成渙之主。五惟恭己廟中。左傳所謂祭則寡人是也。」六四得陰柔之正，上比九五，得陽剛之正。故曰上同。由六四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九二之剛，所以雖來居險中而不窮也。」

見易曰：「成渙之功者，巽之四、坎之二也。柔得位者四，得巽之正位也。五位亦中且正，故曰上同。剛來而不窮者，二也。非四之得位得君，二何以能不窮也？漢淮陰不遇鄭侯，唐馬燧、李晟不遇李泌，高崇文不遇杜黃裳，李愬不遇裴度，而能有功者，鮮矣。是故涉川乘木之功，二與四共之，而二、四所以成功，則以中正之五在廟中為主而已。五之所以濟渙者，固无形也，以上體之巽象之，四為木，五其猶風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王汝中曰：「舜受終於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大告武成，即舉柴望而祀清廟。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象正曰：「渙者，文事所由興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詩曰：『奏格无言，時靡有爭。』風行水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君子所樂與也。君子觀愛于廟，觀敬于廟，觀人心之聚散、陰陽之交會、鬼神之趨舍，則又于廟也。夫精誠之相遇，以為禮樂，交動甚微，而文義備至，非聖人其孰能知之？」

見易曰：「風行水上，水之止者，揚之使動；激者，拂之使平。東西上下，惟風所使，水之聽諸風而不自知，猶民心之隨於上而不覺也。享帝立廟，正所以一天下之人心，使之潛移默化，而不令其覺耳。」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四〕，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陰』柔順〔五〕，而托於剛中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

見易曰：「初、三二陰，本以陷二之陽者，得四以巽。風吹散之，使二陰之私慝盡釋，還與二為一體，而拯二以出險，非二之吉，初之吉也。陷者逆也，拯之而後為順也。」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程傳：「機者，俯憑以為安者也。」初謂二為馬，二月初為機，三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

時論曰：「初且用拯，猶坐待乎？賀循、祖逖、張浚、李綱之赴義也，惟有機可安，顧且猶豫，渙奔，其機則動矣。隨何坐叱羽使，賈誦顯絕袁紹，雖欲不動，得乎？」

見易曰：「本義謂九奔而二機也。蓋九來居二，得中而安，宜有悔也。互四為震，有動象，動而出，而後不窮，所以貴奔也。方二之陷於陰中，不知求出，如據機而坐，自以為安矣。然一有濟渙之才，必當舍其所安而奔。況初拯而馬壯，不奔何待？非徒出己之險，所以濟世之渙也。晉公子重耳安于齊，從者謀之，姜氏醉而行之，卒有晉國，則子犯與姜氏奪其機之功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孔疏：「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為身在於內，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楊誠齋曰：「君子當平時，為霧中豹，淵中龍，酣寢不聞，非楊也。當亂世，為治川之禹，為救焚之僑，焚溺不避，非墨也。吉凶同患，惟其時也。」

見易曰：「居坎上，而與上應，其陷陽之力，三居多。四以巽風散之，一日釋然而解，喪其故我矣，皆四之為也。三不歸四，而誰歸乎？故曰志在外也。外指四也。若謂求應於上九，應且繫矣，能渙

其躬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其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又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朱子曰：「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見易曰：「六四下離二陰之羣，上為成渙之主，所謂柔得位而上同者也。夷，等也，即指二陰。夫二陰知羣之為羣，豈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豈知渙之為聚。故曰：匪夷所思。」

火傳曰：「二陰在下，巽為卦主。二陰以四與同羣也。豈知四渙其羣乎？非其思慮所及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朱子曰：「大號以汗字為象，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于人主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无微不達，猶身之汗出于中而浹四體也。」

見易曰：「濟渙者，上有四，下有二。五之所以感召天下，大號而已。如唐德宗奉天罪己之詔是也。而封樁大盈之庫不散，徒感人以言，人不信也。故必渙王居而始无咎。居者，藏也。傳曰：王居无咎，不言渙者，謂雖盡散之，而王居如故，處大子之正位，何王居之足慮乎？」

火傳曰：「王居，建都之地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建都之地，必擇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通貢賦、便朝覲。若徒擇據形勢，恃險以守，非王者之居也。故曰渙王居。渙者，取其聲教四達，與天下共之也。周都豐鎬，而公營雒邑，其志可知。繫五以渙五居，猶是營洛邑之意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程傳：「渙諸爻皆无繫應，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

本義：「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丘行可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從其應三。蓋三處險內，應在外，則有所攀援而出險。上處險外，應在內，則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易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故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見易曰：「上與三正應。三，坎之陷陽者也，有血象焉；而與四同巽體，則上亦風也。四為渙主，故盡散其羣；三從四渙，故先散其私。血去者，去其繫應之三也，上渙其血，所以三渙其躬。」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

胡仲虎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故可通行于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蘇子瞻曰：「澤以節水，虛則納之，滿則泄之，其權在澤。下三爻，澤也，為節者也。上三爻，水也，受節者也。」○吳宗一曰：「先時後時，俱不名節。奏歌者太疾、太徐，俱不名節，此言適當也。」○訂詁曰：「節下兌上坎，以澤節水，水之流也无窮，而澤之流也有限，以有限畜无窮，故曰節。」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傳：「人於所說則不知，己遇艱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

本義：「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郭子和曰：「以卦變論，賁與節皆自泰來。賁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節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

象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過盛為義也。」○丘行可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

分，至敝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忒，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故不傷財則不害民。論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

見易曰：「孔子謂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節者，禮樂之事也。當位以節，有其位者也。中正以通，有其德者也。坎為通，五為成卦之主，中正者，九五之目節是也。」事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于節始。惟中正乃通，惟通乃不窮。」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下景孟曰：「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君子存于中為德，發于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象止曰：「宋伯姬之死也，君子謂之女而不婦。臧堅之死也，君子謂之婦而不夫，若范文子與叔孫昭子之祈死也，无所置議焉。」

見易曰：「制數度，君相之講求也。議德行，師友之講習也。孔子曰：樂節禮樂，內聖外王以之矣。」數者，十百千萬億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孔疏：「初九處節之初，將立制度。」若不慎而泄，則民情奸險應之以偽，故慎密不出，然後事濟而无咎。」

胡仲虎曰：「初前遇九：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一前曰戶，雙扉曰門。本義謂：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也。」○蔡虛齋曰：「門在外，戶在內，孟子曰：『禦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是門在外也。』禮註云：戶，從東南入，為室之戶。是戶在內也。」

見易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增其防以渚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啟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蘇子瞻曰：「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機，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言无節不識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暮也。」以澤節水，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全是而不通，則失時極矣。」○時論曰：「躬補牘之任，而托括囊以固位，佞也。據用人之地，而托寡交以逃咎，陋也。操決疑定難之權，而托遜讓以避怨，奸也。雖能免禍，終為凶德。」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如此。」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見易曰：「初作法於儉者也，作法之始，不得不儉。規模固陋，將有待於二之廣大也。二則猶是初

也，其何以堪？物極必反，反而太甚，以成六二。不節之嗟，理勢所必然也。文景之後，繼以武帝；隋文之後，繼以楊廣；張安世之孫流為張放，又何怪焉！」

火傳曰：「三為兌主。五為坎主。成卦者，此兩爻也。三何以不節也，二以初、二過于寡者，物不可以終塞，塞極必潰，因而以時啟洩之，則向之塞者，通矣。通而後上流，始有所歸。四安之，五甘之，皆三之功也。三之嗟，蓋嗟前人蓄積之勞，而自任其不節之咎也。傳曰：又誰咎也，言其不節乃以為節，又誰得而咎之也，與同人初九義同。」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

見易曰：「五之節既甘矣，四承而行之，无所增損，是為安節。曹參為相國，守高帝已定之法。張釋之為廷尉，成文帝長者之名，皆安節也。」互艮有安止象，下流有歸，則上流不壅，四安流而趨下，乃所以承上也。」坎二陰在下，為宮、為險；在上則否，以水性趨下，則上失其險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

胡仲虎曰：「諸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也。」

見易曰：「五行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以上有中德。甘者，味之中也，故曰甘。受和惟甘，則濃淡皆可以隨所宜也。聖人立法，貴乎至中，以待後人之補偏救弊，要不離于中者，此之謂甘節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趙汝楳曰：「三戒不節，上戒苦，過猶不及也。」○蘇子瞻曰：「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有凶而悔亡者，節之上六是也。上六之苦，非坎之為，而兑之為也。其道窮，則雖至于苦，而有不能節者矣。」○訂詁曰：「水已溢澤，而節之，如人放肆之後驟加繩束，手足拘攣，見為苦矣。」

見易曰：「適得其當之為節。至于苦，則失其所為節矣，事之苦者豈能久居？」象曰：苦節不可貞，上貞之所以凶也。」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

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

蘇子瞻曰：「中孚，信也。以羽蟲之孚有諸內，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必柔內而剛外。」○蔡虛齋曰：「感物不以止，則為違道以十譽；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僥倖。」○王虛舟曰：「頤、大過二陰二陽在外，氣分也。中孚、小過二陰二陽在內，氣合也，以應乾、坤、坎、離之分，咸、恒、既、未之合。」見易曰：「孚者，實也，惟虛乃實。凡欲以誠意感人，非出于虛，則必有所為，不謂之誠，亦必不能以感人。」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楊誠齋曰：「海客之機，海客未知，而鷗鳥先知之。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也；燕客之伎心，奈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之。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也。」○訂詁曰：「三、四在六畫之間，柔在內也。」

二、五居上下卦之中，剛得中也。」

見易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以三、四之柔為在內，二、五之剛為得中，合四爻以言中也。說而巽，合兩卦之德以言孚也。夫巽與說之未必孚者多矣。兌之所以說者，在上一陰；巽之所以巽者，在下一陰。今兩陰相合于內，是其說為中心之說，而巽為中心之巽也。心之至者，至于无心，故有中虛之象焉。惟如是以為孚，乃能化邦也。」信及豚魚，豚魚與風期而有不容爽，且不自知，斯之謂信。」火傳曰：「中孚下兌、上巽，三、四為兌、巽之主爻。二、五配合，而三、四在其中，故曰中孚。四絕初之正應，三絕上之正應，惟與近比，取其在中之孚，亦卦之變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楊誠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見易曰：「風无形，而覺之者，澤也，故有感而即動。中孚无象，而信之者，民心也。故不言而自喻，議獄緩死，君子豈以是說民哉！亦自盡其中之孚而已。」

火傳曰：「孚，信也。議獄緩死，不敢信也。書曰『罪疑惟輕』，故寧失之疑。」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

楊誠齋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傳皆以志未變贊之。」○王虛舟曰：「君子自信，乃能信人，度于理之謂虞，雜以私之謂他虞，而有他，已且不燕，又何信人之有？」

見易曰：「中孚以全卦内外上下共成一孚，不重正應，轉以能絕繫應者為孚。初、四之應猶之『上之應也』。四絕類而上，初亦絕所繫矣，而猶虞焉，虞其後之有他也。如三既和二矣，而上復以翰音邀之，致三之歌泣鼓罷不能自主，豈非有他而不燕者乎？而初幸无是虞也。四馬匹亡，則初志可无變矣。」有他，斯有一心，志所由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

按，鶴為風鳥，以澤為家，師曠禽經云：鶴愛陰，惡陽。○訂詁曰：「鳴鶴指九二也，子和指六三也。繫傳曰：況其邇者乎，二之邇莫如三矣。二靡三以上應于五。好爵，指賢者之德而言。」

火傳曰：「好爵指二，爾指五，二孚于三，廢三以應五。大臣羅致賢人以進于君之義也。」中心願三，亦孚于二，非二強廢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二、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訂詁曰：「六三既孚于二，而上九爭之，則非應也，而敵也。鼓罷泣歌，如鷄之爭而不勝，而止，指上也。夫三之所和者，鶴也。豈鷄之所得而爭哉？位不當，言始不幸與上應也。」

見易曰：「鶴鳴、子和，三業孚于二矣。然三陰柔不正，二廢之，其繫累猶未絕也，而上以登天之翰音，復冀其和，于是三之鼓罷泣歌皆不能自主矣。其鼓也，鼓翼而欲有聲也，已而知其不可以和也，而罷其泣也，情之不能自己也。已而思九二之廢，既得所願矣而歌。繫累之不能忘如此。」位不當者，謂三非兌之正位也。若巽之四位，則正矣。四與三皆為卦主，而四優于三者，四得位，三不得位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程傳：「四、初為正應，匹也。」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
「故馬匹亡，則无咎也。」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

胡仲虎曰：「六三謂上九曰敵。六四謂初九曰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為无咎。」

見易曰：「四最近五，而與五孚。陰德之極盛，主眷之極隆者，所謂月幾望也。初與四應，四猶馬之匹也，初能審時度勢，以自遠于四，四亦能絕類棄應，以上孚於五，所謂馬匹亡也。人臣據高位而得主，而能乃心王室，自絕私交，此无咎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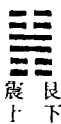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如此。」

胡仲虎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二曰縻，五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訂詁曰：「攣如，合二、五、三、四取象。三、五同德相應，包裹二陰以成中孚，下縻上攣，固結可知。」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

來元成曰：「人之能信我者，以我之高而能自卑也；其不為人信者，以我之卑而妄自高也。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而今為在陰之物，得无和乎？日之夕矣，鷄棲於埘，而今為登天之音，能无凶乎？」火傳曰：「上與三應，既孚于二，上猶不能忘情，以登天之翰音，抗在陰之鳴鶴，而邀其子和，亦不自我量矣。」在陰之鳴，本不求和也，而以子和，遂願登天之音，急于有聞者也。而以翰音貽譏，世之躁于聲名者，亦可以止矣。」○兄伯玉曰：「在陰者，誰耶？而欲抗其聞天之聲，虛聲者，誰耶？而欲奮其冲天之羽，妄舉者，必危。」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

李子思云：「陰陽之氣，往來天地之間，或不无過差。故聖人于頤、大過之後，繼以坎離，以陰陽之

中，救大過之弊也。上中孚、小過之後，繼以既濟、未濟，以陰陽之交而中者，救小過之弊也。」○關子明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蔡虛齋曰：「凡謂小過之時，非時小有過，謂時當小過也。小過、大過都是人事，當其時則然。」○易略曰：「小過之時，事期當可行，貴適宜；勢有極重，氣或稍偏，必矯枉而後平。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以不正為過哉？以大、小言，小為貞。以上、下言，下為貞。」

見易曰：「凡鳥立而鳴，則首向上。飛而鳴，則首向下。遺者，鳥飛已過，而音始聞也，不宜上宜下，取鳥音以為宜下之象。」

火傳曰：「戒鳥之飛也，因遺音而知其飛，因飛而戒其不宜高飛，以喻小過之時，上君子擇福莫若輕，擇禍莫若小，勿為已甚之事，過人之行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孔疏：「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柔而得中，故曰小事吉也。失位不中，故曰不可大事也。」

胡仲虎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然剛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為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

皆不可外于中也。」○易略曰：「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剛失位而不中，謂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

見易曰：「柔得中，指二、五也。而五之不正不言。剛失位而不中，指三、四也。而三之得位不言。時當小過，宜柔不宜剛。柔既得中，不必言正位也。剛既失中，猶之皆失位也。得中，則小事吉。失位不中，則不可大事，時為之也。知小過則知時中矣。」彖言飛鳥遺之音，彖傳不釋，但云：有飛鳥之象焉。夫鳥翔于空，上下南北隨其所之。今日不宜上宜下者，惟時則然也。時宜于下，從下則順，上之則逆。故當小過之時，寧宜卑伏，不宜高飛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晁以道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放，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風俗也。」○蔡虛齋曰：「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亦為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亦為中。」

見易曰：「雷在山上，止而不動，非奮迅搏擊之雷，其聲亦不離乎山下。詩所謂『殷其雷也』，威而不

猛，有小過之象。君子當小過之時，不能不過，亦不容太過也，取法於此。」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

蔡虛齋曰：「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項平菴謂以飛致凶。」

見易曰：「其始之欲飛而上者，鳥也。既上，則風勁而翼乘之，鳥遂不能以自由，雖欲下，有不得者矣。左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鳥見以於翼，翼見以於風，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

胡仲虎曰：「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蔡虛齋曰：「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同是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

見易曰：「三為成艮之主，四為成震之主。是卦之所為祖也，而皆過剛不中。當小過之時，不足以任事；任之者，柔中之二也。是二為過其祖。五以柔中居上，妣也，與二一德相孚，是為遇其妣。然五雖妣，實君也，二為臣，而與君比德乎？惟不及之斯為遇，及之則為過矣！遇其臣，亦適還其為

臣而已。」

火傳曰：「以商周事論之，紂，祖也。文王，妣也。文王為天下所君，而自居於臣。二之遇五，不及其君，遇其臣，是此象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何如也！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如此。」

胡庭芳曰：「朱子謂弗過、遇之，是兩字為絕句。則弗過防之，亦宜兩字斷讀。蓋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不防，則有戕害之虞。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

見易曰：「二陽居四陰之間，皆弗過也。四遇之而三防之，四以剛居柔，又為動體，非執一者也。三以剛居剛，又為艮主，欲恃其剛正，以止陰進，而防之不深，反為所害。蕭望之、劉更生、陳蕃、竇武之類是也。非不可大事之明據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勿用永貞，

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訂詁曰：「四為震主，陽性上行，故有往而遇陰之象。自知勢之不敵，見陰而善遇之。我既有往，彼必有來，往來之間，大是危道，可无戒歟？」

見易曰：「震位在初而居四，此遂泥之，震不當位也。位有以當而无咎，有以不當而无咎者，此惟不當，故弗過而遇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王註：「夫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今艮止於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張希獻曰：「小畜，密雲，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見易曰：「在穴者二也，坎以下陰為窩，卦象複坎。故二有在穴之象。小過所惡者，飛鳥也。鳥在穴而不飛，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為助。然皆陰也，其能有濟乎？如召雨者，不能以陰致陽，以陽和陰，焉能得雨？是則陰之不足大有為也！」

火傳曰：「以五而稱公，此小過之事，所謂行過乎恭者也。密雲不雨，西伯之陰行善也。取彼在穴，載呂尚以後車也。尚之在渭濱，猶在穴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焦弱侯云：「四陰皆過乎陽上，曰過之。過者，勢也；過之者，心也。」

見易曰：「處卦之終，不惟不與陽遇而已，其亢益甚。高飛不已，不知矰繳在其前也。禍自外至曰災，過由己作，曰眚。上六之災，則自作之眚也。」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

趙庸齋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相應，剛柔无一不當其應者，皆正也。水、火

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為既濟豈不大哉！」○蘇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激之。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火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所以為既濟也，故曰亨。」

見易曰：「易之用，貴于交。上經以坎離終，乾坤之交也。下經以既未終，坎離之交也。乾坤交，故乾體入坤，坤體入乾而成坎離。坎離至是而欲反乎乾坤，故交而成既濟、未濟。坎之中體入離，離之中體入坎，依然又一乾坤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郭子和曰：「六爻有應者，八卦。應而皆得其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胡庭芳曰：「卦辭初吉終亂，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為未濟耳。」彖傳曰：「終止則亂，止者，雜卦傳所謂：『既濟，定也。』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于伏而不動，履其運者，一切止而不動，則動之所由起矣。」剛柔雖正，位雖當，氣機之運不可一息或停，人身心火降而腎水引，可謂既濟矣。然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循環无端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見易曰：「易之致防于既濟，非防于其濟，防于其既也。當方濟之時，剛柔大小各竭其才能，一其心志，以期必濟，所謂同舟遇風，如左右手也。既濟而懈矣，雖有才能，不肯竭矣；雖有心志，不能一矣。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馮異曰：「願陛下无忘河北之難，小臣无忘巾車之恩。」羊祜曰：「平吳後方勞聖慮耳。既濟皆如方濟之時，何至於遽憂亂哉！惟終止則亂耳。」火本炎上，水本就下，道家以升降之術，成既濟之功，惟其功之不息也。一息，而水火仍各返其本性矣。劉牧所謂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必變。故聖人致防于既濟，防其終止也。」

火傳曰：「終止則亂，所謂既濟定也。既濟之陰陽各當其位，有止而不動之意。術家以反吟與伏吟同凶，正謂此也。是故位有不當者，天下事之所由生；而位皆當者，天下亂之所由始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王註：「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訂詁曰：「水在火上，以氣交相為濟。君子思患豫防，方得其相濟之用，即思其相射之思。」○象正曰：「既濟之終亂，息也。豫之不亂，何也？豫，知戒者也。既濟，不知戒者也。人自謂无患，而患生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

是，无咎之道。」

朱子曰：「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今若冬涉川之象。」

見易曰：「先儒取象，皆是方濟之象，非既濟之象也。六爻皆言既濟後事也。曳輪，謂車已濟矣，而輪若有所曳。濡尾，謂狐已濟矣，而尾復為所濡，以喻天下甫定，旋有不測之事，未可謂險難已出，可坐致太平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自古既濟而能用者鮮矣。「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

楊誠齋曰：「管蔡之謫周公，公不辨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得勿逐之義。」

見易曰：「二，離女居中，有婦道焉。茀，所以行也。喪茀，則不行。方濟而不得行，情亦急矣。急而逐之，則去之愈遠，勿逐以聽之，若未喪也。七日自得，其善于處濟者乎！裴晉公一日失中書印，

置之不問，旋歸其處。或問故，公曰：「此堂吏竊去以濟其私，緩之則自歸，急則投諸水火矣。有此度量，始能成既濟之功。」

火傳曰：「二為離主，與五成既濟之功者，文明在內，所謂帷幄謀臣，猶弗中之婦也。喪弗，猶云失其內職耳。惟內職失，是以鬼方之伐，謀之自小人。二不與聞，是外二也，而二不與爭，直俟三年之愆，君有悔心，始知小人之不可用，是為七日得也。漢高帝白登之圍，留侯之喪弗也。唐太宗征高麗回，而歎魏徵之亡，是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張希獻曰：「小人，戎狄皆為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易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孫淇澳曰：「一伐鬼方也，在未濟之四，方勵精圖治，三年不厭其久，既濟之三，欲安靜無為。三年已覺其愆。故一宣王之身，而獵狄之伐，六月棲棲；徐方之定，王曰旋歸。始終之義，各有攸當也。」○黃元公曰：「鬼居幽方指坎也。離明破暗，有伐象焉。既濟主九三，未濟主九四，皆以離為伐主也。」

見易曰：「既濟之後，戎備自不可弛，然不得已而用之。若動民於戎狄，是黷武也，其端必自小人啟之。以漢高帝百戰，而圍於白登；以唐太宗全盛，而困於高麗。則既濟之後，人心、兵力固不如方濟之初。終止之萌，於此亦可見矣。太宗高麗回，悔曰：「魏徵而在，不令朕有此行。」則當時不諫止者，皆小人矣，況為之謀者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王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張希獻曰：「六四出離人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終日戒，自朝至夕，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免覆溺之患。」○胡仲虎曰：「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肆不知戒。水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慮患之念，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按，漢製裂帛邊繻頭，以為關門符信。袽，通作帛，塞漏孔之敝帛，即敝衣之帛也。戒者，為九五言也。

火傳曰：「坎善疑，疑故戒。有所疑，則處處可戒，時時可戒。非曰直漏衣袽而已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當文王與紂之事。」

見易曰：「先天圖離東坎西，今以東鄰為五，當紂，西鄰為二，當文王，背矣。且五剛中當位，何見而斥之為紂，而以應爻當文王耶？徒以五為君位，而紂居東土；二為臣位，而文王居西方，以此牽合東、西耳。蓋因東、西二字，而牽合文王與紂之事，玩卦爻，殊无此義。」離東、坎西，東者，事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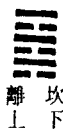
始；西者，事之已成。東鄰，指離在下卦，奏既濟之續者也。西鄰，指坎在上卦，享既濟之成者也。享成者，多非奏續之人，勞在前人，而福歸後世。初用大牲享帝以邀福，其後直用禴祭而受福，惟其時也。致福者在先，受福者在後，亦豈知致福者之難乎！吉方大來，寧可坐受而不思所以保初吉哉！」

火傳曰：「殺牛以邀福，禴祭以受福。受者，不邀而自來，時為之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張希獻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象正曰：「四方有事，濡首以救之，未為失也。濡其首而有益于人，則為之；濡其首而厲于人，則不為也。」○訂詁曰：「既濟之終，自恃无險難矣，忽心一生，險難立至，如濟水將及岸，而濡其首，甚危之辭。」

見易曰：「上六失六四終日之戒，忘其衣袽以至濡首。」唐玄宗成開元之治，而濡首於妃子；莊宗破汴梁之雄，而濡首於伶人，既濟之難于有終也，如是。」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本義：「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

鄭泗山曰：「天下之治，以老成練達而濟，以少年輕銳而敗。聖人取象小狐，有以哉！」史記春申說秦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見易曰：「澤火曰革，而水火則為既濟。火澤曰睽，而水火則為未濟。所以異者，坎與兌也。澤者有質之水，故與火彼此相息。坎者，天一之真水，與火互為其根，故相逮而不相射。坎與離皆乾坤中氣之交也。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故既濟中互有未濟，未濟中互有既濟。水火互藏其宅。卦名未濟，非不濟也，有待而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王註：「以柔處中，能納剛健，故得亨也。」處未濟之時，必剛健然後能濟。」小狐雖能渡，而無餘力，將濟而濡其尾，力竭於斯，不能續，終未足以濟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

項平菴曰：「既濟剛柔皆正而位當。然彖傳所指者，六二與九五也。二得離之正位，五得坎之正位也。未濟皆不當位，然彖傳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而言。」○訂詁曰：「未濟六爻不當位而皆相應，聖人於爻辭中，只以相應取義，不以當位取義。」不當位而相應，有互相為用之道。」

見易曰：「卦以剛柔失位為未濟，以剛柔相應，故終于濟。柔得中，五也；剛之足以濟者，二也。二之曳輪而不肯遽濟者，雖其剛中持重，亦以初六小狐之濡尾，未免慮其後也。濟天下者，非一人之事，有開其始者，必有續其終者。子皮之續以子產，蕭何之續以曹參，可謂有終者也。若令尹子文欲以得臣為己之續，諸葛武侯欲以馬謖為己之續，此皆小狐耳，其能承子文、武侯之後以共濟者，未之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註：「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胡仲虎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黃元公曰：「辨物居方，先王安頓萬物之妙用也。大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見易曰：「當未濟時，君子急于求濟，遂有權宜之術，而方物以之混淆者有之，如溫公用蔡京以變新法，汝愚用侂冑以定內禪。非我族類，始雖共濟，後患无穷，是以君子早於此時慎之，寧不濟，不可不辨也。若王曾不從雷允恭垂簾之議，庶為得之。」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孔疏：「未濟之初，始於既濟之上六。濡首而不知，遂濡其尾，故曰不知極也。」

郝仲輿曰：「既初離下，牛尾之象，已濟而登陸也。未初坎下，狐尾之象，不濟而回首也。初思濟，二能濟而不欲濟，三必欲濟，而征則凶，猶之未嘗涉也。爻辭於初曰：不知極，愚者不及也。於上曰：不知節，知者過之也。」○象正曰：「君子量力而動，叶衆而謀，慎始而慮終，行其明不行其疑，敬其初以及其終。以衆人為無謀，以獨往為能斷，恃其一得，以憑大川，是小狐之知也。」

見易曰：「既初濡尾，尾雖濡，而已濟也。未初濡尾，尾既濡，則不濟矣。夫人之才力各有所極，小狐涉水，必揭尾以濟。未濟而濡其尾，則力已竭矣，焉能更進？故曰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胡仲虎曰：「初濡其尾，才弱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象正曰：「趙簡子

將出，召董安于，三趨之，乃至。至而後簡子有求于執事。三往，三反而安于皆備之。故安于之皆備，安于之所以後至也。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有是友也，以曳其輪，何遲之有？」

見易曰：「未濟之時，六五虛中以任九二。初濡尾，三征凶，濟天下之事，非剛中者而誰？二如慷慨自任，謂天下非我莫濟，此寇萊公擅淵之捷，所以來欽若之謗而卒為真宗所疑也。曳輪之慎，非惟善于濟世，亦貞于事君，事君而不以貞，雖有功而不為吉。非剛中者，不能知之。故曰：中以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訂詁曰：「六三將出險矣，猶未出者，以前有互坎在也。他爻不曰未濟，獨于此爻言之。」

見易曰：「既濟則思所以保濟，未濟必求所以共濟。四之震用奮，以思濟也。五之貞吉，求賢以濟也。上之飲酒養晦，以待濟也。二之曳輪持重，以善濟也，未有安于未濟者。三非安于未濟，特以才弱而處險極，冒昧而獨往，故凶。爻曰：利涉大川，夫大川必有利涉之道，與共涉之人，非曳輪之二而誰乎？」

火傳曰：「既濟、未濟其交濟之功，皆在于火。三、四之間，正其交處，三之涉川，非涉二之川，涉四之川也。三五、四五，又一坎也。」○問易曰：「六三、九四是水火交接之處，三涉川，四震伐，皆須奮」

大勇猛，始能得交。于三曰未濟者，所以喚起其沉溺，令及時以進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李子思曰：「既濟之三，離之上；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既濟言高宗，未濟則言受命出征者耳。」○焦弱侯曰：「未濟以水火不交為卦，是以居中者貴重。三出坎而求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未上、下所倚藉也。」

見易曰：「國家當未濟之時，每啟戎心，或幸其內難，或欺其新立，謂不能與之抗也。而真能濟世者，即乘其時奮力而大創之，卒以弭數世之患。如唐太宗之制突厥于便橋，寇準之繫契丹于澶淵，皆得震用伐鬼方之義者也。」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王註：「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付物以能而不疑物，則竭力。故曰：有孚吉。」

見易曰：「陽實陰虛，陽明陰晦，惟實有孚，惟明有光。五雖離主，而以陰居陽，本不當位，宜有悔者。孚與光，皆二之德也。五虛中任二，一无所為，故貞吉無悔。蓋能用晦，而以二之光為其光，是為君子之光。能虛中而以二之孚為其孚，是為有孚而吉也。傳曰：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凡見諸事業，皆臣子之所為也。君子之光无可見，于臣之所為見之。」

火傳曰：「暉為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眡授以十暉為十暉。五離中虛為光。二坎中實，為光中之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胡仲虎曰：「既濟三陽得位；未濟三陽失位。既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惟是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象正曰：「君子不舍己而徇人，不遺人而樂身。既濟狗物濡首則已急。未濟樂身濡首則已緩。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各有其節也。」

見易曰：「周公酒誥，有鑒于以酒亡國者也。然困與坎濡，皆繫以飲酒。此亦曰有孚于飲酒，特戒其濡首不知節耳。夫有孚之飲，其心未嘗一日忘濟也。寇準、陳平飲以圖濟，曹參、羊枯飲以保濟，皆孚也。乾初九曰潛龍。未濟上九曰濡首。安知濡首非潛龍，非即用九之无首哉？」

校記

〔一〕民說无疆 「民」字，據周易程氏傳補。

〔二〕散 周易程氏傳作「爭」。

錢澄之全集之一

五八四

〔二〕艮 據六十四卦體例補。

〔四〕順 原本缺，據周易程氏傳補。

〔五〕初陰 原本缺，據周易程氏傳補。

田間易學卷四

繫辭上傳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胡庭芳曰：「繫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繫辭焉而明吉凶。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凡兩見。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論作易之由，則見於庖義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數章；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等章。若徒有上、下經，而無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易無以致用於萬世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先融堂曰：「无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胡仲虎曰：「朱子謂『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董叔重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蘇子瞻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蔡虛齋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下傳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則上、下體之為貴賤可知。」又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如屯之初九，謂之以貴下賤；蹇之上六，謂之從貴，亦因其時義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陽性類皆動也，陰性類皆靜也。陰亦或有動者，然非陰之常；陽亦或有靜者，然非陽之常也。「斷是自然分判，非人斷之也。」虞仲翔謂：斷，分也。不言陰陽言剛柔，質可見，氣不可見也。」○玄同曰：「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一奇即乾，一畫即偶。繫辭之乾坤，皆以奇偶之一畫言之。」○訂詁曰：「孔子贊

易第一篇也。夏首連山，商首歸藏。獨周名易。尊乾而配坤，凡舉乾坤，所以贊周易也。首一節明乾所以為首之義。」

今按，本義謂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然以著策冠卦爻之上，則卦爻是著策之卦爻。蓋卦爻不能自為變化，因著策之陰陽老少而有變化。盈天地无非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无非陰變陽化之所為也。則未有著策卦爻，其陰陽變化之跡彰彰如此，亦豈待著策卦爻而後見哉？胡仲虎謂觀天地，則見易也。然吾觀下文「是故」二字，似緊接「變化見矣」一句來。相摩相盪即是變化，分明指卦爻言，不指著策。且本義於第三條曰：此變化之成象者；於第四條曰：此變化之成形者。亦專指卦爻所有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蔡虛齋云：「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云八卦相盪，後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初曰四象生八卦，又曰於是始作八卦，又曰八卦以象告，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此條正指橫圖言。○訂詁曰：「原卦之初不過剛柔兩畫而已，兩畫即乾坤也。由乾坤而生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摩者，相比而生；盪者，加於其上，所謂因而重之也。」

見易曰：「剛柔相推，推者，以此與彼之義。如乾坤正對，乾推一畫與坤，坤推一畫與乾，相推而成

八卦。今所傳圓圖是也。剛柔相摩，摩者，相倚而生之義。陰陽挨比，有一陽便有一陰，有一陰便有一陽，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也。自八卦以上，无非相摩，因摩而後有盪，盪以層見疊出而言。今所傳橫圖是也。說詳圖象卷中。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

朱子云：「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訂詁曰：「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

見易曰：「在天之變化，莫著於雷霆、風雨、日月，而六十四卦中六子迭用，變化不測，猶之在天者之鼓、之潤、之運行也。在地之變化，莫著於男女。盈虛空皆男女也。六十四卦中陽變陰化，禪續无窮，猶之地者之成男成女也。」

火傳曰：「震艮反，易為雷為霆。故皆曰鼓。巽兌反，易為風為雨，故皆曰潤。」邵子以兌為月，艮為日，據納甲圖：坎月行至兌上，為上弦，則光漸盛，故指其運行至兌而以為月，非以兌體為月象也。艮居亥方，日自子至亥，日行一周天也，亦以離日行至艮而指為日，非以艮體為日象也。『先天圖自姤至坤為寒，自復至乾為暑。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夏至之日道近，為極暑之候，冬至之日道近，為極寒之候。』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孔疏：「成者，謂乾因陰而得成男，坤因陽而得成女。」

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

朱子云：「男女，通人物言之。」又曰：「豈得謂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須要錯看。」○訂詁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因乾坤而推及於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因變化而溯始於乾坤。」

見易曰：「虛空中皆男女也。然凡物皆得形氣之偏，不可以語乾坤健順之德。故男女以人言，人之男女即一小天地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

蔡虛齋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其別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者，其交也。蓋別者之交，既交而又別也。陰陽動靜之相循環如此，故動前又有靜，靜前又有動。」○全書曰：「成男成女，謂六子也，分言之也。知始作成，謂生物也，合言之也。男亦不離坤，女亦不離乾也。」上言六十四卦，皆八卦之所為。「乾道」節言六子，又乾坤之所為也。「乾知」節並舉乾坤，又以坤之所為，主於之乾也。」

見易曰：「後天八卦，乾位在亥，知大始也。」坤位在未，作成物也。」乾知坤行，乾无事而坤有事；坤之有事，因乎乾知而行其所无事，故本義曰：知，猶主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韓註：「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蔡虛齋曰：「本義謂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蓋乾元之施，乾之所知也。此若无意於生物，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見易曰：「乾本乎氣之自然，故易。坤因乎乾之自然，故簡。惟乾易，故坤簡。下文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以易為主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韓註：「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為，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

本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

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胡仲虎曰：「前三節見得天地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易述曰：「惟其易，故易知，易知者，自為主也。惟其簡，故易從，易從者，順乾行也。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意也。所知者，皆人可與知。簡則不着力也，所能者，皆人可共能。」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孔疏：「列子言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若不行易簡，法令滋章，則物失其性也。」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胡仲虎曰：「此章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即易簡也。」

見易曰：「天下之理，非吾一人可以盡知、盡能也。有不知而後无不知，有不能而後无不能。」莊子曰：「萬物固已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因其自然，又寧有不知不能者哉？易簡之得，亦得其自然而已。」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之以辭也。」

楊誠齋曰：「卦以象立，爻以辭明。」○朱子發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於堯、舜、文王皆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不足以知，繫之卦辭、爻辭，以明告之，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蔡虛齋曰：「易所言象，其類不一，設卦觀象，是每卦每爻自含有此象，或因卦爻於承乘比應處含有此象，有假物類為象者，有直就人事取象者。下文曰失得憂虞所主，在人事也。觀象繫辭，則无一辭不出於象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也。」

胡仲虎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蔡虛齋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於揲蓍求卦上

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就變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無所謂七、八者。本義復云：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即觀變之變也。」自聖人繫辭言，則辭猶在變之前。自衆人求卦言，則辭見於變之後。聖人所繫，雖在於變之前，其實爲衆人擬其所得於變之後者。衆人所得雖見於變之後，其實即聖人向之所擬於變之前者也。故皆主著策之變化言。」

今按，有卦畫則有著策。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自伏羲即用著矣。故周公用九六繫爻，謂九六能變，非著則安所得九六也？變化者，著之爲也。剛柔相推，仍指卦象，非即指著。蓋自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一時俱就，原非有相推而成之事。此自六十四卦既成後設而觀之，則以乾坤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推而成六十四卦。且即乾坤兩卦，一剛一柔相推，便可以成六十四卦，是變化即在卦象之中，特非著不能自變，惟著而變化從此生耳，亦惟卦象本能變化，故著策變化由是生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訂詁曰：「吉凶悔吝，以卦畫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

見易曰：「聖人繫辭，原因卦畫中有如是之象，繫以如是之辭。始因象以著辭，隨以辭而顯象，惟聖人能觀於未有辭之象，衆人則觀其既有辭之象也。」

火傳曰：「因象而有占，吉凶悔吝，其占辭也。占具存乎象，衆人不能明也，而以得失憂虞人事之易知者明之，本以卦爻占人事，此轉以人事明卦爻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占者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胡仲虎曰：「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蘇子瞻曰：「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以為有无穷之異也，聖人以為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也。」○存疑曰：「變化，泛言造化人

事；剛柔，專言晝夜，欲見循環之意。」○蔡虛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善於言太極也。蓋動只是陽，靜只是陰，皆滯於器，惟夫不滯於動，不滯於靜，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則謂之道者，太極也。六爻之變化，便是此理。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非指六爻為三極也。」

見易曰：「立則成三才，動則為三極。動者，陰陽不息之機，易之所以為易也。三極之道，無一時不動，古人觀化推數，俱從動處得之。」

火傳曰：「以晝夜象剛柔，以進退象變化。卦爻之變化，所以象天道，而此以天道象卦爻，亦以明之也。凡剛柔未有不變，三才具於六爻，三極之道，具於六爻之動。不動、不變，謂之極者，惟其能變也。此總二節言天地人，皆以變為道者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孔疏：「序易位之次序也。」卦之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所以特云爻之辭也。」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胡仲虎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蔡虛齋曰：「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時而已。時即序也，居以易道自處也。」

見易曰：「序即文王之卦序。剝極必復，泰極則否。窮上則反下，自然之序，不可違也。君子安之，故无人而不自得。邵子得環中之趣，亦安其序而已。」

火傳曰：「易之序，即卦位上下貴賤之序也。安而居者，素位而行也。辭有有象无占者，有有占无象者，皆可樂而玩，是君子學易之事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蔡伯靜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於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胡仲虎曰：「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紀聞曰：「觀象，概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耳。易以變為占，故於占言變。」

見易曰：「上節居安樂玩，皆居時事。此兼觀變玩占，則動時事。」聖人但觀象而知吉凶，觀其變也。衆人必玩辭而決吉凶，玩其占也。學易君子，上法乎聖人之所觀，下亦不能廢衆人之所玩，故兼用焉。」

火傳曰：「觀象玩辭，所玩者，象辭也。觀變玩占，所玩者，占辭也。占者，占其變也。學易者用心如此，自然有吉，无凶、悔、吝矣。」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今按，篇中觀象之象，卦爻之象也。其得失憂虞之象，以人事象卦爻之占；晝夜進退之象，以天道象卦爻之變，與「觀象」「象」字迥別。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本義：「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訂詁曰：「象辭合全卦之象以立言，爻辭因揲蓍之變以立言。」

見易曰：「爻繫九、六，不繫七、八，所以言乎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

蔡虛齋曰：「其字指卦爻言，曰失得，曰小疵，曰補過，皆是卦爻中所具。」○季彭山曰：「得正言吉，

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得失，猶許其改也。」○倪鴻寶曰：「易有甚吉而予之无咎，亦有甚凶而予以无咎者。吉无咎者，吉，即得正吉。凶无咎者，凶，不得正凶。咎之難居甚於凶，无咎之可安甚於吉。夫咎，非人之尤，而神自責之也。周臣盈庭，莫敢執其咎是也。」○訂詁曰：「善者，嘉也，嘉其能補過也。即上文言乎之例。」○時論曰：「善補過，蓋補過而亦有不善者矣，故貴明善。」

見易曰：「四『言』『善』，皆指卦爻之辭。善者，辭善之也。此一章歸重於辭，謂卦爻之義非辭不顯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韓註：「爻之所處曰位。」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項平菴曰：「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得位，失位分吉凶。」彖辭之例，專取主爻而言，陰爻為小，陽爻為大，雖有不齊，而為一卦之主，則无大小之別，故謂之齊。先言存乎位，以六爻言；後言存乎卦，以主爻言。」○蔡虛齋曰：「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也。」○時論曰：「言者因有繫而後著存者，即有畫而已形。貴賤句，明爻；小大句，明彖。俱是言之所存。」

見易曰：「位以上下別貴賤，卦以陰陽分小大。至於吉凶，則有貴而吉者，賤而亦吉；有小而凶者，大而亦凶。其理具在卦爻中，非辭不能拆而辨之。」

火傳曰：「陽大陰小。至於卦主，則有時以陽為主，有時以陰為主，而其主又不在乎位之貴賤，故曰齊。齊，言无有分別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胡仲虎曰：「前曰悔吝者為小疵，此曰『存乎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善補過，此曰『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必自悔中來也。」○蔡虛齋曰：「憂悔吝者，易憂之也；震无咎，易震之也。凡卦爻辭有悔吝者，其中都藏一個介。凡有无咎者，其中都藏一個悔。『无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動未形之時。』憂悔吝，震无咎，本是人事，今以歸之易者，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耳。」

見易曰：「列貴賤三句，明卦爻辭三者，皆易之所存也。憂悔吝二句，總在存乎辭中，更為析出，以足辨吉凶之義。雖五句，實三句也。」

火傳曰：「吉凶，猶易辨也。吉之為悔與无咎，凶之為吝與咎，所爭在幾微之間，而辭皆有以辨之。悔與吝之間有介焉，毫釐千里。辭以憂之，因其介也。本有咎而无咎，惟能悔也。辭以震之，使知

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吳因之曰：「聖人憂世覺民之心，不險其詞，則天下懈怠而无震攝之心；不易其詞，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

見易曰：「卦有小也而辭險，不惟以險辭戒君子，亦以險辭儆小人。卦有大也而辭易，不惟以易辭幸君子，亦以易辭安小人。易固指之以吉，險亦指之以吉。所之，謂或趨、或避，皆之於吉而已。」
「各字，兼吉凶悔吝无咎而言。所之，兼趨避而言。」○問易曰：「各指所之，不過使君子、小人各盡其道，各素其位而已。」

火傳曰：「卦固有小大，辭固有險易，然不以大而辭易，不以小而辭險，凡險易之辭，皆指人使知所趨避而已。宜之者，指之；不宜之者，亦指之。使之此不之彼也。曰各指者，統吉凶悔吝无咎而言，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今按，此章蓋極言卦爻之辭不可以已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韓註：「作易以準天地。」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

易述曰：「此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人全具之，而人不得而知之。」○倪鴻寶曰：「準者，受其衡矩，而還衡矩之，譬尺生於黍，還以尺正黍也。」

見易曰：「本義謂易是易書卦爻，夫自有易書，而易之理具於卦爻矣。謂卦爻一易則可，謂易即卦爻不可。只贊易道之大、聖人體易之妙。」○彌，即中庸所謂語大莫能載。綸，即所謂語小莫能破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胡仲虎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張橫渠曰：「聖人言幽明，不言有无。」又曰：「散人无形，適得吾

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載孔子答宰我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朱子發曰：「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蘇子瞻曰：「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衆人之志，不出飲食男女之間，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志氣如神，清明在躬，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異也。」必有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寡矣。聖人之學，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見者。天文地理、物之終始、精氣遊魂，其可見者也。故聖人舉是三者。『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適而不可，故謂之變。』

見易曰：「言易理其在天地間，聖人體易以窮之，則无往不見易也。」書稱殂落。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周人炳蕭以求諸陽，求其魂也。灌鬯以求諸陰，求其魄也。」

火傳曰：「子產謂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魄者，精之靈。魂者，氣之靈。精屬水，氣屬火，魂為神，而魄為鬼，陟降左右者，神也。伯有猶能為厲鬼也。」

今按，陰陽不可見，是三者皆其可見者耳。天文、地理，有幽有明，此俯仰之陰陽可見者也。原始反終，一生一死，此萬世之陰陽可見者也。為物為變，或鬼或神，此遁界之陰陽可見者也。三箇「知」字，惟體易者知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

謝良佐曰：「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蔡虛齋曰：「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然此守正，亦是行權中之守正，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蓋聖人之行權者，假權以濟經也。」

見易曰：「朱子謂與『天地相似』一句是綱，『知周』以下是相似細密處，天地人共是性，則共是易。聖人盡性以合於易，則无事不與天地合矣。」天地容有過時，聖人知周而道濟，天地為之不過。下文範圍曲成，則知周道濟之事也。文王出於羑里，孔子脫於陳蔡，皆旁行之事。然居羑里而衍易，厄陳蔡而鼓琴，即樂天知命之事也。惟其不憂，是以不流。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論語曰：「君子无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安土之說也。夫造次、顛沛而不違仁，即造次、顛沛而不忘濟物也。是故旁行安土，皆聖人所以合天地之心，即所以達天地之變，通天地之窮者也。是聖人之易也。」

火傳曰：「聖人知周道濟，蓋无時不以天地萬物為心也。道不能正行而至於旁行以求達，其濟世之

心，亦孔急矣。而終不失其正，是謂不流。迨旁行而復不能達，則亦付之无可奈何，以天命自安而已。然其濟物之心，豈遂已乎！安土敦仁，隨處而安，而此心未嘗少懈，則亦終其身於仁而已，孔子以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天地之化无窮，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胡仲虎曰：「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知者，則神无方，易无體也。」
○龔深父曰：「流行於天地之間，无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生死，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坎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則雖與之來，而有所為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為不往，此之謂神，此之謂易。」○蔡虛齋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正以其通知晝夜之道耳。究竟亦只是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已。」

見易曰：「範圍曲成，言天地之皆有待於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易全在於聖人矣。通晝夜以為知，是貫幽明、一生死、同鬼神，非徒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陰陽之

道，於晝夜最分明，故以晝夜表之。所謂易者，陰陽也。所謂神者，陰陽之不測者是也。通篇字字說陰陽，却一字不露，直至下篇始開口道破。」

火傳曰：「陰陽，易也，張子所謂兩也。所以妙乎陰陽者，神也，張子所謂一也。神无方者，不離乎陰陽，而又不滯乎陰陽者也。易无體者，陰陽分而實未始有分也。蓋惟通乎晝夜之道者知之。」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今按，本義分窮理、盡性、至命三項，惟體易則所以窮理，非於易外有所爲理也。體易則所以盡性，非於易外有所爲性也。體易則所以至命，非於易外有所爲命也。自有體易之聖人，而易之功用不在造化，而在聖人。天地以之範圍，萬物以之曲成，晝夜之道以之貫通。凡皆聖人之功用，一皆易之功用也。神无方，易无體，所以贊易，即所以贊體易之聖人。

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註：「道者何？无之稱也。」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於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不神。在陰爲无陰，陰以之生；在陽爲无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程子云：「道非陰陽也，離陰陽便无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也。」○朱子曰：「理則一而已，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蓋道不離於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乎陰陽，故當離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不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張橫渠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郝仲輿曰：「一未分，但可謂之陰，而陽自陰中動，一自兩中分，故先言陰，後言陽。」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

朱子曰：「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亦且從動處說起。若論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有動。『繼』字是靜之終，動之始也。」○蘇子瞻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陰陽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矣。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孟子以善為性，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

見易曰：「繼者，循環不已，即一陰一陽之謂也。善字尚屬陰陽，一息不繼，則或滯於陰、或滯於陽，

失諸偏而不善矣。至成性，方從人稟受處說，謂之成性，是有得於一陰一陽，而非偏於一者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

蔡虛齋曰：「仁者，偏於動；知者，偏於靜。彼却不自知，是偏而以為道正是如此，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械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也。」○胡仲虎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無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無所為藏。」○蔡虛齋曰：「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用即其性情所在，能生生者也。」○繼善成性，以一付一，受分陰陽；顯仁藏用，乃以一嘘一吸分陰陽。」○郝仲輿曰：「仁以陰顯，故夏至陰生，而萬物盛。用以陽藏，故冬至陽生，而萬物斂。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乃所以兩在，不測而神也。」○黃元公曰：「仁蘊於中而曰顯，用章於外而曰藏。正見陰陽互根，此贊陰陽，非贊天地也。」

見易曰：「顯仁藏用，非對舉。盛德大業不分屬。化生萬物者，仁也，而陰陽以顯，顯仁，其用也。而所以為陰陽者，即藏諸用。顯處即盛德，是大業也。藏處即大業，是盛德也。易无體，故自陰陽以上，不容說，而一陰一陽即皆用也。」

火傳曰：「老子云『天地之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此鼓萬物之說也。吾嘗有詩曰：『惟此中虛處，萬化由之萌。橐籥空无有，鼓之風輒生。設有一物在，元化豈不停？』是知富有日新之德業，皆自无中出。故曰：『生生之謂易。』生生者，无中生有也。有之以為生，則生有時而息矣。『自造化觀之，似聖人多此一憂，自萬物論之，似聖人不可少此一憂。然造化非有心生聖人，以代其憂也。造化只管鼓，自然有人來憂，此所以為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蔡虛齋曰：「顯而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之出入者然也。」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

程子云：「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自三以往，不可窮矣。老子亦言三

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蘇子瞻云：「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不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

見易曰：「自其迭運謂之道，自其相生謂之易，自其不測謂之神。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夫生生者，无體也。不測者，无方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孔疏：「謂畫卦成乾之象，擬乾之健，故謂卦為乾也。」畫卦效坤之法，擬坤之順，故謂之坤也。」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見易曰：「乾、坤即奇、偶二畫也。蓋因陰陽不可名狀，於是畫一奇以象陽，而為乾；畫一偶以象陰，而為坤。有乾坤，而陰陽之跡著矣。易之所由作也。」成象，謂陽一畫也；效法，謂因陽一畫以生陰二畫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韓註：「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

本義：「占筮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

全書曰：「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極。皆以數之盡處言也。極則變，變則通。極數知來，即是占，通變即是事，事非行事，所謂吉凶生大業也。」

見易曰：「上文乾、坤，奇偶也。奇偶者，象也，象立而數顯。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極者，窮七、八、九、六之數，以觀陰陽老少之變而有占。占者，占其變也，然變而不通，則九、六亦祇以為占而已。通其變，則陽或變陰，陰或變陽，而九、六始有其事，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即數以明陰陽之變。」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蔡虛齋曰：「兩在故不測，言忽然為陰，又忽然為陽，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蓋太極之全體，无乎不在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乎陰陽也。」

今按，易以道陰陽，自天尊地卑以後，極贊聖人作易繫辭，而絕不及陰陽。至此章，始極口道破，通章皆贊陰陽也。一陰一陽即所謂生生，即所謂不測也。繼善成性，人之稟諸陰陽也。見仁見知，人之偏於陰陽也。顯仁，萬物之出機；藏用，萬物之入機。鼓萬物，莫之鼓而鼓，皆陰陽自然

之妙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其所以然者，全在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於是陰生陽，陽生陰，生生不窮，而變化莫測，此易之所由名也。易者，變化之稱也。在聖人未畫卦之前，易即陰陽是也，而陰陽不可得見，於是畫一奇，以象陽而成乾；畫一偶，以象陰而成坤。只此乾坤兩畫，而陰陽之秘闡於此矣。於是設卦以象陰陽，設著以用陰陽，裁爲七、八、九、六之數，以盡陰陽老少之變，極其數以知來，而謂之占。非是无以占也。通其變以利用，而謂之事，非是不謂事也，然後知一陰一陽之爲不測也。若或滯於陰、或滯於陽，則陰陽有所在矣，有所在，安得不測而謂之神也哉？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胡仲虎曰：「本義謂即物而理存，言此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理也。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見易曰：「夫易，專指乾坤，乾坤即奇偶兩畫。自有兩畫以象乾坤，而易之理盡於此兩畫中矣。是故易之廣大不可見，見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

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胡仲虎曰：「乾一坤兩。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吳幼清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今觀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動如鼓，能舉大塊於其中而不墜，則實莫實於天也。地之凝形雖似實，然其形疏通，如肺氣出入於其中而不礙，則虛莫虛於地也。明乎陽實陰虛，而聖人所以言乾坤者盡矣。」

見易曰：「乾之靜專動直，聖人直以一奇象之。坤之靜翕動闢，聖人直以一偶象之。廣生、大生，許多功用，只用奇偶兩畫寫出，故朱子云：『專直只是一物，翕闢却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二畫之形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

蘇子瞻曰：「此明乾坤也，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倪鴻寶曰：「一連二斷，人見為卦爻者，仲尼見為天地。乾元坤元，人見為天地者，仲尼見為卦

爻。見天地即見廣大，見卦爻即見易簡。」

右第六章

今按，此章承上章，言乾坤列而易以行；奇偶二畫，則乾坤之蘊，盡寫於此矣。凡繫傳所言乾坤，皆指奇偶兩畫也。末章以四配贊之，皆贊奇偶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

蔡虛齋曰：「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於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蓋其不忽近小，不略細微，事事依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

見易曰：「此章極贊易而言聖人之崇德廣業，皆本於易也。聖人德所以崇者，惟其知也。知本於易，孰能極其崇乎？業所以廣者，惟其禮也，禮本於易，孰能踰其卑乎？崇效天，知之合乎天也。卑法地，禮之應乎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

又存，不己之意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見易曰：「聖人所以能效天地者，天地與聖人共一易也。天地，陰陽之大名也。成性者，性之得於一陰一陽而不偏於一，全乎其為天地也。天地位而變化行，成性存而道義出。無過不及，時措之宜，猶之天地之變化也。天地之所為易，即聖人之所為道義也。」

火傳曰：「聖人以知為體，以禮為用，故曰：體天而用地。有體无用，祇得一偏，不為成性。成者，兼體用以言也。故道者，義之體；義者，道之用。」

右第七章

今按，此章極贊聖人體易之功，「易其至矣乎」，贊嘆不盡之辭。惟聖人體易之至，所以德如此其崇，業如此其廣也。夫德崇於知，業廣於禮。聖人所窮者，皆易之理，以此致知，不期崇而自崇；所行者，盡易之道，以此為禮，不期卑而自卑。莫崇於天，而聖人之知效之；莫卑於地，而聖人之禮法之。聖人一天地也，天地聖人皆一易也。天地自高卑莫位，其中陰陽變化無息少停，則無非易之行矣。聖人自二、五之精，妙合成性，知禮兼修，无刻少間，而道義從此出矣。道者，不易之理；義者，隨時之宜，皆自成性中出。聖人之道義，即天地之變化，即易之所以為易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言，不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胡仲虎曰：「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於足擬之而為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為奇偶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則又取象於其物宜，如天、地、牛、馬之類，皆象也。」○全書曰：「有以見，謂其无形，人所不見而聖人獨見之，仰觀俯察是也。賾者，雜亂不一，其中精義不可見；見者，於雜亂之中，見其精義也。」○訂詁曰：「物，謂畫也。即所謂陽物陰物。宜，即所謂當位與不當位也。」

見易曰：「極天下之賾，未有離乎陰陽。陰陽无以形容之，聖人擬之以奇偶兩畫，而象其物宜焉。物宜，即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斯卦象所由名也。象即爻也，合諸一卦，則為象，散之則為爻。」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韓註曰：「典禮，適時之所用。」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

族，而通則其虛也。」

蔡虛齋曰：「動字，朱子以為念之動者皆是。凡一事到面前，我不知所以處之，所謂事之變也，這便是動。即於此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訂詁曰：「聖人論道極其要妙，至於踐履，不過一禮，上言禮卑，下言禮恭是也。繫其辭於本爻之下，以斷其如此而吉、如此而凶，使人趨吉避凶，不過以禮為準而已。」○倪鴻寶曰：「學易不可以不知會通，知會通者不可以不知典禮。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言會也。曰『順人情之大寶』，此言通也。文言曰嘉會合禮，前章曰禮卑法地，聖人以元錫易，即以亨錫禮，以易侑天，即以禮侑地。易之會通即在於禮矣。」

見易曰：「朱子謂會觀衆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夫衆理所在，各有其是，然而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則時與位為之也。當其時位而行之，謂通。非其時位而行之，則不能通。通便是典禮之所在矣。典禮者，理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也。」韓宣子至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聖人所繫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其言吉，皆順於禮者也。凶悔吝，悖於禮者也。禮，即所謂貞也。故曰禮原大易。」

火傳曰：「夫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為有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是故通則順理而吉，不通則悖禮而凶。」道有變動，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極天下之動，聖人皆一一於爻見之。會也者，以言其无不備也。通也者，以言其无有礙也，而一以典禮為準，吉凶之辭由是以斷，則天下之動未有能外於爻者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蘇子瞻曰：「賾，喧錯也。古作嘖，從口，從臣，一也。」左傳曰：嘖有煩言。卦辭上之如建侯行師，下之如取女歸妹，大之如牝牛、牝馬，小之如豚魚、小狐，重之如假廟涉川，瑣之如羸瓶、用簋，至賾也，而皆象其物宜，故雜而不厭。爻辭盡於三百八十四爻，而為四千九十六卦之用，至動也；而皆以行其典禮，故動而不亂。」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理循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蔡虛齋曰：「人之一言一動，无非變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略，動之仕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

見易曰：「爻象，自兼言動，擬議不宜分屬，擬之而言其言，必中於理；議之而動，其動必合乎時。其字指易言，擬議既久，則語默動靜，因時中節，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而吾心即易矣。」

火傳曰：「後引七爻，皆君子所宜擬議者，看來不過一庸。庸保身之法，君子之藏用正在此。所以為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韓註：「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樞機，制動之主。」

蔡伯靜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蔡虛齋曰：「動天地，亦兼善惡兩邊。」○顏質卿曰：「戶之運在樞，弩之發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以況言行之加民，見遠不可已也。」○倪鴻寶曰：「君子以天地制其言行，故貴慎也。子之所慎：齋、戰、疾。」又曰：「我祭受福，戰則必克，疾病不禱，此其微也。」

見易曰：「鳴鶴句，謂言。好爵句，謂行。言出而人應，其子和也。行發而人服，與爾靡也。靡者，人與我固結不解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問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

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倪鴻寶曰：「夫以朋黨誅君子，君子亦何能朋黨乎？以同名君子而南北洛朔諸人，是為離異，非黨同也。三傑一體，而淮陰為戮，鄭侯加功，子房袖手。喬固入獄，聲氣滿朝，而救惟弟子與其故掾。膺滂駢首，度遼激侃，亦徒自訟，不敢明言。唐介出貶，詩送傾都，上章爭者，蔡襄而已。以為推引亦不推引，膺、固、喬、密並事朗陵，不言朗陵。房、杜、王、魏俱學河汾，不表河汾。由此觀之，苟使君子能有朋黨，天下必定，身亦無禍。惜乎，其不然耳！」

見易曰：「斷金，言其心志之堅，物不得間也。如蘭，言其氣味之一，物不能雜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楊誠齋曰：「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姻，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禮，皆藉也，慎之至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苟且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茅薄，而用可重。惟其慎，故重之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蔡虛齋曰：「德言盛，禮言恭。言，與『永言孝思』言同，猶念也。故本義以欲字解之。」○倪鴻寶曰：「以李淵之英武，猶欲使李密喜之，曰：『唐公見推。』卒降李密。以元載之庸劣，猶能使朝恩慮之，曰：『笑者難測。』卒誅朝恩。知終終之，聖人所以吉謙。悔，亢也。昔者陳寶疾邪，義形氣盛，推案出卜，著龜告之。其繇曰：『陰盛而作，觸之立糜。三君嶽嶽，躍龍不疑。輔咸煩壯，禍與之隨。將伯助子，伯言汝癡。』」

見易曰：「此為謙之坤，厚德載物，故能以功下人。地道无成，而代有終，順之至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當屬文言，此蓋重也。」

黃元公曰：「前四段俱贊辭，此後言悔、言亂、言盜，皆反辭以見意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邵子曰：「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倪鴻寶曰：「鄙夫鄙婦，會於牆陰，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苻堅議赦，猛融供侍，民間宣傳，委諸蒼蠅，以易市之美，當衆著之歸，雖微青蠅，保勿泄乎！原夫兑口介疾，坎耳叢棘，金絨不深，唾人必出，是則雍糾之所以尸，宋錫由此而黜耳。」○時論曰：「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此不密害成也。如韓魏公處分任守忠之事，永叔曰：『韓公必自有說，可謂幾密者矣。』聖人雖甚易簡，亦甚謹密，第與陰謀秘計殊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楊誠齋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蔡虛齋曰：「知盜猶云知盜情也。如何則盜思奪之，如何則盜思伐之，可見盜之情矣。」○倪鴻寶曰：「負且乘，則匹夫曰：吾何為不神器？裔夷曰：吾何為不中華？擔夫一高車，而神器中華遂為貴賤華夷之大共，寇不由致，何能生哉？鷄以召鬼，假以尊虎；審欲

禁鬼何不殺鷄，審欲杜虎何不滅俚？」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訂詁曰：「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存存則擬議自明，擬議則存存益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

按，班固律歷志：「衛元嵩元包運籌篇以大衍一節在天一地二兩節之前。○程子曰：「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下有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朱子曰：「一氣分為二，而陰陽兩其五行也。五，則萬理萬事備矣。」○蘇子瞻曰：「五行皆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質，而无五行之用。」○蔡虛齋曰：「萬物之生，皆父天母地，則皆有天一地十之數，但其得天地之氣不完，或完而不精，是

以其數不著，雖著而不全，惟龍馬之出，其數彰著如此。」

今按，諸論詳載前圖象卷中。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程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張南軒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鵠。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訂詁曰：「以位言，則老陽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老陰居四。以數言，則老陰為六，少陽為七，少陰為八，老陽為九。聖人觀圖，只此七、八、九、六之數，用之揲蓍，而變化以之而成，鬼神以之而行也。」○黃元公曰：「數始於五，中於五，終於五，千變萬化，皆五數所成。故言造化之樞要，必本五行。」鬼神二字，宋人主氣數言，不知天地間皆鬼神，鬼神亦不能逃數。故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見易曰：「河圖之數，聖人因之以生蓍，非因之以作易。」故此節後繼以大衍之數，皆言揲蓍也，說詳圖象。」

今按，此字專指有五、一、二、三、四，皆倚五而成。六、七、八、九，以有著數得蓍，而成變化、行鬼神皆在於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韓註：「王輔嗣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

孔疏：「五十之數，義有多家，各有其說。」惟王弼與諸儒不同。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二百五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策也。謂自然所須策者，惟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者，惟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所用也，故不數之。」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朱子曰：「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是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分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孔子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蔡季通曰：「一變之中，凡有五節，掛也。揲左也，歸左奇於扚也；揲右也，歸右奇於扚也。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胡仲虎曰：「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扚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蔡虛齋曰：「程子謂五十數之成，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愚謂邵子之學必於動處起數者，此也。」○全書曰：「再扚後掛者，言第一變再扚畢則第二變又掛一，第二變再扚畢則第三變又掛一也。」

見易曰：「大衍之數五十，言所用之數，非言所得之數也。以五十之數，衍為萬有一千二百五十。輔嗣之說可從。程朱所言衍數，仍與倚數同義，說詳圖象。」「七、八、九、六之數，朱子用歸奇，邵子用過揲，觀本文以過揲之策，當期之日，以歸奇之數象閏。是過揲為正數，而奇為餘數，似不宜舍正而用餘也。」以三變之法積之，老陽餘十二，少陰餘十六，少陽餘二十，老陰餘二十四，通為七十二時，合得六日，所以象氣盈之數也。存此為閏數，以合於期之數，為三百六十有六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韓註曰：「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啟蒙書法策數，詳載圖象卷中。

本義：「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朱子曰：「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明彼也。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皆得少陰、少陽。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為百九十二。合之亦為三百六十也。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六十。鐘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郭立之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胡仲虎曰：「前則掛扞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期。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蔡虛齋曰：「本義謂太陽居一而連九云云。蓋十者，數之全也。一則斷然含九，二則斷然含八。三、四、五皆然。今不曰含，而曰連。言含者，元无

九，只是就一上說。含九元无八，只是就二上說含八耳。今在河圖，則一之外，實有個九，在二之外，實有個八在也。故曰連九、連八云云。」○黃元公曰：「二百一十有六，兩其一百八也。百四十有四，兩其七十二也。乾用九、坤用六，然乾變為坤，乾中有六；坤變為乾，坤中有九。蓋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三十六其六，二十四其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十六其九，二十四其六也。」○來元成曰：「老陽變陰者，老陽九數，在圖，本地四之陰，合五而成九。老陰變陽者，老陰六數，在圖，本地一之陽，合五而成六。物老而變，則復其本體，故陽即為陰，陰即為陽。」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韓註：「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有一千二百五十策。」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朱子曰：「凡言策者，即謂著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呂與叔曰：「六十四卦，統計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六十者，去乾、坤、坎、離二十四爻而言也。六十四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何也？悔之道也。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六十四卦六爻之策數也。三千八百四十卦，何數也？貞用悔也。三其三千八百四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用備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個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訂詁曰：「四營者，用蓍之法，必以四揲，成易之數，亦以四求。故老陽數九，四其九為策三十六。老陰數六，四其六為策二十四。少陽數七，四其七為策二十八。少陰數八，四其八為策三十二。是陰陽老少之本也。若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四營，則歸奇於扚者，再為五營矣。」再以乾坤之策四求之，乾陽爻之為九者，凡六。六九五十四。四其五十四，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之為六者，凡六。六六三十六。四其三十六，則百四十有四。且以乾之五十四，合坤之三十六，得九十。四其九十，為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每爻用九數，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百九十有二，每爻用六數，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合計二千八百八十，四其二千八百八十，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无之，非四營也。」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蔡虛齋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一氣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補八卦而小成一句，

所以明卦有內外體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蔡虛齋曰：「引而伸之，自九變積而至十八變也。觸類而長之者，每一卦以此類推，各變為六十四卦也。」○訂詁云：「凡卦中一畫變者以六計，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全變者一，共六十三，並本卦不變者，為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合六十四卦之變，成四千九十六卦，此焦延壽易林法也。」

見易曰：「焦氏无爻辭，即變卦繫以繇辭，得四千九十六繇。周易雖有四千九十六卦，所用者，仍三百八十四爻辭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

朱子曰：「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待著而後見，故著所以助神也。」○蔡虛齋曰：「顯道只據易辭言，神德行，只據易數言。夫如是，明有以酬酢乎人，而決人之疑；幽有以佑神，而言神之所不能言者矣。」

見易曰：「按此祇撰著求卦，未及玩辭，當云：道由數顯，德以著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別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困知記曰：「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者莫之為而為也。」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化雖兩，而其推行也以一。神本一，而兩之中无不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見易曰：「變化之道，就著數言。陰陽之變化不測，所謂神也。神不可知，而於著數之變化知之。」火傳曰：「數出於天地，天地不得而知也；寓於著卦，著卦不得而知也；憑於鬼神，鬼神不得而知也。聖人聽於著，著亦不得而知也。不可知之謂神。」四十九策无心，而中分為二，則奇偶多寡之數孰得而知之？其中即有神存焉。」○張子曰：「一神兩化，夫一即在兩之中，本无一也，惟无故神。分二者，兩也。兩之中，不可知者，即所謂太極也，神也。凡其變化不測，皆神之所為。聖人亦惟以不可知者知之而已。」

今按，因著數有變化而鬼神行，鬼神即在變化中，而變化一鬼神之所為。總贊著數。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啟蒙備言之。」

見易曰：「河圖列數，聖人衍數，祇此七、八、九、六，分陰陽老少而變化以成。變化之道，即陰陽不測之謂神也。於蓍數中具見之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胡仲虎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全書曰：「用易者，用之臨時，故曰尚；學易者，學之平時，故曰觀玩。」○蔡虛齋曰：「動是幾處，有善惡兩端之分。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是也。」○郝仲輿曰：「凡執一事而不斷，貪一物而不舍，萌一意而不化，玩物喪志，聞義不徙，皆不動、不變者也。故曰：以動者尚其變。」

見易曰：「聖人之道，不外乎辭、占、象、變四者，而人之用之，則徒尚是四者而已。聖人之道不與焉。此一節是泛指用易者，即下文所稱之君子也。言、動、制器、卜筮，須說得淺近。」

火傳曰：「取其辭以發言，則言必中理；取其變以舉動，則動必合宜；取其象以制器，則器必利用；取其占以卜筮，則筮必決疑。先儒謂決疑在占之外，若泥卜筮事，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取占以用之於卜筮乎？辭變象占，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制器如舜之璣衡，周公之上圭。凡先王律度量衡之制，未有不本於陰陽闔闢往來之象者，非區區十三卦之謂也。」

今按，此章聖人指文周言。因有著數，而聖人制爲辭占象變以盡其神，故曰聖人之道四。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胡仲虎曰：「君子言動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爲、有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蔡虛齋曰：「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所以爲天下之至精者，易贊所謂用應始有，體該本无，稍實待虛，存體應用，以言其研理制辭之精也。故又曰：潔淨精微，是之謂易。」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

朱子曰：「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所謂參伍以變者，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揲著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胡仲虎曰：「上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不兼言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之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邵二泉曰：「參伍以變，據掛揲扚時言。變者，數之未定者也。錯綜其數，總掛揲扚後言。數者，變之已成者也。此二句相承，止謂一變。通變、成文，以成爻言。極數、定象，以成卦言。」○蔡虛齋曰：「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也。」或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似已成象矣。曰：未也，雖成陰陽老少之畫，然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動乎？皆未定也。」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不同，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也。至於變則或九、六為動，又或五爻為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為動者矣。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

見易曰：「參伍諸說，詳載圖象卷中。」

火傳曰：「天地之文，止是一畫；天下之象，盡於卦爻。」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韓註：「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也。」

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周子曰：「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吾心之妙萬物，以寂然不動，感而遂動耳。」誠无為，幾善惡。誠則无事矣。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程子云：「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不為』。當有為而无為之，是乃有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其下即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於動靜之理，未嘗有一偏之說。」○胡仲虎曰：「象在畫，辭在策，蓍未變，占在櫝，皆无為，无思。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如是揲蓍以求卦，則天下之故无有不通者矣。人心之感也如是。」

見易曰：「易不外乎辭占象變，神亦不出乎至精至變之中。至精、至變、至神，指易言。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者，指用易者言。能與於斯者，蓋全體。夫易而盡易之用者也，其極深研幾之聖人

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韓註：「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蘇子瞻曰：「深者，其理；幾者，其用也。至精至變，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變。使數不差，道不變者，其惟神乎。」

見易曰：「到此另提『夫易』二字，見得與於斯者，惟聖人也。極深者，探諸未有；研幾者，窺諸未形。未有者，衆有之始，揆其始，故天下之志以通。未形者，衆形之先，開諸先，故天下之務以成。研極之至，一切見解盡亡，與无思、无為何異？不疾而速，謂不煩擬議之久；不行而至，謂不見有為之迹，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何異？此謂能與於斯者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火傳曰：「惟其深，則凡理之所難知者，无不聞之使明。心之所難言者，无不暴之使顯。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其幾，則知將亡在未亡之先，即可保亡為存；知將治在方亂之時，即可撥亂反治，故能成

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其自然而覺，隨機而應。其於通志成務，未嘗有意推測，用力安排耳。此所以為神也。神不在深與幾之外，然非以聖人而極深研幾，則不能至於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蔡虛齋曰：「謂其一出於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

見易曰：「易所有者，辭占象變而已。而謂有聖人之道，非徒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之為道也，惟極深研幾，如聖人全體是易，而後辭占象變自聖人用之，皆為聖人之道。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謂極深研幾而後有也。」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今按，此章非指用易之事，言聖人作易有辭占象變四者，皆聖人之研幾極深而為之也。故謂之聖人之道，而以至精、至變、至神贊之。无思、无為節，言易之神也，然非聖人極深研幾以至於神，而為此至精之辭占，至變之象變，以通志成務，則易雖至，神亦何由效用於天下哉？是易之所以神，皆聖人神之神也。聖人之神，寓於辭占象變，而易即因之以為神。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朱子曰：「易本為卜筮而言。古人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以開物成務。」又曰：「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見易曰：「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言卜筮則兼著卦，故次節著卦並舉。未有聖人之先，易在天地。既有聖人之後，易在聖人。非設卦，則天地之易不能使人與知；非生著，則聖心之易不能使人利用。故著卦所以妙寄聖人之心，即所以妙寄天地之心也。篇中連稱是故，无所承接，蓋夫子悟易之後，深見著卦之不容已，而累辭以盡其贊歎也。」如斯而已，若有不足之辭，蓋欣歎至極之語氣也。」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孔疏：「易道以示人吉凶。凶雖人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

子云：「寵辱若驚也。」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蔡虛齋曰：「卦之德，言於蓍之德之下，是因蓍而得者。六爻亦然。」知來藏往，以聖人之神知言。觀本義无卜筮而知吉凶一句，可見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緇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出。緇疵人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故緇疵所料皆已往之事，非未來之兆也。漢昭烈聞張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蓋飛若存，不應都督上表也。此亦已然之事。如孫武子行軍篇所載，料敵之類甚多，皆明白，有已然之理，謂之藏往，謂之知器，亦庶幾乎！」

見易曰：「蓍卦由聖人而生，聖人即聽命於蓍卦。蓋以聖人之有心，不如蓍之无心也。中庸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洗心藏密，盡泯其前知，依然不知之，百姓而已。問蓍之時，冀吉畏凶，惟恐其不吉而或凶。與民无異，不惟凶在所患，吉亦在所患，故曰：與民同患。是聖人自心本神、本知，不用其神知，而用蓍卦之神知，斯之謂神武不殺也。」

火傳曰：「將至而未至者，曰來。一定而可知者，曰往。藏往，謂以已往之事考之，其吉凶未有或爽

者。古今之成敗得失，盡存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藏者，謂一一具其中，發之而皆見也。『知莊子知泌之師，在易為師之臨。』子太叔知楚子，在易為復之頤。是其理皆藏於卦中也，故曰知以藏往。『聖人生蓍設卦，用民患以定民志，故吉凶不用則教，而民知趨避，此為神武不殺。』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神物，謂蓍龜。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蔡虛齋曰：「時有消息之不同，事有當否之或異。時者，天道。事者，民故也。」○朱子謂：「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按書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聖人固自能知來，而亦用卜筮以神明其德矣。」○訂詁曰：「古之通志定業決疑，成釐蠱者，必寄諸无心者而後神。故蓍卦既設，聖人冥諸洗心。民用以前，聖人還以齋戒。蓋以无心合无心，所以通神明之德也。」

見易曰：「此節言聖人之敬蓍。敬蓍而蓍益神，夫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皆聖人之為也。而聖人於揲蓍之時，必齋、必戒，惟齋戒而神明生，而蓍之德益以神明。易之在聖心，與其在蓍者，

一而已。」

火傳曰：「吳道子畫地獄變相，而即畏地獄，畏其所畫也。聖人制善而即敬善，敬其所制也。然後知地獄非道子所能畫，託其畫以顯耳。善非聖人所能制，因其制以成耳。天地鬼神，實式憑焉，安得不畏，安得不敬？」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人之息、生死之變也。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首坤歟。」○朱子發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胡仲虎曰：「卜筮以乾坤言，策數總出於乾坤也。闔戶、闢戶，四十九策之一合一分也，是謂善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善之通。見而為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為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聖人制為卜筮以教人，是謂操善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為利，則為用善之神。」○蘇子瞻曰：「同是戶也，開闔之，乾坤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苟不能一，則往者窮於伸，來者窮於屈矣。」○蔡

虛齋曰：「天地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已也。見乃謂之象，乾知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

見易曰：「闔戶四句，只說陰陽變通之理，制用以下方說聖人生蓍以前民用。見象二句，猶說畫卦。」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

朱子曰：「无極而太極，是周子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自現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項平菴曰：「凡繫辭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伏羲始畫八卦，亦即六十四卦也。」○蔡虛齋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陰陽之所以變也。陰陽之所以變者，太極有動有靜也，太極有動有靜，即是一每生二也。一生二，即是太極之理，自兩儀以上至於六十四卦，皆是此理，即一神兩化也。蓋易是影此理者也。」

○存疑曰：「上言聖人制蓍，此言聖人畫卦。卦者，蓍之體也，非蓍則卦不行，非卦則蓍不立。」見易曰：「易无體而曰有太極。太極无所在，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乎不在也。是无體之體，體在用中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蔡虛齋曰：「本義謂畫卦揲蓍，其序皆然。上節所主畫卦也。八卦定吉凶，謂揲蓍之序。靈峰謂一揲而有兩儀之象，再揲而有四象之象，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訂詁曰：「吉凶既定，則趨之避之，民无所疑，勇於赴功，故生大業。」

見易曰：「易有太極二節，又言設卦為生蓍之本，使无八卦以定吉凶，則蓍將以何者示人而前民用乎？」

火傳曰：「浪杖人每稱吉凶生大業，不惟吉能生大業，凶亦生大業也。古來帝王聖賢不遇凶，則其大業不出。」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臺臺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按，荀悅漢紀「立」下有象字。○徐子與曰：「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者言也。」○蘇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焦弱侯曰：「萬物皆具奇偶之法象，而天地其至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至大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具而易道備矣。鄉國皆有占，惟據崇高之天子可以作易。山巫野祝皆能占，而具聖知之全者，惟有聖人。折筮、剡籌、毀瓦、灼龜皆可占，而探索鉤致供聖人之用者，惟有蓍龜。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胡庭芳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蘇子瞻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信矣不疑，於是乎作易。」

見易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以生蓍，非則以畫卦，因神物之生，恰值河圖之出；而七、八、九、六之

數以著，與陰陽老少之象適符，此四十九策之所由用，而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所由始也。變化在陰陽，而聖人效之，以爲蓍策之變化。吉凶見天象，聖人象之，以定蓍策之吉凶。聖人之所以通志、定業、斷疑者，皆以此。天垂象，見吉凶，非人見之也，順度見吉，逆度見凶。」

今按，圖書出，而聖人則之，則其七、八、九、六之數也。卦畫有陰陽老少，非七、八、九、六无以利用耳。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藻曰：「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朱子發曰：「四象以示吉凶，繫辭以告吉凶。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見易曰：「易有四象，象變也。繫辭以定吉凶。辭，占也。易有蓍卦，而非象變則无以盡易之神；非辭占，則无以致易之用。伏羲開其始，文周要其成，三聖人不可缺一也。」

火傳曰：「蓍之德一節，其聖人兼指伏羲。蓋蓍已生於伏羲之世，虞、夏、商以來皆用筮也。陰陽老少之四象，自畫卦時已分矣。七、八、九、六之數，自圖書出已顯矣。特其時有卦爻而未繫辭，其吉凶示之而已，不能告也，不能斷也。且其用九、用六，祇知用九、六之動，而不知用九、六之變。故其

卦止於六十四卦，而不能使一卦為六十四卦。象變至文周而始盡其用，辭占至文周而始同諸民，是故周易之用，又大於義易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胡庭芳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黃元公曰：「此節當連上章第二章。言繫辭焉而明吉凶，結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八卦定吉凶，亦結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論事之勢變，吉一而凶三，論事之極頭，则无凶而有吉。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見易曰：「天助順，人助信，故雖蹢躅亦有死友，助其信也，若天則不可誣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

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韓註：「極變通之數，則盡利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

吳幼清曰：「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蘇子瞻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盡之。」○顏質卿曰：「立象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无一不在其中。由是兩象設之為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偽也。從兩象而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於變通以盡利，辭至於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不盡而盡矣。」○倪鴻寶曰：「聖人之御物，居理立教，皆有不盡者，故欲以其書貴其心，以其言貴其意。書有不盡，故天下貴其言；言有不盡，故天下貴其意。疑義日生，深文日秘，此以聖人之有不盡者耳。以其有不盡，故皆求盡之；皆求盡之，故可以極千世之才，皆求盡之而皆无以盡，其不盡者，聖人故有以制千世耳。」

見易曰：「此章專贊聖人立象以盡意也，聖人之意不能以言盡，而盡於立象，此聖人妙於以象為言

也。因而設卦，因而繫辭，言未嘗不盡。然其所言者，象也，而象之所以然者，不言也。雖不言，而卦之變通以盡利，辭之鼓舞以盡神。凡聖人所欲言者，又未嘗不盡乎此，是立象果足以盡聖人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緼，所包蓄，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見易曰：「乾坤其易之緼，言有乾坤而易以之緼也。乾坤即奇偶兩畫，周子曰：『一神兩化，兩不立，則一不存，一不存，則兩亦滅矣。』是故離乾坤无易，離易亦无乾坤也。」

火傳曰：「本義謂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以三畫之乾坤推之而成六子；以六畫之乾坤推之而成六十四卦，皆不假著策，即其卦畫自然相推而成，祇此六畫耳。六畫又本諸三畫，三畫又盡於一畫，奇偶而已，而變化无窮，祇在此奇偶兩畫中，故曰其易之緼。」

今按，易不可見，謂學易者祇見乾坤，而不見乾坤之中所爲易也。不見易，則乾坤祇是屹然兩畫耳，其物不神，其用焉得不息？然乾坤與易不能相无，特昧者自不見耳。或幾乎息，蓋或然而實

不然之辭，爲昧者語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孔疏：「形雖在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此而裁節也。」

本義：「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程子云：「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或問朱子曰：「上下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當，若以有形、无形言之，則物與理相間斷矣。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胡仲虎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無體，故謂之道，即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體，故謂之器，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化則無窮，裁則不過，變之謂也。裁有定體，行无定用，通之謂也。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龔深父曰：「變通兩語，所以申變而通之意。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於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張希獻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易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

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皆至於道，而所人有先後耳。」

見易曰：「此一節妙於言象也。分道與器，而象在其中矣。自道而象，象而形，形而器，惟器有形，惟道无形。象者，道器有无之間也。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形下為器，形上為道。擬議於上、下之間者，象也。言之所不能盡者，形上之事也。設卦繫辭以盡其言，形下之事也。學易者，由器見象，由象見道，由形下見形上，聖人之意於是乎見矣。故下文緊接以是故夫象。」化者，陰陽自然之化，化而不極，不可以裁；極而不裁，不可以變。先時而裁，事每犯手；後時而裁，多所差謬。是故陽必九而變；九者，陽之極。陰必六而變；六者，陰之極也。凡陰陽不老則不變，其變也，皆有自然之節制，聖人因而為之節制之，斯謂之變。推者有因其自然之勢焉，有漸次不迫之義焉，推而行之，行其所无事也。夫陽之老，而不得不變為陰；陰之老，而不得不變為陽，此其必然之勢也。然而九變八而為少陰，猶未絕遠乎陽；六變七而為少陽，猶未迥別乎陰。如暑之繼以涼，而不遽至於大寒；寒之繼以溫，而不遽至於大暑。皆有推行之漸焉。如是則理无有礙，而勢无不順，故謂之通。通者，所以善其變也。以此變通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哉？」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

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顏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聖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

見易曰：「加」是故夫象於首，以見象能盡意，與前篇不同。」

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胡仲虎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丘行可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也。」○存疑曰：「上曰綱之變通，此曰存乎變通。上之化裁推行，作易也；此之化裁推行，用易也。」

見易曰：「六」存字，一層深一層，存乎卦，存乎辭，此實指卦與辭之功用也。存乎變，存乎通，則存

乎用易者之變通，而不徒聽夫易之變通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則用易之本領，而卦辭變通之所由以神明者，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此聖人始終論易之大指也。『夫古帝王固有不假學易而自能變通者，如漢初請立六國後，此諸侯客牢不可破之成見也。』留侯借箸一籌，高帝吐哺，趣令銷印，可不謂善變乎！自唐代以來，節度擁兵藩鎮，盤固者百年，宋祖杯酒片言，解其重權，即令文臣判其軍事。乘機遣會，而為之不差銖黍，所謂善通矣。然而難言也。以秦之弊政无一不當變者，而阡陌郡縣之制，行之至今不變，變則亂生。王安石之新法所急宜變也，而青苗、雇役，識者以為不宜盡變，變則滋擾。非神而明之，則變失其所為變，通失其所為通矣。孟子與司馬公猶不足以知此，況其他乎！『聖人之道，從口耳入者必非其至妙者也，至妙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默之事也。蓋其所得，不容以語人，而人亦有不可得而聞者，以易為德，以易為行，是謂德行。』

右第十二章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今按，前數章極言圖數之妙、辭占象變之詳、著卦之神，至此乃盡掃之。以為此數者，皆易也，而非所以為易也。凡其載諸書、見之言者，皆形而下，非形而上者也。是故立象、設卦、繫辭、利用，聖人於言未嘗不盡言，言皆易，而所以為易者，不在是也。惟乾坤之二畫，稍得其近似者乎？易不外乎乾坤，而不得即乾坤以為易。蓋二畫已是形而下者矣，又況下焉者乎？然則學易者於辭

占象變，无往非易；而以是四者爲易，則非也。用易者舍辭占象變，无以致用；而以是四者盡易之用，則非也。其在神而明之乎？神明之者，心與易契，言語道斷。德，一易也。行，一易也。易在於我，以我用易，寧有不神明者？至此，而聖人所不盡言之書，所不盡意之言，皆可得而見易矣。神而明之，於變通之時，而有不必變通之事，此非辭占象變之所能拘也。不言而信，自信以信，易也。非全乎易以爲德行者不能。

繫辭下傳

孔疏：「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謙爲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爲九章。」

第一：起八卦成列，至禁民爲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庖羲，至蓋取諸夬。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也。第四：起困於石，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也，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易之道也。第九：起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其辭屈。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孔疏：「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獨在卦，爻獨在重者，卦則爻少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在卦舉象，在重論爻也。」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王景孟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訂詁曰：「八卦成列，指三畫卦而言，上篇所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八卦，象未備也，而六十四卦之象，皆以八卦分合取之，故曰在其中。因此八卦每一卦各以八卦加於其上，以成六畫之卦，每卦六爻，而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盡在此因重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孔疏：「上篇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論其氣謂之陰陽，語其體謂之剛柔。」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蔡虛齋曰：「自一畫倍而為三，則象已具。自三畫重而為六，則爻以備。即是以觀，剛柔二者迭相

推遷，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此據六十四卦而言，總是一每生二，一陰一陽，只管相挨出來，而變即在是矣。變字，指陰陽相錯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剛柔相推，以橫言，不以直言。若以直言，便是卦變，柔上剛下之義，非作易之本旨矣。」「變就卦言，動以著言。」「繫辭焉而命之，命，告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命之，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時論曰：「變在其中，未即變也；動在其中，未即動也。」

見易曰：「剛柔相推，如乾推一畫與坤而成三女，坤推一畫與乾而成三男，以至六十四卦，無非相推而成。剛往則柔來，柔往則剛來，往來不窮，變化之道也。伏羲未嘗言變，而變在其中矣。文周因其變，乃逐卦逐爻而繫之辭，命以吉凶悔吝。未嘗動也，而動在其中矣。不動不占，雖有變者，必占其動，蓋變之中又有動者矣。」「爻象不變，則占者無以見其動矣。占非其動，則爻象無所用其變矣。故有變以待動，此爻象之體；有動以用變，此爻象之用。」

今按，卦有六畫，而名爻，爻者，六位陰陽相間之謂也。三畫之卦，則無以相間，故祇謂象，而不謂爻。大傳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而謂加九、六始名爻者，謬也。

爻有變有動，有動即其變者，然變者衆，而動止一爻。蔡虛齋謂：「五爻變者，以不變之一爻爲動。」夫既不變矣，反謂之動乎？朱子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者，」當指最後變之一爻而言也。說

詳圖象卷中。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胡仲虎曰：「變，統指卦爻而言。動，則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蔡虛齋曰：「吉凶悔吝雖已備於繫辭之時，然事未至而著未揲，則卦爻亦无由動；卦爻未動，則吉凶悔吝雖已定於卦爻，而亦无由見其孰吉孰凶、孰為悔吝與不悔吝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胡仲虎曰：「上篇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此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即此所謂趣時。」

見易曰：「此節申言剛柔相推之義。所謂剛柔者，即乾坤兩卦也。六十四卦皆本諸乾坤，故曰立本。乾坤以三畫之剛柔相推而成六子，以六畫之剛柔相推而成六十四卦。剛柔无定者，變也；此往彼來者，通也。蓋有不得不變、不得不通者，時為之也。故曰趣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

朱子曰：「吉凶、貞勝，一吉便有一凶，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顏質卿曰：「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吉之能勝夫凶，非吉之能勝也，以正勝也。不正，即吉亦凶也。凶之能勝夫吉，非凶之能勝也，以不正勝也；若正，即凶亦吉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

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本吉也。或動而得凶悔吝；或本凶悔吝也，動而得吉，是吉凶莫可定也。然於无定之中，而有一定之理，非吉則凶，所謂貞勝也。下文貞夫一，乃言貞勝之故。」吉凶雖因乎時，而貞勝之理，則與時偕行也。本義謂貞，正也，常也。惟正，故常，雖至變之中，而此理終不可變。吉凶因之以定，故曰一也。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故有吉福，亦有凶福；有凶禍，亦有吉禍。吉凶之別，貞與不貞之別也。」

火傳曰：「易辭有貞吉、貞凶。貞者，盡其當然之理，雖凶，亦吉。故曰貞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朱子云：「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的，只把此理作箇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逆以為吉凶耳。」

見易曰：「天地萬古此觀，雖度數有遷移，而觀不移。日月萬古此明，雖晦蝕有不常，而明如常。人心萬古此理，雖吉凶有萬變，而此理不變。此理唯一，更无二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下之動，未有能離此一者。故曰：貞夫一。」乾得此一以為易，坤得此一以為簡。爻也者，效此一也；象也者，像此一也。此字皆指一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孔疏：「此明天地得一之道。」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蔡虛齋曰：「此節非申貞觀之義，特以起下文原卦爻之所由作也。繼之曰效此、像此，與貞觀全不相屬。上文為吉凶說，此又是為爻象說也。」

見易曰：「一神兩化，一在兩中，無兩則一不立，无一則兩不行。乾坤兩也，乾之易，坤之簡，乃其所以為兩也。易簡不可以名一，而一在是焉。爻象吉凶皆生于兩，本于一也。」惟得一，故易簡。」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朱子曰：「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

見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一不可名也。爻者效此，象者像此。即此是一也。天下萬變而一不變，惟其不變，是以能變。乾得一以易，坤得一以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發揮此一而已。」

火傳曰：「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爻象備極險阻之情實，以曲盡易簡之理。」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蔡虛齋曰：「變在其中的變，據卦爻之見成者言。變通之變，以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言。功業見乎變之變，則以著卦之方動者言。方動之後，乃為所值當動之爻象矣。」○訂詁曰：「爻象動而吉凶見，惟恐不與吉會者，聖人之仁。惟恐不與正合者，聖人之義也。不論吉凶，惟以貞勝而歸于一者，則繫辭覺民之本指也。故曰：情見乎辭，不則瞽史耳！」

見易曰：「動者，變之將形；變者，動之已成。爻動則變，猶未知所變之卦，則吉凶不在本爻，而在變卦之爻。本爻，內也。變爻，外也。內者貞，外者悔也。功業因變而見，吉凶皆所以成大業也。使人占其辭，而從貞以趨吉，黜邪以避凶，則聖人同患之情也。」

火傳曰：「功業，指爻象之功業，不主人事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也。」

黃元公曰：「乾坤示人以象，聖人示人以辭。然聖人覺世之情，正體天地好生之德也。蓋斯民以財為命，隨財習非以賊其生；聖人以義制利，而正辭以禁之，然後民明於趨避，而免於不教而殺之虐矣。春秋為聖人之刑。書、大易，亦聖人之禁書也。聖人好生之德，必得位而得行，故以位為大寶。」

包義諸帝皆得位聖人也。罔罟耒耜，皆聖人理財也，此節連下章讀亦可。」

見易曰：「三聖人制為象變辭占，示民以吉凶，其大義一言以蔽之，曰禁民為非而已。禁其非，而守其是，所謂貞夫一也。聖人之情，豈僅見之於蓍卦哉？凡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好生，而守位、聚人、理財、正辭，皆此道也。蓋一以貫之也。」

火傳曰：「下章十三卦皆理財之事。民之為非，皆從財起。聖人禁民為非，惟以卦爻之辭示之吉凶而已，无事刑罰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此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今按，伏羲畫卦，文周繫辭，制為著變之法，以利民用。吉凶不過兩端，趨避只此一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重一貞，聖人之情可見矣。要之，聖人之治天下，曰仁、曰義，亦不過使天下共貞於一而已，豈獨作易然哉！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韓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也。」

孔疏：「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朱子曰：「仰觀俯察，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盡察得有陰陽。」○蔡伯靜曰：「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蔡虛齋曰：「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河圖特其中所謂取神物之最著，河圖不出，易亦須作。」○倪鴻寶曰：「聖人窮觀極察，忽形一畫，此一畫即可以包諸畫。雜諸畫中，後聖人必能辨認得之。明其物始。兒初墮地，得其氣母，能回殊死。匠之為魅，木斧初謀，傳以符禁，則能禍福。虻出蟄，乍噬寄物，為毒元。鸛鵲乘春相日，不能先聲，先聲者，氣決立絕。凡物之怪，皆聚於始。理之始立者，豈得不著異乎，故易有太極，畫有太祖也。」

見易曰：「八卦未作，象在卦先。聖人畫卦，取象以為卦。八卦既作，象在卦中。聖人制器，又取卦以為象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孔疏：「案諸儒象卦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註多取名為義，於義未善。」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胡仲虎曰：「民以食為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有似於離之象。蓋之言，疑辭也。下倣此。」○蔡虛齋曰：「兩目相承，不但兩目而已，百千萬目皆相承以兩也。」單言禽，則該鳥獸；並言禽獸，則禽獨為鳥。單言罟，則該取禽魚。並言網罟，則罟止以取魚。」

庖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胡仲虎曰：「自古未有牛耕，神農教民耒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土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蔡虛齋曰：「耒耜二體皆木。蓋制作之始，未知以鐵為耜也。曰，猶掘地為之，則其時可知。」○時論曰：「此粒食也，立教之大，无若耒耜，故申之曰教。」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蔡伯靜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訂詁曰：「周官三市，或初創日中耳，五十里市，各致其民是也。」

見易曰：「五十里市，必日中，則五十里內之民物，方能輳集，日中所以為期會也。」

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韓註：「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解倦也。」

孔疏：「既云黃帝，即云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此已下凡有九事，此九事之第一也。「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當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據如此事，只是一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後成，亦因時而已。」○楊誠齋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朱子發曰：「十三卦分而乾坤合。乾坤无為，六子自用。」上古衣裳相連，乾坤象衣裳，君臣一體也。秦取衣裳離之，尊君卑臣，上下判隔，服之妖也。」○胡仲虎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謂聖人之制器，不能先天而強為，不能後天而不為；非一時之所可為也，非一人之所能為也，皆天理之自然，故曰自天祐之。」○鄭氏曰：「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皆所為通其變也。」

見易曰：「變而无迹，曰化。故變而使民覺其變者，則必有宜、有不宜者矣。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圖成，凡變之有迹者，非神而化之之道也。化則變而不知其變也，不窮則不可變，窮者，人情之所厭也。不通則不能變，通者，人情之所便也。凡制作之便於民者，雖萬世不可易也。故曰通則久。」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者，順其自然而已。本義謂乾坤變化而无為。凡變化則无為，有為非變化也。」○問易曰：「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皆衣裳矣。茹毛飲血之世，去禽獸无幾，不知衣裳，然亦无用衣裳。記稱毛女秦時宮人，匿山中，嚙草根木實，久不得火食，遍體生毛，足禦霜雪，試取歸，飲食之，即毛脫盡，需衣以覆形衛寒矣。予遇巴蜀人，言賊亂後，有見毛人於巖穴間，狀類猿獠，扳陟如飛者，自言避兵棲山久，无火食，化為此類。然則佃漁廢，而未耜興，以粒代鮮之後，化生食為熟食已，衣裳之制，其能已乎！」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

張南軒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之險，有所不通，舟楫之利既興，則化所及者速矣。」

見易曰：「坎水，巽木，中互震體。木動水上，舟楫之象，風水相乘，舟楫之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

見易曰：「前此牛馬，自生自育於天地間，不為人用。人於所謂重者，負戴焉耳，于所謂遠者，奔走焉耳。至此服之、乘之，則牛馬隨人，為所用矣。」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之意。」

朱子曰：「今人就卦推出制器之象，必須穿鑿附會，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謂：『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朱子發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

見易曰：「上震下坤，坤為闔戶重門之象，震為有聲之木，而在坤外，有擊柝之象。」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楊誠齋曰：「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

見易曰：「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動於上，艮止於下，有杵臼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治之。」

見易曰：「離為戈、兵，兌為毀折，有弧矢傷人之象。耒耜、舟楫、弧矢，皆以木為之，是時未知用金也。弧矢因有暴客而作，詩云『暴虎憑河』，徒手搏虎為暴，則古稱暴客，未有兵器可知。」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孔疏：「已前不言上古，已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古者，蓋已前未造此器之前，更无別物之用，非以後物替前物，故不云上古也。已下三事，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欲明前用所有，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本義：「壯固之意。」

徐子與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黃元公曰：「周禮棟尊字卑，則吐水疾，而雷遠以隕下，為宇是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孔疏：「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案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無數，在堯已前。』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又云：『夏聖周、殷人以棺槨。』則夏以前棺槨未具也。『此舉其大略，明前後相代之義，不

必確在一時。」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郝聖與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寧過於厚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韓註：「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本義：「明決之義。」

全書曰：「書以刀筆畫於竹簡、木冊，為文字，即六書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五、六之畫，計數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之以為信也。自一畫至五畫，則為爻數，至五而窮，窮則變矣。夬五奇，象契之五畫，上畫偶者，奇之變也。」

見易曰：「案書序註云：民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契以為言也。」本義謂明決者，謂十三卦以離始，以夬終也。作結繩為網罟，所以養民也；易結繩以書契，所以治民也。養民之具，自作結繩始；治民之具，自易結繩興。二字首尾相應。」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見易曰：「時至而事起，聖人因時以制器，寧有象一卦以成一器者乎？器成之後，而於卦象皆有取焉，此見易之无所不包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邵子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滯於方，則不能變化，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无體也。」○蘇子瞻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惟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止見其似者而日遠矣。」

見易曰：「象指畫言，一奇一偶是也。易不可見，而假象以像之。莊子謂以有象者象无象者而定矣。不惟伏羲以象示也，文王繫象所以像一卦之象，周公繫爻所以像一爻之象，皆象也。易者象也，此句是一章綱領。」

彖者，材也。

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蔡虛齋曰：「彖者，一卦之材也。如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其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效，倣也。」

蔡虛齋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交變之義，故為動。卦非無動也，爻非無材也，但以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故言材；爻乃逐節之變，故言動耳。」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訂詁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

見易曰：「彖亦是象，爻亦是象，彖不惟坤之牝馬是象，乾之元亨利貞亦是象也。爻不惟潛龍、履霜是象，乾之乾惕，坤之括囊，亦是象也。辭因象繫，而吉凶以生，悔吝以著，言不惟吉凶之可見者存乎象；即悔吝之至微者，象已无不示矣。」

右第三章

胡庭芳曰：「此章言卦爻辭，无非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韓註：「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偶為之主。」本輔嗣略例又云：陰卦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按，凡卦主獨。陽獨，則奇為令，偶為氣。陰獨，則偶為令，奇為氣。冬、春之水、木，陽生陰成，故卦陽而氣陰，而陽月多寒。月令冬之數六，春之數亦六，皆從偶也。夏、秋之火、金，陰生陽成，故卦陰而氣陽，而陰月多熱。月令夏之數七，秋之數九，皆從奇也。故筮三男之氣皆陰，筮三女之氣皆陽。卦分二氣，爻分三候，是為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歲之德攝矣。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韓註：「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為統衆，无為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偶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

本義：「君謂陽，民謂陰。」

邵子曰：「萬物皆以陽來則生，陽去則死，故陽為貴。」

見易曰：「一者，奇之畫也。二者，偶之畫也。陽卦以奇為君，偶為民，是一君而二民也。陰卦以偶為君，奇為民，是二君而一民也。君者，言成卦之主也。」

右第四章

胡庭芳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多寡。」

見易曰：「所以見奇偶兩畫之妙，陰陽、君民、君子、小人，都判於此兩畫中。」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途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蘇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所病者，憧憧也。但順理以往來，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着意於往來，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始不覺其煩且擾矣。」○錢緒山曰：「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可也！」○蔡虛齋曰：「自此以下四節，全是破爻辭『憧憧』二字，與『朋從爾思』意无涉。」

見易曰：「聖人即咸四爻明感應之理，以見天地人事，盡於感應，非區區人己之間此感而彼應也。凡學問之盡其事者，謂之感；有其效者，謂之應。殊途百慮，極其思慮之用者感也。所謂往者，屈也。同歸一致，不思不慮而得者應也。所謂來者，伸也。往來本自然一定之理，安用憧憧哉？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正誼未有不利者，明道未有无功者，此往來之說也。而計與謀，則憧憧為之害也，即此爻之旨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伸，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蔡虛齋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分明是屈之感伸，曰屈伸相感者，只一屈一伸，便是相感矣。如下文尺蠖、龍蛇，皆偏言屈之感伸。」

見易曰：「雖云往以感來，來亦感往，然畢竟是往者為感，來者為應。天下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伸，聖人學問只在往、屈一邊；來、伸之應，聽諸自然而已。故无所谓憧憧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余德新曰：「既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
○蘇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沉，知其所以浮，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是精義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是入神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則用利而身安也。至於身安則物我莫測，而德崇矣。」○郝仲輿曰：「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即尺蠖之義。」○訂詁曰：「尺蠖之屈而伸，伸而又屈，龍蛇之蟄而起，起而又蟄，其天為之也。彼烏知其所以然？人則有知，故以往感來，以來感往，而不勝其計度之私，此用知之過也。」○聖人不思而得，故曰何思何慮？學者須以思學聖人之不思，非退藏則无以精義，非精義則无以研幾。聖人之學，非黜知不用，取合乎自然而已。」○時論曰：「往來生死，屈即是伸。徇往來者，憧憧；絕往來者，又憧憧。始於不精義以窮理，遂有掃理以為直截者。」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

見易曰：「精義者，无理不研；入神者，不滯於理。此退藏之學，非欲致用也，而用以利。利用者，於事无礙；安身者，於时无忤。此庸德之行，非為崇德也，而德以崇。精義屈也，致用伸也；利安屈也，崇德信也。究而論之，精義四句皆屈也。過此以往，至德之盛也，是信也。總之，伸必由屈，來必因往，有一屈則有一信，有大屈則有大信也。」

火傳曰：「精義者，聖人極思慮以斷往來之思慮也。精則於同中分殊，一中析百；入神，即同是殊，即一是百矣。窮神知化，則一旦莫致，何有於百？同且无歸，何有於殊？蓋至是而精義之思慮亦盡泯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用忘其利，而无不利；身忘其安，而无不安，德之盈也。固未可與崇德者同日語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

朱子曰：「非於崇德之外，别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盛德。」○蔡虛齋曰：「神化亦非在精義、利用之外。其始，有待於思為，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用為，曰窮神知化。」

見易曰：「過此以往，此字指崇德後言。自此以前，一屈一伸，然大抵皆屈也。過此以往，无所用

屈，亦无所為信，其盛德日新，不惟人不能知，己亦不得而知。窮神知化，聽其自然所至而已。所謂何思、何慮，到此纔足語也。」

火傳曰：「以下九爻，皆言利用、安身之事。安身本於精義，惟精義始能研幾。豫之知幾，復之庶幾，皆能精義也。」

易曰：「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斯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黃元公曰：「困石一爻，反明安身。射隼一爻，正明利用。噬嗑二爻，亦反言之，以見身之不能安也。苞桑一爻，言身安以保國家，折足則身不安之象也。豫復兩爻，特拈一幾，非精義入神不足以知幾，不能以庶幾也。致一取所感之專，勿恒失安身之利。」○倪鴻寶曰：「萬物皆以剛據柔，蒺藜與石，豈柔可得而據者哉？是小人悍然而思竊據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非謂有妻不見也，譬諸人妻假衣冠以號於人曰：吾即夫也。誰為其妻乎？」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括，結礙也。」

諸理齋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為悖之時，故其動利。」○倪鴻寶曰：「縱隼不射，是謂養奸，不斷反受其亂也。昔者鄧侯逮諫，國移楚甥。守珪失刑，禍延唐祚。五王墜謀，亂生凡肉。汝愚遺慮，權歸閤門。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此言斧之斷棘，譬斧也。『墓門有梅，有鵲萃止。』此言梅之容鵲，咎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為耻，見利而後勸於仁；不以不義為畏，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虞仲翔曰：『小善復初，小惡姤初。』」韓子謂法行狗信，虎化為人。聖人以狗誠虎，以虎誠人。故履校已危，滅趾不死，懼其心，使知悔；留其身，使補過。聖人之仁也。」○倪鴻寶曰：「聖人為小人明疑而作易，為易釋懼而教小人。易不教小人，則君子不敢以學易。易懼小人，小人於是可以學易。昔者張說巽床，幾於誣善。宋璟震之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周處升陵幾於為寇，父老夫之曰：『淵蛟山虎，與子而三。』夫鬼神之說，原諸享祀。蛟虎之義，等於豕牛。易之所著，以戒小人。二子聞之，卒為君子。故曰：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楊誠齋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倪鴻寶曰：「夫小人之罪惡，欲待其貫盈，則懼其以宗社盈貫也。聖人故以擊小人之權，歸諸國法。何校滅耳者，王鉞也，然江充斃於逆刃，楊釗殲於亂鋒，宰髡禍吳而快越矛，德儒倭隋而膏唐斧。滅四奸之耳者，皆非校也。」

見易曰：「二爻言小惡則有小懲，積惡則懼大罪，以見感應之理，无往不存。」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時論曰：「其亡其亡，心口相語也。首三語，造化无權。後三語，天命可畏。見得氣數在人事中，治亂相尋，惜不早見。」

見易曰：「識危於安，見亡於存，憂亂於治，此皆精義以後事，所謂幾也。身安而國家可保，固非精義者不能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先融堂曰：「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

○項平菴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於所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所不能哉，責其食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能勝任耳。」

見易曰：「此固不知安身之道也，聖人有聖人安身之道，庸人有庸人安身之道。人世者，皆不可不知。」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疏：「前云精義入神，故此明知幾人神之事。」幾是離无人有，在有无之際，故云動之微。若事著之後，乃成為吉，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云吉之先見。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

本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程子曰：「先見則吉，不見故凶。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楊誠齋曰：「知幾最微，而盡於不諂瀆。諂瀆者，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也。」李斯之禍不在具五刑，而萌於上督責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人使，而在於靡謁居之足。斯自以為深於取容，湯自以為巧於自託。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故曰：動莫小於風雷，而欲心為最大；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

崇高為至輕。能絕諂瀆之端，乃見幾之最先者也。」○蘇子瞻曰：「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其介如石，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无畏无忽，事至則發而已。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於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於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為進退之候也。」○蔡虛齋曰：「上交貴恭，然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然易至於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君子知幾，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非獨不諂、不瀆二事而已。蓋幾之所在，有當用微者，有當用彰者，有當用柔，有當用剛者。君子於幾之所在，一无不知，故為萬夫之望。」○介於石，言君子之所以知幾也。」○倪鴻寶曰：「哲者測氣於禽鳥，審兆於聲音，況人事乎！人不必迷尋丈而惟牽銖絲，為此銖絲，沉入九淵矣。夫投會應時，比諸驚擊。君子之於人國也，突若人焉，突若出焉。齊女朝入，仲尼夕行，聖人所云不終日，苟踰宿及旦，即其言之欺也。」○見易曰：「諂、瀆之輩，只知有現在，不顧其後。君子非以知幾而不諂不瀆，只自盡其當然之道，而幾即在於此。」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韓註：「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一，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蘇子瞻曰：「人不食鳥喙者，知之審也。」顏子不及聖人，猶待知也。」○陳明卿曰：「未必不有不善，但未嘗有不知，百偽千邪，只在知上消。」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韓註：「致一而後化成也。」

孔疏：「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醇。若天地有心為一，則不能使萬物化醇矣。」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全書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化醇、化生，言有兩以成一，男女皆象二氣致一之妙。」○蔡虛齋曰：「天地絪縕，氣交也。男女構精，形交也。朱子謂化，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化生，是胎卵所出。男女是萬物之男女，人類、物類，皆是。」

見易曰：「惟兩斯一，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妙於言兩，亦妙於言兩而一也。凡易之言一，未有不以兩者。晦明、寒暑、往來、屈信，皆兩也。皆所以明一也，通兩為一，然後其一可見。」

火傳曰：「人之生，精氣神而已。神一則氣一，一則構精而化生，故神不專者，其精不能構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項平菴曰：「此總結上文而歸重於安身也。尺蠖不屈，不可以伸；龍蛇不存身，不可以變化。君子不安其身，而足以致用乎？」○倪鴻寶曰：「仲舉云：『一庭之臣，如河中水流泛東西。』此言陰陽多端，心不恒也。反復之徒，脂丸蓬轂，是故物惡而擊之，此其道自賊而已。」

見易曰：「咸四爻為一章本領。此後，以困始而嗟其身必危；以益終而本諸安其身。中間所引諸爻，皆利用安身之事，而以豫二之知幾為人神之效，以復初之庶幾、損三之致一，為精義之功，則安身乃聖人之極詣，非可易視而淺求之也。」

右第五章

胡仲虎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二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今按，十卦十一爻，其事盡於利用、安身，其學極於精義、入神。聖人以易教世，惟此而已。過此則非世人之所能知，亦不足為世人道也。惟精義入神，故可以隨所感應而无害。若冥感却應則非也。感應廢，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矣。上下无交，而世界離散矣。終舉損益二爻以明感應自然之理，所以結何思何慮之旨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徐子與曰：「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自形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訂詁曰：「乾坤即指奇、偶兩畫。陰陽合德，謂二物往來交錯。剛柔有體，謂成諸卦爻之體。體撰通德，正於其分而合、合而分得之。」○余廣之曰：「无形之易，始於兩畫之中，謂之緼。故兼形上之稱。有象之易，關於兩畫之後，謂之門。故有合德之事。」

火傳曰：「天下之理盡於兩；一在兩中，實无一也。兩者互藏其根，故曰合德。能合然後能開，易之辭，專言其開者也。故下文曰開、曰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韓註：「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彌彰，爻辭所以明失得。」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蔡虛齋曰：「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此兼卦爻許多名義而言，故曰雜。下文只是

一端之稱名，故專指其小。」

見易曰：「如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之類，皆雜也。然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曰不越。」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孔疏：「開，釋也。」正言，即其辭而斷之。法家所謂前案後斷。

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吳幼清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覺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前兼善言，此專以卦言。」

見易曰：「開字與前合字相應，陰陽合而卦畫以成，陰陽開而卦爻以繫。開者，分也。名以分陰陽而當，物以分陰陽而辨，言以陰陽之分而正，辭以陰陽之分而斷。」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

胡仲虎曰：「取類大，謂陰陽也。上古之時，惟有易畫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於衰世，不得不

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吳幼清曰：「自夫易以下至此，皆論文王彖辭，雖爻辭亦然。而此則專為彖辭言也。」○蘇紫溪曰：「取類大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民既二矣，明失得之報，使還歸於一也。」○黃元公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一念初生，陰陽已判，而吉凶之報隨之。人不深於易，故諱言報應耳。」

見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天下之報，由於貳。一者有得而无失，有吉而无凶。貳則得失分矣。報者，自其有所分別而言之也。」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胡庭芳曰：「此章專論乾坤為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門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疏：「上古伏羲之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卦爻之辭起於中古。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孔疏：「六十四卦悉為修德防患之事，於此九卦尤為甚者，故特舉以言焉。」

本義：「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胡仲虎曰：「夫子偶於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履以一陰安處於三陽之下，此履所以為禮也。謙以一陽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而天地生物之心可見，本義謂善端存者，指仁而言也。」「基所以立也，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心，無時而非禮，無時而非仁也。損修，益裕，困知命而有辨，井定性而不改，及其終也，巽順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無適而非義也。」○蔡虛齋曰：「基與本不同，基就修德之始言，故張子教人以禮而入。」○存疑曰：「上言易作於憂患，因承言處憂患之道。蓋以是教人，非文王之處憂患用九德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

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孔疏：「自此以下，明九卦之德也。」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蔡虛齋曰：「井德安然不動，而自有以及物。或曰：憂患中自救不暇，安能及物？來俊臣誣狄梁公下獄，令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血流被面，懼而謝焉。范文正公曰：『陷牢之中，不義不為，況在廟堂乎！豈可謂憂患中无及物之功？』」○倪鴻寶曰：「時不可設，必不得設，故義前无易，周公後无禮樂。義前周後，非无聖人，惟中裕者為不慚耳。學誠顏淵學，即不在仕；道誠仲尼道，即不在行；德誠文王德，即不在王。信其裕，不信其所不設者耳。不裕則損，不設則不必益，裕潛而設躍，潛惡其非龍也；躍而无首，何譏乎！」

見易曰：「巽之稱物，其中自有一定之則，不容着意。故曰隱。不隱，則有分別象，而異同之患起矣。」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孔疏：「自此以下論九德，各有施用而有益也。」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焦弱侯曰：「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於己。復之辨，辨於物。井則人己之間，兩極其辨也。」○時論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邵子曰：得一端者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行權，輕重合宜而已。蓋因物中節者也。」○按，稱字，作去聲讀，謙象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不稱物而平施，則失其平矣。故曰德之制也；又曰巽以行權，權所以為稱也。」

見易曰：「復，非一時之事也。自知者，覺也。纔覺，即復，時時覺則時時復，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也。恒以一德，殆如顏子之三月不違乎。」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胡庭芳曰：「第三節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六十四卦大象傳亦着『以』字，以明用易也。」○胡仲虎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為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為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孔疏：「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本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若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凶底，又有吉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上下无常，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魏鶴山曰：「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總而言之，畫即為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位。爻之變者，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全書曰：「卦有六位，剛柔之畫，往來居之，非實有也，故以虛言。先儒云：其靜謂之六虛，其動謂之六爻。」○訂詁曰：「變動以卦變言，與著无涉。通章皆主易書言，與占卦无涉。」

見易曰：「上下剛柔，其說不一。」據孔氏，謂既窮上位之極，又來下居於初，若九月，剝卦一陽上極也；十一月，復卦一陽下來歸初也。此指周易之反對言。據下文，出入外內，先儒謂出自內而往外，則成外卦，入自外而來內，則成內卦。如天山遯，山天大畜，一上一下之類，此又指綜卦言也。

大抵彖傳中所謂剛上而柔下，柔上而剛下者，雖聖人偶舉以見例，而六十四卦之變盡於此矣。以彖傳之卦變為斷，可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朱子發口：「出入，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

見易曰：「或出而外，或入而內，是為上、下无常而有度焉。度者，吉凶之定理，所謂貞夫一者也。雖卦有外內，而度則分毫不爽。懼者，懼其度也。」

火傳曰：「惟其无常而有度，故使人懼本卦，尤使人懼變卦。本卦內也，變卦外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蘇子瞻曰：「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為之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

見易曰：「外內使知懼，懼者，懼憂患也。上言卦爻之出入，使知憂患，此言彖爻之繫辭，又明乎憂患與憂患之故。故下文緊接以率其辭。」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蔡虛齋曰：「其曰不可為典要者，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其曰既有典常者，析各卦各爻而言也。」○時論曰：「道本至變而又有方，道之為方，隨其所在皆有，無過不及，適中之節也。由道者，一以為典要，一以為典常。不定之宜，隨時而遷，如冬宜寒、夏宜暑，故要不可執也。然不定之中，即有一定者，歲歲如此冬，歲歲如此夏，是大常也。離方非也，執方亦非也。故屬之神明行道之人焉。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見易曰：「夫憂患與故既明，是其初有辭可率，有方可揆，誰謂无典常乎？及神而明之，則率其辭，而不泥其辭；揆其方，而不拘其方，亦惟道是行而已。道者，不可為典要者也。」

右第八章

胡庭芳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學易之事。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惟其時物而已。」

胡仲虎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蔡虛齋曰：「始終，即初上也。此言始終，至下文方言初上。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既成卦之後，就卦言，謂之初上矣。」

見易曰：「此章本重在中爻，開章概舉六爻為言。蓋易書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始即初，終即上。蓋合六爻而成卦，明初、上亦不可无也。六爻有陰、陽一定之位，迭用柔剛，所以相雜也。爻有陰陽，謂之物；剛柔雜居，惟其時也，故曰時物。」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蔡虛齋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時論曰：「初難知，上易知，以卦畫言，不指繫辭聖人言也。然而初辭之擬，君子樂玩；卒成之終，百姓與能。」

見易曰：「其初難知」二句，就卦畫言，一畫甫形，宜剛宜柔，皆不可知，必俟中爻之是非定，而初之是非以定，故曰難知。若上，就中爻之是非決之而已，故曰易知。「初辭擬之」二句，指繫辭言，初无所取，祇就其爻之為初而擬之成辭，上者卦之終也。中爻辭備，至上而卒之，以成其終而已。本末，猶云始終，非卦之關要。然此只言其大凡，亦有初、上為卦主者，不在此例。「互卦去初、上二爻，故曰初、上无位。」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孔疏：「一卦之內而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成其德，欲辨定此六爻之是非，則總歸於中爻，以中爻居一无偏，故能統卦義也。」按，此指二、五而言。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朱子曰：「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為坤，自三至五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漢儒多用之。左傳亦時舉此義，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吳幼清曰：「正體，二為內卦之中，五為外卦之中。互體，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胡庭芳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復自互體辨之，則是是非，於是益可見焉。」

見易曰：「先正皆以中爻為互體，然觀其析初上為本末，而以是非備於中爻，則知一卦所重在中爻，不必言互也。」

火傳曰：「據孔氏以中爻指二、五言，則雜物撰德，即指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六爻雜而成德，而承乘比應之間，德之是非以辨，要以二、五為主。愛惡相攻，遠近相取，皆因二、五而生，則諸爻之是与非，非因中爻无以辨也。」○問易曰：「即以互卦言亦得。互卦只四爻成兩卦。陰陽之畫既與正卦不同，而卦德亦遂別撰一義。撰，造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崔憬曰：「要者，得其要也，指中爻而言，以辨是與非為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於動也。以彖為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言无待於爻也，所要者愈約，所見者愈易矣。」○蔡虛齋曰：「噫，聖人因論彖爻，忽有所感而發嘆也。言天地間自有吉凶存亡之理，苟能求其所以吉凶存亡者，則已居然可知，不待求之於易矣。如即求之易，在知者，惟取彖辭觀之，則一卦六爻之體已具，思已過半，亦不遍求之六爻中也。」○訂詁曰：「彖舉其綱，爻言其目。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雖未十分詳盡，而已得其大要，是以不待觀六爻而見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胡仲虎曰：「雜物撰德，兼言中爻之互體，二三四五，分論中爻之本體。」

見易曰：「遠近，皆以與五相去為言。君子之事君也，以致主則宜近，以避權則宜遠，豈必在位之遠近乎？亦各有其道也。五臣皆隨重耳，而趙衰獨善其後。張霍同輔宣帝，而富民獨保其終，近而能

遠者也。」「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辨也。然月太陰之精，與日正相望，而光乃比於日，又柔中之驗也。」「柔之為道，柔字，只據二、四之位而言，非如蓍數以六為柔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

吳幼清曰：「二多譽之上，有其善不同。此節无之。蓋譽懼雖不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也。」○訂詁曰：「未覆舉中爻，全為二、五而發，居上、下卦之中，德之最優者也。初、上非不論德行，而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非不論時位，而為用事之地，故所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又不可以此例論。」「其柔危」二句，專指三言，以六居三，柔也。而謂之不當位；以九居三，剛也，而多得凶辭。若五則柔剛皆善，所貴者位也。按六十四卦除謙卦九三外，雖有嘉爻，而繫以吉者少，則知三多凶也。故輔嗣云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

見易曰：「此申上節非其中爻不備之義，爻有等，故曰物，二、四之一遠一近，三、五之一貴一賤，皆等也。是謂雜物。二、四或多譽，或多懼。三、五或多凶，或多功。則以或柔中，或不中，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在其中矣。」

右第九章

胡庭芳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一體之中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吳幼清曰：「一而不兩，則獨而无對。天獨陽而无陰，地獨陰而无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天入地各有陰陽，然後其道全而不偏。」○蔡虛齋曰：「此亦只是後天之易，若伏羲作易，只是由兩儀而四象，而八卦，因而重之而已。何嘗立一意，以三畫象三才，以六畫為兼兩哉？既畫之後，天地人事无不該於其中，從後推看，乃各有其象。」

見易曰：「不兩則不能變，不變則不能成三才之道。」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胡仲虎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

曰文。」○吳幼清曰：「陰陽交錯謂之爻，三畫不謂之爻，以其卦體小成，未見其交錯也。既有六畫，而一陰一陽往來於其間，而爻見焉。爻交也，以交而變也。」

見易曰：「八卦言象，因重言爻，則知非六畫不可謂爻，以其無陰陽相錯也。物即陰陽二物，指爻位之陰陽也。如初、三、五之為陽位，二、四、上之為陰位。六位中，一陰一陽互相間雜，非謂九六也。文不當而吉凶生，所謂不當者，不當位也。或陰居陰位，或陰居陽位，或陽居陽位，又或陽居陰位，此陰陽始指九、六而言。只此陰陽變動不測，然非兼三而兩以為六畫之爻，則不能有此變動耳。道有變動一句，此明爻之所以得名。爻有等以下，則析言爻之所以變動。」

右第十章

見易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妙於六畫以為卦也。若止於三畫，則天、地、人皆獨而無兩，不能成三才之道，而陰陽二物無以相雜，亦不能有所變動。易以變動為道，惟六畫具，而變動以生。此爻之所由名，而吉凶所由著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蘇子瞻曰：「得其大者，縱橫順逆无施不可，而百物不廢也。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免咎。」○
蔡虛齋曰：「懼以終始，易懼之也，使人始終一懼而不敢少有慢易之心也。易中所言善，固欲使人懼以承之，所言不善，亦欲使人懼以遠之，所謂其要无咎也。」○倪鴻寶曰：「乾第一卦『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周公述文王之學也。此言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孔子贊文王之心也。文王以惕終日，以懼終身而已。无咎之外，更何求哉！」

右第十一章

胡庭芳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及周公之繫爻耳。」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胡仲虎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為易簡。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以其為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以其為天下之至順也。」○蔡虛齋曰：「知險、知阻，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

見易曰：「人心本來易簡，自生險阻。恒易、恒簡，其文王之德之純乎。乾坤蓋陰陽之純者也，惟無險阻，故知險阻。」

火傳曰：「易簡能知險阻，所謂不逆億而先覺者也。星无長目，而下將有變，星必先知；律无飛耳，而敵將有謀，律必先覺。是易簡之知覺也，以无知覺，故其知覺最神。」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

蔡虛齋曰：「說心，理與心會也，研慮却又於事上更加研審。」

見易曰：「易簡者，心无險阻，而險阻到前无一不辨。夫險阻，皆人心所自造也。自造險阻，因成險阻，而以自困，是故險阻之心苦，惟易簡能說；險阻之慮勞，惟易簡能研。吉凶以易簡而能定，亹亹以易簡而能成。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余德新曰：「『變化云為』二句，不假象占者也；『象事知器』二句，求諸象占者也。」○蔡虛齋曰：「如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孔子以祿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孟子以小有才未聞大道，知益成括之必死。此以云為象之而知器也。周人以山崩、川竭，知宗周之必衰，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為之祥而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大抵象事知器，特以起下句耳，意重占事知來。」

見易曰：「吉事有祥，總變化云為而言，惟易簡者先見之。」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韓註：「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蔡虛齋曰：「凡卜筮問易者，須先謀諸人，乃可問易。」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鬼謀必兼人謀也。」

見易曰：「聖人與蓍龜同神，凡民亦與聖人同神，而不信人而信蓍者，蓍无心，而人有心，故人謀不如鬼謀。」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胡仲虎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上古觀之於象可見，後世非爻象以情言不可也。」○蔡虛齋曰：「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以象告，未有辭也，指伏羲之畫言。爻謂爻辭，象謂象辭，文周之易也。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具。」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見易曰：「情在象中，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又曰：『利貞者，性情也。』是象亦以情言也。上古即象而知其情，後世必言之而情始見。然則聖人之情見乎辭，亦因象、爻之情，而有辭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項平菴曰：「上文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以象示人。爻象以情言，謂爻辭以言論人也。剛柔雜居而吉

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殊也。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耳。『自彖辭觀之，卦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動之利。自爻辭觀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於本彖矣。』四相者，爻之情也。利害者，商榷其事宜，有利、有不利。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概以近者明之。『○吳幼清曰：「爻彖以情言，彖與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遷，情專屬爻，而不及彖，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彖亦有情，爻亦有利，互文也。不相得，謂惡相攻，偽相感，近不相取。其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為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咎，无悔，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蘇子瞻曰：「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如是也。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我之所愛，彼之所惡，則我所為吉者，彼或以為凶也。故曰：情遷。』在我為吉，則是天下未嘗有吉。然而吉凶如此其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遠，謂上下相隔。所謂比爻共聚。非正應而以私相求，謂之相取。』信其人，則以為利己；不信其人，則以為害己。此情偽之蔽也。』○訂詁曰：「易之卦象，本以變動而成。彖辭所繫，惟主利、不利以為言，皆從卦象立言也。』相攻、相取、相感、不相得，指爻。吉凶悔吝利害之生，皆指爻下所繫之辭。』凡易之道，六爻必取

正應，其或有舍正應而從近比者，必其有相得之情，可以共濟時事，非例可拘也。苟非正應外比而情不孚，凶害悔吝无不至矣。」

見易曰：「神明默成，本自易簡。日用不知，自成險阻，愛惡、遠近、情偽，以易簡視之，一切平等。以險阻視之，遂有相攻、相取、相感之事。」變動節，以遠近相取一語為主，始於相感而極於相攻，皆情所必至也。故復以近而不相得一語結也。」

火傳曰：「易簡得而險阻消，故无情而能見天下之情；不言而能知天下之言。」

今按，此節言情遷，專指比爻，若正應則情定矣。承乘皆近而比者，故有相攻、相取、相感之義，故結以近而不相得。遠者，謂内外卦，指三、四之比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項平菴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者，背實棄信者也。言與實相背，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張邦奇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象象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

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不率。」

見易曰：「象事知器，不假卜筮以知也。占事知來，則假卜筮而後知也。天地設位以下，皆用卜筮而知之事。將叛者以下，此不用卜筮而知之事。惟易簡者能知之。」

火傳曰：「六辭以象、彖、爻所繫之辭也。象、爻之辭從情而遷，亦猶人之辭由情而變，故舉六辭以似之。」

右第十二章

今按，上篇第二章即贊聖人之觀象繫辭，而終之繫辭焉以盡其言。下篇第一章，即揭出聖人之情見乎辭，而此復終以六辭，明辭之足以見情，而易之情即象爻之辭是也。二篇中所以贊辭之用者不一，既云八卦成列爲象，因而重之爲爻，而又以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謂之象；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謂之爻。則是象與爻皆得辭而始顯也，亦象與爻之動變，非辭无以致用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分爲辭、占、象、變，而以辭冠之。蓋四者，皆聖人之道，而辭則文周之所爲也。大傳以繫辭名篇，所以宗文周也。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胡

庭芳曰：「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為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孔疏：「聖人即伏羲也，不言伏羲而云聖人者，明以聖知而制作也。凡言作者，皆本其事之所自。」

程傳：「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訂詁曰：「乾鑿度云：垂黃策者義，自伏羲時已用蓍矣。卦、爻辭至文周始繫，故知總言蓍也。」聖人有易以幽贊神明，天地即生蓍以為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託，而易之用行矣。」

見易曰：「幽贊神明，別無幽贊，只聖人作易便是。易作，天地自然生蓍，以濟易之用，盡易之變。」

參天兩地而倚數。

孔疏：「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明用蓍為數，而布以為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七、九為奇，天數也。六、八為偶，地數也。以參兩目奇偶者，兩是偶數之始，參是奇數之

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蘇子瞻曰：「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郝仲興曰：「易未有陰陽不相倚而能生者。凡陰陽之數，一立則二，分而在外；兩合則一，函而居中。陽倚陰，陰倚陽也。」○倪鴻寶曰：「一圓而圓，易故置之為參；四準而方，易故裁之為兩。易之倚參以為圓，不可斷則用其全，全用圓，而仍一也。易之倚兩以為準，不必極則用其半，半用方而仍二也。」

今按，天既生蓍以為易用，河即出圖，列數以盡蓍之用。參天兩地，指圖中五也。七、八、九、六，皆倚五而起，故曰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

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程子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訂詁曰：「變即揲蓍十有八變之變，陰陽謂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未入用，謂之陰陽，包七、八、九、六言也。已入用，謂之剛柔，專指九、六而言，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存疑曰：「發揮，主當動之爻，言窮理盡性至命，只就和順道德，而理義上見如何吉，如何凶，如何進退存亡，是窮理也。由是而行，是盡性也。行之合乎天理，是至命也。」

見易曰：「變者，七、八、九、六之變，觀其變以立卦，尚未成卦也，爻備而卦成。」文言曰：「六爻發揮，則爻所以發揮乎卦者也，祇是一剛、一柔，惟變所適，謂之發揮，皆九、六所為也。夫陰陽之不得不變者，其道也、德也。因其自然而无所用其己見，是為和順。三百八十四爻各惟其時，各有其義，處之各得其當，斯之為理。祇此蓍卦爻之變，而天下之理由此而窮，人物之性由此而盡，以至思慮盡泯。隨變所值，則動靜皆合於无心，而與天命為一矣。」

火傳曰：「和順句，由一而推之萬，順也。窮理句，由萬而反之，一，逆也。此聖人之心學，而於蓍卦爻備焉。」

今按，自天生蓍、圖顯數，而陰陽之變存於其中矣。聖人用蓍數以觀其變而立卦，用九、六以發揮其變而生爻。蓋有不得不變者也。惟變而後其道德和以順，不變則反成乖戾也。惟變而義以理，不變則不能各得其宜也。窮理者，窮其變也，盡性者，盡其變也。至於命，則一任其自

然，變而不知其所以變也。

右第一章

朱子發曰：「此章自昔者聖人至倚數，言策與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揲蓍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言爻有變動也。和順至末，言所繫彖、爻之辭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韓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質。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

孔疏：「在形言陰陽，坤初陰始凝也。在氣言柔剛，左傳天為剛德是也。」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丘行可曰：「分陰、分陽，以位言。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九、六言，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為用，故曰迭。」○胡庭芳曰：「三句以立人道仁義為主，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

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以見用天地之道，惟人能也。」○黃元公曰：「圖有天五，則有地五以配之。律有陽六，則有陰六以間之，未有孤而无與者也。參天兩地即兼兩也。」○訂詁曰：「陰陽、剛柔、仁義，其間皆著一與字。蓋其所謂兩者，相與為用，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自然分，自然迭用，故曰順。」見易曰：「上言生著，此言畫卦，性命之理，天地人三才所共，未有不兩者。聖人畫卦兼而兩之，分而迭用，皆所以順之也。合上章觀之，著與卦，皆聖人性命中事。」

今按，本義分陰、分陽，即見剛柔之迭用，以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是分剛柔。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是迭用柔剛，總以位畫言。而後儒謂迭用柔剛，以爻言，謂剛柔為九、六也。不知九、六於揲著時始見，聖人畫卦時，何嘗用九、六哉？著雖生於伏羲，當時揲著亦自用七、八、九、六之數，但畫卦在先。九、六者，著所用以求卦，而卦畫之六位惟有奇偶耳。至周公繫爻，因九、六變，七、八不變，乃以九、六稱爻，其實爻只取六位之陰陽相間而名爻也，本義原自分明。

右第二章

孔疏：「此節就爻位明重卦之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邵子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朱子答葉永卿云：「先天圖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者，以卦畫。已生者，為往；未來者，為逆。亦當以先天之橫圖言；八卦相錯，以圓圖言。其次序則一也。」○柴與之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蔡虛齋曰：「此節大意只是發明圓圖八卦之位，末句連帶其所以成六十四卦耳。」水火不相射，以日月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故曰日生於東，月生於西。」○王龍溪曰：「天地之上爻相錯，便是山澤通氣；天地之下爻相錯，便是雷風相薄；天地之中爻相錯，便是水火不相射，即六子已盡易矣。天地定位，天定於上，而錯於下交；地位於下，而錯於上交。錯者，未嘗

不定；逆者，原成其順。」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胡仲虎曰：「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二句，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句，為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本義發邵子之蘊也。」○蔡虛齋曰：「論造化萬物、生生之序，橫圖所象盡矣。茲以象渾天之形，氣序之序，若一用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而寒暑不分，而无以法乎造化萬物消息之數。故伏羲於八卦既成之後，乃更置其位而圓之。上節既詳列之，此又申解之，所以明其為卦氣之運也。」只以逆順分判八卦不及相錯為六十四卦者，蓋八卦之位既定，則一卦各自管領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不可以相錯為六十四者，為皆逆數也。」○存疑曰：「二節並重，易不外對待、流行二者，即交易、變易之義。天地節，對待之體，交易也。數往節，流行之用，變易也。」○見易諸說，詳載圖象卷中。

右第三章

今按，此章邵子謂直解圖意，朱子宗之，先儒多不主此義。以逆數一句贊易，而往順來逆皆作泛說，以起下文。逆數也一句，本義必如此解者，就圖而稽其實也。本義所云已生之卦、未生之卦，

皆以橫圖爲據。末曰：「易，逆數也，是因圓圖而溯其本於橫圖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暍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孔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王肅云互相備也。」
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胡仲虎曰：「自動至暍，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人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人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全書曰：「此方圖也，本橫圖之序而疊之，而雷、風中起以生物，是初畫也。坎雨離日以長物，是中畫也。艮兌以成物，是三畫也。乾主之，坤收之而已。」

見易曰：「邵子謂先天圖皆自中起，兼圓、方二圖而言。蓋皆從橫圖中起分左、右也。圓圖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右方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方圖亦自震巽中分，由東以至於東北，由西以迄於西南，一依橫圖生卦之次。以坎艮繼震，而終以乾；以離兌繼巽，而終以坤。陽從陽，陰從陰也。而先坎於離，先艮於兌者，先陽而後陰之義也。」

右第四章

胡仲虎曰：「此章卦位相對，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則終之以乾坤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楊龜山曰：「成言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蔡虛齋曰：「此節主帝言，下節主萬物之隨帝言。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无他，只是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萬物隨之，帝之出入，亦於萬物之出入見之。觀下文「故曰」字可見。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列者也。」○訂詁曰：「邵子以前圖為先天之學，此圖為文王後天之學。觀坤彖辭繫西南得朋，蹇彖辭不利東北，此圖次序，出於文王無疑。」帝字自為句，八者乃帝之所為，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曰萬物出乎震。」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人也。」

蔡伯靜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遍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胡仲虎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皆互見。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於西南也。」○象旨曰：「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人則萬物皆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也。」○黃元公曰：「靜為動根，止為行本，故先天藏乎坤，而後天成乎艮，所以商首歸藏，夏首連山。太玄日始於寅，祖連山。元包卦首坤，祖歸藏也。」

火傳曰：「文王八卦，人知其用震兌，不知其用艮兌也。伏羲用老，文王用少，以成生育之功，故以父母夾兌，以兩兄夾艮。下文神妙萬物而為言，而成言、說言，茲特表於艮、兌，以示異也。故下一節以山澤通氣終之，旨微矣。」○蔡季通謂此節為連山易，重艮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胡庭芳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竊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卦，疑是八卦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鄭康成曰：「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程可久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丘行可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不繫於山也。」○蔡虛齋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此一句只管到後天之六子，以用而言也，如雷動、風撓之類，六子各有所為也。神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張子曰：「一神兩化，乾坤合而謂之神，此「一故神」也。六子致用，其化也，然必有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有後天之變化，所謂「兩故化」也。」

見易曰：「首言帝出，次言萬物出。」朱子以為萬物隨帝出入，其實帝之出入不可見，而於萬物之出入見之。物物中皆有帝也，帝不能離物以自出入也。非帝无物，非物无以見帝，所謂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不謂之帝，則謂之神。二章連舉萬物，正見六子能變化之妙，神在其中，不必更言帝矣。」火傳曰：「六子用而乾坤无為，无為之謂神。」

右第六章

胡仲虎曰：「以上第三章、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名訓。」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胡仲虎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象傳於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不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真矣。」○蔡虛齋曰：「六十四卦所說卦德，概是說情，然情无不出於性者。」

右第七章

吳幼清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下乃以物，以身，以象，依八德之類而分之。自此以下皆以陰

陽純卦及初、中、終為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

項平菴曰：「乾數奇，故馬蹄圓。坤數偶，故牛蹄圻。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胡仲虎曰：「周公以乾為龍，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夫子以為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吳幼清曰：「以動奮之身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人伏之身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而善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內剛而喜觸，外柔而不能害人者，羊也。」

右第八章

胡庭芳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於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以及兌羊之類，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各不同，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

說卦，則多不通矣。」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朱子發曰：「經脈上有二，手足各六，動於足者，震陽自下而升也。動於手者，艮陽自上而止也。震艮相反，故疾足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寐者形開，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惟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也。」○黃元公曰：「人身具有八卦，悟者知之。乾首，諸陽所聚也，坤腹，諸陰所積也，震剛在下為足，艮剛在上為手。兩陽卦相對也。巽陰下開為股，兌陰上開為口，兩陰卦相對也。素問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麻衣以艮為鼻。鼻者，面之山也。」

見易曰：「耳之能聽，以其竅空也，空屬陽，坎外陰而內陽。目之能視，以其珠黑也，黑屬陰，離外陽而內陰。陽氣無盡，故聽可以穿牆。陰形有盡，故視不能洞垣。」

右第九章

胡庭芳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蔡伯靜曰：「乾坤交而生六子，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生者為子。一索、再索、三索，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何子允曰：「尚書序：八卦曰八索。言八八相索也。」○倪鴻寶曰：「今之求媚於乾者，不事其子，而事其女。致敬於坤者，不畏其女，而畏其子。此勾踐之蠱吳，因齎而不因胥；淮南之事漢，憚黯而不憚弘也。」

見易曰：「兩曰稱乎」，六曰「謂之」，一稱謂間，名位已秩然矣。」

右第十章

胡仲虎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要當以語錄為正。若專言揲蓍求爻，則无復此卦序矣。要之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卦之初畫時，即有此象也。」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朱子云：「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馮厚齋曰：「乾卦居西北，卦氣為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也。」○按，小正合冰必南風，解冰必南風，生收皆然，乾南統天也。○胡仲虎曰：「有不言而互見者，如乾為君，以見坤之為臣；乾為圜，以見坤之為方。」○吳幼清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為大赤，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其純陽無陰，異於震坎之馬也。老為老陽，健之最久者。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駁，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蔡伯靜曰：「圓而在上者，為木果。」

見易曰：「聖人隨意取象，如寒冰，取諸後天卦位亥方也；為大赤，則取先天卦位巳方也。亦有因坤而取者，如坤為牝馬，而乾以馬之良、老、瘠、駁稱，皆對牝而言。又有相因而取者，因天而象圜，因圜而在上而象以木果。又有從象傳取者，如金以象其純，玉以象其粹，此文言傳贊乾之辭也。」「本義引荀九家者，淮南王安聘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荀爽集之號九家易，故其象皆於爻辭採綴附會以成，不足存也。聖人取象不盡拘卦爻，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八卦大象，未之有易，獨巽以木先於風，若震龍，未嘗見於卦爻也。坎初用事，稱為雲、為雨、為泉，說卦皆不載而稱月。坎月不見於卦爻也。爻有兌月、兌雨，而兌象不載。後儒取象從先，後天卦位五行相取，亦不盡本諸此。如以兌為金，因兌居正西為金鄉也。卦爻并不取金，說卦亦无金象。解腰革者，不得火能息澤之故，舍澤言金，因為西方金之說，不惟說卦所无，九家亦未之及也。諸皆以意穿鑿，吾惟以說卦取象

為據。」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本義：「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

徐子與曰：「坤積陰於下，故為地。物資以生，故為母。動闢而廣，故為布、為均。虛而容物，故為釜。靜翕而不施，故為吝嗇。性順，故為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坤畫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有形可執，故為柄。純陰，故於色為黑。」○先融堂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正蒙曰：坤為文、衆，色也。」○余德新曰：「布，泉布也。玉、金，自然之寶。布、釜皆出於金，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為效法之坤歟。」○吳幼清曰：「為柄者，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地之土色有五，黑者極陰之色。」○孫淇澳曰：「聖人廣八卦之象，最為精微，如乾坤純卦，與六子不同。乾方為寒為冰，墮指裂膚；隨為大赤，流金鑠石。方為良馬，和鸞節奏；隨為駁馬，鋸牙食虎。坤之為文，萬象昭回，黑於何隱？隨即為黑，五色无主，文於何藏？方其為均，楊朱慚其一毛；隨為吝嗇，墨氏慚其頂踵。八卦皆然，可以類推。」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虜，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

蕃鮮。

本義：「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

張橫渠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蔡伯靜曰：「陽動於下，故為雷。陰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粵。萬物畢出，故為大塗。動故為決躁。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孳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類。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為反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吳幼清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孔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粵與華同花蒂，下連而上分，為花出也。大塗謂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壅滯也。蒼者，東方之色。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孳足、作足，皆言下畫之陽。的類言上畫之虛，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陽在下也。蕃鮮，謂春生之草也，草下一根，而葉分開於上也。」○蔡虛齋曰：「凡稼之始生，皆反生。觀麻、豆之屬，反戴孚甲而出，可見。」○象旨曰：「為健，究其前之所進也。為蕃鮮，究其後之所變也。」

見易曰：「三陰為女，長、中、少皆見於象。三陽為男，獨震稱長子，而坎、艮不以中、少稱。周家尊嫡，坎不可以中男齒也。稱坎為嫡，則震不可以先坎。坎不稱者，所以尊嫡而序長也。艮不稱少，因坎而及之，以泯不嫡坎之迹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

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本義：「荀九家有『為楊，為鶴』。」

張橫渠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徐子與曰：「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有此象。」○先融堂曰：「為木者，幹陽而根陰也。為長者，風行也。為高者，木性也，木下人而上升。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吳幼清曰：「凡物有聲、色、臭、味。色、味屬陰；聲、臭屬陽。巽二陽外達，屬臭。震一陽內主屬聲，則兌反巽為味，艮反震為色可知矣。以頭言，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類言，陽體盛者，額廣；陰體盛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又白多於黑也。」○胡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坎為隱伏，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閤寺；兌為口舌，因而為巫。」○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火傳曰：「先天陽儀始乾，陰儀始巽。後天乾居西北，以領三陽；巽居東南，以領三陰。先天乾巽分左右之半，後天乾巽當己亥之衝。故乾為天門，巽為地戶。則乾巽陰陽所由分也。巽之究為躁卦，變震也。震究為健，故巽終變為乾，不為坤也。」○天門主開，地戶主闔，坤闔而巽制，故乾坤之美利，皆歸於長女。又居近離南向明之方，前朝後市，則巽其所也。近利市三倍，有以也夫。」○問易曰：「郊祭之禮，商人尚聲，未祭之先奏樂，所以求諸陽也。周人尚臭，未祭之先炳蕭，所以求諸陰也。」

也。震聲巽臭正以下之一陰一陽分耳。」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孔疏：「為隱伏，取水藏地中也；為矯輮，取水之勢能曲能直也。弓者激矢，如水激射；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坎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赤，血色也。」本義：「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徐子與曰：「坎陽匿陰中，故為隱伏，為盜。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弓體彎，輪體圓，本性則直，非矯輮焉能成哉？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脊居體中，坎陽在中，故於馬為美脊，又以陽陷陰中，故在人為心病，在馬只為亟心。亟心，性急難御也。上畫柔故為下首，下柔故為薄蹄，又為曳，曳者，足无力也，柔在下，不能任重。故於輿為多眚，由坎中漏而下无力也。維心亨故能通。又通者，水之性。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鄭正夫曰：「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氣為陽，血為陰，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胡仲虎曰：「離為乾卦，以見坎之為濕。坎為血卦，以見離之為氣。巽為臭，

以見震之為聲。」○龔深父曰：「莊子云上而不下，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心病。恐則傷腎，傷則耳痛。」月為水精，故方諸取水於月；坎受乾為體，月借日為光，一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鼃，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本義：「荀九家有『為牝牛』。」

蔡伯靜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陰盈於陽則明，故為電。剛在外，故為甲冑，為戈兵。中虛，故於人為大腹。外剛內柔，故為鼃、蟹、蠃、蚌、龜。中虛，故於木為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虛，上必枯槁矣。」○龔深父曰：「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按，植物有三種：蔓生者，草也。枝生者，木也。科生者，蓍之類，今廣東科藤之類是也。蓍蒿類，皆中虛。○焦弱侯曰：「坎離得乾坤中氣，乾為首，坎為下首，坤為腹，離為大腹，皆疾證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本義：「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

吳幼清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與震反，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小石，小而剛，在坤

上之上。若坎剛在坤十之中，則象平地之大石也。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為峙而虛，似闕也。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二柔，故為果，又為蓏，皆小而實者也。外一剛，象閤人无足而禦止於外；內二柔，象寺人无陽而給使於內。鼠、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木堅多節，剛在外也。」○項平菴曰：「震象草木之始，艮象草木之終，果蓏終而能始，故於艮象為切。」○耿希道曰：「周官：閤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胡仲虎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余岸少曰：「屈伸互用者，指也。動靜相因者，時也。一陽與二陰共宅，時以為客，時為主。人狗鼠之屬，用靈於夜者也。黔喙之屬，茹精於晝者也。通乎晝夜而一之，精氣之極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孔疏：「為巫取其口舌之官也。兌西方之卦，秋物成熟，則有毀折，有附決也。為妾，取少女，從姊為娣也。」

本義：「苟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張橫渠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徐子與曰：「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為附決。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剛鹵之地，未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

上，則足以為鹵而已。」○先融堂曰：「水至柔也，凝而鹵，陽在於下也。」○龔深父曰：「震決躁，剛決无所附。兌附決，柔附剛以決也。」

火傳曰：「後天以震兌列東西。陰符甲庚之旨也，甲主生，庚主殺，庚之殺以少女口舌而為殺者也。陽殺可防，陰殺難避。八卦皆取象於木，獨兌无木。庚者，木之仇也。剛鹵之地，不產羊，口食不生，皆殺氣也。震夫兌妻，聖人惡其以妻制夫，賤之為妾，亦春秋之筆誅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胡庭芳曰：「說卦之象，夫子自取為多，故求之於經，不盡合也。夫子初未嘗有先、後天之分。自邵子發明之，而夫子所論八卦之方位，始各有歸著。今自第七章至十一章，皆先天卦位次，而夫子推未明之象以為說。故其卦次與第三章、第四章同。」

序卦傳

韓註：「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

蘇子瞻曰：「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即數也。步歷而律協，吹律而歷應，考之人事而契，循乎天理而行，无往不相值也。世之所有，莫不咸在焉。」○蔡虛齋曰：「序法之義，有相反者，有相

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也，總不出此一例。聖人只是略借卦名，以序其所以相承者。如卦體、卦德之類，皆在所略也。自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筆者，朱子不敢以為然也。」○象正曰：「序卦猶詮次之辭也。聖人之意不可見，而序可見。後人不知其意而亂其序，則先後中天之序一一可代也。故為不可亂之序，以寄其不可闡之意，使後之學者有得焉，則旦暮遇之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本義：「晁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

楊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也。有物此有養，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起而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烈

哉！」○項平菴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時論曰：「禮本大一，而見諸動。履所以合外內也，故特著之。下篇申言禮義有所措，此序卦之斷案也。自乾坤六貞悔、三十陰陽，而天地始交，自泰而下益多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胡庭芳曰：「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處其會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

守之道也。」○項平菴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直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大」，而不相妨焉。」○吳幼清曰：「不執贇，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成男女之合。」○蘇子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合則相敬，敬則久矣。」○黃元公曰：「剥上為乾，不變之世爻，窮於乾之上，則反於坤之下，而為復。每卦變六十四卦，然各有本卦之貞體存，終不得以乾之坤為坤之坤也。日明於晝，晦於夜，終不得謂夜无日也。雷發於仲春，收於冬，不得謂冬无雷也。萬物環流，自有不變之體，善惡分行，遂有陰陽果報，而當人本體，歷劫不忘，此即人之真性命也。故曰：作易以順性命之理。」○閻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應物。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以大過。」過而受之，以坎中為貴也。以中節其過，則无過矣。」○張橫渠曰：「一陷沒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得出為離。」○蔡虛齋曰：「序卦傳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盡、終過，以理之自然言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養則不可動，以理之當然言也。」

本義：「右上篇。」

呂大圭云：「序卦之義，有以相因為序，如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為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

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註：「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繫之於雜也。」

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朱子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張南軒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也。程子曰：『夫婦者，終身不變者也。』」○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必更須進一步也。」○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保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晉者，進也。漸者，亦進也。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所謂進者，漸進

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韓註：「室家至親，過則失節。故家人之義，惟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雜，家人尚嚴，其敝必乖也。」

項平菴曰：「屯蹇皆稱難卦，皆有坎也。」○按，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胡庭芳曰：「咸恒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也。」○程子曰：「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而不已，故決，決裂而去之，勢必有所遇而後止。」○朱子發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曰與人同者物必歸。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曰：得其所歸者必大。」○項平菴曰：「有其信之，猶書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其行必果而過於中也。」韓註：「行過於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項平菴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聖人猶以為有窮也。又終之以未濟，此即威感之後，繼以恒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以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未濟、既濟之象矣。」○胡庭芳曰：「中孚肖離，小過肖坎，重之為既、未濟。中孚中四爻各易位，則為離；小過中四爻各易位，則為坎。」

右下篇

雜卦傳

韓註：「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孔疏：「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雜卦，孔子更以意錯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

張敬夫曰：「知雜卦言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胡仲虎曰：「易終於雜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可見矣。每一卦反復為兩卦，而剛柔吉凶每每相反，此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此變易之義也。坎離，交之中者，每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於下；震、艮、巽、兌，交之偏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於上。其八正卦无反對者，本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於上者二卦，附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辟卦，除乾坤外，上經否、泰、臨、觀、剝、復，陰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夬、姤，陽多於陰者十二，今雜卦移否泰於下三十四卦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三十六畫，在下經二十四畫，今附於上者二十四畫，附於下者三十六畫，愈見其交易之妙。再若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卦，陰爻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多於陰者八。今附於上三十卦者，陽爻七十二，陰爻一百八，而陰多於陽者三十六；附於下三十四卦者，陽爻一

百二十，陰爻八十四，而陽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四。今附於上者陽爻三十九，陰爻五十七，而陰爻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爻六十九，陰爻五十一，而陽爻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為多少，非特見陰陽互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未詳何義。竊以謂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雜卦中取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掩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掩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然則天地間，剛柔每互相雜，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厥旨微矣。」○蔡虛齋曰：「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訂詁曰：「雜卦，夫子第十翼也。雜者，錯綜其次，不依文王卦序。孔子既恐後人顛倒文王卦序，為之傳以聯屬之；又恐後人以序卦為定理，故雜亂其次。前者居於後，後者居於前，然皆以兩兩相對為義。」○來元成曰：「序卦之意知六十四卦之可為四千九十六卦也。雜卦之意知六十四卦之可為三十六卦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朱子曰：「剛柔雖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吳幼清曰：「比九五居上，為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為行師之主，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韓註：「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

本義：「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見易曰：「合而言之，陰求陽，而陽與陰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項平菴曰：「屯以居對見，則見為出也。蒙以著對雜，則雜為隱也。」○蔡虛齋曰：「此二卦之義，上、下體自相反對，與諸卦全體反對者不同，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龔深父曰：「震一陽起於初，艮一陽止於終。天道之起止自東方，而至於東北也。雜卦言止者三：艮與大壯、節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反，止而不退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之

離反，謂遏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也。」○董季真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抑可以悟矣。」泰之變為損，損未遽衰也；損而不已，衰矣。否之變為益，益未遽盛也；益而不已，盛矣。」見易曰：「損、益、否、泰為盛衰轉關之際，陰陽反復之介，易所最重者也。雜卦與他卦分舉，而損、益、否、泰則合舉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復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損、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師至損、益十卦，自咸、恒至泰、否十卦。」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見易曰：「時至而行，然必大畜而後謂之時。災自外來，然必无妄而後謂之災。」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韓註：「謙者，不自重大。」

蔡伯靜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見易曰：「視己輕者，視人必重，故曰謙。中自足者，外必怠慢，故為豫。義正相反。」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韓註：「噬貴合，賁无定色也。」

本義：「白受采。」

見易曰：「康伯：『賁无定色，謂剛柔交錯以為色也。噬取其合，頤中有物，去其間而後合。賁取其文，柔來剛上，互相間而成文。』」

兌見而巽伏也。

楊誠齋曰：「柔，一也，居於上者，為見；處於下者為伏。」○項平菴曰：「屯見而蒙雜，皆指陽也。兌見而巽伏，皆指陰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柴與之曰：「隨者不主於故，隨時而行。」○項平菴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

剥，爛也。復，反也。

徐子與曰：「剥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下，則可種而生矣。」

火傳曰：「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蟲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剥復之理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

郭子和曰：「晉與明夷，朝暮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

火傳曰：「『誅』或云當作『昧』，明出為晝，明入為昧，反對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掩也。」

項平菴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巽上一陽所以塞坎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巽上，蓋塞而復通者也，謂之通。兌下一陽所以塞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兌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

見易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而終之以困。自咸恒以下三十四卦而終之以夬。聖人之遇在困而志在夬乎，春秋所由作也。」

咸，速也。恒，久也。

韓註：「物之相應，莫速乎咸。」

見易曰：「理之速者，莫速於感應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吳幼清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為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為澤所節止。」解九

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見易曰：「睽二女志各有行，故曰睽也。家人二女正位乎內，故曰內也。」

火傳曰：「睽、家人之外內以離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反類，亦以外內言，言乎乾也。」○邵子謂：「水受火則溫，火受水則滅，所以泰則小人皆為泰，否則君子惟有否而已，不能從小人亂其羣也。泰則君子養小人，否則小人傷君子。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本義：「止謂不進。」

吳幼清曰：「大壯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遯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惟欲陰之不進，同此意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蔡虛齋曰：「勢統於一，所有者衆；情通於同，所與者親，親則非泛泛之衆比。」革鼎皆以離為主，水火相息，有去故之義。以木鑽火，有取新之象。」○吳幼清曰：「小過，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楊誠齋曰：「昔華封祝堯而堯曰：辭以豐，則多故爾。孔子當西周之時，栖栖一旅人，以旅則親寡爾。」

見易曰：「故即故舊也，故與親對，多與寡對，豐時則為故者多，旅則為親者寡，此世情也。文特參錯。」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易述曰：「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心上而腎下。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藏於陰，故就下。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見易曰：「小畜以一陰畜下三陽，欲止而不能止，陽得尚往，以其寡故也。履以一陰躡上三陽，不宜進而欲進，至於啞人凶，以其不處也。不處，謂不能安其分。本義所謂行進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項平菴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之下，故不進；違坎而上，故不親。」○吳幼清曰：「既濟，六二主也。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上、下五爻亦皆得其正位。六位皆當，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主也，以陽居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俱不得正位，不足言矣。」○胡庭芳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為歸，則女之終矣。」○來元成曰：「十三卦終夬，雜卦亦終夬，見一陰之可決，而乾道之可復也。」○橫圖六十四卦，首乾次夬而終以坤。雜卦六十四卦，首乾次坤而終以夬，夬與坤互易其位也。」

見易曰：「大過以下八卦，蔡氏改正，皆取反對，一依序卦之位次。本義不用反對，雜而兼序，此所以為雜也。細按之，皆扶陽抑陰之義，而養生御世之道兼焉。首揭乾剛、坤柔，以明易之剛柔並用。聖人憂夫剛之不能敵柔也，每每扶剛而抑柔。至於大過，以剛過於柔而顛，恐人遂以剛之不可過柔，而不知柔之有難制也，則舉始生之一柔，而易視之矣。於是舍頤而舉姤，明柔之遇剛，雖五剛不能制一柔也。夫世豈有剛而廢柔、男而廢女者？如漸之女歸待男而行，貞女也，可娶也。若姤之以

柔遇剛，則邪女也，不可遇也。漸後繼之以頤，言男女飲食之事，无不以正為其道也。頤以養正，如是而剛柔可以交矣。故受之以既濟。既濟定也，言不亂也。夫女不歸男則无家，故歸妹女之終也。男不交女則无後，故未濟男之窮也。男女剛柔豈可以相无乎？所惡於柔者，惡其遇剛之柔，將至於滅剛也，不得不以夬治之。夬之剛決柔，決此遇剛之柔也。有夬之決，而後乾剛坤柔固可並尊於天地矣。」

原书空白

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一 易類

田間易學十二卷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自號田間老人，桐城人。家世學易，又嘗問易于黃道周。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闖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火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為此書。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人，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為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平允，與元錢義方之論合，而義尤明暢。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獨其周易雜考一條，既深慨今本非朱子之舊，而徒以彖傳、象傳篇首之注推其說，竟不能更其次第，以復古本。蓋劉宏舊刻，國初尚未得見，故知其誤而不能改用注疏本也。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卷一 經部一 易類

四間易學十二卷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初問易於黃道周，故詳於數學，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孔穎達、程子、朱子之間。其謂先天、河、洛皆因易而作圖，用錢義方之說；謂圖中奇偶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用陳應潤之說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钱澄之全集·田间易学

作者=吴怀祺校点

页数=744

SS号=11514208

出版日期=1998年08月第1版

前言

整理说明

田问易学序&徐秉义

易学凡例

周易杂考

卷一

重卦说

附数往知来说

总论

河图

洛书

图书合论

河图变洛书说

总论

附五行论

象数解

奇门用后天论

筮法

卦变例说

附六十四卦互对互易三十二卦例

变占考

用九用六说

大衍五十解

参两解

参伍解

错综

互体例

阴阳二气论

五岁再闰论

卦象论

卦位论
卦主论
爻画位虚之别
应爻比爻说
易变论
变动说
变化变通解
附知来藏往解
辞占象变论
先甲后甲先庚后庚说
附焦延寿易林卦变法
附京房卦气直日法
附卦气起中孚说
附世应例
附飞伏例
附含少论

卷二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卷三

咸
恒
遯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卷四

系辞上传
系辞下传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附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简明目录提要
附	插图目录
	伏羲八卦次序之图
	伏羲八卦方位之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方图四分四层图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河图洛书
	附后天纳卦图
	附奇门遁甲用后天图
	蓍变奇偶图
	卦变图
	卦变例说附图
	启蒙三十二卦变图例
	卦变占口图
	卦变占×图
	反对图
	文王卦序反对圆图
	三互图
	十二辟卦图
	文王十二卦气图
	阴阳二气如环图
	乾坤神用上六子图
	日月运行图
	月行九道图
	邵子卦气图
	八宫游归卦变图
	附纳甲图

附纳甲法
律应卦气相生图
纳音图
人身合天地图